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〇〇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〇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四一三

史浩 一七

上秘監林侍郎啓	一
赴餘姚尉與知縣啓	二
又與縣丞啓	二
又與主簿啓	三
赴餘姚尉上知明州徐侍郎啓	三
餘姚尉到任上知臨安府張尚書啓	四
代具承務上曹侍御啓	五
代人上知紹興府俞敷學啓	五
謝德慶府劉通判啓	六
謝湖州陳知郡啓	七
生日謝惠詩詞啓	七

代彌正謝江西漕試得舉啓	八
謝前福建陸提舉啓	八
除太傅謝皇孫郡王啓	九
賜玉帶謝皇孫郡王啓	九
謝知興元府閤侍郎啓	一〇
謝杜縣尉啓	一一
除太師謝留右丞相啓	一一
謝王知院啓	一二
謝葛同知啓	一二
妹回周氏定禮書	一二
女回陸氏定禮書	一三
堯翁弟定舒氏禮書	一三
文翁弟定貝氏禮書	一四
代劉思道爲子納幣禮書	一四
守之定朱氏禮書	一五
女回王氏定禮書	一五

孫女回胡氏定禮書	一五
彌堅成婚日狀	一六
禮物狀	一六
上知紹興府俞閣學乞修黃山橋書	一七
上浙東游提舉書	一八
再答商解元請解孟子書	一九
蚤作帖	二〇
霜天帖	二一

全宋文卷四四一四

史 浩 一八

送孫季和赴遂安序	二二
送壽居仁序	二三
跋御筆賜母咸安太夫人酒果	二三
跋御筆獎諭詔	二四
跋御書聖主得賢臣頌	二五
跋御製曲宴澄碧殿詩	二六

跋御製長春花詩	二七
跋高宗皇帝御筆賜香茶送行	二八
跋御製東歸送行詩	二九
跋御製入謝送行詩	三〇
跋御書明良慶會之閣	三〇
跋御草書舊學二字	三一
跋御真書舊學二字	三二
跋徐明叔爲張達權篆正心誠意樂天知命八字	三三
跋趙宗正詩	三三
跋趙恭夫所藏焦公路帖	三三
跋李季可百說	三四
跋胡元高之父譔宣聖編年	三四
跋淮寧趙史君檄張邦昌書稿	三五
跋趙伯山從駕詩	三五
跋米元章帖	三六
跋陳忠肅公謝表稿	三六

跋張功父詩	三七
跋閒樂先生論金陵日曆書	三七
跋楊廷秀秘監張魏公配享議	三八
跋修法師釋氏通紀	三八
跋易道士贈育王光老頌	三九
會稽先賢傳贊序	三九
幸秘書省賜詩跋	四〇
題南湖集十二卷後	四一
保恩院再刊敕文院記跋	四一
題靈芝照律師碑陰	四二

全宋文卷四四一五

史 浩 一九

進呈故事	四三
孟子雜說	四九
同道	四九
可欲	四九

荀子雜說 五〇

性惡 五〇

文中子雜說 五〇

存我 五〇

春秋 五一

韓子雜說 五一

受福 五一

論朋黨記所得聖語 五二

從駕幸佑聖觀記所得聖語 五四

壽鄉記 五五

劉忠顯公祠堂記 五七

廣壽慧雲禪寺之記 五九

遊四明觀音峰潮音洞記并偈 六〇

全宋文卷四四一六

史 浩 二〇

李長源求墨銘 六二

真隱園銘	六二
退居座右二銘	六四
尊生銘	六四
益己銘	六四
不欺堂銘	六五
尊勝庵鐘銘	六五
書地宮	六六
養生戒	六六
晝	六六
夜	六六
會稽先賢祠傳贊上	六七
漢嚴先生	六七
漢王先生	六八
漢袁先生	六八
漢桓先生	六九
魏嵇先生	六九

晉孔先生·····	七〇
晉虞先生·····	七〇
晉阮先生·····	七一
晉王先生·····	七二
晉謝先生·····	七二
晉謝先生·····	七三
晉戴先生·····	七三
宋孔先生·····	七四
宋戴先生·····	七四
宋宋先生·····	七五
宋孔先生·····	七六
齊緒先生·····	七六
梁何先生·····	七七
唐秦先生·····	七七
唐張先生·····	七八

會稽先賢祠傳贊下	七九

越相范公	七九

漢南昌尉梅公	七九

漢太尉鄭公	八〇

漢魏先生	八一

漢薊先生	八一

吳上虞令劉公	八二

吳介先生	八二

吳趙先生	八三

吳虞先生	八三

晉夏先生	八三

晉葛仙公	八四

晉抱朴子葛公	八五

晉長史許公	八五

齊顧先生	八六

齊光祿大夫孔公	八七
齊杜先生	八七
梁貞白陶先生	八八
唐秘書監賀公	八八
唐宗元吳先生	八九
嚴先生	九〇
洪都道士傅得一贊	九〇
四明十二先生贊	九一
蓬萊黃公先生	九一
大梅梅公先生	九一
石臺葛公先生	九一
石窗賀公先生	九一
大隱楊公先生	九二
慈谿杜公先生	九二
甬水王公先生	九二
西湖樓公先生	九二

桃源王公先生	九二
望春王公先生	九三
湖西周公先生	九三
奉化孫公先生	九三
真隱居士自贊 一	九三
真隱居士自贊 二	九四
真隱居士自贊 三	九四
真隱居士自贊 四	九四
真隱居士自贊 五	九五
真隱居士自贊 六	九五
真隱居士自贊 七	九五
真隱居士自贊 八	九六
真隱居士自贊 九	九六
竹院曇少雲得古畫贊	九六
永嘉長住長蘆心聞賁師真贊	九七
衆請贊劉岳真士繪像	九七

故內相北海先生綦公之姪孫更生奉遺像求贊……………九七

明州寶雲四祖師贊……………九八

天台智者禪師……………九八

寶雲通公法師……………九八

四明法智尊者……………九九

天竺慈雲法師……………九九

延慶始祖法智大師畫像贊……………九九

全宋文卷四四一八

史 浩 三二

福唐陳君時可墓表……………一〇一

祭八十叔父文……………一〇三

祭妹夫朱辨之文……………一〇四

祭滕子駿文……………一〇四

祭叔母齊安郡夫人孫氏……………一〇五

祭諸葛機宜文……………一〇六

祭汪聖錫端明文……………一〇七

祭曾原伯大卿文	一〇七
祭湖心廣福院魏王祠文	一〇八
祭陳丞相文	一〇八
姊太宜人安厝祭文	一〇九
祭表弟貝叔懷省幹文	一一〇
祭潘德鄜經略文	一一〇
祭王季海丞相文	一一一
祭無垢先生張公侍郎文	一一二
祭沈叔晦國錄文	一一三
太一宮開啓太上皇后生辰道場青詞	一一三
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冊寶前三日奏告天地祝文	一一四
奏告宗廟祝文	一一四
普安郡王恩平郡王薦顯仁太后黃籙青詞	一一四
建王醮宅青詞	一一五
又顯仁皇后小祥黃籙青詞	一一五

全宋文卷四四一九

史 浩 二三

恭爲皇帝本命年設醮青詞	一二六
昌國保壩青詞	一二六
代彭支鹽還醮願青詞	一二七
醮宅青詞	一二八
普天醮青詞	一二八
謝恩設醮青詞	一二九
經筵丐歸設醮青詞	一二九
醮新第青詞	一二〇
周氏生日設醮青詞	一二一
代周氏禳災設醮青詞	一二一
保安聖躬設醮青詞	一二二
祈雨文	一二二
赴餘姚尉辭先墓祝文	一二三
祭竈神祝文	一二三
倉王祠成設祭祝文	一二四

考冥忌設祭祝文	一二四
妣喪大祥設祭祝文	一二五
重陽祭神祝文	一二五
奉安西塘鄭先生神像祝文	一二五
奉安鄭先生神像告先賢	一二六
夏至家祭告門丞戶尉文	一二六
妻冥忌設祭祝文	一二七
立西塘鄭先生祠預告諸先生文	一二七
福州諸廟謝晴祝文	一二八
新造器皿祭神祝文	一二八
謁曹娥廟祝文	一二八
重陽祭宅神祝文	一二九
男彌遠受官告祖先文	一二九
妻弟貝叔懷以外弟受官告妻文	一三〇
冬至謁先聖祝文	一三〇
入賜第謁先聖祝文	一三一

建新第奉安四明山王并謝遺塵先生神像文……………一三一

迎奉城隍并惠濟王祝文……………一三二

焚妻贈黃祝文……………一三二

葬五祖衣冠招魂祝文……………一三四

全宋文卷四四二〇

史 浩 二四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一……………一三五

天申聖節功德疏 二……………一三五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三……………一三六

天申聖節功德疏 四……………一三六

天申聖節功德疏 五……………一三七

天申聖節功德疏 六……………一三七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七……………一三七

天申聖節功德疏 八……………一三八

天申聖節功德疏 九……………一三八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一〇……………一三九

會慶節功德疏 一		一三九
會慶節功德疏 二		一四〇
會慶節功德疏 三		一四〇
會慶節功德疏 四		一四一
會慶節功德疏 五		一四一
會慶節功德疏 六		一四一
會慶節功德疏 七		一四二
會慶節功德疏 八		一四二
顯仁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一四三
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一		一四三
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二		一四三
皇后生辰功德疏 一		一四四
皇后生辰功德疏 二		一四四
皇太子生辰功德疏 一		一四五
皇太子生辰功德疏 二		一四五
昌國保壻道場疏		一四五

昌國洩潭祈雨疏	一四六
昌國縣衙祈雨疏	一四六
福州祈雨設水陸疏	一四六
福州謝雨祈晴疏	一四七
福州謝雨祈晴疏	一四八
解任辭諸佛疏	一四八
新作茅舍供疏	一四九
葬五祖衣冠招魂功德疏	一四九
寂照院開田疏	一五〇
代補陀山化緣起殿牒	一五一
請倫講師住月波水陸院疏	一五二
請如大德住無量壽庵疏	一五二
請道監院住教忠報國院疏	一五三
請雲講師住上水辯利寺疏	一五三
請瀾大師住上水教忠報國院疏	一五四
請采首座住上水教忠報國院疏	一五四

請孜老住昌國吉祥寺疏	一五四
教忠報國院募觀音殿磚瓦疏	一五五
月波山求化疏	一五五
二靈山普光院求化疏	一五六
請倫老住觀音能仁禪院疏	一五六
請瑩講師住寶雲疏	一五七

全宋文卷四四二一

史 浩 二五

天申節錫宴當筵致語	一五八
天申節錫宴當筵致語	一五九
天申節望闕祝聖致語	一五九
天申節望闕祝聖致語	一六〇
上明良慶會閣碑致語	一六一
叔父知縣慶宅并章服致語	一六一
代人納壻親會致語	一六二
叔父監簿慶宅致語	一六三

餘姚待縣官致語……………一六四

餘姚待新宰致語……………一六四

代新餘姚高宰燕友致語……………一六五

代餘姚高宰侍郎以下致語……………一六六

餘姚縣燕貢士致語……………一六七

代餘姚李宰燕交致語……………一六七

代趙倅燕廣德守錢郎中致語……………一六八

代寄居錢明守王侍郎致語……………一六九

寄居爲諸學職慶壽致語……………一六九

寄居爲諸鄉老慶壽致語……………一七〇

四明尊老會致語 一……………一七一

四明尊老會致語 二……………一七一

諸親慶賜第復會致語……………一七二

諸親慶彌正彌遠及貝叔懷恩命復會致語……………一七三

復明守謝直閣會致語……………一七三

待魏丞相汪尚書趙侍郎致語……………一七四

錢明守謝殿撰赴召致語		一七五
待明守楊少卿致語		一七五
復明守楊少卿會致語		一七六
復趙倅會致語		一七六

全宋文卷四四二二

史 浩 二六

納孫婦錢氏親會致語		一七八
待明守趙殿撰致語		一七九
堦王肅之就成親會致語		一七九
待王十六監岳致語		一八〇
代彌堅就趙府作會致語		一八一
諸親慶壽致語		一八二
六老會致語		一八二
五老會致語		一八三
待權明州延提刑致語		一八四
待胡少張王叔舉二孫堦致語		一八四

姊加封太宜人慶會致語	一八五
德翁弟轉員郎慶會致語	一八六
燕新第鄉人致語	一八六
復諸親慶會致語	一八七
寄居慶汪中嘉尚書年登七袞會致語	一八八
宴明守林郎中致語	一八九
宴奉使楊御藥致語	一八九
寄居慶汪中嘉尚書致語	一九〇
饒明守林郎中致語	一九一
待明州權府提刑虞察院致語	一九一
宴明守高大卿致語	一九二
划船致語 一	一九三
划船致語 二	一九三
四明新第上梁文	一九四
明良慶會閣上梁文	一九五
竹院上梁文	一九六

撒帳文	一九七
士大夫施食文	一九八

全宋文卷四四二三

曾 懷

論不當備海道奏	二〇〇
鎮江府都茶場收趁茶鹽錢事奏	二〇一
戶部拘催所添銜奏	二〇一
乞黜責徽州和買夏稅絹受納官奏	二〇二
出賣營田事奏 一	二〇二
出賣營田事奏 二	二〇三
換差贍軍激賞酒庫監官奏	二〇三
贍軍酒庫失陷官錢奏	二〇四
乞復置簽廳主管文字及幹辦官奏	二〇四
戶部攢造版籍事奏	二〇四
起發綱運事奏	二〇五
乞贍軍酒庫添辟監官奏	二〇五

乞諸郡具所起發錢料上戶部奏	二〇五
大行皇后支費所收到左藏庫絹粗惡事奏	二〇六
乞召人承買沒官田產奏	二〇六
收糴米斛奏	二〇七
乞令兩淮和糴米斛奏	二〇七
乞寄椿庫物色委雜賣場提轄監官出賣奏	二〇八
乞委淮東西等路常平官收糴米斛備水旱奏	二〇八
措置倉場卸納綱運奏	二〇九
監司州縣限日結絕省部指揮奏	二一〇
乞金銀坑冶依舊隸轉運司奏	二一〇
乞約束諸縣依省樣受納起發上供物帛奏	二一〇
浙西等路沙田蘆場草場事奏	二一一
省倉豐儲倉易名奏	二一一
諸路州軍交納綱運事奏	二一二
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奏	二一二
乞疾速修蓋敖屋奏	二一三

乞委官檢察括責免丁錢奏	二二三
乞印給諸州軍綱目按期起發錢物奏	二二四
乞罷諸處征税奏	二二四
乞令州縣開具逃亡產業保明申省奏	二二五
覈實諸路災傷奏	二二五
乞召客鋪算請積鹽奏	二二六
拘收典賣田宅稅奏	二二六
拘催失收稅錢奏	二二七
選差催督綱運使臣奏	二二七
乞委李結興修華亭堰閘奏	二二八
典賣田宅等稅錢事條奏	二二八
乞左藏庫交受綱運盡委提轄官奏	二二九
券食增支銀錢減落會子條奏	二二九
郊祀禮成瑞應奏	二二一
臨平帖	二二一
首楞嚴經義海序	二二一

書皇帝御賜詩後……………一二三

全宋文卷四四二四

黃伯淵

賀湯丞相啓……………一二四

賀錢大參提玉牒監修國史啓……………一二五

賀張徽猷啓……………一二五

熊彥璋

藉田詔跋……………一二六

陳 棠

乞令宗學仍舊講大小經奏……………一二七

乞擇宗室以主十國公位典祀奏……………一二八

乞六經各置博士奏……………一二九

王 時

乞令保正副不許科擾迫呼奏……………一二九

邵大寧

印行太平聖惠方申福建轉運司狀……………一二三〇

張子儀 一二三一

乞新復州縣守令以戶口登耗爲陞黜之典奏 一二三一

張氏 一二三一

乞孫趙師夔等特與添差差遣奏 一二三二

張端 一二三二

放生池碑 一二三三

鄧酢 一二三三

處置黎人王文滿劫掠作過事奏 一二三五

張杞 一二三五

州縣吏不得令士民飾詞舉留奏 一二三六

感生帝壇宜升大祀奏 一二三六

乞郊祀按嚴更警場并雅樂就貢院排辦奏 一二三六

黃俞 一二三六

下元水府廟記 一二三七

蔣及祖 一二三七

乞開鑿五卸港橫河奏 一二三九

方仁和

車駕巡幸起居表……………二四〇

周郁

黃州雕造小畜集後記……………二四一

沈斐

古三墳書識語……………二四二

朱柔嘉

乞進奏院依舊制承事奏……………二四三

吳貫之

遂安縣修洞神宮記……………二四三

全宋文卷四四二五

何溥

陳康伯左僕射制……………二四五

朱倬右僕射制……………二四七

乞嚴令監司郡守按察貪吏奏……………二四七

乞御史點檢諸獄依刑部已得指揮施行奏……………二四八

乞勿屢易郡守奏	二四八
乞推行外官謁禁之令奏	二四九
劾龔鑑奏	二四九
乞擇大縣闕爲堂除奏	二四九
劾許大英奏	二五〇
乞嚴奉使所辟官屬奏	二五〇
乞置司看詳官員士人罪犯案卷奏	二五一
乞武舉科修立入官資格奏	二五一
浙西諸郡賑濟災傷奏	二五二
賈和仲不宜知鼎州奏	二五二
乞嚴堂除奏	二五三
劾陳誠之奏	二五三
劾沈該奏	二五四
再劾沈該奏	二五四
乞追奪沈該職名奏	二五五
乞復置鑄錢司奏	二五五

乞監司郡守除命既下即日起發奏	二五六
乞令徐度呂廣問終任奏	二五六
乞改正出賣官田指揮奏	二五七
論朝廷休務假奏	二五七
乞補沿海常平義倉已支米斛奏	二五八
劾湯思退奏	二五八
乞早斥逐湯思退奏	二五九
乞褫奪湯思退職名祠祿奏	二六〇
論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奏	二六一
論經義詩賦合爲一科之弊奏	二六一
論消弭災異防守盜賊之術奏	二六二
乞疾速措置邊備奏	二六二
欽宗皇帝諡議	二六二
乞撰欽宗祔廟殿名奏	二六三
臨安府帥臣題名記	二六四

任古

平江水利事狀 一	二六五
平江水利事狀 二	二六六
平江水利事狀 三	二六六
平江水利事狀 四	二六七
論呂忱中除知泰州不當奏	二六八
言福建沙田等事奏	二六八
乞正孟思恭奉使受賂之罪奏	二六九
常熟縣社稷壇記	二六九

杜莘老

替見言闕失奏	二七〇
乞委長吏推行徽宗赦詔條令奏	二七一
論親征疏	二七一
又論親征疏	二七二
論劉炎輕議君上宜加竄責疏	二七二
請收兵選將以備不虞奏	二七三

劾周麟之狀	二七三
再劾周麟之狀	二七四
論王繼先姦惡十事疏	二七六
請除軍債疏	二七九
請委官覈實四路常平倉米數奏	二七九
乞昭雪岳飛奏劄	二七九
潼川府兩稅事劄子	二八〇
上和買物帛事劄子	二八一
言時事疏	二八二
詳註韓文引	二八二
彭以明	
重開尊頂法論跋語	二八三
曾 汪	
乞少壯強盜配隸摧鋒軍奏	二八五
康濟橋記	二八六
籍田碑	二八六

全宋文卷四四二七

胡沂

呂祖謙除太學博士制	二八八
乞令沿邊之郡屯田奏	二八九
乞中武舉人分差沿邊屯駐將下差遣奏	二八九
四川買馬事奏	二九〇
中書門下省見管吏額減罷奏	二九一
尚書省見管諸房吏人定員奏	二九二
士人收試事奏	二九三
進呈貢籍奏	二九三
乞下文思院製辦修玉牒所用梵版等物奏	二九四
乞進呈高宗朝玉牒奏	二九四
乞續修真宗及今上皇帝玉牒奏	二九五
修玉牒事奏	二九五
與壽翁節推帖	二九五

汪若容

朝請大夫直秘閣汪公若海行狀……………二九六

孔彥舟

論討李成不宜過急疏……………二九九

繳奏劉豫招誘牒狀……………三〇〇

乞使臣獨當一路奏……………三〇〇

全宋文卷四四二八

劉 嶸

上高宗皇帝萬言書……………三〇二

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奏……………三一四

廣昌縣儒學記……………三一五

全宋文卷四四二九

朱 泳

蔡氏宗支圖跋……………三一八

魏師遜

乞敕州縣不得令民以苗米折錢納稅奏……………三一九

乞禁稅官舞弊奏……………三二〇

州縣小官任滿監司郡守當即與批書奏	三二〇
乞令郡守年及七十自陳宮觀奏	三二〇
言吳开子祖棣及曾慥不當錄用奏	三二一
劾史才奏	三二一
王悦	
演山先生文集序	三二二
鄭耕老	
重修州學記	三二四
龍大淵	
乞以不入隊人充信使往來差使奏	三二五
歲華帖	三二六
古玉圖譜序	三二六
杜與可	
石魚題名記	三二八
徐璉	
乞於景靈宮壁復摹配饗功臣繪像奏	三二八

韋能定

錢塘韋先生集跋……………三二九

關耆孫

瞿唐關行記……………三三〇

大貢院記……………三三一

全宋文卷四四三〇

俞昌時

鳳凰巖題名……………三三三

何熙志

條陳邊防二策……………三三四

代上馮憲書……………三三六

上安撫待制書……………三三七

潼川府牛頭寺羅漢閣記……………三三八

郊祀慶成頌 并序……………三四〇

安世隆

勸農碑……………三四三

宋 藻

乞以兵分屯淮郡奏……………三四五

法祖師古論……………三四五

春秋御夷狄論……………三四五

周御夷狄論……………三四六

汪彥中

講經臺記……………三四七

全宋文卷四四三一

莫 將

論時事疏……………三四八

論和議疏……………三四九

請集議梓宮安奉事奏……………三五〇

乞權修徽宗攢宮奏……………三五〇

論職田免行錢奏……………三五一

上徽宗徽號奏……………三五一

乞陞棗陽爲軍劄子……………三五一

郊祀車輅儀仗奏……………三五二

請福建四川募游手備寇盜奏……………三五二

乞禁占明州寺院申禮部狀……………三五三

隱德堂記……………三五四

王次張

龍隱巖題名……………三五六

王 瓘

入定贊……………三五七

水月贊……………三五七

巫 伋

州縣民輸納常賦事奏……………三五八

乞令州縣編次前後所降指揮奏……………三五九

劾鄭剛中四罪疏……………三五九

乞嚴戒監司帥臣與州郡守倅相告論奏……………三五九

諫院題名記……………三六〇

王 賓

趙公塘記 三六一

丁婁明

乞令有司討論舉行永祐陵祭禮奏 三六三

看詳進呈中興聖統禮儀事件奏 三六三

乞令監司歲具縣令之政績優異者以聞奏 三六四

乞嚴令州郡不得額外誅求奏 三六四

乞下淮南轉運司支破打凍牽挽人犒設錢奏 三六五

全宋文卷四四三二

孫朝隱

永慶院記 三六六

蒲積中

古今歲時雜詠自序 三六七

蔣 城

碧巖題名 三六八

沈立芳

重修學宮記 三六九

沈 介

乞刊定守貳縣令罪名奏	三七一
望詔大臣恪守成法奏	三七一
沈全係親弟難以命詞奏	三七二
論備敵之策封事	三七二
乞蠲四川征斂之尤甚者奏	三七八
鄧城置榷場奏	三七八
乞令柳州桂陽軍依舊更戍奏	三七九
賀陳殿院啓	三七九
賀李户侍啓	三七九

全宋文卷四四一三

史 浩 一七

上秘監林侍郎啓

萍梗無依，第知隨食；雲天有望，久阻承顏。雖尺書莫叙於寒暄，而寸意靡忘於朝夕。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奇材。闊步漕闡，高翔蘭省。果以襴衡之一鶚，入爲帝舜之羣龍。芝滿道齋，爰作吾儒之領袖；荷香夕闥，鬱爲朝著之羽儀。翱翔今日之榮塗，涵養他年之相業。伏念某一官冗賤，五斗微單。鶴髮慈親，未副倚門之望；雞窗苦志，敢忘挾冊之勤？念龍猪之勢雖殊，而燕雀之情猶在。輒馳短削，少貢卑悰。推轂存心，儻眷綈袍之舊；彈冠爲喜，更看綸檢之傳。方氣候之嚴凝，冀寢饗之調護。用符輿頌，式茂純禧。《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赴餘姚尉與知縣啓

望安仁之花縣，久挹清芬；登子賤之琴堂，行聆雅韻。承顏有日，撫己知榮。恭惟某官儒雅吏師，典刑人望。以仁心而察民情之隱，以直道而受上位之知。行遂最聞，即膺注委。某得官一尉，需次五期。逮茲萍梗之來，偶託雲天之芘。未同梅福，思遁迹於隱淪；且識魯山，得灰心於名利。其爲欣幸，罔罄敷宣。《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又與縣丞啓

一水非遙，稔聞佐理；二松在望，行即承風。事匪人謀，幸惟天予。恭惟某官時推俊傑，世載忠嘉。暫淹八斗之才，來贊一同之化。瞻寒鴈驚，知吏事之剛明；目注江山，得詩家之雅興。行聞迅召，用副柬求。某迹轉萍蓬，身親篳楚。雖處百僚之底，欣逢二府之賢。平生懷慕藺之心，幾於忘食；今日叨識韓之幸，敢受封侯。顧此欣榮，莫能敷叙。《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又與主簿啓

枳棘而棲，鳳凰久思附翼；蒹葭而倚，玉樹行即依枝。恭惟某官天廐神駒，慶源仙派。公忠自喜，推奕世之風流；學問尤奇，擅一時之儒雅。行拜鋒車之寵，用符高士之名。某身本腐儒，雅爲醉尉。遠者大者，行其親炙於賢模；沙之汰之，自愧趨超於後乘。欣榮所至，敷述奚殫！《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赴餘姚尉上知明州徐侍郎啓

弱質依棲，久親師誨；微官窘束，遂遠恩光。去大厦雖僅浹旬，繫中扃如居一日。永言知己之罕遇，故使斯懷之不忘。恭惟某官以人中龍，爲天下士。世均膏澤，知紫禁之謀猷；郡有治功，表朱輻之愷悌。楓宸眷注，槐揆尊崇。當居黼帳以綰樞權，或擁碧幢而臨帥閫。長材惟用，大拜有期。伏念某貧止簞瓢（二），業唯筆硯。坐窮里閭，遭神明善政之臨；竊祿海隅，獲升斗洪波之被。不由紹介，夙有夤緣。高山既荷於知音，短翅爰思於附尾。絳爲講帳，乏馬氏之該通；錦作詩囊，非李生之風韻。猶欲挽瑣材而置書館，復令采巴句以揭經堂。顧惟齷齪之資，曲冒吹噓之賜。銜恩雖重，報德未

涯。茲甫瓜時，致飄萍跡。雲天望近，喜潭府之不遙；犬馬戀深，庶書郵之時至。清和始屆，福祿來宜。冀調几簞之寢興，式副廟堂之毗倚。《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二〕某：原無，據文意補。

餘姚尉到任上知臨安府張尚書啓

萍梗孤蹤，蝸盤窮海；雲天巨芘，驥展雄藩。雖尺書莫叙於寒暄，而寸念敢忘於朝夕！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鉅儒。蚤綿歷於禁林，復周旋於天府。茲煩愷悌，屢寵蕃宣。襄嶺承流，訪龐公、孟浩然之高致；洪都弭節，追陳蕃、徐孺子之清風。方藹袴歌，佇膺環召。旗旄夾道，將隨鳳檢以遄歸；韜黼思賢，還指龍墀而入拜。某得官一尉，待次五期。方幸及瓜，未諧望履。徒馳神於幕府，用伸喙於書郵。時適峭寒，物陶和氣。冀節宣於啓處，庶仰副於倚毗。祝頌之私，敷宣罔既。《鄭峰真隱

漫錄》卷二八。

代具承務上曹侍御啓

肄業當塗，昔幸親於硯席；棲身鄖嶺，今已遯於林泉。念猪龍之勢雖殊，而燕雀之情猶在。輒馳尺素，用達寸誠。恭惟某官當世碩儒，斯民先覺。雍容八斗，獨高子建之才；清淨一言，雅得蓋公之道。爰求趨於北闕，遂進處於南牀。虎在山而藜藿不侵，鳳鳴岡而梧桐是集。紀綱肅若，風采凜然。行籌黼帳之機謀，用益柏臺之忠讜。某摧頽弗類，蹭蹬無聞。昔隨侍於鯉庭，嘗往游於芹類。聯經舍選，有如同隊之魚；垂翅鄉關，自作不鳴之鴈。寒暑已更於一世，仙凡遂嘆於兩途。編檢傳聞，雖絕彈冠之望；綈袍眷遇，尚期下榻之榮。《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代人上知紹興府俞敷學啓

執鞭就役，慙無一日之長；推轂見知，尚賴片言之薦。矧在雲天之下，尤祈陶冶之恩。輒露微情，仰干洪造。伏念某嶮巇可笑，朴拙自將。萍蓬湖海之窮途，樗櫟乾坤之長物。鯉庭一問，已興陟岵之悲；軻室三遷，尚藉斷機之訓。星星鶴髮，望切倚門；寂寂雞窗，心甘挾策。偶簪衣冠之末，獲從州縣之勞。雖家微三釜之豐，未辭凍餒；而身獲二天之芘，獨荷帡幪。既茲遇合以逢時，孰謂

知己而無禮？恭惟某官先生高才跨古，直道得君。政爲愷悌之吏師，名在風流之仙籍。年高而德彌邵，是孔子之徒歟；位貴而身愈恭，則周公其人也。徊翔天府，踐歷帥藩。紫橐芬馨，浮動列城之和氣；紅旌搖曳，散颺隨步之春風。乃眷孤寒，最蒙提獎。赤心見待，不因毫髮之先容；青眼垂憐，每借齒牙之餘論。有大治兼容之量，無一夫不獲之嗟。儻許鑄顏，必祈薦禰。諒衮衣繡裳之召，已在泥封；而赤箭青芝之材，期歸藥籠。願垂金諾，賜以袞褒。誓堅末路之公忠，仰答無私之造化。《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二〕家：原無，據文意補。

謝德慶府劉通判啓

半生飄泊，雖未識韓；一紙薦揚，合先及禰。方懷不揣之愧，遽辱過情之言。奉緘以還，荷德尤厚。恭惟某官才高吏道，學有師傳。頃由綵棒之功，旋闡琴堂之化。平分風月，方此登臨；得助江山，已多吟咏。暫領虎符之寄，有嘉棠蔭之公。即聽芝封，促歸楓陛。某迂疏弗類，朴拙自將。徒以慕賢之心，遂伸贊德之語。謂必嫌其浼己，乃反賜之飛緘。華袞興褒，豈應獲此；木瓜有贈，何以報之！《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謝湖州陳知郡啓

荐被恩光，方震驚而罔措；三蒙緘誨，復循省以知慚。仰銜君子之隆謙，俯重小人之過分。茲蓋伏遇某官文章冠世，事業康時。爲己順而詳，待人輕以約。頃推臺省之彥，出臨苕霅之邦。首預選掄，迄臻愷悌。行聽承恩而赴闕，豈徒增秩以賜金？乃眷孤蹤，每加褒袞。念盍簪於蓬閣，由傾蓋於稽山。肝膽洞然，皎如星日；金蘭自若，何恤風波！不圖已閱於歲時，猶未相忘於道術。載披華翰，殊鬱鄙懷。市虎浮言，我初不信；杯蛇幻影，公勿自疑。擴茲廣大之心，不負平生之學。庶幾末路，共闡大公。感愧之私，敷宣罔既。《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生日謝惠詩詞啓

屏跡杜門，適屆桑蓬之日；負薪伏枕，方深岵岵之悲。敢意高情，遽頒巨軸。某昔欽才美，已窺霧豹之一班；茲荷謙冲，更畀驪珠之百斛。緣拘近制，莫啓華緘，仰冀仁明，特垂炳察。《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代彌正謝江西漕試得舉啓

棘闈較藝，來數路之英材；星使提綱，極一時之公舉。偶容鼠技，亦玷鶚書。得之若驚，榮不蓋愧。伏念某幼聞禮樂，長冒賞延。偕任子而赴銓，適叨選首；隨伯氏而覓舉，亦在行間。點額而歸，冥心已久。屬文場之再闡，操舊篋以重登。劍氣一遇，豐城未忘龍躍；祠堂屢欵，孺子宛見地靈。荷大造之主盟，致小人之濫吹。茲蓋伏遇某官權衡吾道，柱石斯文。久參法從之聯，出擁使輶之寄。每留心於人物，將輔治於皇家。顧此孱庸，亦蒙甄錄。某敢不鞭其不逮，增所未聞。儻得僥於南宮，皆因禰薦；誓馳誠於北面，弗叛韓門。銘佩之私，敷宣罔既。《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謝前福建陸提舉啓

三徑言歸，方理荒蕪之松菊；一緘見寵，遽貽璀璨之珠璣。華袞興褒，疲駑增價。恭惟某官德隆衆善，文瞻百家。謙謙君子之光，俯憐衰跡；戀戀故人之意，遠致好音。感佩既深，敷宣難盡。《鄭

除太傅謝皇孫郡王啓

歡騰黃屋，方稱堯壽之萬年；命出丹墀，忽進周家之三事。控辭不獲，祇拜爲慚。伏念某蒲柳孱軀，桑榆暮景。際會蚤逢於興運，夤緣亟處於要津。初無橫草之功，遽冒面槐之秩。茲行慶典，復進官聯。眷榮寵之彌深，知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皇孫某官生而岐嶷，學則勤勞。豈惟道尊而德崇，抑亦聞廣而見博。三宮問膳，常紆萊子之衣；四代傳芳，唯有曾參之孝。遂使退居之篤老，亦霑錫類之殊恩。某仰體隆知，莫圖所報。被堅執銳，嗟膂力之衰殘；戴德歸恩，尚肺膺之銘刻。過此已往，未知所裁。《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賜玉帶謝皇孫郡王啓

袞繡輝華，再進面槐之三事；瓊瑤璀璨，更紆寶帶之萬釘。得過所期，榮不蓋愧。伏念某學知爲己，材不逮人。偶遭神聖之興王，遂秉鈞樞而作輔。迄無勞效，乃請閒休。茲因介壽於慈皇，遂獲觀光於宸極。已深幸會，復被恩憐。束以立朝，何異於輜車乘馬；下而存道，未妨於雪案螢窗。伊出處之咸宜，實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皇孫某官聰明天賦，問學日新。晨造三宮，擁綵衣而容與；夜披六

籍，味黃卷以精勤。載惟衰瘁之蹤，每荷優隆之眷。致令錫賚，猥及賤微。某敢不珍重身章，感銘君賜！都門祖餞，快群目之觀瞻；田舍歸耕，敢非時而佩服。誓殫晚暮，以答生成。感戴之私，敷宣奚既。《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謝知興元府閭侍郎啓

倦游解組，居綠野之園林〔一〕；對景流觴，渴見紫芝之眉宇。敢圖萬里，特枉一緘。錫以溢幅之珠璣，將以盈筐之錦綺。意敦故舊，義薄雲天。恭惟某官參井蟠英，岷峨毓秀。文章典雅，飄飄氣轟層霄；風采瑰奇，濯濯柳當春月。始登王畿而結綬，漫陟法從以持荷。久在論思，常聞忠讜。譽已高於班、馬，政欲繼於龔、黃。乃分閫以鎮南維，行趣裝而入北闕。某頃居朝著，最密交情。睽邈以來，瞻依正切。退閒寂寞，誰著眼以相看；訪問死生，忽寄聲而遠逮。真可激昂頽俗，豈不感動老懷！摧謝之私，敷宣莫喻。《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一〕「居」上當脫一字。

謝杜縣尉啓

久欽令望，願覲英標。結駟下臨，既竊彈冠之喜；負薪小愈，式諧倒屣之迎。曾短刺之未投，遽長牋之見寵。拜嘉知感，揣德何堪！伏惟某官吏材有餘，儒風獨擅。將大展濟謀之斷，故蚤充觀國之賓。乃眷老夫，特迂都騎。幸來戲綵，適尊君佐治於棠陰；遂許披雲，繇愚子綴名於桂籍。既茲託契，敢後論交！榮幸之私，敷宣罔既。《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除太師謝留右丞相啓

充員帝傅，已懷非據之羞；進位師垣，更冒曲成之造。固辭弗荷，承命知榮。伏念某少也屯邅，晚焉遇合。秉鈞揆席，蔑攄經濟之才；摘句青緗，何補緝熙之學。深虞愒日，旋即引年。久卧病於漳濱，徒馳神於魏闕。屬大明之繼照，罄萬物以皆新。豈料陳人，首霑霈渥。嘗歷觀於舊弼，竊有感於孤衷。文潞公愜章蔡之不知，呂申國喜范韓之得志。遭時各異，享福斯殊。矧某至愚，豈曰敢望！幸宗工之當軸，擴宏度以匿瑕。假寵自天，既荷兩宮之眷佑；歸恩有地，實繫一相之甄鎔。茲蓋伏遇某官德厚無垠，勳高不伐。伊尹以天下自任，夙簡上心；留侯爲帝者之師，克繩祖武。當論道經邦之

暇。有好賢樂善之誠。遂使孱微，亦叨光潤。面槐隗始，慙揚糝之在前；結草顙同，顧捐軀之敢後！其爲感幸，罔既敷宣。《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謝王知院啓

某官恭懿而恢洪，高明而肅括。直聲夙著，長孺寢淮南之謀；相業行施，夷吾副江左之望。當論道經邦之暇。餘同前。《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謝葛同知啓

某官清孝典刑，平康軌範。予惟勉邁，乃訓夙推舊學之尊；天將大任，是人果寄本兵之重。餘同前。《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妹回周氏定禮書

青蒲事業，愧泯風流；赤壁功名，尚欽閥閱。行媒荐至，早懷非偶之慙；厚幣遽將，果見好逑之

意。伏承賢姪某人夙資家學，行筵朝紳；而某小女甫及笄年，粗閑姆訓。既幸絲蘿之託，敢違金石之言。恭致回儀，用承雅命。《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女回陸氏定禮書

夙締嘉姻，已佩黃金之諾；茲銜盛禮，更傳青翼之音。鄙季世之賣婚，信風期之拔俗。恭承高義，其敢牢辭！《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堯翁弟定舒氏禮書

生子俱期於有室，得妻實望於肥家。顧昔無謀，嘗蹈噬臍之悔；逮今有幸，獲茲附尾之榮。伏承賢女生處名家，幼承慈訓；而某小子某深求善後，每謹圖新。儻令琴瑟和鳴，一洗紛紛之論；庶使桑榆暮景，復觀衍衍之風。敢因青翼之傳，佇拜黃金之諾。《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文翁弟定貝氏禮書

儒素相依，夙有葭莩之好；風期未泯，更思蘿薦之求。永惟擇配以宜家，共鄙賣婚之敗俗。伏承賢姪孫九八娘子芝蘭襲秀，願已靄於馨香；而某姪某弓冶承休，敢自言於肖似！荷茲厚眷，許以因親。爰協吉於龜占，將有期於雁奠。用馳單牘，少侑菲儀。《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代劉思道爲子納幣禮書

古樂知音，識高季子；正符著論，功屬武陵。白鳳霄騰，既風騷之不淺；青蠅遠附，是婚對之敢求！伏承賢妹小娘子保傅功深，夙擅芝蘭之譽；而某孫某箕裘學在，僅逃豚犬之稱。雖荷不遺，居慙非偶。茲協龜占之吉，式將鴈幣之儀。合卺是圖，授綏莫緩。敢齋誠於青翼，庶被諾於黃金。《鄭峰真

守之定朱氏禮書

折檻華宗，久欽風烈；伏蒲末裔，敢締姻聯。聞青翼之傳音，嘉黃金之賜諾。輒將微帶，用浼高門。伏承令妹小娘子姆訓素閑，夙著芝蘭之譽；而某孫守之家風初保，未忘弓冶之思。嘉耦是圖，菲儀斯舉。言定禮物，具載別牋。《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女回王氏定禮書

夙諧嘉耦，信在言前；茲拜珍函，禮書望外。伏承賢嗣廿二學士韋門擢秀，已克紹於家傳；而某幼女阮族素貧，又未閑於姆訓。雖揆分有霄壤之異，而論交如金蘭之同。繼好是圖，固辭豈敢！回奩菲陋，別幅具陳。《鄮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孫女回胡氏定禮書

金蘭託契，欣聲臭之適同；松蔦相依，忘婚姻之非偶。辱將厚意，寧敢牢辭！賢嗣二機宜詩禮有

聞，士夫推其克肖；某孫女十四娘功容弗逮〔一〕，保傅許其向成。既將合琴瑟之好和，當幸見門闌之有喜。其爲榮耀，曷罄敷宣！不腆回奩，敢祈采矚。《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一〕孫女：原作「孫孫」，據題意改。

彌堅成婚日狀

絲蘿許附，夙叨結好之榮；龜筮告從，茲致請期之禮。諒惟鍾愛，必喜及時。謹選淳熙十一年二月六日爲小兒彌堅取令女郡主，親迎入門，蠲潔見廟。伏惟鈞慈矜允〔一〕。《鄭峰真隱漫錄》卷二八。

〔一〕慈：原作「茲」，據文意改。

禮物狀

伏承許以玉女，供嗣春秋。不腆先君之舊禮，敢委贄於門下〔一〕，伏惟容納。《鄭峰真隱漫錄》卷二

〔一〕原註：「亦云委幣于庭下。」

上知紹興府俞閣學乞修黃山橋書

某嘗聞莆陽蔡公端明之守泉南也，旌車首至，詢民疾隱，僚屬有欲裨公之善政者，作而言曰：「爲政之大，無如活人。此邦瀕海，南俯大江，潮汐吞吐，實海之匯。風平浪嬉，過者愕眙。時當秋霖，建劍諸郡，山洪競注，驚湍怒瀾，拍岸成屋，幢幢往來，載以巨艚。闕。」蔡公然之。始度工鳩財，以舉闕首以徇，人始併作。或曰：「作橋將以爲利，今利未成，而先殺數百人，可乎？」蔡公從容呼父老曰：「每歲溺者幾？」咸曰：「少至數百人。」蔡公欣然曰：「吾以一歲之溺而成是橋，爲萬歲計，當活幾耶？」於是衆乃嘆其不及。橋成抵今，賴之所活無算，天下始知蔡公之政，不爲小補矣。某每得是語於先生長者間，竊嘆生後其時，不得斯人而師事之。迺者效官于此，適遇某官閣下師帥一道，愷悌父母，神明智權，不待紀述，藉然萬古。楓宸眷倚，正圖任於老成；槐揆交親，每諮詢於故實。可謂當世之人傑，一時之表儀。蔡公之政，不足進於閣下乎？某於是時一介小吏，竊食支邑，不量猥賤，思如昔人，欲裨閣下之善政，乃以境內黃山一橋爲請，已蒙賜許。夫何流俗，健於誣訟，似有掣肘。幸賴恩光，燭其無他，使終就是役，此誠蔡公之用心也。夫以蔡公不憚殺數百人以濟其事，今一傭僧擁貲數萬，不肯捐毫毛以償其師之願，至於屢訟，其人可見矣。使破一傭僧之積成是橋，不猶愈於殺數百人乎？況其所出，又止萬分之一，宜乎閣下之所不恤也。伏念某資稟不高，行能

無取，獨知遠慕古人。印之今人，其賢耶，思欲竭盡犬馬以攀附其鱗翼；其不賢耶，寧緘唇晦迹，自取於無用之地。則今日之謀，其心固不待言而喻。向使此橋不就，歲溺百人，萬歲計之，所喪百萬。是百萬人之命，在閣下一可否之間爾。伏惟察其如是，排斥羣議，賜以必成。異時輪蹄絡繹，往來投足，獲爲夷塗，實閣下之甘棠。某雖愚陋，豈不能以骫骳之文，刻之豐碑，仰頌閣下之盛美耶？噫，子產仕鄭，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氏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然則知爲政者，果不在彼而在此矣。伏惟幸赦其狂而進之。《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二。

上浙東游提舉書

某嘗謂經之不可不明也久矣。學士大夫峨冠博帶，高視闊步，莫不自謂我明經。然而有得於紙上，有得於胸中，二者不可不辨也。夫窮年挾策，皓首無聞，屑腐齒落而僅記其文，秃筆殫墨而粗釋其字，及乎用之脩身行己，措之天下國家，鮮不倒行而逆施。此得之紙上，世所謂腐儒者是也。視聖言爲藥石，指書冊爲筌蹄，心開意悟而不囿於語言，六通四闢而不膠以形器，及乎用之脩身行己，措之天下國家，莫不曲全而超詣。此得之胸中，世所謂通儒者是也。三代之下，通儒常少而腐儒常多，以紙上徒勞而胸中昧也。天佑我宋，篤生鉅公，相視以道而相得以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氏之後，經晦而復明，學絕而復續。先察院尤其傑然者，是故當時一言之出，人爭播傳，

一事之施，人爭紀錄。抵今炳炳如日星之麗天，草木之華地，愈久而愈光明，又得閣下克世其學故耳。恭惟閣下高明博洽，惇大粹全，過庭受教，親得其妙，而持之以簡古，將之以謹靜。天下之士翕然引重，以爲先察院之道不墜矣。今閣下以斯道立朝，受明天子之知，入都省寺，出領外臺，風采聲華，馳達萬里，而先察院之英風不亡矣，豈不偉歟！伏念某一介小生，自結髮讀書，竊不喜泥陳言於紙上，唯知以心明經。故每見古人有得於胸中者，莫不歸心焉。迺者誦先察院之遺編，遐想其人，恨不生同其時。豈期效官下吏，遭遇閣下，持節於此，星輅所屆，士爭先睹。某既幸班上道周，一望履舄之塵，冲然體貌，溫然詞氣，先察院之典刑，已瞭然心目間。雖未獲經座側，而其所得已不貲矣。重念某甌石無儲，慈親垂白，孤寒乏蚍蜉之援，擁腫類樗櫟之材，獨知心以明經。幸在節下，儻蒙察其如是，收置陶冶，使通儒之門，有如某輩，異時羽翼閣下之道，豈若籍湜之未保其弗畔耶？伏惟幸赦其愚而許之。《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二。

再答商解元請解孟子書

某伏辱再書，曲示渠渠之意，詞彩燦爛，若明霞之映日，感服殆不勝言。抑其間有宜辨者，故不敢嘿嘿。夫足下所欲知孟子者，將使爲之訓詁，以訓釋其文義耶？抑欲知道之淵源耶？若止求訓釋，則自趙岐而下，歷世不乏，僕亦何所容喙？若求知道，則道不可以言傳，而可以意得。昔者聖人言滿

天下，無口過，以其隨叩即答，無意訓釋其文義，而道之精微出於文義之表者，或未聞也。且以孔孟談經言之。孔子於《碩人》之詩，則稱繪事後素；孟子於《小弁》之詩，則叙親親之怨。未嘗專於訓釋，而語與意會，自然高妙。使漢儒談經如許，則古人可以端拜而議，後世不鄙漢儒之爲漢儒矣。今僕試因足下之教，操觚擿紙，每事書數十語於其下，亦固不難。直恐後世有愛僕之書者，必曰孟氏之意止是爾。夫聖人之意未易窮盡，隨其所得之淺深，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初無一定之論。而使後世或妄測之，以爲不能過是，則盲天下之目，聾天下之耳者，由僕也，敢不謹哉！齊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宜乎趨捨之不侔；至論聖人之意，則齊公有媿於輪扁者，所主異也。足下儻務明聖人之意，而不區區於文義之間，七篇當無餘蘊。不然，則是雷霆震地而不聞，日月中天而不見。雖有充棟汗牛之訓釋，恐亦無補於道也。適方還自村落，偶睹所惠，信筆爲復，不成文理，足下亮之可也。

《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二。

蚤作帖

浩再拜上覆。辱教，伏審蚤作，尊候萬福。示諭若詢之，在渠想無不可者。萬一求之不得，無如之何，不可不問也。是亦一機會，幸裁之。紙札不精，望恕之。浩再拜上覆周丈秘省賢友座前。《寶

霜天帖

浩伏以霜天勁凜，恭惟觀使大觀文丞相珍館靖夷，神明扶祐，鈞候動止萬福。浩衰老請挂冠，已荷聖恩垂允。而叨冒過分，實不遑寧。自非疇昔吹獎有素，何以得之？感佩殆不容言。末由面謝，臨風惘然。尚幾惠時，倍萬保厚，以遲再入之寵。不任懇懇之劇。右謹具呈。《三希堂法帖》第一七冊。

全宋文卷四四一四

史 浩 一八

送孫季和赴遂安序

子游爲武城，夫子聞其絃歌，嘗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以所得於夫子者對，夫子不能奪。蓋有民人社稷，大而天下，小而一邑，皆當以道化也。今季和去爲遂安，其以道化乎？其從事於簿書期會，汲汲征利，以趨目前之急，如俗吏之所爲乎？吾知季和有志於道也。夫道化，豈終不享其利乎？儻百里之內，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利斯在焉。第當優柔涵養，以須其成爾。季和蘊蓄操履，著聞於時，巖廊有聖天子，當路皆良有司，不患名之不顯，仕之不達。當以道化爲先，則後世卓、魯不得窺其涯矣。將行，序以送之。紹熙辛亥中春朔吉，鄮峰真隱史某序。《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二。

送壽居仁序

君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性之情也。佛之教乃欲去君臣，離父子，是忘情也。夫情豈能忘哉？忘情是土木偶人爾。彼其投身救虎，割肉餌鷹，哀物之饑，豈忘情乎？付囑此道於後，末世憫物之迷，豈忘情乎？是故學佛之至者，忘情之中有真情存焉。今世之學佛者，負重名，住大剎，以利物爲心，有纖芥不悅於中，則打包陞座，拂袖便行。去則窮日之力，愬然有遑恤我後之意，人以爲達，真情安在哉？此山壽師來住寶奎，未幾，倦游欲去，乃力舉所知以爲代，又爲之經理其未備，使繼之者安居，然後逡巡而退。真情發露，和氣藹然，是於忘情之中有真情，真情之中又無我也，其學佛之至者歟！其行也，序以送之。紹熙辛亥二月丙申，鄮峰真隱史某序。《鄮峰真隱漫錄》

卷三二

跋御筆賜母咸安太夫人酒果

臣某隆興改元，備位參知政事。臣母咸安郡太夫人洪氏年且八十，就養執政府。皇帝陛下聖性純孝，知臣粗謹事親，臣母生朝，歲歲賚以金器繒綵薰茗之屬，以爲常。每進對必蒙勞問，甚寵。乃因

元日，詔錫上尊珍果，俾爲私庭之壽。既而臣除右僕射，正謝之日，再降御札以賜臣母，母子相顧感泣下拜。距今二十有三年，臣不忠不孝，老病且死，終無秋毫上酬主恩，下爲親顯。惟是伏念陛下所以寵光私門，蓋將勸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臣既已弗稱，若又使聖君錫類之意不克布宣，臣罪滋大。是敢摹刻堅珉，與天下臣子共之。倘繼此竭忠効節、立身揚名之士爲時而出，則臣區區之願塞矣。淳熙十二年正月望日，具位臣史某恭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御筆獎諭詔

皇帝陛下踐阼之初，勵精圖治，思與天下更始。驟擢臣自庶官，再閱月而爲執政，恃臣爲腹心，倚臣爲股肱。手詔寵頒，期望過甚。臣朝夕思念，惟懼無以稱塞。凡陛下內而孝兩宮，友恩平，臣不敢不贊美；外而修百度，恤民隱，臣不敢不將順。獨於用兵，不敢輕議。督府謀山東，臣則曰：「昔勾踐報吳，二十餘年乃克遂志。若取山東，雖至青、鄆，敵巢未必可窺。倘兩淮無備，一郡失守，則二浙騷然，不可不慮。今姑可練士卒，積資糧，以固吾圉，不宜彰虛聲以致敵。俟養威蓄力，十年之後，可議恢復矣。」西師守德順，臣則曰：「昔諸葛亮常攻今鳳翔之地，以進則得長安，而天下可圖也。姜維代之，乃西取隴右，每取一郡，則分兵以守。關隘無備，鄧艾得以亡蜀。若取德順，雖至熙、原，敵境固無甚損。倘分兵以守，一有窺測，則西蜀騷然，不可不慮。今姑可選將帥、備器械，

以觀其釁，不宜疲人費財以餌敵。十年之後，東南兵舉，可謂犄角矣。」方陛下一新庶政，咸思奮起以赴功名之會，故不喜此迂緩之謀，反以此訾臣，不知臣實不忍欺陛下也。蓋臣受委任異於稠人，其敢崇虛名、抗高論，以爲己謀哉？至於納降臣亦弗敢，當邊郵擾蕩之后，創痍未泯，調度益繁，誠不欲以有限之租斂，飽無用之流亡。謂宜休養民力，俟家給人足，乃可爲之。既而臣以建議不同丐歸之後，用兵則卒無成效，使士馬器械遺亡殆盡；納降則終不得用，徒困於廩給，財計未充。幸賴陛下仁慈恭儉，勤勤積累，然而恢復之舉，未能仰稱聖意。蓋以臣望輕德淺，不足以服衆心，材拙謀疏，不足以回衆論，十年之約，遂成空談，臣罪萬死。故因敬刻詔旨，并狀臣罪，亦以明前日群臣失謀之誤，非陛下之素志也。淳熙十一年歲在甲辰九月丙戌朔，具位臣史某拜手稽首恭書。《鄭峰真隱漫錄》

卷三六。

跋御書聖主得賢臣頌

紹興庚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不以臣不肖，擢爲司封員外郎，今上皇帝潛府直講。臣恭睹聖質元良，尊嚴簡默。講學之隙，無他嗜好，惟翰墨自娛，取前言往訓，有裨於治道者，親灑宸毫，連編插架，無有厭斁。一日出漢臣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獨以畀臣，且曰：「聖主在上，求賢才如弗及，故有是贈。」臣再拜受而藏之。歲在壬午，陛下龍飛大寶，臣待罪右輔，竊思所賜軸末實有

御名，而一介微臣，蒙以字呼，堂陛之分未肅，非所以風示天下，請歸之御府，聖恩未許。乃乾道壬辰，臣承乏假守七閩，且奏事闕下。洎一再對，從容宴侍，躬進此書。越明年九月，上遣使即臣治所賜御書二軸，其一則再書褒所作頌也。臣瞻企九重，蹈舞下拜，炷香伏讀，天日開明，雲煙飛動，震耀心目。臣謹拜手稽首言曰：惟聖與賢，天地遼絕。自昔帝王欲立非常之功者，雖其智勇不世出，亦必求賢以自輔。其未得之，如飢渴之於飲食，既得之，則精神聚會，歡然交欣，禁止令行，治功日起。巨魚縱壑，鴻毛遇風，誠非過諭。然則君臣相須，理固然也。仰惟陛下洞明此理，雖聖神文武出於天縱，猶且當饋遐想，慨然有感於斯文。顧臣何人，兩拜茲寵，內揆無庸，莫知稱塞，栗栗震懼，無地自容。方今忠良俊乂布滿朝列，惟陛下委任而責成之，則中興盛烈，日月可覲。臣雖老矣，尚庶幾見之。謹奉宸藻，鋟諸樂石，以傳無窮。俾萬邦黎獻，咸知聖天子樂於賢臣之心云。淳熙甲午七月望日，具位臣史某恭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御製曲宴澄碧殿詩

皇帝陛下踐位之十六載，臣蒙恩再侍經幄，賜召見，眷禮益隆。乃九月丙辰，錫宴澄碧殿。酒半，陛下舉玉趾，臨澄碧，臣獲從遊。山光水聲，互相發越，恍然如在蓬萊方丈間。從容談道，賜盃無算。抵暮，詔宿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欽承睿命，斐然成詩，叙所以感遇

之意以進。陛下繼錫宸章，俯同其韻。日星昭回，下賁蕪類，華袞之寵，奚啻一言，皆非臣不肖所宜蒙也。臣下拜跪誦，仰見聖學高明，文章煥發，旋轉乾坤，工極造化，一篇之中，屢致志焉。曰「治道貴清淨，聖言有深旨」，又曰「躋民期仁壽，詎肯中道止」，此則有志於自治也。曰「東都會諸侯，宣王昔於是」，又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所」，此則有志於服遠也。夫內而自治，外而服遠，二者不本之從諫，未有能致之者。曰「虚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又曰「期爾罄嘉謀，使我勲業起」，大哉言乎！臣於此乃知陛下深得致斯二者之本也。昔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聽之，遂能克鬼方，隆商祚。是知自古聖君立志有爲，亦未嘗不以從諫爲先務。今陛下既已明示厥旨，豈惟臣愚願殫一得，仰報毫分；抑中外濟濟之士，或謀獻之已告，或策畫之欲成，莫不益思展盡，以輔成聖志。則陛下是詩之作，其功用不既大矣乎！中興跬可俟也。直筆以記，臣雖衰老，尚幸見之。謹奉聖旨，勒之樂石，垂訓萬代。又刻臣鄙句於下方，庶昭宸章之工，侈非常之賜云。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十月丁卯朔吉，具位臣史某恭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御製長春花詩

臣恭惟皇帝陛下仁參造化，道極範圍。與物爲春之心，雖遊宴賦詠之間，曾不少置。頃者以臣乞還田里，屢詔不許，乃御製《長春花》詩，遣中人即臣賜第宣示，以見聖志。雲漢昭回，高出《風》

《雅》，固非臣所能窺測。臣下拜跪誦，惟深感激，竊不自揆，昧死賡續。方俯伏愧恐，而鴻私曲被，既不加譴，乃復用初韻以賜，姑取其無妨賢嫉能之微誠，而貸其久竊寵祿，不能少贊天地化育之大罪。臣羸老即死，何地論報，惟知虔奉宸章，勒之樂石，以傳無窮。且附臣鄙拙之辭于下方，使天下後世仰知聖主片言必錄，所以保子孫黎民於億萬年之久者，實由此心，則臣歸美之報，尚庶幾焉。淳熙十一年十月望日，具位臣史某拜手稽首謹誌。《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高宗皇帝御筆賜香茶送行

臣某伏以淳熙八年夏五月，蒙皇帝閔其衰疾，許以東歸，具奏德壽宮，乞陛辭。乃八月癸丑，恭被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陛下親詔免朝，仍賜御香龍茶以華其歸。重念臣策名委質，實在其紹興（二），偶階獎知，獲事嗣聖，遂以謏薄，待罪群臣之右。夙夜慄慄，懼干大刑。善貸曲成，以迄今日。又獲奉身以退，出處粗全。仰惟兩宮天地父母覆載顧復之恩，至深至廣如此，而一介孤臣待罪閭巷，無復可圖犬馬之報，徒能摹勒宸翰，刻之金石，以昭示天下後世。昔漢之綺、園非拔尤於高帝，唐之房、杜特見遇於太宗。以今視昔，臣竊有榮耀焉。然前無羽翼調護之功，後無輔相彌縫之益，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淳熙九年正月癸未，具位臣史某拜手稽首謹書。《鄭峰真隱漫錄》

〔二〕其：疑衍。

跋御製東歸送行詩

臣某伏以淳熙八年五月壬寅，蒙恩以臣累牘請老，進拜少師，食內祠祿，歸守先墓。又詔俟秋乃發。越八月乙巳，既有行日，蒙賜宴秘殿，宣勸鱸錫，恩意隆渥，且賜御書御製詩一首以寵其行。臣惶懼跪捧，再拜稱謝，繼以涕泣。伏念臣昔侍潛藩，遂躋近弼，迄今二十餘年。同時際會之臣淪謝略盡，臣疾憊支離，巋然獨存，獲假餘息，親見盛際。然而再當鈞軸，三備經幄，卒無秋毫補報，罪宜萬死。陛下任人圖舊，置相惟終，使保首領，以從先臣於地下，固已幸甚。又況異數明恩，蔽由聖志，奎文義畫，申賁晚途，曠數十百年，無與爲比。臣伏見在太宗皇帝、神宗皇帝時有若韓王趙普、潞公文彥博之將退也，皆嘗賜御詩，而不聞出於宸翰；在仁宗皇帝時，有若許公呂夷簡、鄧公張士遜之告老也，皆嘗賜御書，而未嘗形於聖作。豈繫具臣，績用勿昭，顧乃蒙被恩榮，超冠古昔，震悸隕越，不遑夙夜。竊不自揆，敢昧死用普、彥博、夷簡、士遜前比，摹刻琬琰，傳示無極，庶幾萬邦黎民，咸知聖主眷禮臣下如此，「惟動不應僭志」〔二〕，以訖太平嵬嵬之功，則臣尚足以贖空餐非據之罪於司敗也。臣不勝大願。淳熙九年正月癸未，具位臣史某拜手稽首謹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二〕動：原作「勤」，據《尚書·益稷》改。

跋御製入謝送行詩

臣某以淳熙癸卯冬，得請謝事，旋有旨，用故事入謝。明年春被旨趣行，以三月對，四月辭，自對至辭，恩數隆赫。臣某悉皇恐懇避，多獲聽許，於是賜御製詩一首以寵其歸。倬乎《雲漢》不足以爲光，鏘乎《咸》《韶》不足以爲美。臣百拜以謝，三沐以觀，什襲以藏，猶以爲不克稱恩遇也，躬自摹勒，刻之琬琰，且拜手稽首，對揚王休曰：前席之資，及於衰朽，陛下之好賢也，推此心，則奇材碩德將接迹於朝路矣。忠儻之求，迨於閒退，陛下之納諫也，廣此志，則嘉言明謨將日沃於宸聰矣。願陛下無忘所以假寵老臣者，以均被多士，而致太平，臣雖待盡畎畝，以是爲報，其尚庶幾乎！淳熙十一年十月日，具位臣史某拜手稽首謹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御書明良慶會之閣

臣伏自皇帝陛下毓德潛藩，以經入侍，遭際興運，代匱近司，二十年間，致位公保，所賜手詔聖製，充溢私篋。年運而往，侵尋遲暮，一旦先狗馬填溝壑，銜恩弗報，齎恨及泉，遂以祿賜所積，建

閣於私第之東北阡，用謹宸奎之藏。不先以聞，罪當萬死。不謂乃蒙聖恩賜臣御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大字，及申命中使，馳賜上方所製扁榜，所以假寵臣者至深至厚。臣竊惟恩畀閣名，雖存故事，然隆興以來輔相被賜則自臣始。鏤金塗碧，嵬嵬煌煌，炳煥九霄，震曜萬宇，與滎河溫洛之秘異世同符。衰瘁老臣，死且不朽。謹摹勒琬琰，仍以墨本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付史官，傳信後世，臣不勝大願。淳熙十二年正月望日，具位臣史某拜手稽首謹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御草書舊學二字

淳熙戊戌四月朔吉，臣待罪右丞相，上遣使至都堂傳宣，賜臣御書「舊學」二字。臣下拜跪受，同列敬瞻羨嘆，咸謂臣曰：「自古依光日月，際會風雲，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請鑱諸堅珉，永爲都堂榮觀。」臣曰：「不可。昔商高宗嘗學於甘盤。甘盤，得道之士也，授受之際，必有一言深相感發，故雖久而念之不忘。舊學之名，甘盤受之則無愧。如臣愚陋，曩玷執經之列，曾無絲髮上裨光明，何可輒當此名？矧敢揭諸政事之堂乎？第當什襲謹藏，爲家至寶。暨告歸田里，私竊自念，雖臣孱瑣，不足以仰承大賜，然使聖主所以寵嘉愚臣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臣之罪大矣。於是命工刻之，以爲子孫不朽之傳。若夫草聖之精，體備八法，羣目聳觀，龍蛇蜿蜒，雲煙飛動，則竭臣骭骹之文，不能形容萬分之一，姑叙拜賜之歲月云。歲在辛丑十月望日，具官臣史某拜手稽首恭書。《鄭峰真隱漫錄》卷

三六

跋御真書舊學二字

淳熙戊申夏六月辛卯，皇帝遣使再賜臣以「舊學」二字，仍宣諭曰：「曩所賜字，筆畫微草，今易以楷。」奎壁之光，薦燭蓬華，縉紳聳瞻，歎未曾有。臣下拜登受，仰戴隆恩，未知報所。臣竊念自思歲在戊申，再塵右輔，嘗蒙此賜，迨今十稔，復拜珍貺，從天而降，罔測厥繇。仰惟陛下孝德純篤，冠冕百王。不取漢景從父之令，躬執通喪；覬收商宗夢弼之祥，共凝至治。念昔商宗之恭默，蓋思甘盤所傳之道，天監精誠，賚以傳說，故方宅憂，軫記微臣，有及於此。臣夙以淺陋獲事初潛，執經佔俾，譬之燭火螢光，不足上裨日月之華耀，安敢仰當甘盤舊學之名？臣知陛下市腐骨，將以致絕足也。然臣今日觀股肱大臣，朝夕納誨，百僚庶尹，俊乂如林，則光輔中興，伐鬼方，朝諸侯，以成嘉靖之功，如運之掌，固不俟形諸夢寐，訪諸巖野。而聖心猶惓惓若此，豈非德日又新，尚賢不已，以至於斯乎？在《易·大有》上九之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謂：「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以獲茲利也。」臣謹奉宸章，勒之樂石，昭示億世，使咸知聖主享天之祐於萬斯年，實又以尚賢之效，此臣區區歸美之志也。具官臣史某拜手稽首恭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徐明叔爲張達權篆正心誠意樂天知命八字

右八字，刑部徐公爲錢塘張君達權作。初刑部游鄞，達權乃求榜其池臺館宇，而以是請。士之爲致知格物，無方無體之學者，往往聞而喜之。今又取石他山，深刻以傳遠，後之覽者，能推原本旨，確有所得，俾不爲屋壁長物，乃其志也。《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趙宗正詩

曩讀公詩，歎其雄深幽遠，有魏晉間一種風味，殆非後世詩流。晚從公之孫樂善遊，出公所爲行狀，自言嗜詩，齊宋而下弗好，於是益知前者非過論也。紹興庚午臘月，四明史某書於真隱齋。《鄮

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趙恭夫所藏焦公路帖

頃聞焦公路先生，山東一布衣，聲稱滿朝。丞相趙公元鎮欲薦不可，尊禮之甚隆，心深慕焉。洎

公路寓四明大涵山之麓，人頗籍籍，道公路家居修容，妻子不見少懈；出與物接，規矩古禮，往往見笑於世俗夷俚倨肆者，不變也。於是始得一見，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則心已服。及聆其言，接其意，乃有大過人者。信乎，名下無虛士也。今公路雖往，一時從學尚遵禮法，如公路無恙時。去而仕官，反鄉曲，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焦公弟子。玉牒恭夫尤其上列，出此帖以求跋，三復斯文，如見公路。紹興辛巳元夕後二日，四明史某跋。《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李季可百說

季可《百說》，如蜂房醞蜜，中邊皆甜，食者能知其采擷衆芳，飄泊乎風煙雨露之變，得之勤而成之不易，庶乎旨其餘味。季可洛人，居錢塘，城中一室，空空無有，惟作書史活計，即之似無意於世者。至語用兵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乃知季可不爲無用之學。使得行其學，《百說》殆其善者機也。紹興辛巳六月吉日，四明史某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胡元高之父譔宣聖編年

余頃得此書於大學，不知誰所爲，嘗跋其後曰：釋家者流能以佛之終始作爲《成道記》，吾中國

聖人堂堂言行著在六籍，百家學者不能萃爲一書，以貽後世，視之寧無愧！今此書殆是補亡，深合鄙志，爲之擊節。雖然，聖人之道，施諸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涵浸斯民，歷千萬世，民之飲食起居無日不與聖人接，尚何待窺陳迹於方冊間耶？余於此取其顛末貫穿，該括無遺，其愛慕聖人，與子貢築室獨居之心無以異也。乾道癸巳，余爲福州，京西漕使胡君仰遣价求跋於某，始知此書乃其先君子作，於是敬述前語以遺之。秋七月望日，鄭峰真隱史某跋。《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淮寧趙史君檄張邦昌書稿

靖康之難，公以宗英之傑，貽尺紙，引大義，使僭僞縮手，逡巡退聽，神器有歸，卒成恢復。算計見效，不在平、勃、李、郭下，其與朱虛侯蓋異日同道也。劉歆輩而在，或見此書，必當羞死。淳熙辛丑閏月吉日，四明史某敬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趙伯山從駕詩

承平時乘輿享原廟，必因宮觀，謂之帶過。靖康初政，軍旅事叢，罷之。此詩蓋作於宣和間，故

都全盛氣象，與夫一時風流人物之勝，猶可想也。淳熙辛丑中元，真隱居士史某跋。《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米元章帖

元章字畫見之刻石，猶欲飛動，恨生晚，不及觀其落筆縱橫於淮山樓上也。淳熙八年秋七月望日，真隱居士史某跋。《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陳忠肅公謝表稿

紹聖、元符間，京、卞方用事，卞嘗取其外舅荆國王公《日錄》潤色，以傳會國是。其中多詆誣神祖，識者憤之，而不敢言。忠肅陳公懼後世信然，乃奮不顧，爲書數萬言，力闢其非是，名《尊堯集》。雖流離竄逐，不利其身，而抵排攘斥，不絕諸口，卒使羣陰解散，神祖之功德巍巍，昭若日月。其視孟氏辨楊墨，韓氏黜佛老，殆無以異。某生恨晚，不及識公。然逮事先祖太師，備聞公之貶四明也，嘗與游從。幽居南藍，裘葛不足蔽體，簞瓢不能繼日，人不堪其憂，而公溫然盛德之容，了無愠色，笑談舒愉，若被文繡而飽膏粱者。暨并謫台城，欣然就道，臨岐摻袂，猶以京、卞爲憂。非其所

存介然不渝，安能甘此！此正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蔣君如晦，四明佳士，自其先世與公有舊，得公手染謝表藏之，筆畫遒勁，言辭懇惻。某再拜以視，如覲公面，喜幸之餘，輒附名卷末。淳熙甲辰初伏，具位臣史某敬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張功夫詩

「綸言褒予正遭逢，底事思歸作蠹蟲？未信夏畦三日雨，能勝秋浦一絲風。英英尊府分符譽，燁燁先曾衛社功。寄語夫君當勉勵，不耕何以望時豐？」淳熙丁未開鑪日，予過竹院，曇師方摘紙爲和章，以勉臨安通守張君功夫。予亦戲筆擬作，示曇發一笑，擲去。後數日，鄉友張呂道貽書，寄以功夫詩，求予跋。予方病未能也，乃索前稿附之卷尾。真隱居士跋。《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閒樂先生論金陵日曆書

尊君，人臣之忠；責善，友朋之義。閒樂先生此書，可謂兩盡。淳熙戊辰上巳，先生孫昌年爲明之錄參，不鄙，獲垂示。再拜一觀，悚然敬慕。其在於昔，夷惠清和，百世聞風，尚皆興起，矧親目忠義之言耶？《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楊廷秀秘監張魏公配享議

予觀此書，敷叙條暢，有作者關鍵。世方寶其文章，予獨取其節概。古人於知己，漆身吞炭。後世往往不然，縱未彎弓下石，其不面譽背毀者幾希。此孟子語智之於賢者，必歸之命也。忠獻張公亡久矣，今日忽有一國士報者，可謂鳳鳴朝陽。夫張之知楊，不過吹噓獎進，猶報之如許，使國家而用斯人，肯負吾君乎？此予所以重其節概也。予平生受無垢先生張公之知，至今寢飯不忘，然猶未知報所。因有感於斯文，故書。《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修法師釋氏通紀

浮屠德修少從仙林洪濟聽慈恩法，已而更衣學禪。辨道之餘，能以筆墨誌其祖之始卒，與夫先世傳授，後業紹承，編年類事。凡華言梵語書籍所載，碑刻所存，無不蒐獵，十年成書，目曰《釋氏通紀》，求跋於予。予問曰：「無褒貶否？」對曰：「無之。」予嘉其不敢佔越，擅史氏褒貶，故爲之過目焉。夫修，佛之徒也，能集其祖之緒，期不墜將來，由周迄今，幾世幾年，使觀者如指諸掌，其用心亦勤矣。吾儒學聖人道，貫穿古今，固不乏人。其間綴緝章句，第取青紫，問先聖之始卒，後學之

傳紹，往往有不知者，得無愧於斯乎？予非譽修，蓋欲勉吾徒之弗逮者。淳熙己酉重陽日，真隱居士史某書。《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跋易道士贈育王光老頌

遠陸相遇，目擊道存。茲雖善頌，須是饒舌。然不如是，又何以發淵明一笑耶？淳熙己酉下元日，鄮峰真隱因過寶奎偶見，戲書其後。《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

會稽先賢傳贊序

會稽，共建國也。自山陰南走剡，東走上虞，餘姚之間，江山皆奇麗清遠，烟雲濃淡，樓觀出沒，有詩人畫工所不能模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行之士，多萃于是。而方外瞿仙，絕俗遺世者，往往出焉。予蒙恩來守是邦，得勝地湖中，用道家法築宮以祈雨。宮成，因即其兩廡，左祠高士，右奉列仙。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故事。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高，不得名高士，何也？於乎，予于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附時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夫二公之賢，吾輩所當敬仰，然使子皮居

嚴子陵之上，季真置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尤可貴也。乾道己丑上巳，句章史浩序。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二〇。

幸秘書省賜詩跋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彫琢夸詡，浮靡虛僞之習，是抑是黜；囿遊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乃睠三館，實儲藏典訓，長育英俊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紀，思欲式刑丕彝，增光聖緒。粵九月壬申幸秘書省，修太平興國故事，宴右文殿。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光耀，參賁圖書，鴻大闕深，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拔，敷繹宸翰。在昔聖人以開物之志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爲能則象成憲，立一王法，而斯世之張弛，士氣之信屈，觀國者必占焉。雖堯、舜、禹、湯、文、武之隆，揆厥本原，稽古右文，禮賢下士，蓋同一軌轍。淵然大訓，播于詠歌，固非墨客槧人所得私以爲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下方，以風示宇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咸淳臨安志》卷

題南湖集十二卷後

桂隱林泉在錢塘爲最勝，張子卜築池臺館宇、門墻道路，凡經行宴息處，悉命以佳名，而各有詩。予固未嘗歷其地，乃因鄰友張以道東歸，惠然寄示。總八十餘絕，讀之灑然，而與其人岸觀散衽，徜徉於烟蘿香靄間，可勝欣快！因爲一絕題其後：桂隱神仙宅，平生足未登。新詩中有畫，一一見觚楞。淳熙己酉中秋，鄮峰真隱史浩書。《南湖集》卷一〇。

保恩院再刊敕文院記跋

四明法智尊者與天竺慈雲法師二子，青藍冰水，能廣其師之道，大興天台一宗，直與智者並駕爭馳。一時名士如楊文公、王冀公、曾魯公相爲師友，可謂盛矣。惟法智主明之保恩院，其後錫名爲延慶，乃請於朝，永爲天台教肆。所被勅文與《保恩院記》，舊有石刻，昨更兵火，掃地不存。今住持覺雲連公道行高卓，希蹤往軌，力訪遺本，得之，俾學徒戒夫再刊諸石。工訖，來丐數語，取信後世。余嘉其能不沒前人之蹟也，乃遂其請。紹興丙子二月初吉，真隱居士史浩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卷六

題靈芝照律師碑陰

儒以儒縛，律以律縛，學者之大病。唯師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具足無玷，而每蟬蛻於定慧之表。毗尼藏中真法主子，故能奮數百歲後，直與南山比肩，功實倍之。嚮使師身不披緇，必爲儒宗，特立超詣，惜哉！師沒後二十六年，遺馨不泯，朝廷錫號大智律師，塔曰戒光。以賜謚之寵不及載劉公之文，因書于後。《人天寶鑑》，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一冊。

全宋文卷四四一五

史 浩 一九

進呈故事

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薄海內，南踰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臣聞帝王之興，所遭之時異宜，所立之治異體，要皆胸中自有先定之規模。是故下之所言，上之所納，千變萬化，終莫能易其所守，以規模先定也。二帝三王不異此道，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所謂道，何道也？仁義而已矣。後世功利之說勝，而仁義之治息，非仁義不足用也，不能以仁義存心，而功利之說得以撼之也。夫存心以仁義，治雖未成，一念潛萌，冲和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爲帝王之隆平。存心以功利，事雖未濟，一念潛萌，怨讟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爲戰國之權謀。務先仁義，功利隨之，雍容垂裕，其福無窮；務先功利，權謀隨

之，激攘爭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君之所以存心者可不審哉！此有貴於規模之先定也。唐太宗聽魏徵仁義之言，如石投水，無不契合，行之果見其效。說者謂徵詞旨剴切，有以動帝心，殊不知太宗胸中有先定之規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倫何爲者哉？力以功利求勝仁義，人主胸中無定論者固易欺也。太宗可欺乎？臣願陛下以仁義爲規模，先定於胸中，凡施爲注措，一以仁義爲本。本立則末自隨，若舍本而從事於末則殆矣。傳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夫以仁義爲本，治定功成，若此之易，尚奚以權謀爲哉？太宗之治可謂得其要矣。

唐文宗朝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推排，文宗患之，每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

臣嘗謂堯舜當朝，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未嘗聞有朋黨之說也。朋黨之說，其起於後世乎！夫人材之衆不能無賢不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臭之同，有不期合而合者。而謂之朋黨，則《乾》之飛龍在天，大人不可以有造；《泰》之拔茅連茹，君子不得而在內可也。文宗不思化此朋黨而欲破之，宜乎其固結而不可解也。夫破者必誅鋤根柢，然後能絕至于化，則賢者用使，不肖者退聽，不知其爲誰之黨。圓融和會，消患於冥冥，此人主御臣下之要道也。且以文宗之世，德裕、宗閔各爲一黨。說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邪反覆，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獨立不倚？吾能於兩黨之中，擇賢者用之，則休戚不同，進退

以道，自然破散不相爲謀，又焉有朋黨之迹哉？然則化之破之，其效不同。如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爲憂，則唐室之不復振宜矣。蓋君子小人固各有類，然不可名其爲黨。名其爲黨，則君子憚於投合，小人憚於朋比。雖出一時之標榜，不知其能貽萬世之禍也。後之著論若歐陽修、司馬光等，皆以爲君子不能無黨。夫既已名君子之類爲黨矣，小人安得不結爲死黨，求以勝君子乎？黨既分矣，於是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陰陽消長，否泰乘除，二者若循環，理勢之必然，其不可破必矣。唯不名其爲黨，則泯然無迹，第見賢者用而不肖者斥耳。本朝呂夷簡、范仲淹蓋嘗有黨矣，呂黨用則范黨不用，范黨用則呂黨不用。雖其後二臣交權解難，然朋黨之論終不能平。至韓琦爲相，乃兩用之，其黨遂消。夫以一韓琦尚然化其黨與，使國家蒙萬世之福，況以人主爲之乎？以是益知文宗徒興嗟惋之詞，不得化之道也。

唐明皇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帝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臣聞古之帝王出而應世，必以輔弼之臣爲腹心者，舜之禹、皋陶，湯、武之伊、周，漢高帝之蕭、曹，孝宣之丙、魏，光武之寇、鄧，唐太宗之房、杜是也。蓋人君挈大器而欲置之治安之地，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必寄之腹心之臣，而自提其綱。譬夫富商之運貨，必使之負者負之而趨，維持保護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苟欲身自負之，行於夷途則可矣，險阻崎嶇，前有蹶跌，後有

遺忘，力或怠焉，左顧右盼，恐無肯任是責者。何者？素無委任之意，其可以一旦責成乎哉？明皇之用姚崇，知此道也。是故委任之意專，而崇乃得盡其腹心，進賢退不肖，了無疑忌之嫌，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人主當總攬權綱，豈應以權付宰相？對曰：若舜、湯、武、高帝、孝宣、光武、太宗，豈不知治而必以權付諸子者？知宰相之權重，則朝廷之勢尊。朝廷之勢尊，則人主在上，赫赫明明，天下莫不知敬也。然則以權付宰相而總攬其綱，亦人主自尊之道也。明皇曰：「大事吾當與決」，豈非自提其綱乎？至用郎吏，則曰「崇顧不能重煩我耶」，豈非以權付之乎？總攬之道，明皇得之，宜乎巍巍堂堂，處三宗之一也。

〔別擬〕臣聞荀況有言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夫要者，人主執其綱，而百官有司各盡其職，所以百事詳也。若人主好詳，則百官有司不任其責，而人主日不暇給矣。是以《書》稱「元首叢脞」，必繼之以「股肱惰，萬事隳」，不謂之荒而何？譬之富商寶貨山積，欲轉而之他，必使有力者負之。所謂富商者，當徒手在旁，維持覆護，雖負者數百，保其無遺忘矣。若欲身自負之，方且自顧之不暇，焉能使數百人各盡其力哉？何者？不素委之，臨時難以責其効力也。明皇知此道者，故曰「大事吾與決」，豈非能執其綱乎？至用郎吏，必責之姚崇，況其小者乎？斷無好詳之弊矣。開元之治，百度具舉，井井不紊，豈非好要之效歟？太宗嘗謂房玄齡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多閱於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且玄齡，輔人主者耳，太宗猶不欲以細務縈之，則太宗所以自處者爲如

何哉？好要之道，太宗得之，此貞觀之治所以巍巍堂堂，與三代同風也。太宗而下，惟明皇知此，其治之美，幾於貞觀，豈無所自而然哉？

漢揚雄《法言》曰：「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臣嘗謂《大學》之道，明於帝王之世，不明於漢唐之世。明於帝王之世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其不明於漢唐之世者，軻之死不得其傳。夫《大學》之道何道也？正心誠意而已矣。蓋自正心誠意而學焉，推而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謂之傳，而不謂之學，蓋其心心相授，出乎自然。高宗恭默得於甘盤，天命傳說發明其說，高宗獨能領解，於是學之一字始大彰明。周公、孔、孟乃專以是爲設教之門，故揚雄有見於此而宣言之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於乎！使周公、孔子、孟軻之教得行於中國，後世聖明之王不恥於學者，傳說倡之於前，揚雄衍之於後，其有助於吾道不爲小矣。其開導於後世，可謂切矣。後世猶有自用之君，矜其智力而不肯學，自聖之君，癩其鄙陋而不能學。夫惟自用則惡忠言，自聖則忌勝己，其奔走先後皆讒諂面諛之人爾，此帝王、周、孔、孟軻之道所以不明於漢唐之世也。其治豈無間有可喜，要不純於正心誠意之學也。

故韓愈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亦可悲矣。恭惟太祖皇帝得天下如堯、舜，平禍亂如湯、武，文化如文王、周公、孔、孟，是以聖聖相傳，心心相授，皆出此道。故能挈唐淺陋之習，置之帝王、周公、孔、孟，《大學》之道也。嗚呼盛矣！太上皇帝得道在躬，於干戈搶攘中，崇儒右文，統《大學》，振乾綱於弛紐，回既倒之狂瀾，始克以此道傳之聖子。陛下以天縱多能之聖，緝熙光明之學，承太上口授心傳之妙，無一念不出於正心誠意。是故以之事天則三光全、寒暑平，以之事地則草木茂、五穀熟，以之事祖廟則神靈懽喜，以之事兩宮則慈孝昭明，以之柔遠方則向風慕義，以之感人心則天下和平。此正心誠意之明效大驗也。臣愚猶覲陛下研磨此學，不倦以終之，使其道高出堯舜之上，以符孔子之所望。夫學而至於堯舜，至矣盡矣，而孔子語博施濟衆之事，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誠懼後世聖人學至堯舜而止也，於是而進焉，《大學》之道也。《大學》曰：「德日新，日日新。」新新不窮，陛下之道將高出堯舜之上矣，亦臣區區之願也。《鄮峰真隱漫錄》卷一一。

孟子雜說

同道

聖人之道，體常盡變，故「禹稷顏回，易地皆然」，其道同也。孟子言此，深闢乎楊墨，亦務聖人者也。然所以卒至於無父無君，以其執一不能變也。一者何也？兩端之謂也。楊子執其一端曰，吾守聖人之義；墨氏執其一端曰，吾守聖人之仁。概之聖人，迹相似矣。彼獨居陋巷，有似乎不肯拔一毫；三過門而不入，有似乎摩頂放踵。然而禹、稷、顏子於道固能變，楊墨執一固不能變，孟子所以深闢之也。《鄮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可欲

世之可欲者皆善，不可欲者皆不善，自然之理也。今夫盜賊是甘心於爲不善者也，是已陷溺其良心而不可救也。然而有人焉，指之曰盜賊，則必怫然而怒，目之以仁義，則必翻然而喜，是其可欲之心本在也。人能充本在之心，反身而誠，則知其不自我鑠，而信其有諸己矣。擴而充之，何所不至！

《鄮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荀子雜說

性 惡

荀卿性惡之論，謂「不待習而能者性也，待習而後能者偽也」，故以桀紂爲是而堯舜爲非。夫性者，善惡俱泯之謂也。以桀紂爲性，是猶指田之禾黍待殖而生，稂莠不待殖而生，遂以田爲專毓稂莠，過矣。胡不自二者未生時觀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納交要譽之心，怵惕惻隱油然而生，一念之善，夫豈待習而能乎？雖然，人雖本善，若謂善即是性，則是指禾黍以爲田，其失與卿等也。

《鄭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文中子雜說

存 我

人臣事君，當國爾忘家。而仲淹贊周公，乃曰「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國家所以寧社

稷，存我所以厚蒼生。嗚呼，仲淹真知周公哉！今夫人臣至於以身徇國，必其身不勝其國而至於亡也。若夫周公，知天下之道傳於我，天下之治繫於我，期有以厚蒼生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者，真萬物之根本也。聖人能存一我，則天高地厚，萬物散殊，舉由我一身，而治可不重乎？

春秋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玄經》，天下之書也。夫聖人雖約魯史而修《春秋》，其實非一國之書也，所以懼作《春秋》，豈非爲天子之事乎？百王之道，萬世之法，粹然大備。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增之則爲贅，損之則爲闕，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之門，游、夏在文學之科，而於《春秋》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彼親睹其道之大，其法之備，不敢贅一辭，以蝕聖人之經也。仲淹出數百歲後，乃以《玄經》續之，則其以《春秋》爲一國之書也宜矣。《鄭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韓子雜說

受福

韓子言儒墨同道，乃以夫子祭則受福爲類乎墨氏之明鬼。且夫子之道貫通幽明，方且與鬼神合其

吉凶，故其祭也，不徼福而福自至。使其得邦家，則當神祇祖考安樂之無他，得其道故也。而韓子乃以比墨氏之明鬼，異哉！或者謂此文非韓子作，誠有是理。蓋儒墨之判久矣，韓子既有意乎尊道，乃退佛老而進墨翟，非其類也，讀者宜精思之。《鄭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論朋黨記所得聖語

淳熙五年五月七日，宰臣史某奏：「臣去國十六年，跼伏山林，絕不與士夫往來。今蒙聖慈，俾再輔政，人材能否，不能周知，雖加訪問，未必能盡。今在堂求差遣者數百人，祇取已經堂除、無過犯或有薦舉人，先次授之。或有過犯，已復官改正及已曾經任、未曾堂除人次之。臣無阿私，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惟陛下加察。」上曰：「宰相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已名其爲黨，彼安得不結爲朋黨？朕但取賢者用，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爲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下也。」臣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爲羣邪所惑，遂致於此。陛下今日之言，豈不爲萬世社稷無窮之福邪？」十一日，臣浩等進呈七日宣諭聖語論朋黨事，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朕嘗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所在，唯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

以至禍亂，朕嘗嘆之。其患盡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哉！使胸中有詩書，有古今，則朋黨何從而起？」臣浩等同奏：「陛下言及此，萬世之幸。」臣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自無朋黨。如唐牛李之事，後之人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直諒？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聖諭深切，誠古今不易之寶訓。」臣雄奏：「陛下聖謨及此，真萬代人君之丕式。漢唐之禍，皆至亡國，使當時人君能如陛下今日灼見此理，雖至今存可也。」臣成大奏：「前代人主不惟不能去朋黨，往往偏聽生闇，反助成黨論，以階禍亡。未有如陛下學力高妙，鑑自聖心，逆折其萌，甚盛德也。漢唐史冊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入，以詔萬世。」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其原始於時君不好學。」臣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學、學於古訓之類，帝王之要道無先於此。」上曰：「善。」十八日，臣浩等進呈七月十一日聖語，上曰：「前世朋黨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黨論既成，亦墮其中，混而爲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論，卿等記錄詳矣。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不明，又偏聽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也。朕每讀前代史書，至可喜處則欣慕之至，有不忍觀者則爲之掩卷太息。」臣浩等同奏：「陛下聖學日躋，一空前古，天下萬世幸甚。」上又曰：「君子羣而不黨，和而不同。賢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羣曰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皆可指以爲朋黨邪？」臣浩奏：「堯、舜在位，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臣等不肖，方相與同心輔政，事有是非可否，往復評議，各無纖芥。」

形迹，庶幾仰稱陛下無偏無黨之治。」臣雄奏：「人主之聽倘有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陛下謂朋黨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臣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朋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此誠希世之遇。至謂黨論之起，盡由人主偏聽有以致之，則自古敗亂皆人主有以自取，未可悉歸之天。」上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福，乃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祐其衷，否則有所謂天奪其魄。天人之際，甚可畏哉！」臣淮奏：「連日獲聞史浩等修記聖語，極論近世朋黨之弊，深切閎大，當與典謨並傳。臣切自惟念，三年待罪翰苑，嘗因夜直宣召，面奉玉音，退與學士大夫傳誦，莫不願究心滌慮，以承休德。繼典貢舉，又嘗作爲問目以策進士，聞者莫不興起。」上曰：「向者與卿嘗及其略，故今樂與浩等論之。」臣淮奏：「仰惟陛下聖學高明，見微知著，故黨論自消。由今觀三年前氣象，固已不同，況屢承面命，夙夜儆敕，何患治道之不進乎？」臣成大奏：「聖學緝熙，可謂日日新，又日新矣，天下幸甚。」《鄭峰真隱漫錄》卷一〇。

從駕幸佑聖觀記所得聖語

淳熙己亥二月初吉，駕朝德壽宮回鑾，幸佑聖觀，即上儲宮也。上御講堂，乃昔講讀之所。浩從皇太子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然如新，喜而念舊。有旨召臣浩，既至，上曰：「朕去此十七年，今

得與卿等至此，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因使酌。皇太子并臣浩等固辭，乞先上萬年之觴，上飲醕，舉杯宣示，乃親酌酒，次第賜臣等。飲訖再拜謝，上曰：「元良侍側，保傅從游，朕心甚樂。」上歡甚，宣諭臣浩曰：「舊學甘盤，豈無此作？卿得見今日同享歡榮，還歡喜否？」臣浩對曰：「臣榮幸，有言莫喻。然商高宗得道於甘盤，是可謂之舊學。臣備員獲事潛藩，爲日雖久，無補聖明，豈敢當舊學之名？」上曰：「經術之明，忠規之切，卿等宣勞，朕自得之。學實基於此，固不可與俗人言也。」臣頓首謝，酒數行，上忽興曰：「同至明遠樓。」臣等從至樓下，乃昔燕射之地也。上御坐，命酒賜坐，歡飲復數行，上曰：「此地前有德壽宮，可謂福地，秦檜如何可當？」臣等曰：「興王之地，豈臣下可得而居？」上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臣某曰：「太子天姿英特，更常近儒生，輔之以學問，善無以加矣，此社稷萬世之福也。」《鄭峰真隱漫錄》卷一〇。

壽鄉記

代作

曜靈在奎，夾鍾入奏，仁風扇而花氣濃，素魄弦而瑞光滿。客有乘雲御風，神游乎八極之表，飄然而至壽鄉。壽鄉去塵世不知其幾千萬里，以樂爲境，以福爲基，以道德爲習俗。其提封之廣袤，又不知其幾萬里。企而望之，則金霄紫房玉帝之都；俯而得之，則碧濤翠釜蓬萊之館。東涉青藜之林，

則箕張翼舒，霞光萬丈，亘乎蒼龍之尾。傳說成有商之治，上而君乎此也。西歷蟠闕銀浪萬頃，極乎金樞之淵。王母感漢氏之闕也。南鄰老人之區，光芒燦燭，北接太微之庭，簪弁旁午，皆目力之所不能窮。紺綃絳綵，聳峙以爲門闕；金墉玉阜，周環以爲城郭。仙吹動而鈞天鳴，春光融而雲露暖。旌幢曼擊，環珮丁東。涉其津涯而未至其閭奧者，蓋紛紛然。皆是龐眉揚而青瞳方，素髮垂而丹臉渥，手策靈壽，足納飛鳧。相與入乎不夜之圃，登乎自得之場，挂玉戶，扣金鋪。俄然有人出而應門：蒼髯竦立，望之蔚然者，曰「吾五大夫十八公也」；曳九岐之綵綬，垂覆甲之青絲者，曰「吾清江使者蔡十朋也」；頂烟華之紫冠，被飄蕭之羽服者，曰「吾華表真人丁令威也」。三人于是止踵門之衆至，獨揖而進之。履香蹊，度春嶺，逡巡而至乎介眉之堂。上有珠閣萬仞，琪花千層，丹臺紫府，金闕玉京，長生之書森列乎左右，蓋不可得而悉數。望其中則芝華絳節，侍人如林。羽蓋之下，祥烟瑞馥，郁郁葱葱，環擁乎玉貌之座。詢之，則曰：「此壽鄉主人之居也。」客曰：「主人爲誰，可得而見否乎？」三人從容而語客曰：「子亦知夫人世有所謂冰雪道貌，錦繡文腸。笑踏月窟，取丹桂之一枝；閑步金閨，壓青錢之萬選。典誥鏘於帝耳，風標聳於道山。登秘殿，憩琳宮，優游難老，以遂其生者乎？實吾鄉之主人也。且其流慶，蓋有興禮樂於搶攘之塗，措生靈於仁壽之域。化日舒而百志寧，春臺熙而民氣樂。其陰功鉅德，上格于天，天實報之長生久視。而吾主人常步武於鳳池，以並享無窮之休。計其壽考，則沆瀣浮杯，醉千齡於旦暮；絳紗籠體，閱億載於須臾。向也及門而不入者，尚足以追蹤於老彭，筵跡於喬松，矧宅是居者，宜如何耶！」客乃竦然寤，肅然請曰：「向之所述，得非某

人乎？」大夫曰：「其幾是矣，其出游人間世三千春矣。歲寒之舊，諒不我遺，吾將率真人之羽駕，拉使者之雲輶，往而從之，以爲逍遙游，客以謂可否乎？」客曰：「夫龍門數仞，虎士羣呵。輪蹄萃而紫霧飛，簪履趨而香塵暗。不有爲贊，又何以知諸君之來乎？」三人相視而笑曰：「然哉，然哉！」於是大夫誦《清風》之謠，使者賦《巢蓮》之歌，而真人詠《芝田》之詩，使客坐聽。客得之，恍然而歸，尚能記其髣髴。翌日乃我公夢熊之辰也，因緣之爲左右獻，且以侑壽觴云。《清風》之謠曰：「清都風露非塵寰，颯然不墮青蘋間。千春邂逅儻一至，飄飄直上蓬萊山。蓬萊山，在何許？寧似吾鄉鄰帝所？主人試起爲披襟，請向空冥奏宮羽。」《巢蓮》之歌曰：「蕊沼芙蓉蒼壁柱，有葉田田翠雲縷。不須一嚼藕如船，已覺沈疴蛻輕舉。吾嘗跌宕任真游，巢居此葉千春秋。主人儻可醉霞液，好把吾廬當玉甌。」《芝田》之歌曰：「玉腴萬井真神倉，華清挽水滋滄浪。翱翔吾已謝飢渴，飲啄人知非稻粱。九莖噴彩有餘瑞，三秀臨風無奈香。主人聊與一爽口，日月緩轡如吾鄉。」《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二。

劉忠顯公祠堂記

宣和初，忠顯劉公守會稽。乃二年冬，青谿盜大起，遂陷杭、睦。明年春，衢、婺、處亦失守。於是乘銳四出，直擣會稽，蠡集螳緣，孤堞岌岌。賊怙其衆，意公必嬰城，欲以持久困之。而公迺亟

開關，麾衆出戰，賊遂大潰，死者相枕於野，自是不敢復東。時永嘉、臨海、四明以會稽爲蔽障，卒賴以全。制書策勳，自徽猷閣待制、大中大夫，拜述古殿直學士、正奉大夫。於是天下識與不識，皆期公大用。其後雖不幸不至輔相，然守封疆，死國難，忠貫白日，義感異類，哀榮之典，震耀一時。秩宗奉常考靖康死事之臣，足以追配李忠愍者，惟公一人，故謚曰忠顯。某後五十年來領郡事，實公建功立事之地，獲拜公生祠于圓通精舍。雖棟宇湫隘，混於羣衲繪像中，邦人猶能肅共奉祀，如公尚存，思慕誦說，如公始去。盛德之容，凜然如生，望之足以廉貪而起懦。嗚呼盛哉！某既徙公像于清獻趙公祠宇，又記其事于石，以示後世。惟公無恙時，有生祠二，南惟會稽，北惟真定，皆以禦寇捍難，有大功于邦也〔一〕。會稽之祠葺矣，今天子神聖英武，將北復趙魏，廓清中原，則真定之祠行亦汛掃。某雖老矣，尚庶幾見之。乾道己丑七月望日，句章史氏述〔二〕。《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二。又見《嘉泰會稽志》卷一三，《劉氏傳忠錄》卷一。

〔一〕有：原無，據《嘉泰會稽志》補。

〔二〕「乾道」以下二句原無，據右引補。

廣壽慧雲禪寺之記

紹熙元年春二月辛丑〔二〕，故循王之曾孫宣義郎、直秘閣、前通判臨安軍府事張鉉請於朝曰：「願以城東北新宅一區，效前賢捨爲佛寺，仍割田六十頃有奇贍其徒，薰修植福，以伸歸美報上之志。」上曰：「可。」賜額廣壽慧雲禪寺。張君勲門佳裔，自幼刻苦問學，年未強仕，澹然無意於榮途。閒居遠聲色，薄滋味，終日矻矻攻爲詩文，自處不異布衣臞儒，人所難能。茲又捐所重以創精藍，尤難能者。既得請，乃一意崇飾，以侈上賜。徹堂爲殿，凡佛屋之未備者，悉力經營。土木堅好，金碧煥發，隱然叢林，爲寓都壯觀，見者起敬焉。落成，以書禱予爲記。予每歎世人苟貴若富，必思廣其居，務極雄麗，以貽厥後，而夸無窮。然歷世未幾，生息繁衍，宏敞化爲湫隘。又從而分裂之，蜂房蟻垤，各開戶牖，無復前日眈眈氣象。矧或不競，求售他人，一再過而爲墟者有之。固不若釋吝驕，齊物我，推己所有，與衆共之，爲長且久也。異時寢處宴游之地，千載儼然，子孫登覽，企想風烈，必有慷慨激昂，思濟其美者。世人識慮及此，已足爲達，而張君之志，則又過之。蓋自其先王受國隆恩，河潤澤及，迄茲涵浸，一身渺然，圖報無所，故爲是舉，以紓厥忠，匪直爲其私也。若夫鐘魚震動，雲水鼎來，演上乘而祝帝齡，錫餘福以佑黎庶，茲念一興，亘千萬禩不能磨滅，如佛氏所謂願力者，張君之忠寧有既耶？予嘉其志，故爲之書。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撰。

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樓鑰書并題額。《武林金石記》卷九。又見《兩浙金石記》卷一〇。

〔一〕二月；〔二〕字原缺，據《二十史朔閏表》推補。辛丑，二月十七日也。

遊四明觀音峰潮音洞記并偈

紹興戊辰三月望，鄱陽程休甫、四明史浩由沈家門泛舟，遇風掛席，俄頃至此。翼蚤恭詣潮音洞，頂禮觀音大士。至則寂無所覩，炷香烹茶，但碗面浮花而已。歸寺食訖，與長老瀾公論文殊揀圓通童子入法界事。晡時至洞，再俯伏苔磴，凝睇嶽空，惟亂石纍纍。興盡欲返，有比丘指曰：「嚴頂有寶，可以下瞰。」攀緣而上，瞻顧之際，瑞相忽現，金色照耀，眉目瞭然。二人所見不異，惟浩更睹雙齒，潔白如玉。於是咸懷慶快，作禮而退。既而，治舟還甬東，懼此話無傳，用書於壁，庶幾來者觀此無疲厭心，不以一至不見而遂已也。迺作偈曰：

稽首寶陀山，觀音大菩薩。三十二妙應，垂福于人天。慧日廓圓明，微隱無不照。我等由宿植，于菩薩有緣。曩書一毫端，菩薩悉能鑑。今茲一何幸，聯檣來寶山。椒景得惠風，滄海如鑑淨。朝發東秦岸，須臾達蓬宮。僧飯洗鉢時，相與瞻遠嶠。石橋跨巨浪，側足毛骨寒。自念塵坌

身，得伴清淨侶，同聲諷密語，復念我師名。注目謁慈光，忽睹紫金相。崆峒石窟上，宴坐自在容。雲霧不蔽虧，跪禮得良久。偕來無老稚，咸識應現尊。讚歎且忻歡，得所未曾有。我念現前衆，中多大福人。夕親近我師，所禱如響應。爲我懺衆惡，遂不見如來。同瓣起心香，復陳一日供。倘以昔積善，獲此大吉祥。願敦未來因，永託如來記。浮生如夢幻，孰處教生戒。教戒多素羞，廣閱如來藏。分陰實可惜，棲遲必山林。料理般若船，長想菩薩岸。群生迷苦海，拯援使知津。共發向上心，世世同佛會。

《重修普陀山志》卷三。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六，《普陀洛迦新志》卷三。

全宋文卷四四一六

史 浩 二〇

李長源求墨銘

煙滅灰飛，知白守黑。旂常竹帛，得是而章。蓋其英采，亘乎百粵之南，而馳乎大漠之北。嗚呼，是爲吾友松滋侯之德。《鄭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真隱園銘

予生賦魚鳥之性，雖服先訓，出從宦游，而江湖山藪之思，未嘗間斷。故隨所寓處，號曰真隱。太上皇帝知之，賜以宸翰，百拜跪受。即有志闢芳園，揭扁榜，以對揚休命。萍梗南北，未遑也。已而際會龍飛，兩承相乏。丐閒得請，今上皇帝燕餞內殿，親灑宸章，光其歸路，賜西湖

一曲，以成其志，斥白金萬兩，以竟其役。而皇太子又大書「四明洞天」，并以珠玉妙作爲贐。於是始得累石爲山，引泉爲池，取皮、陸《四明山九詠》，髣髴其亭榭動植之形容，而園遂落成。又即園之左建大閣，以藏兩宮墨寶。琅函層出，金碧交相，翊以龍神，見者知敬。既即塵囂闐闐中，立此清淨境界，固當體聖主好生之心，守家世止殺之戒，期傳永永，無有染漚，所以嚴宸奎之奉，而實洞天之名也。或者難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未聞以止殺爲戒也。」予曰：「我欲有鐘鼓園林之樂，而使鱗介羽毛常被銆刃鼎鑊之苦，此豈仁人之用心也哉？」或又曰：「脯醢已具，無割烹以動吾不忍之心，亦何爲而不可？」予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杜漸防微，必并是絕之。采芝擷果，陳藥苗，列山蔬，顧不足侑一醉耶？」覬我後人，善保此意，守而勿失。有不然者，明神監之，俾竟其身，無有樂事。

真隱名園，地偏境勝。既曰洞天，貴在清淨。藹藹遊人，仰睇奎文。必恭敬止，實爲尊君。僊真是明，毋糴腥穢。子孫儻賢，呵禁敢廢？咨爾攢峰，列嶽之靈。守護億載，勿寒斯盟。《鄮峰真隱漫錄》

卷四〇。

退居座右二銘

尊生銘

洗眼揩牙，摩腰熨腹。常須忌口，間或濯足。載寢載興，無思無欲。百疾不生，是汝之福。

解曰：身爲親之支，知者重如寶，但使吾身安，國家斯可保。人言身本無，夢幻匪堅好。若還無此身，從何而得道？《鄮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益己銘

人生有過，苦不自知。怨汝詈汝，當省其私。言之而是，愛之重之。求全責備，是汝之師。

解曰：怒火起毫末，縱之能燎原。唯持忍一字，久久德彌尊。昧者失此理，動欲開爭門。應時不撲滅，萬古成冤魂。《鄮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不欺堂銘

曾甥種學方進而未止，榜其室曰「不欺」，足以知其中之所存。乞銘，因作數語廣其志。淳熙戊申元夕，書於四明里舍之清涼境界。

惟人有己，妙在中庸。一念不欺，表裏相應。天地奠位，日月炳明。鬼神叶吉，寒暑有經。以此許國，忠無不形；以此盡孝，親胡不寧？蔽以一言，命之曰誠。苟或背此，是爲頑冥。末如之何，終身不靈。咨爾後學，其警吾銘。《鄭峰真隱漫錄》卷四。

尊勝庵鐘銘

真隱居士作屋數十楹，在鄮城之東，乃以錢銀山樸易護聖院之荒地，將建寶閣，專一崇奉太上皇帝御書。已蒙儲皇賜名尊勝庵，親筆扁榜，光耀林泉。住持清文又能市銅於官，作鐘以警昏旦，爲之銘曰：

鳧氏製器，其名曰鐘。諧和衆樂，清廟辟雍。降及後世，徧滿梵宮。危樓百尺，萬鈞在鎔。一冶而就，厥聲孔洪。假爾衆手，破天下聾。人生冥冥，昏曉無窮。忽然震發，有耳皆聰。度垣驚遠，擊

散羣蒙。及乎無作，復歸於空。清淨之體，實與道同。盡未來際，悉悟圓通。《鄮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書地宮

天錫史氏，演慶鄞川。子孫百世，忠孝兩全。門闌烜奕，簪組蟬聯。與國同休，亘千萬年。《鄮

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養生戒

晝

人生疾痛，皆從口得。生冷果蔬，非徒無益。羹汁酒漿，助成飲癖。鹹酸醃醢，斷不可喫。蟹蛤魚蝦，何如肉食。申喉下咽，化爲痰積。戒之戒之，康寧無極。

夜

老氏有言，少思寡慾。思之爲害，心氣馳驚。氣乏形枯，神魂耗促。慾之爲害，精去不復。浸淫

不已，速其傾覆。所以古人，虚心實腹。戒之戒之，爲汝之福。《鄭峰真隱漫錄》卷四〇。

會稽先賢祠傳贊上

高尚之士

漢嚴先生

先生字子陵，諱光，一諱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而不見。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齊國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先生，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先生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先生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先生良久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先生入，論道故舊，因共偃卧，先生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年八十終於家。事載《後漢書·逸民傳》。贊曰：

采芝南山，昔在園綺。國有大疑，投袂而起。羊裘澤中，可止則止。得聖之時，遠希夫子。

漢王先生

先生字仲任，諱充，會稽上虞人也。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叔皮。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居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先生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召，病不行，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慾，頤神自守。永元中卒于家。事載《後漢書》列傳。贊曰：

方寸如何，納五車書。孰知空洞，可包太虛。我觀《論衡》，經世所須。先生之志，豈曰隱居！

漢袁先生

先生字正甫，諱忠，汝南汝陽人。與范孟博爲友，同陷黨獄。得釋後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亂，棄官客會稽上虞。常乘船戴笠蓋，詣太守王朗相見，朗僮從奢麗，鄙之，即辭疾發而退。事載《後漢書·袁邵公傳》。贊曰：

孟博傑士，千載不朽。欲知若人，請觀其友。奢麗驕矜，正直所醜。尚想先生，掩耳直走。

漢桓先生

先生字文林，諱曄，一諱嚴，又或作儼。沛郡人。克修志介，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避地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子阿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一無所受。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橘實熟，乃以竹籬橘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橘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後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事載《後漢書·桓春卿傳》。贊曰：聖哲居齊，嘗辭兼金。先生拒餉，孟氏之心。我後千載，來游山陰。清風律貪，懷哉文林。

魏嵇先生

先生字叔夜，諱康，其先會稽上虞人。有奇才，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好老莊，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著《養生論》。所與人交者，惟陳留阮嗣宗、河內山巨源。豫其流者，河內向子期、沛國劉伯倫、嗣宗兄子仲容、瑯琊王濬仲，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先生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汲郡山中見孫公和，遂從之游。山巨源將去選官，舉先生自代，先生乃與書告絕。又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事載《晉書》列傳。贊曰：

五馬食槽，將同祖龍。中散人傑，以直弗容。采藥山澤，寄懷絲桐。追配首陽，萃乎高風。

晉孔先生

先生字敬康，諱愉，會稽山陰人。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偉康、丁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先生遷於洛，惠帝末，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之神人，而爲之立祠。東晉初，仕至會稽內史，封爲下亭侯。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百數萬，悉無所取。

事載《晉書》列傳。贊曰：

我訪遺迹，侯山之陰。竹栢松栢，百畝蕭森。平湖渺然，鳬鷺飛沈。匪濯我纓，實洗我心。

晉虞先生

先生字仲寧，諱喜，會稽餘姚人。少立操行，博學好古，郡察孝廉，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懷帝即位，公車召拜博士，不就。太寧中，以博士召，不就。復下詔曰：「虞某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厲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召之。」辭疾不就。咸康初，詔以散騎常侍召之，又不就。凡所註述數十萬言行於世。事載《晉書·儒林傳》。贊曰：

鳳翔千仞，下覽德輝。公之終隱，世與我違。嗟嗟俗子，突梯脂韋。蕭然遠引，寥廓高飛。

晉阮先生

先生字思曠，諱裕，陳留尉氏人也。以德業知名，咸和初，除尚書郎。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茂弘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召之，先生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長史。舒薨，除吏部，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詔爲秘書監，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召爲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逸少，逸少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先生嘗以事至京師，事畢便還，諸人追之不及。劉真長嘆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在東山久之〔二〕，復召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瑯琊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先生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事載

《晉書·阮嗣宗傳》。贊曰：

王、劉勝士，下視一世。獨於先生，斂衽知畏。靜默冲虛，超然無累。尚友蜀莊，其又奚愧。

〔二〕東山：原作「山東」，據《晉書》卷四九本傳乙。

晉王先生

先生字逸少，諱羲之，琅琊人，司徒茂弘之從子也。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石未仕時亦居焉。孫興公、李弘度、許掾、支道林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先生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先生自爲之序，以申其志。後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仕，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叔玄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一〕，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終身不復起。事載《晉書》列傳。贊曰：

先生棄官，如視土芥。人亦有言，孤竹之隘。我獨知之，大《易》之介。不俟終日，於是乎在。

〔一〕藥：原脫，據《晉書》卷八〇本傳補。

晉謝先生

先生字安石，諱安，陽夏人，寓居會稽，與王逸少、許掾、支道林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出世意。揚州刺史康季堅以先生有重名，必欲致之。不得已赴召，月餘求歸。復

除尚書、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玄平舉先生爲吏部郎，先生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先生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後仕至太保。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二〕，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卒。事載《晉書》列傳。贊曰：先生在東，若將終身。晚乃強起，談笑經綸。酒杯奕局，坐清烟塵。我觀東山，匪渭即莘。

〔二〕裝：原作「莊」，據《晉書》卷七九本傳改。

晉謝先生

先生字慶緒，諱敷，會稽人也。性澄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辟命皆不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安道有美才，時人憂之，俄而先生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事載《晉書·隱逸傳》。贊曰：

先生避世，考槃林泉。身老且窮，厥聲隱然。史占少微，有變在躔。齋志何憾，知我者天。

晉戴先生

先生字安道，諱達，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工藝，靡不畢

綜。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先生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孝武帝時以散騎侍郎、國子博士累召，辭以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會稽內史謝幼度慮先生遠遁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命，帝許之。先生復還剡，後召之，復不至。事載《晉書·隱逸傳》。贊曰：

魏晉俗壞，以放濟荒。滔滔欺世，託名老莊。先生隆禮，將砭世盲。義氣英發，破琴之剛。

宋孔先生

先生字彥深，諱淳之，魯人，居剡。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獨窮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仲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方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先生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床上有數帙書。宋元嘉初，召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界中，家人莫知所在。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

先生居剡，其徒自魯。世雖莫考，殆出宣父。聖蓋歷聘，公則窮處。是豈不同，或默或語。

宋戴先生

先生字仲若，諱顒，安道子也。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與兄並受琴於父。父歿，所

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兄制五部，先生制十五部，先生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山。兄卒，先生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元嘉中，召不就，又止京口黃鶴山山北竹林精舍。宋文帝每欲見之，常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二戴之禮，著於西京。先生父子，家樂揚名。《中庸》奧旨，發揮誠明。聖道得傳，軒冕何輕。

宋朱先生

先生史失其字，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箬爲業。以樵箬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先生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酬對盡歡。顏峻爲東揚州，餉先生米五百斛，不受。後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先生妻米百斛，先生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

夷齊去周，采薇食之。禦寇辭粟，彼非我知。顏峻之餉，可却不疑。清哉先生，百世之師。

宋孔先生

先生史失其字，諱祐，敬康曾孫也。至行通神。隱于會稽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先生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欲引爲主簿，不可屈。先生子道徽與杜景齊友善，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族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貪夫徇利，或死懷璧。公不動心，視同瓦礫。素風薰陶，厥子絕識。一門清節，迺祖遺德。

齊褚先生

先生字元璩，諱伯玉，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先生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以禮致之，先生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宋孝建二年召聘，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舍之。卒年八十六。先生常居樓上，仍葬樓所。

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

先生高潔，脫身辭婚。樂道無悶，卒老丘園。邦君請交，贈以數言。視彼溫伯，我則已煩。

梁何先生

先生字子季，諱胤，廬江潛人。師事劉子珪，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山中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仕至中書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常與學徒游處其內。既而遂賣園宅，欲入東，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有詔許之。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先生二兄子有、子皙，並棲遁，子有先卒，至是先生又隱，世號子皙爲大山，先生爲小山，亦曰東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不起。有勅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先生以若耶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檐，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起閉，僮僕無得至者。事載《南史·何彥德傳》。贊曰：秦望之山，煙雨岑岑，其下若耶，清見百尋。常覲後人，來憩雲林。登山臨淵，宛見吾心。

唐秦先生

先生字公緒，諱系，越州會稽人。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九日山，大松百餘，結廬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未嘗至城門。張建封聞其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

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峰。事載《唐書·隱逸傳》。贊曰：

先生卜築，松陰蔽廬。清風滿空，琴瑟笙竽。下視塵世，蚊雷渠污。我知其心，游物之初。

唐張先生

先生字子同，諱志和，金華人。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書號《玄真子》，亦以自號。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閤，號爲軒巷。先生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誦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文饒稱先生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子陵之比云。事載《唐書·隱逸傳》。贊曰：

玄真築室，椽棟不斲。千騎從之，扣戶剥啄。素隱孤標，九原孰作？英英子陵，擬之無作。《鄭

全宋文卷四四一七

史 浩 三

會稽先賢祠傳贊下

列仙之儒

越相范公

越相字少伯，諱蠡，事周，師太公望。好食飲桂水。爲越大夫，佐越王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有見之者。事見劉子政《列仙傳》。贊曰：

水幾於道，隨器員方。公既霸越，歸復富强。游戲萬事，無用弗臧。真得道者，死而不亡。

漢南昌尉梅公

公字子真，諱福，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

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時成帝委任王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寢盛，災異數見，臣下莫敢正言。公復上書力言誅章之過，以譏切王氏，然不見納。又上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公居家，常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公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公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今山陰之地有山曰梅山，有鄉曰梅市，有里曰梅里，《圖經》載《會稽記》云：「吳市門即此也。」事載《前漢書》列傳并《圖經》。贊曰：會稽在漢，地兼吳越。公隱市門，或游禹穴。野鶴孤雲，孰能羈紲？百世之風，尚馳忠烈。

漢太尉鄭公

太尉字巨君，諱弘，會稽山陰人。世傳會稽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太尉嘗采薪得二遺箭，頃有人覓，太尉還之，問何所欲。太尉識其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後仕至太尉，以劾奏竇憲、楊光不宜處位，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事載《後漢書》列傳。贊曰：

射的萬仞，藤蘿絡之。仙靈所止，可信不疑。樵風適意，飄飄水湄。千載之下，敬仰遺祠。

漢魏先生

先生諱伯陽，或以爲字，會稽上虞人，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玄，博瞻文詞，通諸緯候。入山，將弟子三人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不盡，乃試之曰：「丹今雖成，當先服之，入口即死。」獨有一弟子曰：「吾師非凡人也，服此而死，將有意耳。」乃亦服丹，即復死。餘弟子不服，乃共出山爲求棺木。先生即起，將服丹弟子而去。因逢人入山伐木，故作書於鄉里，寄謝二弟子。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三卷，其說似解《周易》，實假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事載葛稚川《神仙傳》。贊曰：

藏室萬卷，充溢棟宇。孰如《參同》，可究脉縷。允蹈其詮，飄然輕舉。稽首琅函，丹經之祖。

漢薊先生

先生諱子訓，不知所由來。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流名京師，士大夫乘風向慕之。乃駕驢車詣許下，既到，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先生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少住！」

並應之，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事載《後漢書·方術傳》。贊曰：

至人得道，八極飛騰。徜徉塵世，驢車是乘。半千年間，谷或爲陵。摩挲銅狄，幾閱廢興。

吳上虞令劉公

令君字伯經，諱綱，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師事白君，受道歷年。道成，邀親故會別。飲食畢，登大皂莢木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妻樊夫人亦有道術，俱昇天。今白水觀乃其遺迹云。事載葛稚川《神仙傳》及《白水觀碑》。贊曰：

天人幾何，同寄一塵。土局耳目，分妄與真。劉公登天，如適其鄰。以水投水，同則相親。

吳介先生

先生字元則，諱象，會稽人也。學通《春秋》，博覽百家之書，陰修道法。入東嶽，授氣禁之術。於山中見一女子，蓋仙人也，先生即叩頭乞長生。以丹方一首授之，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吳先主召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爲介君，爲起第宅，以御帳給之。先生求去，不許，自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一梨賜之，先生便死。先主殯埋之，發視其棺，無尸。以所住屋爲廟，時時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先生在蓋竹山中。事載葛稚川《神仙傳》及《三國志·趙達傳》。贊曰：

先生之學，志在《春秋》。抗情物表，躡空遠游。巢父辭堯，而況仲謀。供張何物，乃欲吾留。

吳趙先生

先生諱廣信，陽城人，魏末渡江，之剡小白山受禮法成服氣法。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凡七八十年，周旋於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井，作九華丹。丹成，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事載《真誥》。贊曰：

真人登天，丹爲階梯。公煉九華，壽與天齊。世或疑謗，彼哉醯雞。安得人人，乞與刀圭。

吳虞先生

先生諱翁生，會稽人，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隱狼伍山，兼行雲氣回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後乘雲昇天。事載《真誥》。贊曰：

餐日之效，沆瀣莫肩。咀嚙絳津，九芒森然。公能行之，羽翮蹁躚。乘雲清都，何千萬年。

晉夏先生

先生字仲御，諱統，會稽永興人。嘗詣洛中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車服屬路。先生在船中曝藥，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耀以文武鹵簿、鼓吹車乘，又使妓女匝繞其船。先生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先生歸會稽，不知所終。事載《晉書·隱逸傳》。贊曰：賈氏巨猾，實斲晉室。高人視之，何啻鬼魅。淫聲亂色，耳目之賊。謂予不見，我心匪石。

晉葛仙公

仙公字孝先〔二〕，諱玄，丹陽句容人。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常服餌，求長生，能絕穀，連年不饑。曾游會稽，有賈人從海中還，過神廟，廟使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著板，拔不可得。還達會稽，輒以報仙公。仙公自往取之，即得也。語弟子張恭曰：「吾不得治作大藥，今當作尸解去。八月十二日申時當發。」至期，衣冠入室而卧，氣色不變。弟子焚香守三日三夜，夜半中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響如雷，燭滅。良久風止，然燭，失仙公所在，但見衣在而帶不解。以其學道得仙，故號曰葛仙公。今會稽有仙公釣磯及鍊丹井，具在。事載葛稚川《神仙傳》及《晉書·葛稚川傳》及《圖經》。贊曰：

先生丹術，咫尺雲路。治鍊弗時，蟬蛻而去。苔磯碧井，今有遺處。風靜月明，倘一回顧。

〔二〕孝先：原作「孝仙」，據《神仙傳》改。

晉抱朴子葛公

抱朴子字稚川，諱洪，本作弘，仙公從孫。以儒學知名，性寡慾，不好榮利，閉門却掃，究覽經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初，仙公以鍊丹秘術授弟子鄭君，稚川就鄭君悉得其法。咸和初，選爲散騎常侍，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年八十一卒，顏色如生，體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輿地志》云：上虞縣蘭芎山，葛稚川所棲隱也。今會稽有仙公遺跡，志多據此，稚川蓋亦嘗至焉。事載《晉書》列傳及《圖經》。贊曰：蘭芎之顛，石盎甘泉。霖雨不溢，旱亦泓然。是一勺水，坐閱千年。我挹我酌，如見稚川。

晉長史許公

長史字思玄，諱謐，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茂弘、蔡道明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授教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真人。少子靜泰久居會稽禹井山，頗傳承家法，傳授經書云。事載《真誥》。贊曰：逸少棄官，自誓甚確。先生從仕，乃修真學。丹鳳高翔，野鶴俛啄。迹雖不同，同是超卓。

齊顧先生

先生字景怡，一字玄平，諱歡，鹽官人。家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一〕，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仲倫諮玄儒諸義〔二〕，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先生往村中爲講《老子》，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先生，先生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先生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塵尾、素琴。年六十歲卒於剡山，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

萬法惟心，邪不奸正。《老子》、《孝經》，亦能已病。我知先生，中有依証。咨爾後來，其毋不敬。

〔一〕邵：原作「郡」，據《南史·隱逸傳》改。

〔二〕諮：原作「懿通」，據右引改。

齊光祿大夫孔公

光祿，史失其字，諱靈產，會稽山陰人。宋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光祿白高帝曰：「攸之兵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餉以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於是守志山阿，懷道畢世，後解形潛蛻云。事載《南史·孔德璋傳》及《龍瑞山記》。贊曰：其善者機，星緯之傳。孰知光祿，一念通天。眇視污世，泉石終焉。勿以方伎，泯此大賢。

齊杜先生

先生字景齊〔一〕，諱京產，吳郡錢塘人也。少恬靜，絕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永明十年，召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石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先生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事載《南史·隱逸傳》。贊曰：

黃帝之學，演爲聃、周。清淨無爲，道家者流。公獨修之，不改久幽。騎省雖貴，其亦犧牛。

〔二〕景齊：原作「景齋」，據《南史》卷七五本傳改。

梁貞白陶先生

先生字通明，諱弘景，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稚川《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永明中，脫朝冠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許之，勅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止於句容之曲山，立館號華陽隱居。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晚年，一眼有時而方。梁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香氣累日，謚貞白先生。案《內傳》言，先生嘗遐遁東邁，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會稽陶宴嶺有先生遺迹，嶺由此得名。又上虞縣釣臺山，夏侯曾《地志》言，先生嘗乘槎釣於山下潭中。事載《南史·隱逸傳》及《內傳》及《圖經》。贊曰：

公來山陰，史氏弗傳。遐遁東邁，蓋見內篇。青嶂碧潭，遺迹粲然。翔鸞舞鶴，來往翩翩。

唐秘書監賀公

秘書監字季真，諱知章，會稽永興人。性曠夷，善譚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淡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擢進士超拔羣類科，仕至秘書監。晚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

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乞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許鼎者撰《通和先生祖貫碑》云：賀監得攝生之妙，負笈賣藥，數百年不死，後於天台昇仙。當元和間，通和嘗遇之，授《斷穀丹經》云。事載《唐書·隱逸傳》及《高道傳》。贊曰：

天寶諸公，袞袞臺省。黃冠告歸，奚止官冷？鏡湖之宮，烟水千頃。尚想先生，月落酒醒。

唐宗元吳先生

宗元先生字貞節〔二〕，諱筠，華陰人。性高鯁，不耐沉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明皇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說，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求之，非人主宜留意。」先生每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因東入會稽剡中。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事載《唐書·隱逸傳》。贊曰：

漢魏之間，道書雲集。下逮隋唐，更益攬拾。公障頽波，砥柱屹立。獨尊老氏，盡空藥笈。

〔二〕貞：原作「真」，據《新唐書》卷一九六本傳改。

嚴先生

先生諱青，會稽人也。遇神仙授《素書》一卷，曰：「汝骨應得長生。」先生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耳。」并教服石髓法。先生受之，無他佳器，惟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即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治病救患，但以所授書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尊奉之。後斷穀不食一年，入小霍山，仙矣。事載葛稚川《神仙傳》，不著時代。贊曰：

《素書》眇然，信則如神。雖有文字，其惟天真。彼讀萬卷，行或病民。我祠先生，用愧斯人。

《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四。

洪都道士傅得一贊

洪都道士傅得一求贊，淳熙改元四月吉日三山郡齋書。

誰把丹青，獨露堂堂。彼何人斯，亦在吾傍。熟視不語，其音琅琅。凡有所相，冰融太陽。《鄮

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四明十二先生贊

蓬萊黃公先生

商於六里，肥遁四賢。公居其間，美行卓然。時乎一出，翼翼翩翩。漢祚四百，由茲卜年。

大梅梅公先生

堂堂伊人，漢世之傑。方時昏昏，上書剴切。退伏市門，或來明越。我游大梅，尚想忠烈。

石臺葛公先生

公游宇內，踪跡殆徧。一月千江，無處不見。大隱石臺，波光如練。山巔丹井，清可覲面。

石窗賀公先生

道既不逢，去當勇決。野服黃冠，孰能羈紲？鄞水煙波，鏡湖風月。高標凜凜，濯世炎熱。

大隱楊公先生

道契皇王，德參天地。俯仰窺察，出處一致。三聘及門，疾驅遠避。齊魯大夫，公其無二。

慈谿杜公先生

伊歟高高，抱道弗違。下視流俗，突梯脂韋。荆國之請，叩其玄微。九原可作，非公誰歸！

甬水王公先生

生負大材，棲于甬水。雖有聲名，且無生理。陋巷簞瓢，王公知己。百世聞風，莫不興起。

西湖樓公先生

翁臨西蜀，衮化南閩。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儒學彬彬。收功貽厥，世有顯人。

桃源王公先生

公修隱德，約處桃源。文肩李杜，行踵淵騫。教育千里，執經滿門。天之報施，煌煌後昆。

望春王公先生

使者入境，金橘是求。公責以義，彼實懷羞。晚使作邑，投劾歸休。鄧城彭澤，千載同流。

湖西周公先生

宦遊寡偶，不如投閒。言之孔易，行則惟艱。公乎勇退，雙鬢未班。藥月蘋風，誰復追攀。

奉化孫公先生

朱梁僭竊，公懷憤恥。仕還民服，年著甲子。寥寥唐末，有茲義士。遺篇雖存，惜無信史。《鄭

峰真隱漫錄》卷三五。又見《延祐四明志》卷六，天順《寧波郡志》卷一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八六。

真隱居士自贊 一

道服仙巾，盤陀燕坐。觀者欣然，謂即是我。於此可求，靈珠一顆。何以知之，石中有火。《鄭

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二 爲彌堅書

貌雖寒薄，少病長年。心雖鄙野，樂善好賢。施恩不責報效，受敵却反矜憐。進則彰我后之德，退斯遠當世之權。無乃不求媚於人，而求媚於天者乎！達識於此，見道大全。知其不可以貌取，而可以心傳。則此尺素，吾無取焉。《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三 爲女淨真書

仙巾鹿裘，燕坐優游。茹芝玩世，竹石是儔。不知裏許，却有陽秋。寄言具眼者，莫向筆端求。

《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四 爲女妙音書

仙冠道服，鶴髮童顏。寂然不動，風靜雲閒。滄溟萬頃，著在中間。若能會得，何必觀瀾。《鄭

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五 爲女妙勝書

內秉靈臺之夷坦，外彰道貌之冲融。和氣既歸於橐籥，正音斯洽於絲桐。友千齡之龜鶴，理三徑之菊松。鴻冥冥而高舉，笑弋者之彎弓。《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六 爲女孫妙雲書

足躡坦途，身騎白鹿。貌既蕭散，心無局促。鼓雲和之虛暢，來微風之清穆。其誰知之，伯牙一曲。《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七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畫史具眼，運筆不停。若其空洞，萬頃滄溟。只恐畫史，徒費丹青。《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八

官身乞得自由身，不著峨冠只葛巾。若也於斯能薦得，始知天地有閒人。《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真隱居士自贊 九

漚在海中，起滅無迹。畫史窺見一班，是以具茲形色。在吾旁者，貌行行而心翼翼。不然，何以寶吾陋影而求吾真迹邪？《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竹院曇少雲得古畫贊

竹院曇少雲得古畫雲龍，垂之堂上，坐間似覺風雨晦冥。迫而視之，鱗鬣頭角，蜿蜒翔舞，有葛陂仙去之象。求贊於真隱居士，走筆爲書。

神龍窟宅，依憑太空。升潛有道，變化無窮。固非一體，可得形容。誰將尺素，幻此靈通？滄然雲霧，不見其踪。我欲乘之，上造蒼穹。作爲雷雨，滲漉華戎。令彼旱歲，咸歌屢豐。却歸環堵，藏

一粟中。驚奔還走，回笑葉公。《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永嘉長住長蘆心聞賁師真贊

清清冷冷，如風過耳。灑灑落落，如月在水。其孤標逸韻，真可廉貪而律鄙。若夫道之在天，下歷千古而不死，又何必視幻影於斷縑，鑽遺言於故紙？嗚呼，是爲長靈之孫，無示之嗣，後學之師，心聞老子。《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衆請贊劉岳真士繪像

高垂一幅生綃，月滿雲收寥廓。到得形神俱妙，畫師摸索不著。《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故內相北海先生綦公之姪孫更生奉遺像求贊

堂堂綦公，人中之龍。獨步一世，鬱爲文宗。遂令學者，霧集雲從。凡百君子，式是德容。《鄭

峰真隱漫錄》卷三五。

明州寶雲四祖師贊

天台智者禪師

庖犧畫《易》，朕兆太極。一陰一陽，已墮形迹。瞿曇說法，身心泯寂。三止三觀，忽漏消息。箇中至妙，杳冥昏默。何假言詮，焉庸訓釋？猗歟智者，生稟岐嶷。八彩重瞳，人固莫識。南嶽一見，頓明宿昔。悟施陀羅，既非他得。云胡止觀，紛紛藉藉。蓋以慈緣，憫世迷惑。作是筌絜，如援嫂溺。豈期後學，紙上尋覓。文字猥繁，道益薄蝕。精義入神，蟬蛻筆墨。不離當處，靈山一席。師之本願，於是乎塞。祠宇巋然，遺容殊特。凡百君子，過之必式。

寶雲通公法師

止觀宗旨，鼎盛于隋。末法不競，將遂堙微。通師崛起，三韓之湄。風帆萬里，捨筏從師。得道已竟，言歸有期。四明檀越，顧氏承徽。捐宅爲寺，盡禮邀祈。名曰寶雲，金刹巍巍。師既戾止，學徒影隨。戶外屨滿，聲走天涯。台山墜緒，接統興衰。有二神足，真師子兒。慈雲法智，迭和埴簏。人皆謂師，蟠英孕奇。植根堅固，獨幹靈枝。華開五葉，異轍同歸。抵今禪教，遂得並馳。續佛壽

命，師其以之。

四明法智尊者

靈山之會，龍象雲蒸。羊鹿牛車，同歸一乘。雨勝法雨，普潤有情。逮及後世，止觀爰興。慈鋒慧劍，摧墮疑城。誰其嗣之，粵有四明。講席雄峙，淵默雷聲。天台正統，於焉繼承。章聖在御，使駟馳星。問佛大旨，得其精英。宸恩載錫，法智鴻名。是爲釋子，萬古光榮。

天竺慈雲法師

英英武師，文中之虎。口角珠璣，筆端繡組。王侯欽承，聖君眷與。慈雲錫號，天竺是處。法智爲兄，通公爲父。濟濟一門，龍掀鳳翥。積功累行，知幾寒暑。四衆仰止，如子依母。梵音洋洋，周浹寰宇。凡曰禮文，悉由纂叙。普賢願力，金手摩撫。盡未來際，作懺悔主。《寶雲振古集》。

延慶始祖法智大師畫像贊

予昔與覺雲連公游，因綴其語爲《法智大師贊》，歲久不能記，今爲延慶詢師得之。乾道壬辰中元，東湖真隱齋浩。

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才。唱道四明，講肆宏開。溥海聲聞，杳杳雲雷。章聖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旨，皇心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後學，咸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荄。嗚呼，是爲法宇之柱石，教鼎之鹽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四明尊者教行錄》，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五冊。又見《佛法金湯篇》，《天台山方外志》卷二五。

全宋文卷四四一八

史 浩 三

福唐陳君時可墓表

重和元年二月，進士陳君諱一鳴，字時可，年四十一，以疾終于寢。宣和二年正月葬于其鄉福州候官縣董平山祖塋之側。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上郊圓丘，男諤通籍于朝，始贈君右承事郎。於是諤持左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黃謙狀來請識，將以石表於墓下。予與諤嘗同僚，義不可辭，則以狀實叙次之。謹按：君曾祖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褒，父萬夫，皆隱德弗仕。自君叔祖侍讀、樞密直學士襄，以正直鯁亮，受裕陵知。時大臣既更新法，嗜進者合一辭和之，學士公首言青苗不便，及薦司馬溫文正公等三十三人，皆弗合大臣意，官用不大顯。其後所薦三十三人者，相繼登宰輔，或爲名卿才大夫，人曰：「陳公之舉不凡矣。」今天子即位，得其薦疏遺稿，乃告天下，舉士其以陳某爲法。由是福唐之陳，益以鼎鼎甲天下〔二〕。承光藉潤，實始有君。君於是生六十日而孤，自幼已自立，不

與俗浮沉。崇寧、大觀間，用事者方以老莊清談放蕩之說，表裏王氏新義，至《春秋》聖人之作反禁不用。君慨然即侍讀公舊居安德之僧舍，葺讀書堂，取五經及《春秋》諸傳、百家子史，日誦吟不絕口。久之，盡通其義。出從多士，輒巍然居上游。然率用所學背時，不在甲乙第。議者謂君與侍讀公雖出處殊致，至所向不苟合，實若符契云。安知君得志，風烈議論不隱然與前人齊，而尚止於斯乎！君娶郡人吳氏千里之曾孫、思之孫、介夫之女，笄而拜舅於廟〔二〕，奉其姑于堂，烝嘗脆甘，孔禮且時。凡君之行著于鄉，聞于家人親戚，故舊乏者得所濟，而後生者得所矜式，皆吳氏之助。吳氏得年四十八，後公七年，宣和六年正月卒，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君之兆而窆。以諤故，贈孺人。生一男，諤也。四女人，適許昌言、黃俊民、連景先，幼爲尼。三孫男：翰、榦、朝。三孫女皆幼。初，君之歿也，侍讀公之子中散某悼念不忘，有命以遺表恩奏諤，今爲右通直郎、新通判興化軍事，所至有能聲。予知陳氏之積，其來有原，其後有承，而其興未有既也。寵靈荐至，將拱而可待。若夫族系之所來，載之侍讀公之譜之傳，且有家集在，得不復云。《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八。

〔一〕鼎鼎：原作「鼎鼎」，徑改。

〔二〕舅：原作「舊」，徑改。

祭八十叔父文

嗚呼！仁者不必壽，壽者不必有仁。天曷敝予衰族，俄遽奪之善人。嗟我季父，孝於父母，入躬定省，出當幹蠱。知無不爲，親始裕如，闔門千指，由之不知。嗟我季父，友於昆弟，我父云沒，實賴以濟。上水之阡，松楸蓊然，說者或謂，後益綿綿。嗟我季父，信於州里，急人之急，奮不謀己。物來能名，一以至誠，隨彼巨細，各得其情。嗟我季父，耽於典籍，志窮精微，不墮塵跡。探仁義於皇王，究治亂於家邦。孰謂蘊荆山之美玉，而竟不得發其光！嗟我季父，美於詞翰，氣飄飄而凌雲，自謂所得在於西漢。文光萬丈，筆力千鈞。喬松戛空撼風雨，鷺鳥舉翮連青雲。嗚呼，備此數德，不偕貴位，兩上禮闈，事左不利。命也如何，公實知之，不愠於懷，惟日嬉嬉。王公貴勢，蚊飛燕逝，世俗炎涼，曾不芥蒂。今歲始春，金兵破鄆，公奉嚴親，奔於海垠。曰姊妹姑，五族以趨，不間疏戚，通其有無。敵將壓境，俄有歸令，公以一身，活百人命。謂當百歲，福祿是適，胡爲一病，止於四十有四之春秋！方公病亟，祖喪三日，尚未經經，哀號而卒。有以見終始於孝道，周旋於禮律者也。昔者曾子，正而斃焉，死生之際，公獨比肩。嗚呼哀哉！公今去矣，有子童稚，尚期遺德，一日千里。奄窆是臨，敢奠薄菲，拊棺一慟，慟淪骨髓。《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妹夫朱辨之文

嗚呼，蒼蒼者天，其可問否耶？造化之權，其亦有掣肘耶？嗟嗟辨之，不得其壽，而徒得其孝謹忠厚；不畀以貴，而徒畀以淵源師友。家富於財，不遂享其安逸，而徒遺少妻弱子於其身後。嗚呼，蒼蒼其果可問否耶？造化其真有掣肘耶？自我女弟，來嬪於君。數年相從，得君爲人；三同場屋，得君爲文。意君壽可黃髮，而貴必青雲，胡爲坎止三十四春？去冬至，余妻抱疾，謁來城居，朝不謀夕。聞君病革，既不獲問疾於床；俄以訃至，又不獲往臨其喪。今茲窀穸，復當西去而裹糧。慨音容之邈矣，始來奠於一觴。嗚呼，其知者謂余多故而若此，其不知者謂余與辨之遽以相忘！嗟嗟辨之，死而不忘。英靈如在，庶幾鑑余之衷腸。《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滕子駿文

嗚呼，《洪範》五福，壽爲稱首。好德考終，以壽克究。嗟嗟子駿，百行具有。天實畀之，於壽則否。君之學問，可以鍼左氏之膏肓，發公羊之墨守。君之文章，可以齊李杜之光焰，埒度尚之齷白。君之識見，可以漸游夏之淵源，窺孔孟之戶牖。君之議論，可以敵吐屑之高談，屈雌黃之衆口。

君之氣宇，可以激天池之三千，吞雲夢之八九。天胡不仁，獨嗇其壽！使此數長，無一獲售。頃在賢關，謂宜成就。四方英傑，爭先師友。泊丁秋闈，弗克論秀。嗟嗟子駿，嗇者何薄，而畀者何厚！念我昔年，謀生掣肘，世情炎涼，如翻覆手。君時毅然，絜提左右，羣嘲聚誚，君亦安受。仰茲鉅德，泰山北斗。意其貴必青雲，而壽斯黃耆，豈伊一疾，遽以不救！天曷其極，先喪厥偶。不踰旬時，堂列二樞。西圃悠然，南挹羣岫。昔以賓朋，飛觴燕豆；今爲同穴，松楸岡阜。弔者盈門，誰不悲疚？幸君有子，芝蘭瓊玖，異時騰奮，實大君後。君其瞑目，死當不朽。嗚呼！方君之喪，我適卧病於林藪；及君之葬，我復裹糧而西走。嗟泣奠之無從，徒凝哀而莫剖。遡東風以寓文，尚來歆於卮酒。

《鄧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叔母齊安郡夫人孫氏

爲母氏作

惟靈幽閨玉潔兮，塵壺蘭芳。笄字來嬪兮，媚于尊章。相夫子而贊鈞衡兮，闡化源於中堂。寶緒金鈿兮，拜寵渥之熒煌。實天介其遐報兮，視黃岡而啓疆。方嬉娛而宴喜兮，暢偕老而色康。臻脩景之希有兮，樂化日之舒長。俄夜壑之舟移兮，慨薤露之晞陽。嗚呼哀哉！我爲冢婦，靈實介兮，方相得而益彰。蒼顏鶴髮，年相若兮，孰謂靈遽返於僊鄉！聽鼓盆於黼帳兮，聞嬰慕而悲傷。幸佳城之兆吉兮，將襄奉於東岡。心旌搖兮遠望，身匏繫兮莫遑。盼靈輶之啓道兮，紛雨淚而滂滂。寓哀情於寸

紙兮，陳菲儀於一觴。靈而有知兮，擁珠葆而來嘗。《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諸葛機宜文

惟靈生長東嘉，月評所推，文采可觀，德義可師。晚登上第，世與我違，閉門却掃，不求聞知。交游勸勉，結綬王畿，得官長樂，枳棘卑飛。我帥七閩，一見奇之，絜置幕府，機密是咨。叩之凝然，如萬頃陂，即之飄然，如千里騅。剡奏九閭，將究設施，胡爲一疾，竟喪大期！方君卧枕，我即命醫，君曰：「病渴，泉溺無時。使人染指，其甘如飴，是殆將死，其又奚疑！」語未信宿，俄以訃馳，使我怛焉，咨嗟涕洟。問其所親，屬續何詞，答云：「治命，神色怡怡。疊紙數幅，援筆一揮，貽書故人，俾訓吾兒。有田二頃，可以無饑，裂其彊半，爲姊妹貲。迺祝母氏，善保壽祺，某也不孝，莫侍庭闈。惟弟與妹，尚克扶持，迺告室人，吾其語離。死婦人手，丈夫弗爲，汝宜亟去，勿過傷悲。」言訖奄然，舉體如遺。伊君篤行，出於天姿。行年五十，冰玉無疵。死生之際，不挂一絲。賢者易簣，哲人其萎，君今掉鞅，與之同歸。嗚呼，我得君重，君方我依，今其往矣，助我者誰？弔以斯文，莫寫哀思，魂其來兮，歆此一卮。《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汪聖錫端明文

惟公爲善不期於近名，而令聞廣譽，若形影之必隨。輸忠不期於自衒，而危言讜論，若星日之昭垂。至如文爲世範，政擅吏師，則又天下以爲不可企及，而公之所優爲。備此數德，皆世表儀，獨於濟時行道，則若有物尼其足而不得馳。此易簣之日，學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而涕洟。某生有幸，會與公同時。道山數月，飽承風規。外溫而厲，中曠而夷，使人叩之無弗獲，即之不忍離。而況酒酣握手，各以器業而相期。概之古人，允謂已知。茲焉聞訃，倍切哀思。想公英爽，御風騎氣，已徜徉於八極之表，與造物者同歸。回視舊游，真若蚊雷之在汙池。儻未忘情，歆我一卮。《鄭峰真隱漫

錄》卷四三。

祭曾原伯大卿文

伊昔東魯，秀萃山川。萊蕪郈伯，奕葉生賢。跨漢歷唐，寂寥千年。迄於我宋，衣鉢始傳。惟公有尊，道德純全。文傑昭代，炳炳遺編。公爲冢嗣，風烈隱然。忠孝蘊蓄，亦輩淵騫。出擁星輅，主意備宣。歸聯月寺，讞議無冤。謂宜持橐，亟上甘泉。力以所學，陳於王前。云胡小疾，醫莫能痊？

仁者不壽，孰詰彼天？尤可念者，庭方殖萱。想公齋志，此恨綿綿。幸今棣萼，闊步英躔。晨昏定省，得奉周旋。公其瞑目，脫屣塵緣。逍遙世表，造物差肩。顧我與公，雅相知憐。茲聆訃音，中實怛然。匍匐往救，膂力既愆。寓哀一奠，心折涕漣。《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湖心廣福院魏王祠文

洪惟昭代，克生賢王。王出爲郡，我還故鄉。邂逅相遇，念舊不忘。或陪燕俎，或和詩章。間得共醉，樂未渠央。我忽環召，再坐廟堂。王猶符竹，譽謁龔、黃。遂加牧伯，寵命煌煌。謂宜三錫，入覲吾皇。蘭陔戲綵，密侍清光。九重注想，指日治裝。夫何屬疾，趣駕莫遑。及我告歸，王已穴藏。巋然壇壝，廟食此方。顧瞻貌像，寧不盡傷！惟王陰德，蔭美甘棠。雖云往矣，死而不亡。必與造物，八極翱翔。今茲寓奠，肴茗馨香。王其來兮，歆此一觴。《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陳丞相文

惟公德尊一代，忠結兩朝。身翔丹禁，步穩青霄。恭惟初政，方撫弊凋。惟時督府，欲奮旌旄。衆口應和，鹽梅莫調。上乃命公，入幕爲寮。公陳自治，用抑其議。既不可遏，卒至敗事。人皆謂

公，緩頰詞費，觀兵非時，豈公本志？暨公歸班，上益注意。進長羣材，登庸政地。乾坤清寧，三光昭明。水旱不作，萬國昇平。赫赫真主，商宗周成。是宜康輔，億載萬齡。乃退急流，鴻飛冥冥。雍容綠野，爲世耆英。方祈壽祉，遽隨逝水。天不憖遺，人失依倚。云亡之歎，情曷能已？我昔定交，更相知已。挽公上道，逸駕同軌。迄如所期，歡好終始。歲晚江湖，絡繹音書。渠渠問勞，風義凜如。問以詩筒，健句起予。龍蛇飛動，筆力豐腴。老當益壯，古語非虛。今其長往，使我嗟吁。幸哉有子，召公是似。他年閥閱，世濟其美。公在九原，可無憾矣。載瞻素旌，邈數千里。雪涕遣介，奠茲薄菲。靈其來兮，鑑我心膺。《鄮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姊太宜人安厝祭文

嗚呼，我生膝下，少姊二春。姊在髫髻，已如成人。惟祖父母，及吾二親，凡有疾苦，色憂涕洟。爲粥爲藥，靡懈昏晨，迄於良已，始克欣欣。我自提孩，瘡痍滿身，膿潰浣染，展轉嘔呻。姊於是時，便能撫循，焚膏繼晷，澣濯縫紉。暨於諸弟，友悌惟均。伊其稟賦，實自天真。故我祖母，撫姊而云：「汝之敬愛，迥然不羣。知誰婦汝，必有嘉姻。」長適陳門，事姑恂恂，姑亦祝姊，受福無垠。是故報施，率由穹旻，身享上壽，三拜恩綸。子女盡孝，室家蓁蓁，考終之日，宗黨歸仁。遺德在後，踵武簪紳，人生具此，豈曰無因。某掛冠歸老，卜築湖濱，與姊居室，相望爲鄰。良辰聚首，

豈樂斯頻，謂當期頤，同此燕申。胡爲小疾，遽以沈淪，使我暮途，觸景悲辛。茲焉奄窆，奠以芳醇，病阻臨穴，慟泣沾巾。《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表弟貝叔懷省幹文

惟靈學足裕身，材能幹蠱，刻意儒業，思紹父祖。場屋失利，生計益窶，出贅異縣，期立門戶。攻苦食淡，銖積寸累，迄于有成，居列倉庾。我實中表，常加存撫，晚薦於朝，遂紫簪組。捧檄丹丘，樵酤是處，廉介自將，一毫不取。意其遠大，亨衢闊步，豈伊微疾，遽終官所。嗚呼哀哉！他人有命，蔭子封婦。他人有家，歌童舞女。惟吾叔懷，儉約如故。憂歷丘山，樂無絲縷。年踰上壽，竟亡羈旅。此鄉黨親戚所以悼其晏暮有貲而不享，憐其平生徒勞而無補也。二子奔喪，靈輿克舉。尚祈肖似，以昌厥緒。我欲往弔，江山修阻，寓哀薄奠，有淚如雨。《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祭潘德廊經略文

惟靈仕踵名宦，學傳聖謨。孝悌忠信兮訓諸子弟，睦婣任恤兮表諸鄉閭。文章兮士爭嗜如膾炙，

翰墨兮人珍藏若金珠。三畿甸兮持節，兩帥闔兮分符。布宣上德兮風行列郡，撫育吾民兮譽滿寰區。壽皇倦勤兮遜寶位，聖主嗣德兮御皇圖。亟下絲綸兮召爲宰柱，力輸悃悞兮願息田廬。茂松菊兮三徑，佳山水兮五夫。上貪賢兮猶煩共理，畀舊職兮遲次當塗。明日兮視千鍾爲燕雀，高懷兮渺一世於錙銖。彼突梯脂韋兮老乎行役，甘卑陬齷齪兮大耄嗟吁。以吾止足兮較彼奔競，其相去兮何啻清溝與汙渠！方徜徉於雲外兮，享人間之清福；宜得壽於無窮兮，與彭聃而爲徒。俄嬰疾兮腹有河魚之變，正而終兮又何羨於首丘之狐。搢紳嚙戚兮爲之傷盡，慘慘兮爲之號呼。念我平生兮投分甚密，晚聯姻好兮愛女遣妻於吾雛。雖相望於異縣兮，一潮汐而可至；將杖屨之過從兮，命肴醕於盤盂。豈伊今日兮白玉樓成於天上，宿約乖違兮乃遽莫於生芻。顧愆筋力兮，未獲拊棺而一慟；寓哀於辭兮，徒涕泣以冰鬚。《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王季海丞相文

惟公生遭興運，少負奇材。金閨紫微，演卿雲黼黻之詞藻；玉堂黃閣，陳禹臯都俞之謀謨。周旋半世以有餘，敷歷兩地而幾徧。不離京輦，卒踐鼎司。直道公心，何恤風波之汹涌；竭力盡瘁，惟期日月之照臨。撓不濁而澄不清，柔不茹而剛不吐。難與流俗言也，當於古人求之。屬萱堂起故鄉之思，歸相印遂真祠之請。樂林泉而未久，悵風木以纏悲。創巨奚堪，痛深致毀。病惟啜粥，食不御

葦氣血漸羸，精神亦耗。雖醫巫之並用，奈藥石之無功。曾不終喪，迄成長往。會時逢於揖遜，慶治洽於雍熙。當寧隆念舊之恩，指日遲奪情之命。方芝封之欲草，俄薤露之先晞。一旦訃聞，兩宮痛悼。始陞孤棘，荐贈公槐。肆典冊之哀榮，播寰區而聳動。嗚呼，論臣子之大戒，惟忠孝之二途。公忠以事君，誠而弗僞，孝以事母，死且不渝。此實萬世之楷模，豈特一時之矜式？宜乎高門陰德，報在子孫。蓋代洪勳，銘諸彝鼎。有識共贊，不約同辭。念我生平，與公友善。題名鴈塔，猥預聯鑣；筵跡鳳池，居慙揚粃。矧吾幼女，得壻賢郎。既姻契之綢繆，故恩情之款密。云亡之亟，賁涕何窮。慨筋力之衰遲，怯江山之修阻。凝睇千里，寓哀一觴。靈其有知，鑑此精意。《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

祭無垢先生張公侍郎文

惟公學承正宗，文肩前輩。卓行珠玉，淨無瑕類。射策廣庭，英俊如蜩。公以萬言，奉當大對。臚唱哀然，名喧海內。持橐從班，表率在位。退食私室，門多旌飾。一世人龍，孰不愛畏！晚守永嘉，吏課推最。不施刑威，專用教誨。力叙彝倫，俾俗純粹。某掌郡庠，時適相值。傾蓋忘年，雅同聲氣。乃以旦日，衣冠畢萃。端笏趨隅，薦牘見遺。公云舉詞，深有旨味：「識超幾先，意傳經外。」惟此八字，三宵不寐。思而得之，實錄無愧。佩服華袞，銘在心志。子壻宰邑，拜公墓隧。命掃松楸，常加葺治。報以峻事，老懷良慰。幽潛重光，山明水媚。九原可作，嗚呼茲地。惟公生有盛德，

沒爲神類。與造物遊，間須一至。千里寓奠，酒醪牲餼。追念知己，臨風墮淚。

《鄭峰真隱漫錄》卷四

三

祭沈叔晦國錄文

嗚呼，叔晦淳真，資稟不羣。試舉大略，可悉其人。以言其道，得師深造，優入聖域，能窺閫奧。以言其材，知悟心開，何患事物，紛至沓來。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兩優上第，名亞省元。以言其狀，修髯廣顙，鶴立鷄羣，咸知敬仰。以言其言，時然後宣，齒牙餘論，學者爭傳。嗚呼，人有一善，必膺世選，君兼數者，乃不通顯。遲次佐州，獲未及收，遽以淪歿，命不爲謀。嗚呼！上不獲終養於母氏，下不逮延賞於諸子，此意蕭條，可哀也已。有酒既清，有肴既馨，寓茲一奠，心折涕零。

《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六。

太一宮開啓太上皇后生辰道場青詞

大德必得壽，已膺錫羨之符；承天而時行，式屆誕彌之月。歡深子道，誠達天聰。肅冲馭於殊庭，薦明馨於淨供。冀格博臨之貺，永綏滋至之休。

《鄭峰真隱漫錄》卷六。

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冊寶前三日奏告天地祝文

親承睿訓，嗣守丕圖。茲率籲於羣情，用肇稱於顯號。尊歸聖父，美並慈闈。福祿攸同，冊寶咸具。敢先昭告，益介壽俱。《鄭峰真隱漫錄》卷六。

奏告宗廟祝文

恭承睿訓，嗣守丕基。得道而上爲皇，雖難名於高致；有德者必得壽，用欽奉於鴻名。仰唯父道之尊，實並母儀之懿。冊寶咸具，日期既良。上祈九廟之靈，預錫萬年之祐。《鄭峰真隱漫錄》卷六。

普安郡王恩平郡王薦顯仁太后黃籙青詞

洪造難名，靡聞私福；真科有法，可援冥途。輒傾懇切之誠，仰動妙冲之鑑。伏念臣等姿從稚弱，運偶休明。式聯宗屬之邇班，逮事吾君之壽母。恩惟海嶽，報未絲毫。俄空長樂之闈，遽上層霄之路。雖生逢慈儉，曾無歉於仁心；而去即逍遙，尚有祈於道力。是用叩三境玉皇之聖，演九幽金籙之文，建彼法橋，助茲靈馭。伏冀龍興雷動，羽仗星馳。肸蠁遐臨，導神遊於帝所；鴻龐下霈，綿寶

歷於皇圖。誓竭微衷，上酬大賜。《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一。

建王醮宅青詞

天道無私，故能善貸；神心可格，厥有至誠。謹殫祗裼之衷，上動聰明之鑑。伏念臣生即叨於榮寵，居已愧於高明。比鳩土木之工，實銜君父之賜。因基革故，指日落成。仰止珠躔，燦森羅之象緯；俯思基壤，環窟宅之神靈。方當興作之時，寧免震驚之咎。儻忘愧謝，曷遂妥寧！用即良辰，肆嚴淨供。瓊篇藻笈，爰備演於仙儀；鳳蹕龍輿，冀遐周於塵宇。庶昭一念，永錫百祥。風雨震零，已享帡幪之賜；門闌靜謐，尚資覆幬之恩。誓竭忠勞，仰酬眷佑。《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一。

又顯仁皇后小祥黃籙青詞

三境玉京，俱闡慈悲之教；九幽金籙，是爲拔濟之科。輒控危衷，仰扳至鑑。伏念臣自從幼稚，逮事慈寧。荷大母之劬勞，極聖時之眷寵。邈矣遐霄之往，奄然新穀之升。懷德罔窮，寓哀無所。敢憑道力，上助仙遊。伏願鳳蹕龍輿，降沆寥之神馭；玉書丹篆，援冥漠之修塗。享快樂於諸天，畀安榮於丕祚。誓殫末景，仰答大恩。《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一。

全宋文卷四四一九

史 浩 二三

恭爲皇帝本命年設醮青詞 丁未

聖主題期，一周甲子；皇穹儲祉，萬紀春秋。輒殫祗茀之衷，仰動高明之覽。伏念臣生逢幸會，仕偶昌時。堯授舜以垂衣，正而凝命；湯至文而橐矢，大以樂天。茲當耳順之年，宜衍齒齡之祝。是用恭宣藥簡，虔籲璇霄。伏冀上帝博臨，列真扈從，深察微誠之愛戴，益增睿算之延洪。乾清坤寧，二氣運行而不殆；父慈子孝，兩宮燕衍以無疆。溥及華夷，咸躋仁壽。《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一。

昌國保榴青詞

國饒近寶，誠爲貨殖之源；水潤作鹹，必假陽精之助。茲繫天予，殆匪人爲。謹殫祗茀之誠，冀

動聰明之鑑。伏念臣謬尸百里，粗有四封。雖號膏腴，亦瀕斥鹵。旱則便於煮海，而或慮其無年；水則利於殖苗，而復憂其失墾。惟雨暘之並若，庶財賦之兩全。多稼如雲，今幸有千倉之望；萬亭積雪，顧猶愆一簣之功。是用敷淨供於琳宮，演靈科於蕊笈。式憑世禮，用薦民誠。仰冀覆燾無私，神明有格，俾潮汐晴陰之得序，庶牢盆火齊之悉宜。永與蒼生，同依妙蔭。《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代彭文公還醮願青詞

安不忘危，是爲戒慎。窮斯反本，乃啓籲呼。輒殫小己之私，仰冒大儀之鑑。伏念臣飄萍投老，竊祿爲生。歲在丙寅，時丁維夏，之官遠海，寄命孤舟。對穉子以懷憂，指空溟而結願。苟風帆浪舶，獲及岸以無虞；則璇漢珠躔，當肆筵而昭報。念從初至，甫逮終更，實通濟於往來，復輯寧於啓處。用敞清虛之靖館，式宣微妙之靈科。深竭愚衷，仰酬大施。伏冀玉清至聖，金闕羣真，徧乾象之森羅，極嶽神之扈從。俯歆芳苾，益賜帡幪。庶幾末路之光榮，盡出無私之覆燾。《鄮峰真隱漫錄》卷

醮宅青詞

大道無私，惟矜民欲；至誠有感，式契神心。謹傾齋潔之誠，冀動妙冲之鑑。伏念臣少居畎畝，長慕衣冠。適當佚老之秋，正藉養生之具。乃營蝸室，如葺燕巢。積材累年，鳩工數月，迄繄垂祐，遂底落成。方百堵之皆興，實衆夫之併作。深慮方隅之內，或逢星殺之臨。儻有震驚，必懷呵譴。不少伸於悔謝，寧獲免於災屯？是用載潔塵居，肆嚴法席。肅琳宮之羽客，延金闕之芝華。上薦微芬，用祈景貺。伏願璇霄列聖，壤地高真，憫此歸投，特彰符應。闔門上下，獲風雨之帡幪；奕世子孫，有芝蘭之馥郁。誓堅末景，仰答洪私。《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普天醮青詞

託身大造，夙蒙覆載之生成；委質清朝，久冒聖神之眷寵。遭逢極矣，報稱蔑如。輒伸感謝之悰，上瀆淵冲之聽。伏念臣處心雖善，過行則多。昧理而行，俯仰寧逃於愧怍；匪躬以進，優隆實荷於宸嚴。酬厥恩私，亶惟功業。念涓塵之未立，驚歲月之如流。今則綿力愈衰，欲爲不逮。愛君既切，請祝是先。爰啓籲呼，薄陳醮禮。伏願翔龍舞鶴，導法駕以博臨；灑道清塵，集仙靈而扈從。俯

昭懇惻，必賜矜從。天意既回，國威斯振。兩宮萬壽，永綏堯舜之臣民；四海一家，悉復文武之境土。庶因精禱，獲效微忠。意云：臣遭遇聖朝，徊翔要路。念功名之未立，愧爵祿之已崇。輒伸報答之私，用致禱祈之悃。

《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謝恩設醮青詞

癸卯九月

蕞爾蟻蜂，猶識尊君之義；冥然豺獾，亦知饗帝之時。矧屬爲臣，敢忘報上？輒控危誠之懇惻，仰干淵鑑之聰明。伏念臣猥以凡材，親逢聖主。全家飽暖，徒霑骨肉之親；一品崇高，曾蔑毫毛之效。常懷愧怍，有靦面顏。乃力請於掛冠，遂亟蒙於出綍。超新公爵，襲舊齋旄。念大德之難酬，若爲報答；潔私庭而致禱，少寓精虔。爰即良辰，肆陳菲席。肅璇霄之飈馭，宣藥笈之珍文。庶仗鴻因，上延睿算。伏冀高真下耳，列聖同心。畀壽豈於兩宮，享昇平於億載。誓殫忠赤，仰答穹蒼。

《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經筵丐歸設醮青詞

知足不辱，大聖敷言；居寵思危，前王所戒。儻明是理，乃保其身。謹殫祗慄之誠，冀動威聰之

鑑。伏念臣一從竊第，兩獲秉鈞。荷天眷之優隆，乏纖毫之報效。抵今晚歲，猶列通班。瞻神武以掛冠，未容蕭散；即長安而賜宅，尚示眷留。尸素既踰二年，裨益曾無一得。內懷慚懼，力請歸休。豈惟未拜於俞音，更復叨逢於嘉獎。再伸前懇，更禱高靈。是用恭肆菲筵，上邀雲馭。伏望三清六帝，列曜衆星，同闡大慈，俯從卑願。既保微臣進退之節，且全聖主終始之恩。嘉與私門，齊登壽報。誓堅香火，仰報堪輿。《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醺新第青詞

隨牒宦塗，久困生涯之萍梗；安巢晚歲，仰銜造化之帡幪。輒攄既感之誠，用徹妙冲之鑑。伏念臣起身寒陋，遭世盛明。昔無地以置錐，今有貲而問舍。懇辭政柄，賜居何啻於百楹；求返田廬，錫地又加於一曲。被寵悉由於聖眷，戴恩實本於天矜。今則慶大厦之落成，絜全家而來止。仰瞻寥廓，有象緯之照臨；俯燭幽深，有神明之窟宅。方其架鑿，曷免震驚？荷上聖之降康，致百靈之赦罪。迄無災害，遂此安寧。既懷愧謝之私，爰啓醺禳之禮。伏冀龍興鳳蹕，竝賜博臨；乾象坤儀，咸興扈衛。享茲菲薄，畀以休祥。閱閱光輝，延微躬之壽考；子孫忠孝，益後裔之繁昌。誓竭微生，仰酬洪祐。《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周氏生日設醮青詞 丁未

人當疾痛，乃欲天矜；身及康彊，何知帝力？茲幸始生之日，輒伸歸德之誠。竊諒洪慈，必垂妙鑑。伏念妾賦姿賤族，委質貴家。疏恩已拜於官封，得子又登於科第。筋骸安佚，衣祿豐餘。顧此么麼，常知慚愧。茲蓋高穹之眷祐，亦惟衆聖之扶持。是用齋心，必殫美報。伏冀龍輿鳳蹕，法駕博臨；鶴馭雲程，仙靈擁從。饗初筵之菲薄，錫上壽之鴻龐。閎闔光華，雲仍綿遠。誓堅晚景，仰答隆私。《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代周氏禳災設醮青詞

人有罪愆，方當臨禍。天行赦宥，敢不歸恩？輒殫恐懼之衷，上瀆聰明之鑑。伏念妾夙質孱瑣，久積悔尤。既無儆戒之心，不識懺除之理。月正元日，夜至四更，火起爐間，人伏枕上。浸淫不已，撲滅無由。倒屣倉惶，翻盆救止。冥迷之際，顛仆於傍。方其失身，生則忘矣。若有神物，掖而出之，於焦頭爛額之中，荷回死救生之賜。感銘既極，禳謝爲先。是用恭即琳宮，肅延羽士，演藥珠之寶笈，羞蘋藻之菲筵。企大駕之博臨，報洪私之善貸。伏冀寬其誅責，錫以康寧。曲突徙薪，永銷烟

燄；保家安國，益裕子孫。誓竭微軀，仰酬丕蔭。《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保安聖躬設醮青詞

大道無形，惟致誠而降格；至恩難報，繄請禱以輸忠。謹殫祗覬之私，上動聰明之鑑。伏念臣稟姿寒遠，遭世隆平。繇學館以陞榮，荷壽皇之眷顧。幸逢真主龍飛之日，獲脩微臣虎拜之恭。寵數屢加，感心莫喻。茲羞藻供，用叩璇霄。冀帝駕之博臨，保宸躬之衍裕。伏願仁風廣扇，道炁遐敷。茂延周王安樂之年，永錫箕子康寧之福。益隆萬壽，洪覆八荒。臣無任云云。《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祈雨文

旱既太甚，苗則槁矣。惟曰怨咨，末由也已。我徂東山，坐看雲起。龍乘是氣，震驚百里。三日以往，霖霖既優。勃然興之，乃亦有秋。農夫之慶，迄可小休。神之聽之，無作神羞。《鄮峰真隱漫錄》

赴餘姚尉辭先墓祝文

仰惟祖宗，修身謹行，內無諂曲，真古之遺直也。孝義藹聞，不克顯用，真古之遺逸也。天實祐之，俾裕厥後。不嬰殘弱，本夫祖宗有全生救難之心，得保其遺體也。不逢夭折，本夫祖宗有愛人利物之心，得藉其遺休也。不遭窮窶，本夫祖宗有周急普濟之心，得承其遺德也。不墜衣冠，本夫祖宗有樂善好賢之心，得奉其遺訓也。嗚呼！祖宗奕世積累，不越乎方寸之內，而使子孫憑藉如許。退顧微躬，無一毫之善，其何以得此？是以夙興夜寐，未嘗不感念祖宗之遺蔭也。茲始效官，得尉劇邑，視姚虞之遺黎也。瓜時已及，涓日啓行，期無悔尤，永底寧謐，不無賴於祖宗之遺烈也。尚冀鑑臨，錫以如欲。誓當謹飭，以廉易貪，以孝移忠，庶紹祖宗之遺風也。《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祭竇神祝文

比者憲臺有命，埏埴是營。鳩工彌月，巧歷必呈。惟是火齊，造化杳冥。端圓縹碧，乃氣之精。茲匪人力，實繫神明。是用奔走，來輸其誠。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靈。山川輯瑞，日月降晶。俾無苦窳，以迄有成。《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倉王祠成設祭祝文

上古結繩，未造典籍。天開聖人，遠取鳥跡。肇興斯文，作萬世式。翥鳳翔鸞，奔泉快石。充棟汗牛，層見疊出。推原本始，實繫神力。功烈焜煌，覆被今昔。矧此司宗，圖書是職。貌象弗崇，祠宇弗飾。官吏過之，孰不愧惕！乃鳩厥工，有事茲役。迄月而成，煥發金碧。揭虔妥靈，侑以馨苾。神其鑑歆，益衍丕德。佑我天子，閱歲萬億。慶裔繁昌，垂光赫奕。玉牒所書，斯無紀極。恃神之休，永安廟食。《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考冥忌設祭祝文

少遭閔凶，遽失所天。先考即世，實在盛年。雖有誕日，莫展慶筵。今已五紀，木拱層巔。敢陳宴俎，追記生前。尊魂有知，尚鑑精虔。《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妣喪大祥設祭祝文

某等罪逆不孝，禍不自滅，上延先妣。日月迅速，遽及大祥，曾事死之未周，乃禫除之斯屆。哀心不盡，禮制有終。追慕既深，攀號莫及。敢資芳苾，少薦悃誠。伏惟英魂，俯垂歆鑑。《鄮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重陽祭神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世享時祀。茲因重陽，致此薄奠。神庶歆之，恪勤厥職。俾我閭閻，永底安樂。《鄮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奉安西塘鄭先生神像祝文

某自幼學，與閩士大夫游，熟知諸先生姓氏，恨居不同里，生不同時，無以究考德問業之誠。垂老此來，始獲瞻謁列像，而寸心慕用，猶恐或有逸遺。訪之鄉彥，乃聞公之餘風，當抗論不屈。雖流

離嶺海，陸沈下僚，其氣與文，猶雄豪勁正，率不少讓，世亦罕有知之者。是用寄之丹青，嚴以香火，若節春秋，俎豆諸先生之列。非惟補先祠之闕，抑使邦之學者咸知有公，起敬起慕，於風化爲有助焉。祇款之始，薄酌揭虔，伏惟凜然若存，實鑑臨之。《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奉安鄭先生神像告先賢

伊惟羣賢，圭璧琳瑯。世之相後，萃此一堂。坐無公車，屬我西塘。爰求貌像，得自家藏。祇安于序，均奉享嘗。英資儼列，玉立交光。諒我羣賢，死而不亡。雲龍風虎，相得益彰。高標所激，興起一方。歲事伊始，敬酌此觴。《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夏至家祭告門丞戶尉文

守關鍵，呵不祥，神之職也。某以節屆夏至，將歲事於家廟。顧飆馭之來，仰瞻閥閱，何莫由斯！敢先以告，冀神鑑歆，俾我祖宗來燕來寧，毋有所畏而弗至，則神之惠也。庶幾祖宗克綏厥福，以裕我老稚，俾莫厥居，以永雍衍衍之風，惟神亦享無窮之樂。《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妻冥忌設祭祝文

某少也數奇，家道貧窶，攻苦食淡，有人所不堪者。夫人備嘗之而不憾，惟一意以奉慈親。故於夫人誕日，未嘗得以一杯爲慶，意謂異時偕老，爲之未晚也。迨予暮年，遭遇盛世，致身顯榮，而夫人竟不及見。每一念之，痛心如割。今者復值夫人冥忌之辰，某適奉祠還里，冒涉修途，又不敢以是廢禮。謹與兒女等就州孝順鎮太平寺營辦菲食，以寓追思之誠，惟靈其鑑歆之。《鄭峰真隱漫錄》卷四

立西塘鄭先生祠預告諸先生文

某職在宣化，曷使俗移？道以刑政，德禮或虧。合求前修，風勵一時。廉貪起懦，庶其在茲。惟西塘公，卓行可師。微官落拓，世所罕知。仰止高山，莫不先祠。用涓良日，敬奉表儀。列之像繪，以時享之。邦人交贊，先生無遺。有核在俎，有酒在卮。敢以預告，尚鑑我私。《鄭峰真隱漫錄》卷四

福州諸廟謝晴祝文

吏治無術，無以惠民。曰雨曰霽，輒號于神。陰雲四收，淫雨旋止。惟神之功，吏則知恥。嘉穀滿野，神賜則豐。清醴匪報，惟以告衷。《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新造器皿祭神祝文

器皿乃長物之累，杯觴爲狂藥之媒。雖已知非，未能免俗。敢同蘋蘩蕝藻，先薦鬼神王公。庶幾受用而安，固匪徼福而作。伏惟如在，俯賜來歆。《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謁曹娥廟祝文

某自罷相東歸，幾十五年，每過祠下，非擁旌麾，即趨召節，聖恩深厚，皆神力有以攸助之。是用躬致款謁，以謝神休。惟神敷佑，益畀丕澤。使異時功烈之成，掛冠歸老，全璧無瑕，則始終大賜，其敢弭忘。《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重陽祭宅神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世享時祀。今茲秋報，上已云「春祈式屆」。疇敢不虔？庶幾歆之，恪勤厥職，俾我閭閻，永底安榮。《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男彌遠受官告祖先文

某奮自寒素，遭世盛明。今者聯班孤傳，賜第寓京，子弟亦受國恩寵，通籍金閨，此一門之榮，已極通顯矣。今天子有事合宮，恩及臣下，某等三男彌遠復被榮秩。某竊惟一介之士，自束髮讀書，幸而掇取儒科，官不過末品。其得預京秩者，是惟集英第一之選，三年而僅有耳。今彌遠年未幾冠，起家而安有之，此非祖宗厚德，畀遺後人，何以及此！雖然，某之所期望於彌遠者，當思所以稱其恩光，不願其志效一官而自足也。繼自今方從師親傳，日長月益，庶幾其遠者大者，惟祖宗之靈陰隲默佑之，俾之自幼學至於壯行，由小成進於大成，卓然有立，無忝我祖。此則某暮年之幸，亦吾祖宗所賴於子孫世其家聲者也。祇命之始，于以揭虔，敢告。《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妻弟貝叔懷以外弟受官告妻文

某起自單微，置身通顯，慨念糟糠之偶，艱苦同遭，逮今可以安佚，而夫人既往。雖大國屢封，而報之之心猶未既也。追念昔年夫人卧病，而夫人弟待舉，實躬湯劑之奉，夙夜不懈。屬續之時，命我曰：「君苟富貴，無忘吾弟。」音容雖遠，歲月雖深，言猶在耳，不敢忘去。今歲季秋，天子歲事於明堂，凡在搢紳以顯秩，得薦其子孫中表，是用以異姓之恩授之待舉。茲因拜命，敢告。《鄮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冬至謁先聖祝文

先聖道德之言，垂於六籍；仁義之教，覃及萬代。生民獲處禮樂之鄉，仁義之域，繫吾先聖是賴。臣起身布韋，致位將相，豈不知所自耶？是用嚴恭廟像，奠於家塾，屈致賢師，奉宣微言。將使子子孫孫孝悌忠信，德行道藝，萃於一門，以行先聖之道。今茲陽至，敢薦苾芬，以彰歸恩報德之意。《鄮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入賜第謁先聖祝文

先聖之道，無往而不在；則先聖之神，無在而不形。神無在而不形，立像以求之，非謂神專在是也，蓋欲接之於目而著之於心爾。某荷上異恩，賜第都下，茲涓吉日，絜家來居。欲子孫無一日忘先聖之道，故欲子孫無一日不存先聖之神。謹即家塾，恭迎聖像，爰及羣賢，敬薦觴豆。神其妥之，以默裁我子孫之文。《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建新第奉安四明山王并謝遺塵先生神像文

某常聞之孫綽曰：「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塵外之窟宅，神仙之所憩息者也。」某生長四明，自謂方丈、蓬萊與夫天台固難即到，四明在吾桑梓咫尺，不知其所，可乎？是故游雪竇，登杖錫，訪四明之真境，人莫之知也，意者墮於荒唐，其實無有。晚觀《松陵集》，見皮、陸所紀謝先生之祠，始知四明真有是境，第無仙風道骨，不能到也，然心常念之不忘。去歲秋八月得請東歸，今儲皇賜以「四明洞天」四字，始有意於爲圃，揭是扁榜，作爲林泉，以彷彿四明之真境，日游息其間。四海名下士、方外知識，時款吾居，與之共譚名理，且約不以腥穢浣吾勝地。今將落

成，命工塑四明山王與先生之像，以奉安焉。庶幾英靈時一至止，以壽我此山，視方丈、蓬萊、天台，相與不磨滅也。千秋萬祀，永錫我後，香火之奉，罔敢寂寥。《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迎奉城隍并惠濟王祝文

鄮山蟠英，甬水揚清。鍾靈毓秀，入於鄞城。中有吉地，背負州治。波環四圍，火聚佳氣。昔爲驛亭，以舍使星。既遭兵火，酒壚是名。喧喧沽肆，糟丘漸漬。一旦天恩，舉足以賜。其賜伊誰？實某東歸。玲瓏高峰，潏灩深池。蜿蜒樓閣，風煙灑落。咄嗟以就，深宜行樂。伊維吾家，得是光華。傳之後裔，綿及無涯。天造地設，幾經歲月。忽蒙皇慈，廣此閥閱。共惟大王，闕厥土疆。專以遺我，作爲寶坊。願移威力，護持泉石。鍾鼓園林，子孫千億。令此一方，安富久長。錫我史氏，享茲繁昌。直下萬世，忠孝相繼。期王香火，永永弗替。《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焚妻贈黃祝文

某踰冠受室，即與夫人約曰：「某不夭，先考即世已久，慈親在堂，與兄弟五人，某實居長，承顏順色，理合率先。」故日供定省，夜則抱衾以待，未嘗處於內也。夫人安之。復戒之曰：「吾家四

壁，汝貲囊雖薄，不可少靳毋使。今日有違，而異時有悔，則予汝宜。」夫人聽之，於是罄竭以備甘旨裘葛，至其自奉，則澣濯麤糲，幾無以充其口體，宗族稱孝焉。意者積德既豐，必生享厚報。暨某遭際聖主，恩寵隆特，而夫人沒已數年，不及見也。每一念之，酸鼻流涕。粵自紹興三十一年至淳熙元年，某備數宗正少卿，乃封恭人。及爲侍從，爲執政，爲尚書右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爲節度使，爲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遇郊祀大禮，追封邠國夫人。淳熙四年三月，某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永國公，妻追封鎮國夫人。淳熙五年三月，某除右丞相、衛國公，妻追封蜀國夫人。淳熙五年十一月某解罷機政，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賜第于行都，妻再封蜀國夫人。淳熙六年九月，某遇明堂大禮，妻追封魏國夫人。淳熙八年五月，某除少師，依前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魯國公，妻再封魏國夫人。淳熙九年九月，某遇明堂大禮，妻再封魏國夫人。淳熙十年十月，某除太保、依前保寧軍節度使，改封魏國致仕，妻再封魏國夫人。八加敷錫，未曾恭款松楸，薦此異數。是用精擇吉辰，以淳熙十一年十月望日，躬率諸子若孫若曾孫與諸親姻，迎奉贈告，展禮燔黃，副以衣章，告于幽域。恭惟夫人艱難貧悴雖備歷於生前，顯赫寵榮實有光於身後，英魂可無憾矣，予心尚庶幾焉。伏冀鑑歆，祇服睿訓，滋繁遺澤，克祐本支。覬此光榮，繼繼承承，益加隆厚。雲仍百代，忠孝不渝，是爲餘慶。使積善之效，取驗吾家，不勝大願。

《鄮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葬五祖衣冠招魂祝文

某少遭閔凶，備嘗孤苦。壯依陰德，獲塵仕路。爰從初階，至於右輔。歲時祝先，三廟鼎俎。原所自出，每懷悲慕。淳熙戊戌，聖主錫予，許立家廟，祀五世祖。時方罷政，賜第在所。越三四年，請歸鄉土。乃克興工，作新棟宇。敷陳幄次，以奉神主。惟五世祖、高祖父母，二代五人，實無墳墓。春秋汎掃，哀無所寓。子孫相視，顙泚色沮。遂諏吉壤，以圖安厝。棺椁衣冠，既周而具，像形如生，招魂合祔。東湖之東，下水之塢，峨峨仙塋，松楸繁舞。肆涓良日，西望城府，迎致英靈，歸歟安處。《祈招》之辭，載之別楮。靈其來兮，旌旗掀舉。既宅斯藏，妥寧千古。祐我億載，益昌厥緒。蠲潔致告，莫茲肴醕。惟靈歆之，悉如辭語。《鄭峰真隱漫錄》卷四二。

全宋文卷四四二〇

史 浩 二四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一

月紀正陽，協元聖誕彌之慶；星流華渚，啓皇家長發之祥。凡居覆蓋之間，舉有歡欣之意。矧膺闡寄，舊服宰司。不憑清淨之文，曷罄延鴻之祝？尊號太上皇帝伏願後天難老，如日方中。壽豈萬年，永享無疆之樂；本支百世，幸觀有道之長。《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二

華渚流虹，載臨誕節；羣心就日，請祝聖人。爰繙藥笈之書，式贊蘿圖之慶。尊號太上皇帝伏願

燕謀增衍，鴻算益隆。乾清坤夷，並受兩儀之貺；堯父舜子，永齊二帝之年。《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三

二百載而中天，允符興運；一千年而誕聖，於赫昌辰。敢憑西竺之因，用介南山之壽。尊號太上皇帝伏願堪輿並貺，箕翼齊休。降福穰穰，誕保無疆之慶；爲衆父父，永觀有道之長。《鄮峰真隱漫錄》

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四

電繞樞而虹流渚，篤生上聖之期；嶽脩貢而川效珍，共獻後天之禱。式嚴梵宇，伸演員書。傾葵藿之誠心，祝岡陵之睿算。尊號太上皇帝伏願神靈擁祐，福順駢臻。大安大榮，度越西方之無量；時萬時億，等夷南極之長生。下及海隅，同躋壽域。《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五

乾爲父而坤稱母，篤生上聖之辰；嶽脩貢而川效珍，預致後天之祝。敢仗龍華之會，永延鳳歷之期。尊號太上皇帝恭願富壽康寧，神祇安樂。億萬年之社稷，已高付托之勳；八千歲之春秋，永享昇平之養。《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六

火德紹堯，協乘離之興運；日符祚漢，當載震之昌辰。輒憑西竺之梵香，仰祝南箕之睿算。尊號太上皇帝伏願神祇薦祉，社稷儲祥。帝與九齡，益介降年之永；嵩呼萬歲，用彰申命之休。普及寰區，同躋仁壽。《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七

簡上帝心，久格明昌之治；爲天子父，式臨誕育之辰。慶洽九重，歡均萬類。爰闡龍華之會，仰

祈鳳歷之長。尊號太上皇帝伏願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聖子以天下養，同介祉於萬年；敵人以侵疆歸，永推恩於四海。《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八

炎歷紹開，聖人特起。神明薦祉，式符震夙之辰；梵唄揚音，用衍升恒之祝。尊號太上皇帝伏願與天難老，介福無疆。非心萬乘之尊，見堯仁之惟大；永享九重之養，彰舜孝之彌隆。普及邇遐，咸躋富壽。《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九

馬化爲龍，已肇中興之運；虹流在渚，式丁載育之辰。敢憑西竺之浮圖，用介南山之遐壽。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體符乾健，道合泰通。天子有尊，永享萬方之養；敵人效順，益推四海之恩。覃及華戎，並躋仁壽。《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天申聖節功德疏 一〇

堯仁舜孝，丕昭晏粲之期；地久天長，率籲龐鴻之祝。敢趨淨宇，祇被丹誠。尊號太上皇帝恭願社稷儲休，神祇薦祉。享一日三朝之大養，交四方萬里之歡心。祝聖人壽曰辭，雖益光於謙德；爲天子父乃貴，願永御於隆平。流虹繞電，式開震夙之祥；就日望雲，共祝綿延之祉。爰憑梵果，益衍帝齡。尊號太上皇帝伏願萬壽無疆，百祿是荷。儲神玩意，坐觀寰宇之昇平；侍膳問安，長享聖君之尊養。《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會慶節功德疏 一

天佑民而作君，允屬誕彌之慶；臣歸美以報上，敢伸善頌之誠。恭叩淨方，仰裨睿算。皇帝陛下伏願受帝之祉，如日方中。八千歲之春秋，永錫難老；億萬年之基業，坐致中興。《鄮峰真隱漫錄》卷

會慶節功德疏 二

彌月載臨，式應流虹之瑞；溥天同慶，咸輸就日之誠。輒憑翻譯之文，仰罄延鴻之祝。皇帝陛下伏願治隆上古，德服遠夷。寶祚無窮，歷數過有周之永；輿圖盡復，謳吟思大漢之歸。《鄭峰真隱漫錄》

卷二二。

會慶節功德疏 三

有王者興，應半千之休運；使聖人壽，衍億萬之脩齡。敢憑西竺之因，用慶南山之祝。皇帝陛下恭願道尊古昔，德並堪輿。既令窮幽極遠之人，永離兵戰；將見長生久視之報，併祚皇躬。兩宮益享於歡榮，四海同躋於晏粲。會兩曜於析木之津，誕彌厥月；起三呼於嵩山之麓，壽考維祺。爰款名藍，肅延梵侶。庶因殊利，用介多祥。皇帝陛下伏願道格高穹，德霑羣品。九州四海，既躋仁壽之塗；億載萬年，永享昇平之福。《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二。

會慶節功德疏 四

寶歷延鴻，祥開華旦。聖君誕育，慶溢綿區。敢憑覺海之淨因，用表愚衷之虔頌。皇帝陛下伏願萬靈效順，諸佛薰慈。沙磧迢遙，喜牛羊之被野；楓宸邃密，享玉帛之盈庭。嘉與生靈，同躋仁壽。

《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會慶節功德疏 五

三靈眷命，方開出震之祥；萬國歡心，同起後天之祝。仗鴻因於釋梵，祈睿算於岡陵。皇帝陛下恭願丕冒華夷，混同文軌。符邾鄆之定鼎，三十六世以彌昌；越廣成之脩身，千二百歲而未極。《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會慶節功德疏 六

誕彌厥月，肇開甲觀之祥；於斯萬年，敢效華封之祝。式憑妙果，仰祐睿齡。皇帝陛下恭願如日

之升，後天不老。五百里藩，五百里衛，均被仁風；八千歲春，八千歲秋，永隆親養。《鄭峰真隱漫錄》

卷二三。

會慶節功德疏 七

十月爲陽，瑞電占樞星之繞；一人有慶，歡聲激嵩嶽之呼。爰款精藍，特憑淨侶。宣琅函之秘語，言寶歷之洪休。皇帝陛下恭願如日常明，與天齊壽。行聞漢都護，歸奉萬年之觴；願同唐宰臣，恭獻千秋之錄。《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會慶節功德疏 八

黃河清而聖人生，式契千齡之會；南極明而天子壽，敢伸三祝之勤。廣哀梵宇之良緣，仰贊楓宸之景福。皇帝陛下伏願太元授筴，鼎祚延洪。問安奉長樂之歡，受祉垂後昆之裕。九州圖籍，重恢禹迹之山川；萬里梯航，盡效漢庭之玉帛。《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顯仁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毓聖人躬，爲天下母。爰紀誕彌之慶，普伸祝頌之誠。恭演靈科，肆陳淨供。皇太后殿下伏願與天無極，如日方升。天子必有尊，永副九重之養；百姓徧爲德，更均四海之歡。《鄮峰真隱漫錄》卷二

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一

涼生桂殿，序適屆於清秋；慶衍椒房，詳誕開於彌月。恭集竺園之妙果，仰祈南極之遐齡。尊號太上皇后伏願均享萬年，並臻五福。配天同久，常共樂於昇平；受祿無疆，用永膺於尊養。《鄮峰真隱

漫錄》卷二三

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二

女英殯於虞帝，既臻偕老於萬年；太妊生此文王，更得歡心於四海。慶誕彌於北內，祝壽量於西

乾。尊號太上皇后伏願配日長明，如松並茂。雍容膝下，享聖子之綵嬉；豈樂壺中，見來昆之黃髮。

《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皇后生辰功德疏 一

景貺維新，方衍長秋之慶；遐齡申錫，式開彌月之祥。輒憑翻譯之文，仰祝綿延之祉。皇后殿下伏願配天同久，並日齊明。婦事兩宮，永佐九重之養；母儀四海，益隆百世之休。《鄮峰真隱漫錄》卷

二三。

皇后生辰功德疏 二

乾象昭回，仰四星之炳瑞；坤儀震夙，罄八表以騰歡。敢憑梵唄之良緣，用祝椒塗之遐算。皇后殿下伏願至明儷日，厚德承天。祇婦道於兩宮，化成海宇；貽厥孫謀於百世〔一〕，慶篤家邦。《鄮峰真

隱漫錄》卷二三。

〔一〕此句與上句失對，疑「厥」字衍。

皇太子生辰功德疏 一

前星增煥，夙鍾儲禁之祥；彌月載臨，誕啓璿源之慶。式憑善頌，仰贊遐齡。皇太子殿下伏願輝潤無窮，燕貽有永。仰少陽之德，見國本之彌崇；扶太極之尊，與皇圖而並久。《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皇太子生辰功德疏 二

儲宮衍慶，喜適屆於誕彌；靖館翻經，請虔伸於頌禱。皇太子殿下伏願三靈錫佑，百順駢臻。歡侍重闈，共介無疆之壽；光臨貳極，永符有道之長。《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昌國保留道場疏

曠其乾矣，斯成萬留之儲；雨以潤之，則失一年之計。敢憑佛果，上動天慈。伏願慧日流空，仁風扇海。凡有波瀾之地，悉爲冰玉之區。三日之霖，利不遺於農畝；六月之汛，課自足於版書。惟微

不獲之一夫，庶顯無邊之大覺。《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又見光緒《定海廳志》卷三〇。

昌國洩潭祈雨疏

民亦勞止，莫蘇就槁之苗；天必從之，願霈爲霖之雨。恭投鷲嶺，祇禱龍淵。灑道清塵，肅花幔而戴地；升雲上氣，俛水澤以盈疇。凡我有生，敢忘大賜！《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昌國縣衙祈雨疏

炎曦久亢，天外峰攢；秋稼垂成，田間龜坼。傾斯民之渴望，祈我佛之哀憐。載涓公宇之塵，用啓祇園之會。伏願濃雲靄若，甘雨霈然。蘇萬隴之焦枯，慰終年之勤動。普均生殖，仰戴慈仁。《鄭

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福州祈雨設水陸疏

某猥以孱陋之姿，被此蕃宣之寄。由政刑之失當，致水旱之相乘。心實知非，咎將誰執？況紀綱

不振，列城有獄訟之冤；而教化不明，百姓積貪嗔之過。叢茲衆惡，悉本一身。和氣爲之消亡，咎徵自然發現。已期年而在鎮，無十日之伸眉。今則不雨經時，涉春已久。農欲興於耒耜，澤不潤於田疇。種無入土之期，人有望霓之急。雖兩宵震電，獲粗及於焦枯；然三日爲霖，猶覬優於霰霖。感通已賴神力，障隔實在人心。不敢怨天，唯當罪己。用啓冥陽之供，以昭懺悔之誠。謹取淳熙元年二月二十一日，重於福州設廳羞設水陸大齋之會，普申供養。諸佛菩薩莫不梵唄宣揚，花幔散墜。既設嘉餚珍果，又陳風馬金錢。演章句之甚深，變馨香之無盡。仰惟法馭，咸賜光臨。驅旱魃以歸空，策驕龍而效職。使此連畦之白壤，化爲萬頃之清漪。澤澤其耕，欣欣有喜。荷蓑荷笠，歲功實自於權輿；曰雨曰暘，時節更繫於保護。則斯民之一飽，皆列聖之洪私。某既蒙芘成，又當追責，誓圖竭力，仰報垂慈。《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福州謝雨祈晴疏 一

本府伏爲亢旱日久，發心遠詣支提山，迎請千聖天冠菩薩聖象入府，祈求甘雨。已蒙慈悲降赴，大施潤澤，連日霽霑，三農遂獲有秋之望。今日法駕還山，尚須晴霽。輒輸誠懇，再恩神威。伏惟哀矜，不以爲瀆，即賜從欲，以全聖力者。《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福州謝雨祈晴疏 二

七閩五穀，一歲兩收。畎畝易枯，經旬不雨，則憂旱暵；陂塘無泄，三日之霖，又慮浸淫。怨咨未免於屢興，造化亦難於爲力。唯菩薩大悲大願，隨衆生曰雨曰暘。應如空谷之聲，易若轉圜之勢。伏願陰雲稍霽，甘雨以時。雖人心無厭，有是再三之瀆；而聖慈至廣，曾何適莫之拘？仰冀哀憐，即彰感應。五風十雨，普天咸底於順調；千倉萬箱，比屋永臻於豐富。誓堅初意，仰報全功。《鄭峰真隱

漫錄》卷二三。

解任辭諸佛疏

輒傾丹悃，仰扣洪慈。伏念某朴拙無奇，迂疏有素。席乾坤之化育，荷君父之寵靈。乏文武之全材，而身獨兼於將相；無循良之美譽，而職屢寄於蕃宣。自脫服於鄞川，即擁麾於閩部。雨暘之禱，草偃風行；火盜之虞，影滅跡絕。屬邑之間無公誤，常賦之外不斂財。訟簡刑清，靡一夫之棄市；年登俗樂，有萬口之歌途。此皆諸佛菩薩特展威神，有茲幸會。感銘雖切，報效無從。今則某自分衰遲，力求閒散。遵古人知止之戒，慕前賢勇退之爲。將陳馨苾，以告違離。伏願大造無私，至誠有

感。不替隆恩於今日，永敷妙蔭於斯民。然後祐我歸途，無諸障難，俾之奠枕，以樂昇平。儻遂所祈，敢忘歸德。《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新作茅舍供疏

竹籬茅舍，粗成田野之居；山茗溪泉，首作聖賢之供。神既歆而先享，人斯處以長寧。伏願境界清夷，湖山明秀。園林勝事，飽聞鐘鼓之音；似續世賢，永保箕裘之業。普同寰宇，咸獲帡幪。《鄮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葬五祖衣冠招魂功德疏

輒露危誠，仰干慈造。伏念某生繫積善，長遂成人。初無濟治之材能，偶獲致位於將相。推原本始，悉自宗桃。頃荷國恩，許建家廟，祀及五世，榮冠一時。幄次既敷，神心咸喜。永惟三代而降，皆有吉藏；獨於高祖以前，不知其墓。每當拜掃，彌切哀思。是用恭擇名山，專營幽域。將奉衣冠而俱窆，庶令精魄以歸安。得地於陽堂下水之後浮，僦土於淳熙戊申之上巳。巖巒秀潤，風水清奇。嘗走里閭，徧詢耆老。謂吾先系，實起自於寒鄉；故其令終，適並從於火葬。宜往延慶諸藍之淨沼，以

招鼻祖兩世之英魂。庶使春秋，永寧宅兆。謹取四月四日奉迎五人肖像之靈櫬，用舉百歲同穴之盛儀。然而歷時甚深，往轍難究。乃即城中二三大刹，廣作脩崇，普熏衆生，億兆先亡，皆霑利樂，然後俾我祖宗，來趣松楸。伏乞三寶印知，衆靈昭鑑。儻於是處，曾此留蹤，願脫寒波，起乘雲馭。甫當召請，即賜降臨，庶此佳城，不爲虛設。若或道骨既銷於黃壤，仙遊已在於青霄，亦覲光明，下昭窟宅。潛德九原而可作，遺芳萬祀以長存。綿後裔以克昌，景前修而勿替。普令法界有生之類，咸知慶源衍裕之恩。《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寂照院開田疏

海山浮翠，金剎凌雲。天童瑞巖，介乎左右；道人衲子，常所往來。無一鉢羞供之儲，有數頃寬閒之地。將圖耕墾，尚愆荷鍤之資；必藉檀那，爲啓捐金之助。儻從所請，不患無成。會看萬隴蒼煙，化作一犁春雨。清漣出耒，晨昏已辦於薰修；白雪翻匙，飲啄敢忘於來處？儻有不思議福，願歸無住相人。《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代補陀山化緣起殿榜

瀾長老

謹按當山，係《華嚴經》所載善財童子來參觀世音菩薩問法之地。童子始因胝羅菩薩指路，次第方到海岸孤絕處，得遇菩薩於當山。山有潮音洞，綿歷千古，瑞相常現，變態不可勝記。而寶殿墮損，欲議鼎新，約費錢三千餘貫。若以有力檀那，可以取辦一家。住持僧某所以親出緣化者，正欲爲四衆道俗同結善緣。不拘多寡，一文以上，皆悉具足莊嚴功德。又況世人同知頂禮菩薩瑞像，同知稱念菩薩聖號，同知勤事菩薩香火。至於菩薩顯化之地，殊特微妙如此，則往往不知。是猶終日食稻，而不知田之所自出也。今來舉此勝事，伏望遠近道俗，推原本始，同發善心，庶幾世世生生，真游菩薩境界，爲善財童子所得功德等，無有異者。

右，伏以山湧金鼈，可謂寂然不動；浪環銀屋，何妨到處隨流。茲爲人士香刹林，不離衆生塵劫海。語化身則無乎不現，究發跡則此乃其源。儻令玉舄雲輅一新輪奐，當使珠纓肉髻再顯光明。凡於此地有緣人，即是今辰樂施者。願假慈悲之大筏，同登方便之普門。《鄭峰真隱漫錄》卷

二二。

請倫講師住月波水陸院疏

風烟佳處，鍾梵飽聞。下臨萬頃澄波，中印一輪明月。龍天呵護，兩宮之睿藻交輝；星斗昭回，儲禁之神毫煥發。來居此地，拱俟當仁。倫公講師得雋祇園，傳芳台嶺。口角妙談三觀，胸中絕挂一絲。屢主名藍，爭馳羣衲。宜向無礙道場滋法乳，更於甚深寶洞肆潮音。優曇華忽爾重開，果符衆望；靈山會儼然未散，永祝帝齡。《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如大德住無量壽庵疏

東湖萬派琉璃，下水千巖翡翠。中是曾先之窟宅，久煩神物之護持。輒企巾瓶，虔修香火。如公大德，夙馳道譽，綽有慈風。雖明淨摩尼，已絕纖塵之染污；而清深蘭若，尚祈大手之發揮。便好承當，不須擬議。《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道監院住教忠報國院疏

卓矣生全純孝，歸歟天子吉藏。眷惟我祖之靈，宅是真仙之窟。松楸已拱，香火久寒。必得其人，乃膺此選。道公大德入啓霞室，登真隱園。瞬目揚眉，既聞指訣；搬柴運水，莫匪神通。佇大闡於慈緣，以一新於勝地。《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雲講師住上水辯利寺疏

路當雙澗會，門有兩山朝。文宗之翰墨猶存，名族之松楸已拱。常嗟勝地，未遇當仁。來者紛紛，隨分經營於粥飯；去之寂寂，何心領略於風煙。宜得俊流，可畢能事。雲公講主六塵休復，三觀淹通。昔年馳譽於青蓮，今日應緣於辯利。會見殘僧野寺，化爲古德叢林。便請承當，毋煩辭避。

《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瀾大師住上水教忠報國院疏

丹桂叢中，聳二親之吉兆；白雲深處，儼諸佛之道場。欲挽巾瓶，來修香火。瀾公大師鬱爲法器，綽有化緣。奮雙拳創建月波山，咄嗟已就；渡一水再興安樂刹，談笑可成。行看一代宏規，永作諸方嘉話。惟茲快便，請勿牢辭。《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采首座住上水教忠報國院疏

拱秀發之松楸，久爲吉地；煥光騰之金碧，中有梵宮。欲成古大道場，必待得真法器。采公講師學明止觀，法妙聞思。能於在處建立伽藍，宜向是間發揮叢席。會看棟宇，廠百代之帡幪；更俾鍾魚，飽十方之雲水。以此無邊佛果，用酬罔極親恩。便請承當，毋煩退避。《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孜老住昌國吉祥寺疏

朝宗萬派，銀濤俱萃於東溟；擢秀九峰，金刹忽標於彼岸。向諸方搜求勝士，來此地建立法幢。

孜公禪師苦行孤高，圓機灑落。徧參明眼，入居士之不貳門；屢主道場，演慈航之末後句。願令移錫，請即浮杯。靄一瓣之濃薰，迅登猊座；集萬年之洪算，遙祝龍庭。《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教忠報國院募觀音殿磚瓦疏

東湖勝地，上水精藍。聳吉祥安樂之名山，儼妙智圓通之瑞像。邃殿昭回於奎畫，普門示現於靈蹤。雖雕梁玉舄之僅全，而蓋瓦級輒之未備。輒憑諦信，用助帡幪。勿生有限量，身心待私家而成就；當起無住相，布施隨生處以莊嚴。報應靡差，慈悲廣攝。一念既萌於自己，百祥豈屬於他人？快便真箇難逢，當機切忌蹉過。《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月波山求化疏

鄞有錢湖，古稱洞府。山列千尋之翡翠，波涵萬頃之琉璃。即蘋葉藕花之中，立梵剎寶坊之勝。神呵鬼護，煌煌帝所之宸奎；鳳翥鸞翔，奕奕春宮之墨妙。天童育王與之鼎峙，道人衲子是以雲趨。展鉢之衆加多，入廩之儲未裕。雖豐濃香火，咸推講懺之至嚴；而扣擊鍾魚，唯慮堂厨之弗繼。是用謀及龜筮，禱爾龍天。遠投諦信之家，求衍膏腴之地。喜既垂於青眼，諾斯重於黃金。儻令累陌連

阡，稍歸下處；會見發祥隤祉，俱萃高門。共成常住不拔之基，永祝至尊無疆之算。《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二靈山普光院求化疏

一山孤秀，宛在水中；四獸爭雄，皆爲從者。乃東湖尊貴之地，有二靈勝絕之名。韶國師曾此結茅，和庵主繼因卓錫。久成湮沒，茲發光明。雖勅額新頒，龍天歡喜；而梵宮久廢，雲水寂寥。輒登檀信之門，用丐帡幪之賜。儻垂金諾，成此寶坊。施傾有限之資財，報受無窮之福利。《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倫老住觀音能仁禪院疏

浙右四明福地，金剛三昧道場。前揖平湖，樓觀招來於風月；後鄰鬧市，雲烟隔斷於塵囂。巋然清淨之區，妙矣圓通之像。肆求主席，允屬名流。倫公長老臨濟裔孫，常庵嫡嗣。飽參大匠，屢住精藍。眷吾華封祝聖之方，宜此祇園得雋之士。若向三家村裏，火熟蹲鴟；爭如十字街頭，手縛猛虎？是爲機便，好即承當。庶揚大事因緣，用衍兩宮壽算。《鄭峰真隱漫錄》卷二三。

請瑩講師住寶雲疏

右，伏以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洼出霍馬駒。自天台熏正見知，若猗蘭脫衆蕭艾。當後世寂寥之際，如阿師付授之難。共惟新命寶雲瑩公講師，既以心傳，不爲塵累。徧歷雨華之肆〔一〕，親出烹金之爐。鶴髮霜眉，受道人卒歲之託；晨香夕火，致居士華封之誠。衆所歸依，公無退轉。謹疏。《寶雲振祖集》。

〔一〕徧：原作「偏」，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四二一

史 浩 二五

天申節錫宴當筵致語 一

天開萬世之福，聖應千齡之期。瑞感虹光，慶綿火德。奏蕤賓於舜律，風入五絃；玩寶歷於堯階，奠餘九莢。需雲皓宴，始自嚴宸；湛露洪恩，普沾寰海。舉一十七年未舉之縟典，逢數千百歲難逢之令辰。矧我名藩，莫茲南服。簪纓畢萃，歌頌載揚。莫不瞻帝所於中天，伸臣儀於北極。某官望隆八座，治洽四明。和通兩國之歡，節旄具在；寵極一時之盛，相印須提。來法從於琳宮，星辰燦若；會嘉賓於綺席，金玉鏘然。觴舉流霞，一一華封之祝；心馳魏闕，人人天寶之時。某等叨預伶倫，敢呈口號：

帝眷炎圖億萬秋，真人秉籙御神州。通和鄰壤邊聲息，仁浹羣生協氣流。一札鳳飛瓊苑詔，千官花擁醉鄉遊。江城今日騰嘉頌，遙認中天絳闕浮。《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天申節錫宴當筵致語 二 昌國

雷社分封，均視子男之秩；天光遠矚，率依君父之仁。當景命有僕之辰，伸萬壽無疆之祝。式頒燕喜，庸錫臣鄰。某官江左夷吾，關中孝子。他年槐路，定推一日之長；今日琴堂，聊闡雙鳧之化。嘉與正笏垂紳之侶，同爲醉酒飽德之人。列坐賓朋，同時僚佐，半刺有全家之忠孝，五湖高紹祖之功名。枳棘棲鸞，踵英聲於踰竈；鹽車引驥，蘊素節於伏蒲。或種出山東，才高吏部；或羣空冀北，志並延陵。或拯弊於隄防，或嚴軍於刁斗。更有文星武宿，莫非儀鳳祥麟。觴舉流霞，一一瑤臺之集；心存就日，人人嵩岳之呼。得不環羅綺而動歡聲，奏笙歌而聞麗曲？某叨居樂部，濫厠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邑近蓬萊萃列真，曉看簪履望堯雲。三呼請祝聖人壽，億載長爲天下君。荷柄飛香浮碧甃，榴花照座舞紅裙。更聽既醉昇平雅，始信宸恩浹海垠。《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天申節望闕祝聖致語 一

乾爲父而坤稱母，篤生堯舜之君；岳修貢而川効珍，茂底成康之治。屬流虹之紀瑞，爰湛露以頒

恩。凡在羣臣，式沾宴喜。恭惟皇帝陛下孝光四海，道用羣心。得賢立太平之基，復古振中興之業。帝乃誕敷文德，既躋夷夏之安；天其申命用休，遂格神明之佑。歡騰率土，慶萃斯辰。雖富壽多男，靡俟華封之祝；而升恒報上，敢忘《天保》之詩？臣等幸際聖朝，叨塵樂部。傾丹誠於葵藿，采輿頌於芻蕘。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簪纓萬國拱堯雲，遙認霏煙靄帝閭。始聽嵩呼徧夷夏，便知孝治感乾坤。鳳飛一札蟠桃宴，花覆千官湛露恩。歷數在躬無紀極，垂衣請頌有虞尊。《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天申節望闕祝聖致語 二 庚午餘姚

虹流華渚，適丁震夙之期；鳳出層霄，爰錫邇遐之宴。沸嵩呼於率土，祝椿算於後天。恭惟皇帝陛下天覆堯仁，日躋湯聖。孝格毳罽卉裳之遠，恩覃草木昆蟲之微。遂底三登，咸歸一德。徵招作相悅之樂，歡動八紘；《天保》歌歸美之詩，聲齊萬壽。但臣等謬居樂部，幸際聖朝，不揆才荒，敢進口號：

萬國星聯拱北辰，曉看簪履拜堯雲。三呼請祝聖人壽，億載長爲天下君。樂奏廣庭聲縹緲，香騰寰海瑞氤氲。太平今日非無象，花覆千官玉臉薰。《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上明良慶會閣碑致語

天開萬世之真主，相得一代之宗臣。風虎雲龍，自然交感；水魚膠漆，不約同符。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當陽，忠賢作輔。幸遇靡勞於獵卜，相逢偶在於儲潛。行孔孟仁義之言，聿新初政；躬唐虞孝弟之道，藹著兩宮。帝德既彰，皇心益眷。雖丘園之歸老，亦簪履之弗遺。故錫華名，以標傑閣。翔鸞舞鳳，褒嘉忽覩於宸毫；塗碧填金，摹刻更從於御府。改觀四明之風月，增輝百葉之子孫。神靈彌久以護持，香火敢忘於崇奉。臣某等叨居樂部，獲覩榮光，不揆才荒，敢陳口號：

綿綿寶歷與天長，興運重光屬我皇。德洽化隆超漢晉，父慈子孝協虞唐。三階順軌時方泰，萬國歸心道益昌。一自臯陶賡載後，于今始得頌明良。《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叔父知縣慶宅并章服致語

樂具四并，萃珠履瑤簪之會；壽祈五福，捧瓊波玉液之觴。銀章綰而里社榮，畫棟成而燕雀賀。矧紅桃徑底，流鶯轉求友之簧；綠野堤邊，飛絮作舞空之雪。集茲佳致，用贊清歡。恭惟某官學海鯨鯢，詞林鸞鷟。妙齡秀發，三魁領袖於賢關；清節藹聞，八課楷模於仕路。高門新峙，表一時斷獄之

功；治服初頒，壯百里臨民之寄。行飛旌於日下，即持橐於禁中。而某人婦道蘭馨，母儀冰潔。早擅肥家之譽，齊當得意之秋。嶷嶷鳳雛，一夔足矣；溫溫玉潤，二妙居之。率因琴瑟之和鳴，遂享衣冠之盛事。珠簾鴛瓦，頓還昔日之風光；象版霞冠，共挹今辰之樽俎。加以錦堂仙眷，綺席賢賓，來王母於西臺，見老人於南極。藍綬初香蟾窟桂，紫袍新翦魏家枝。帽簷皆閬苑之花，蓮步盡蕊宮之侶。得不祥凝鳳蠟，瑞靄猊金。環羅綺而動歡聲，奏笙歌而聞麗曲。某叨居樂部，幸對慶筵，不揆荒蕪，上呈口號：

簪纓濟濟珮鏘鏘，競集華堂獻壽觴。朱紱始聞新命誥，青氈俄覩舊門牆。梁闌琴瑟聲俱妙，謝砌芝蓀氣倍香。爛醉莫嫌歡未徹，從今三萬六千場。《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代人納壻親會致語

太守風流，雅有謝宣城之標韻；仙郎俊邁，隱然李太白之才華。爰當遴選之秋，式契好逑之意。金龜印就，南州既重賢諸侯；孔雀屏開，東榻又得真佳壻。一時盛會，千里歡謠。恭惟某官文海鯨鯢，士林棟幹。四門曾是魁群彥，一鶚先驚橫素秋。文筆生花，縹緲仙人之夢；詩囊佩錦，雍容公子之遊。纔過璧水蘭宮，即是玉堂金馬。既蘊潛心之業，宜膺坦腹之求。某官江左儒宗，山東相種。蚤擅賢關之譽，鬱爲仕路之光。自持橐於九閭，爰領麾於三郡。朱旛彩耀，起隨步之春風；畫戟凝香，

浮滿城之和氣。行參鼎鼐，迭和堦簾。乃卜良宵，式開皓宴。會此冰清玉潤，表其川泳雲飛。加以列席嘉賓，星辰燦若；滿堂貴客，金玉鏘然。得不環羅綺而奉歡顏，奏笙歌而聞麗曲？某叨居樂部，幸遇伶官，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人物宣城妙九州，乘龍果是屬清流。相逢解賦澄江練，上勝都歸疊嶂樓。畫戟林中銀漏迴，香梅影底玉盃浮。洞房咫尺笙歌沸，誰道華胥祇夢遊。《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叔父監簿慶宅致語

殖之五畝，專爲養老之資；處以一區，止作草玄之計。歷觀今事，度越前聞。畫棟干雲，挹四明之佳麗；紅旌卷月，浮三島之神仙。掃荆棘瓦礫之墻，成錦繡笙簧之地。宜陳雅宴，用副歡謠。恭惟某官節稟松筠，志全冰玉。彈冠入仕，不汲汲以圖名；問舍謀生，恥孜孜而爲利。上雖識拔，中自靜恬。職爲國子先生，人道關西夫子。某人龜鶴齊踰於耳順，金蘭久著於心同。既克肥家，遂能考室。風簾霜瓦，當年適困於狼煙；翠幌珠楹，茲日復張於玳席。得不嘉客萃滿堂之簪珥，羣姻藹盈砌之蘭芝？潤同九里之洪河，壽上一卮之芳酒。某叨居樂部，幸綴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清曉簪裾碾畫輪，更循玉砌擁蘭蓀。定知廣廈新遺址，來向華堂上壽樽。歌遏錦雲聲縹緲，舞攢星蠟影翩翻。賸須拚却如泥醉，顯拜行符駟馬門。《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餘姚待縣官致語

三年有成，令尹既彰於茂績；百里之內，羣僚悉萃於清流。爰愷悌以同心，宜昇平而共樂。式開雅宴，用洽清歡。恭惟知縣於道有聞，與時無忤。政既稱於父母，仕必至於公卿。方臻羣雉之馴，共昔雙鳧之去。知丞人推直亮，世襲忠嘉。他時迹筵於鵷鴻，今日膽寒於雁鷺。曾下車之未久，已奠枕而無爲。屈茲宏博之材，默衍樞征之利。監務職惟脩舉，學更優長。革弊事紛若蝟興，開利源速於泉湧。主簿鸞棲棘木，詩滿錦囊。裔雖本於王孫，名乃聯於高士。縣尉官方泥滓，志則雲霄。聊陳宴俎之勤，用表德星之聚。休取歌妍舞妙，所欣川泳雲飛。霞液交酬，玉山傾倒。某叨居樂部，幸預伶倫，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浙右風煙屬舜亭，幾年纔此萃羣英？棠敷美蔭連天闊，湖汎恩波徹底清。醉吸霞光金盞窄，笑扶花影玉山傾。定知太史先占瑞，天外祥星一處明。《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餘姚待新宰致語

雷社分封，恩視子男之貴；棠蔭展治，政施父母之仁。漁樵始藹於歡謠，賓佐宜伸於宴喜。恭惟

知縣詞林老匠，桂籍真仙。憲章明習如馬周，絃歌閒暇若言偃。下車未久，盈階已底於雉馴；推轂有期，當路佇飛於鸚薦。暫屈浚儀之風雅，將期卓茂之功名。知丞佐邑惟勤，於丞不負。凜凜古諍臣之氣，堂堂直漢相之容。滿席賓僚，一時賢德。無毫髮敢奸於政事，有胸襟可助於設施。共欣萍梗之飄浮，得此風雲之際會。莫不歌環皓齒，舞轉纖腰。停牙板以劇談，舉金荷而滿飲。某叨居樂部，幸預伶倫，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清朝出宰是郎星，牛刃恢恢正發硎。賓佐雍容心盡赤，盃盤酬對眼全青。政平況是庭無訟，俗易還聞戶不扃。贏得通宵恣歡謔，看看聯翩上朝廷。《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代新餘姚高宰燕友致語

政績有成，方喜及瓜之代；交情未洽，遽爲折柳之行。宜觴豆以備陳，表金蘭之合契。恭惟某官美如曲逆，行若太丘。宦遊豈爲三徑資，器局蓋是萬夫望。棠蔭靜晝，麥隴登秋。三年而歌，有東里子產之惠；舊政必告，得令尹子文之忠。出祖筵開，去思情切。畫橈東指，聊攬勝於鄞江；紫驛星馳，佇登瀛於魏闕。某官文園杞梓，仕路驂騑。繼爲父母之官，爰叙子孫之好。第知卓魯邂逅此時，豈識皐夔翱翔異日？得不霞觥汎喜，牙板敲歡。恣偎紅倚翠之遊，寄卧轍攀轅之戀。但某等叨居樂部，幸綴伶倫，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鬱葱佳氣擁茲辰，兩見姚江得主人。報最已聞歌滿道，告新還喜政如神。詞傳綺席鶯聲滑，酒吸紅波玉臉春。休向陽關惜分袂，他年接武侍嚴宸。《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代餘姚高宰侍郎以下致語

陽子之居晉鄙，邑人薰而善良；相如之會臨邛，坐客傾其閒雅。一時引重，千載流芳。茲皓宴之攸開，與前賢而濟美。恭惟侍郎蜚英文囿，韞德賢關。蚤由人望之隆，自結主知之厚。星輶攬轡，寶殿持荷。已成裕國之勳，俄起請祠之興。東山雖好，其如天下之蒼生；北闕非遙，佇拜日邊之丹詔。判院時推儒雅，世載忠嘉。人物品流，取驂騮於冀北；文章聲價，傳衣鉢於江西。方欣風月以平分，遽擁煙霞而高卧。佇看芝檢，即侍楓宸。知丞有道清芬，汾陽華裔。值二松於崔砌，飽聽吟哦；被一鶚於襴章，行當識拔。知縣琴堂訟簡，棠蔭人稀。飛碧筩河朔之觴，會紫禁琳宮之客。莫不坐環陰雪，襟敞雄風。舞翻弱柳之纖腰，歌轉編犀之皓齒。但某等叨居樂部，幸奉台顏，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舜亭風化儼當年，人物猶追元凱賢。持橐有功先計相，題輿出治亦儒先。相看尹貳俱冰雪，消得盃盤列管絃。欲識他時風虎變，疑丞輔弼拱中天。《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餘姚縣燕貢士致語

三歲而興賢能，雅重聖朝之舉；十室而有忠信，鬱爲吾邑之光。宜陳觴豆之清歡，用慶衣冠之盛集。恭惟舊舉某人月評望重，風鑑才高。久淬礪於文鋒，茲翱翔於上國。新舉某人共推飽學，俱在妙齡。或蜚英於璧水漕臺，或馳譽於鄉舉里選。畫戟門中貴公子，錦囊社裏賢王孫。行追雁塔之諸儒，同上龍門之三汲。某官政先儒雅，氣合賓僚。式邀桂苑之羣仙，來作琴堂之重客。光芒書劍，相將紫府之遊；雜遝笙歌，看取玉山之倒。某等叨居樂部，幸對芳筵，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玉京才子宴瑤池，雪壓梅梢春近時。盡道舜江登舜牧，却歸堯殿侍堯咨。鵬搏看即掀雙翼，鯨飲何辭酒百卮？好是嫦娥倚丹桂，擬教人折一枝枝。《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代餘姚李宰燕交致語

二賢接踵，方惇篤於交情；百里歡歌，將流傳於政績。既金蘭之講契，宜觴豆之肅陳。恭惟某官朝野著龜，士夫領袖。妙齡秀發，折丹桂於堂東；壯歲英蜚，哦二松於浙右。承流出宰，篤志愛民。強禦不能屈其剛，巨蠹安能移其守？始終無撓，清白有聞。三年而歌，得東里子產之惠；舊政必告，

有令尹子文之忠。行看鳬舄之朝，即拜荀班之寵。某官文園杞梓，仕路驂騮。繼爲父母之官，爰叙子孫之契。永言此日，早暮相逢；將見他時，臯夔並列。但某叨居樂部，幸對芳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鬱葱佳瑞藹姚州，令尹聯翩得勝流。報最已聞騰茂績，告新行復著芳猷。歌傳白雪歡聲恰，酒挹青樽喜氣浮。莫惜通宵恣談謔，他年接武侍宸遊。《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代趙倅燕廣德守錢郎中致語

化明柯嶺，偕爲入幕之賓；瑞藹桐川，共理專城之寄。眷今守貳，乃惜窠寮。既修好於綈袍，宜追歡於綺席。恭惟某官文園直榦，學海洪瀾。早馳譽於賢關，旋登榮於桂籍。妙齡求偶，東床力拒於權門；列舍含香，南省遂揚於要職。遭時隆盛，被寵蕃宣。芝泥已具於金鑾，鴈鷺佇聯於玉筍。某官金蘭夙契，冰雪交輝。茲惟視印之初，式啓飛觴之會。談揮犀塵，共欣歲稔以時和；醉倒玉山，雅見情投而氣合。某叨居樂部，幸預伶官，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清朝登用是儒宗，尤喜桐川協氣濃。畫戟林中今長貳，紅蓮幕裏昔游從。雲飛共慶情方洽，鯨飲何妨量有容。且向山城足歡謔，他年接武亞夔龍。《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代寄居錢明守王侍郎致語

黃堂治最，方騰東國之歡謠；紫檢恩隆，又指西清之歸路。忠存魏闕，喜動江城。惟三人受傾蓋之知，與千里共攀轅之戀。式開宴豆，用洽交情。恭惟某官豈弟吏師，典型人望。自蜚英於法從，爰共理於侯藩。汎苕水於恩波，擁鄮川之佳氣。公平聽斷，攬回六邑之陽和；灑落文章，改觀十洲之風月。未幾報政，指日敷綸。既資啓沃之嘉謨，宜輟藩宣之寵寄。雖光榮袞服，拜麻將繼於青氈；而蔽芾棠陰，卧轍競留於紅旆。某官誠傾三益，喜錢一卿。惟茲祖帳之開，用表德星之聚。對歌妍而舞妙，欣川泳以雲飛。幸未語離，且休惜醉。某叨居樂部，獲奉台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芝封一札燕泥香，祖帳雍容綺席張。坐上共知環鮑謝，人間爭欲借龔黃。旌旛影裏傳金罍，袞繡光中拜玉皇。他日回頭東海岸，定應遺愛滿甘棠。《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寄居爲諸學職慶壽致語

年彌高而德彌邵，雍容雅重於老成；行益顯而名益彰，惇尚是繫於先達。萃群公而宴喜，承故事以流傳。式當稀有之年，咸介既多之祉。某人錦囊文傑，絳帳經師。雖淹庠序之螯鹽，實是鄉閭之領

袖。未嫌雪髮，共餐商嶺之芝；將見蒲輪，並起渭濱之釣。某官誠存貴老，志在移風。昔爲同隊之魚，今作還家之鶴。爰開雅會，用慶遐年。歌遏行雲，盡是騷壇之珠玉；談欺吐屑，莫非仙里之衣冠。况皆鯨吸於百川，何惜山頽於四座。某叨居樂部，獲奉名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朝來太史上宸廷，爲說東鄞集壽星。已把湖山供笑樂，更催歌舞看娉婷。藍田有玉應千歲，韋室專門祇六經。接武定應成福祿，介眉何惜醉修齡。《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七。

寄居爲諸鄉老慶壽致語

就吳舍人宅

年彌高而德彌邵，吾鄉雅重於耆儒；少者懷而老者安，此道益敦於先達。爰敞紫薇之三徑，共邀黃髮之羣仙。皓宴一開，歡謠四起。恭惟某官某人楓宸獻對，芹類蜚聲。曳蘭佩於禮義之途，采芝茹於修潔之圃。日月爲之緩轡，松椿宜爾長齡。肩隨多絳縣之人，袂屬皆渭川之老。當年竹馬，何殊同隊之魚；異日蒲輪，將效來儀之鳳。嘉此一時之盛，允爲百世之傳。合席朝簪，滿門儒服。謂希有者人之齒，喜見諸公；而難得者俗之淳，樂爲是禮。豈獨成壽鄉之故事，抑亦見仁里之高風。觴舉流霞，秩芳筵於百拜；詞翻白雪，度麗曲於千秋。既此肯來，且休惜醉。某叨居樂部，幸奉壽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海宇熙熙壽域中，耆儒最盛甬勾東。共開樽俎爲高會，尤喜鄉閭有義風。九老未應多白傅，

四明何止一黃公。行看聯璧安車上，盡是當筵鶴髮翁。《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四明尊老會致語 一 癸巳

熒煌玳席，萃鶴髮之羣仙；縹緲獸煙，祝龜齡之千歲。懿茲雅宴，宜有歡謠。恭惟合郡耆英，滿筵碩望。或縉紳賢君子，或場屋老先生。學成行尊，則周公其人也；年高德邵，是孔氏之徒歟。緩乘豹隱之安車，來作龍門之重客。開府相公，榮歸故里，相晤少效於二疏；判府顯學，治最此邦，敬老尤高於九牧。喜是賓朋之集，共推德齒之尊。觴舉流霞，偏上松椿之壽；舞翻回雪，克諧絲竹之音。千古美談，一時盛事。但某等叨居樂部，忝屬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東閣初開瑞靄凝，曉催簪履慶脩齡。風回秀發扶疎綠，喜入方瞳的皪青。紗帽著花春不老，玉杯浮雪酒微醒。今朝太史占鄞鄮，無限文星作壽星。《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四明尊老會致語 二 象山、昌國

居近蓬壺，雖有涉海登陸之異；地均梓里，初無此疆爾界之殊。矧邀鶴髮之羣仙，以介龜齡之千歲。宜開宴席，用洽歡謠。恭惟闔邑英游，滿筵耆俊，天隨、甫里，名高翰墨之場；安期、羨門，身

遙煙霞之侶。逖惟豹隱，渺隔鯨波。杖屨來歟，掛席無煩於浪舶；笙歌作矣，連裾悉上於琴堂。開府相公，慶是高年，爲會以相娛樂；知縣朝議，成其雅志，開懷而盡春容。千里同風，一時盛集。酒行北海，莫非文舉之樽罍；花滿河陽，本是安仁之桃李。但某等叨居樂部，幸備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山在虛無縹緲間，相望同是一鄉關。欲尊德齒成高會，且遣樽罍悅壽顏。歌罷青絲回雪髮，舞餘文錦繞雲鬟。□□□□□□醉，貴老行看一札頒。《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諸親慶賜第復會致語

□□□□□，未返柳陰之三徑；桑蓬誕日，聿來梓里之羣仙。舟車遠逮於帝城，樽俎先勤於王禮。慶今賜第，萃此英游。爰開酬酢之筵，用款團欒之集。恭惟埴簞伯季，冠蓋賓朋。飄飄閭苑之麗人，藹藹王家之吉士。作福既云相似，叙情尤覺多歡。上國觀光，已睹龍顏之穆穆；良辰聚首，更歌燕厦之潭潭。厚意所將，澆風可變。北關真隱，東道主人。念間闊之屢年，思游從之舊日。適諧情話，頓釋離懷。茲也花擎鳳蠟以熒煌，獸吐龍涎而馥郁。聊具瓊漿玉液，盡邀珠履玳簪。既幸四并，何辭一醉。人物況皆灑落，畫圖真可流傳。某等身處聖朝，名參樂部，輒陳斐語，用洽歡聲。

鶴髮星星退急流，昔年兩作鳳池游。掛冠未許田間去，錫第還爲帝所留。賸喜親朋千里集，

聊持歌舞一觥酬。莫辭醉席梅花地，嘉話歸傳古鄮州。《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諸親慶彌正彌遠及貝叔懷恩命復會致語

闕縹緲噴檀煙，玳席熒煌開錦幄。曾是賓鴻昆玉，來陳燕豆闕展初筵之酬酢。恭惟一時俊彥，滿座闕作相閥星辰之眷。彈冠仕版，已馳驥步於雲衢；射策文場，行折桂枝於月窟。曲敦姻契，來舉慶觴。東道諸賢，學有家傳，貴從宅相，或榮登於星省，或新拜於綸恩。聊洽清歡，仰彰先施。某等叨居樂部，幸對寵光，不揆荒蕪，敢呈骴骹：

都城賜第起祥雲，知是君王貴老人。羅綺叢中喧鼓吹，樓臺影裏聚簪紳。賸添風月非錢買，贏得樽壘到手頻。他日華堂重此會，主賓朱紫耀青春。《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復明守謝直閣會致語

袴襦歌洽，方欣治最於黃堂；袞繡光濃，適慶榮還於綠野。主賓相得，燕樂諧歡。恭惟判府某官康樂風流，東山經濟。清約足以勵風俗，公忠久此服縉紳。許國固出生知，愛民尤資天性。使輶屢擁七閩，高澄按之功；郡紱再紆三輔，播循良之譽。行膺芝檢，即筵笥班。少師夙以金蘭，式依桑梓。

念平生之從宦，方返故鄉；喜舊友之相逢，乃開雅燕。舞翻回雪，歌轉流鶯。既金罍之屢傳，宜玉山之頻倒。某等叨居樂部，幸際芳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鄮水鄞江喜氣浮，祇應共理得賢侯。千帆過海欣無警，九穀登場慶有秋。聖主正思黃霸入，仙翁方伴赤松遊。一杯相遇何妨醉，春在西湖月在樓。《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待魏丞相汪尚書趙侍郎致語

一曲煙波，逸老歸榮於故隱；四筵簪履，德星聚宴於高堂。方幸息肩，宜先會友。恭惟丞相清朝碩輔，間世耆英。措坏冶於一陶，活生靈於兩國。已淹閒適，當再登庸。尚書忠許一人，身兼數器。久鬱經綸之業，行施康濟之功。侍郎紫橐論思，朱轡愷悌。深結聖神之眷，宜膺公輔之榮。少師鶴返遼東，珠還合浦。喜見吾鄉我里，燕樂忠臣嘉賓。恣今宵鯨飲之歡，道昔日雞窗之舊。某等欣逢盛集，幸與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燕集西湖錦繡圍，花迎晴曉露方晞。把杯且共尋前約，握手何須悟昨非。已喜一翁歸綠野，更看三傑上黃扉。雲臺指日標鴻烈，應許嚴陵老釣磯。《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錢明守謝殿撰赴召致語

釋星傳之繡衣，來飛皂蓋；拜絳車之芝檢，笑指彤墀。式陳祖帳之歡，用表攀轅之意。恭惟判府某官，閩南挺特，江左風流。夙資康濟之才，久勵清高之節。數道咸高於刺舉，雄藩屢布於中和。千里仁聲，飽譙門之畫角；萬家美蔭，敷白晝之甘棠。方懷借寇之思，忽聽召黃之命。塵氓結戀，國士知崇。少師歸憩陶居，欣逢邵父。歲適周於灰琯，情已洽於金蘭。茲屆啓行，良深惜別。羽觴交錯，樂鐘鼓之清時；錦舸光華，指雲霄之去路。但某等叨居樂部，幸遇離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玉砌芝蘭慶有餘，藹然英譽走雲衢。澄清攬轡多持節，愷悌宜民屢剖符。聖主出綸催上道，邦人卧轍蔽行途。一卮聽取臨岐語，賸吐精忠作帝謨。《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待明守楊少卿致語

紅旆碧幢，方喜元侯之戾止；赤松綠野，適當逸老之歸歟。觀光既久於朝班，叙舊宜開於宴席。恭惟判府某官，愛人用德，激貪以清。學優思踵於關西，名盛恥居於王後。昔藩昭武，飽聞畫角之仁聲；今泣鄴川，復廣甘棠之美蔭。已聯維月，行遂持荷。少師早賦歸田，爲氓受地。始就松筠之三

徑，聊同風月之一觴。文字劇談，笙歌間奏。但某等叨居樂部，幸際芳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鄭城郁郁藹祥煙，何幸分符得大賢。散利士知廉律己，救荒民仰食爲天。仁風行見周千里，雅俗俱欣受一塵。正恐最聞須召入，介眉今日且樽前。《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復明守楊少卿會致語

職行知鎮，冀北駿材，山東相種。蚤擅克家之譽，茲膺坦腹之求。將躡要津，以擴素學。教授文推雅健，志蘊經綸。已看丹桂之敷榮，更陟巍科之宏博。式因擯相，獲遂春容。致政太保得請休閒，屬情婚嫁。雖卧痾於里閭，猶盡禮於賓親。懿嘉耦之並逢，肆芳筵而共樂。迭奏柳腰鶯舌，競傳玉斚瓊杯。既幸團欒，何辭醕酌。某等叨居樂部，喜遇良辰，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春入西湖繞岸花，十洲三島倍芳華。夭桃來自神明胄，玉潤生從宰輔家。男室得時諧鳳侶，孫枝有客汎星槎。盍簪此日成高會，盛事他年梓里誇。《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復趙倅會致語

金枝秀發，方託契於葭莖；玳席熒煌，荷持携於樽俎。既衍室家之慶，更增里閭之光。用秩芳

筵，以酬厚意。恭惟判府梁園杞梓，謝砌芝蘭。暫淹驥足於吳門，平分風月；行侍龍顏於魏闕，擺落
囂塵。不嫌鯨浪之脩途，虔奉鯉庭之慈訓。爰將女弟，克佐仙郎。而況兩院魚軒，同辭藥館。夙明姆
教，來締姻聯。懿風義之相交，致歡娛之周洽。致政太保倦游朝著，退隱鄉關。尋勝事於家山，日思
屏迹；慕高標於閭閻，已遂攀鱗。嘉賓既展於恩勤，東道宜輸於款密。式歌且舞，賞景物之長春；不
醉無歸，喜光陰之難老。某等叨居樂部，幸預良時，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寶緒光華是似賢，遠移仙馭締姻聯。高情已篤金蘭契，盛禮還開錦繡筵。小奉杯盤圖報答，
賸陳絲竹且留連。細看四座神仙客，始信西湖即洞天。《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全宋文卷四四二

史 浩 二六

納孫婦錢氏親會致語

芳傳吳越，夙欽忠孝之家；境接台明，思締婚姻之好。幸金蘭之託契，宜蘿薦之相依。雅宴斯開，歡謠是洽。恭惟推官系隆將相，學富詩書。暫參幕府之紅蓮，行擁禁途之紫橐。雙鴛並駕，所欣夫倡而婦隨；淑女有行，式副冰清而玉潤。致政太保晚歸綠野，深慕赤松。眷子舍之皆賢，喜孫枝之得偶。既荷高軒之過，聊茲綺席之張。歌遏行雲，縹緲未饒於鶯舌；舞翻回雪，輕盈不羨於柳腰。莫辭蘸甲之瓊腴，請緩出花之銀漏。某等叨居樂部，偶際良辰，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夾路紅榴取次芳，三槐嫩綠影交相。解裝初憩簪纓客，肆席爰開袞繡堂。西子隨車騰懿德，東牀擇壻得仙郎。一卮何止千秋祝，更佇鳴騶下帝鄉。《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待明守趙殿撰致語

門巷清閒，方侶十洲之猿鶴；旌麾赫奕，忽來千騎之貔貅。矧託襟期，復聯婚好。宜宏開於燕席，用大洽於歡謠。恭惟判府某官璇極鍾靈，銀潢擢秀。蚤擅出群之譽，雅推是似之賢。三擁使輶，兩行郡紱。鯉庭詩禮，熟聞慈訓之餘音；竹馬兒童，又牧嚴君之舊治。爰益敷於善化，祈仰繼於前芳。畫角譙門，仁聲千里；甘棠喬木，美蔭萬家。既平瀚海之狂瀾，行作玉皇之近侍。致政太保松筠三徑，觴詠一丘。豈期遲暮以受廬，乃獲安恬而擊壤。相逢今夕，不醉何時？某等叨預伶倫，幸供樂事，輒陳俚語，上侑歌聲：

潭潭大府坐真王，有子於今擁碧幢。羽扇仁風辭雪水，熊幡和氣滿鄞江。舞翻回雪隨清吹，歌遏行雲度美腔。玉斚莫辭良夜飲，佇看星聚首吾邦。《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堦王肅之就成親會致語

銀鏤翠琯，方承臘賜於九霄；繡幕羅帷，忽藹春風於四座。爰擁洞房之花燭，式遄潭府之神仙。宜有歡謠，上資雅宴。恭惟直閣山東相種，江右名家。黃閣過庭，夙推高於是似；緇衣流詠，行擅美

於並爲。乃携華棣之賢，來作乘龍之客。學士蘭陔挺秀，璧水蜚英。德日又新，久著服膺之譽；卜云其吉，遂諧坦腹之求。佇聆琴瑟之和鳴，永慶鸞凰之偕老。致政太保春容桑梓，蕭散林泉。眷言玉女之歸，果得金閨之彥。既成嘉耦，斯秩芳筵。莫辭醴畢頻行，且聽笙歌競奏。某等叨居樂部，幸遇良辰，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太宰巖巖正拱辰，笑看雙鳳度東津。冰清愛弟爲佳婿，玉立難兄處上賓。火毓鵲爐香藹藹，月穿梅影酒粼粼。主人賸喜機雲集，唯祝聯鑣侍紫宸。
《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待王十六監岳致語

青旂風軟，繡屏陡覺於寒輕；綠野泉香，玉甕更聽於酒熟。爰伸樂豈，以叙情親。茲重客之俯臨，須長謠之上贊。恭惟直閣高材烏巷，藹譽白眉。詞章已紹於箕裘，事業可傳於衣鉢。克篤友于之義，來盟宴爾之歡。乃因簪組之相逢，亟奉豆觴之先饋。致政太保幸從閒適，喜締姻聯。既承厚意之臨，斯秩芳筵之報。舞翻回雪，歌遏行雲。莫辭卜夜之游，且洽忘年之好。某等叨居樂部，幸遇良辰，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東皇旌旆到人寰，漏泄春工露一斑。已向江邨訪梅萼，却來燈市賞鼇山。主賓冰玉歡無盡，伯季埙篪興不慳。欲識魯公須拜後，微黃一點見眉間。
《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代彌堅就趙府作會致語

香濃粧閣，溫溫已綻於宮梅；瑞藹煙堤，濯濯初看於官柳。率是東君之陶冶，宜開北海之樽罍。爰有歡謠，用資高會。恭惟少保郡王天潢巨浸，學圃喬林。文筆生葩，縹緲翰林之夢；詩囊佩錦，雍容長吉之游。自持橐以分符，迄建旄而胙土。力行謙德，簡在宸衷。佇須睿命之頒，即慶真王之拜。已藹門闌之喜色，更欣琴瑟之和鳴。華席團樂，慈顏悅懌。當此良辰淑景，集茲重客嘉賓。恭惟闔座簪纓，滿朝朱紫，或澄清而攬轡，或愷悌以開藩。凡生珠玉之淵，悉是星辰之眷。來臨燕豈，共樂歸寧。茲文監飽私庭詩禮之聞〔一〕，藉親闔金蘭之契。坦腹既逢於知己，齊眉將底於宜家。羅綺叢中，笙歌聲裏，舞翔鸞之六翮，介春酒之一卮。幸適雅懷，莫辭沈醉。某叨居樂部，獲隸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潭潭大府坐真王，中有神仙聚畫堂。玉潤曾聞韻琴瑟，冰清初喜見鸞凰。扶輿和氣笙歌沸，馥郁春風錦繡光。他日諸孫成宅相，頷頭休羨郭汾陽。《鄭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一〕文監：疑當作「大監」。史彌堅曾任軍器監，宋人稱各監長官爲「大監」。

諸親慶壽致語

松椿林裏，喬木成陰；箕翼躔中，老人聚耀。可謂作福相似，皆由善政所薰。燕喜初開，歡謠斯洽。恭惟判府某官天潢毓瑞，台鼎蟠基。兩擁星輶，備著澄清之譽；三分符竹，大揚愷悌之風。遂令託契之葭莩，皆似脩齡之龜鶴。潁川太宜人慈容淑德，華髮秀眉。已登耄耄之春秋，將衍期頤之算數。致政太傅晝遊錦繡，日盛簪纓。適當非熊應卜之時，復屆維岳降神之旦。知府監簿、知府安人駕儔偕老，暢琴瑟以和鳴；百九學士、百十通判雁序聯芳，藹芝蘭而耐久。以至宣城太孺、清河秘書，外黨懿親，吾鄉美行，共此難老之集，俱過稀有之年。莫不吸沆瀣之仙醪，賞芙蓉之秋色。笙歌雜遝，羅綺繽紛。合四座以團樂，沸千春而祝頌。某等叨居樂部，幸對華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鬱葱佳氣擁叢霄，又見端門遣使輶。觴豆兼金真璀璨，茗香賸馥更飄颻。雙旌容與留千騎，三族耆龐聚一朝。正是瑤池八仙會，介眉何必羨松喬。《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

六老會致語

鶴圃龜田，渺渺壽鄉之境界；桃源蓬島，遲遲春日之風光。惟同生積善之家，斯並享長年之慶。

團欒匝座，豈樂騰歡。恭惟太宜人慈儉母師，和柔婦則。夙謹蘋蘩之職，遂揚閨闈之休。致政太保、知府、通判、監場、省幹酥酪齊名，塤箴迭和。有燎鬚之友愛，無鬩牆之嫌疑。仕路聯鑣，俱擅白眉之譽；雲衢接武，行膺黃髮之詢。雁序雍雍，棣華韡韡。已繪丹青爲六老，更陳樽俎於一筵。莫不香靄沈檀，捧玉爐而獻頌；光生朱紫，環芝砌以承顏。可謂舉世難儔，豈非作福相似？某等優伶在列，盛事親逢，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六人四百四十歲，好似同資一氣生。王母蟠桃三度熟，寶家仙桂五枝榮。蓬壺影裏環嘉客，袞繡堂中溢頌聲。太史占祥應入奏，光躔南斗壽星明。《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五老會致語

化日舒長，益衍松椿之算；清時豈樂，宜繁鐘鼓之音。慶逢五老之尊，來萃一筵之上。輒伸善頌，用洽多歡。恭惟袞繡主人，簪纓重客，英姿玉立，崇論風生。位貴而身愈謙，則周公其人也；年高而德彌劭，是孔子之徒歟！昔嘗爲同隊之魚，今並作還家之鶴。當此良辰美景，何妨妙舞妍歌。霞液浮香，擁三春之麗色；金猊靄瑞，祝千歲之遐齡。某等叨預伶倫，幸逢芳宴。敢呈口號，上奉鈞顏：

昔日翱翔藝圃中，詞鋒凜凜各爭雄。倦飛雅遂鴻冥志，良集皆成鶴髮翁。休問功名千古後，

且欣花月一樽同。明朝太史應馳奏，壽象聯珠見甬東。
《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待權明州延提刑致語

綠野僊翁，已荐辭於相印；繡衣膚使，茲就領於州麾。既幸相逢，何妨道舊。宜開燕喜，以洽歡
謠。恭惟權府某官學海脩鱗，士林茂幹。昔居禁籞，獨高頗牧之稱；今擁輶車，兼著龔黃之譽。將視
儀於揆路，益敦念於交情。致政太傅欣同千里之盟，重託二天之芘。式歌且舞，雖慚鶯舌柳腰之妍；
不醉無歸，且樂月榭風亭之勝。某叨居樂部，幸預伶倫，不揆蕪才，敢呈拙句：

山水東鄞本自佳，使星臨照愈光華。甘棠美蔭踰千里，畫角仁聲度萬家。正喜泉香浮竹葉，
更看杯影浸梅花。最聞便有芝封到，莫惜連宵暈臉霞。
《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待胡少張王叔舉二孫壻致語

南國多賢，夙著埴簞之譽；東牀擇壻，俱成琴瑟之和。輒罄歡謠，以華雅燕。恭惟安定學士、琅
邪學士才猷世濟，詩禮家傳。當俊敏之妙齡，蘊功名之壯志，未見其止，何施不宜？儒雅自將，笑孫
策、周瑜之雜霸；清明有裕，無南容、公冶之微瑕。同登袞繡之高堂，用集門闌之喜色。致政太傅慶

二孫之嘉耦，陳百里之芳筵。環列綺羅，兼爲文學之飲；鼎新絲管，益侈安樂之音。某不揆荒蕪，敢呈拙句：

鬱葱佳氣靄鄞川，賸說侯門得二賢。天下中庸追遠躅，江東雋秀踵遺編。歌喉睨睨鶯同麗，舞袖翩翩蝶共妍。行看聯名登虎榜，親闈歸侍綵衣鮮。《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姊加封太宜人慶會致語

九重貴老，尊金母於瑤池；一札疏封，賁嫦娥於月窟。慶珠履玳簪之集，侈錦標鈿軸之榮。不有歡謠，曷成雅宴？恭惟太宜人賦資柔淑，持己靜專。勤儉爲先，世仰治家之法；詩書是好，人推教子之方。再被寵光，益彰懿德。豈唯輝華於里社，抑知歆豔於縉紳。得不親戚團樂，笙歌雜遝？金爐毓火，焚百和以謝恩；玉斝翻波，指千春而祝壽。某等叨居樂部，幸遇芳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鄞山鄞水百祥開，一軸絲綸天上來。應爲教忠登仕籍，遂膺錫類到蘭陔。笙簧叢裏歌新闋，錦繡光中薦寶杯。從此芝封須疊至，長教壽母宴春臺。《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德翁弟轉員郎慶會致語

《洪範》五福一曰壽，適當釣渭之年；宗伯九儀六命官，更喜登廊之選。宜陳燕席，用洽歡謠。恭惟知府監簿古鄮偉人，澄江賢牧。出仕即膺於帝眷，蜚英每在於王畿。皂蓋朱幡，洋溢袴襦之詠；紅顏綠髮，雍容龜鶴之姿。茲寵拜於明綸，獲榮陞於美秩。行契維師之什，以光貴老之朝。致政太傅滿座簪纓，闔門珠藥，俱預捧觴之集，率懷賀厦之私。莫不祝雲路之九遷，指蟠桃之三熟。某等叨居樂部，幸遇芳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鄮山鄞水百祥臻，天祐龍門萃達尊。又見常珍登耄齒，更欣華秩亞星垣。龔黃政美褒宜重，箕翼光騰福正繁。他日老更興盛舉，會看兄弟迭承恩。《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燕新第鄉人致語

鸞鷟鵷鷺，必同棲於丹穴；驂騮駉駉，斯畢萃於玉關。繫我四明，實生多士。即宸墀而射策，指仕路以彈冠。爰秩芳筵，用揚善頌。恭惟某官等熙朝俊造，間世英豪。或推梓里之良，或擢銀潢之秀。過庭詩禮，家有義方；比屋夔龍，人無異行。洎奉承於大對，乃力進於危言。喜動冕旒，榮頒組

綬。茲功名之發軔，宜燕衍之加籩。致政太傅適在耄齡，欣逢盛事。此時雁塔，既容子姪之聯名；他日雲衢，將見友朋之引類。得不笙歌雜遝，語笑繽紛？展醉席於梅花，拚頽山於蕉葉。但某等叨居樂部，幸筵鈞階，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鄮山鄞水百祥開，壯士昂頭謝草萊。夏玉鏘金俱傑出，紆青拖紫正朋來。未饒衛國多君子，何獨山東有相材。富貴功名隨步武，清時鐘鼓且銜杯。《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復諸親慶會致語

伏以衣繡思歸故鄉，雅意友朋姻戚；賞心喜并樂事，寓情俎豆壺觴。式因主禮之先施，斯乃賓筵之初秩。是爲高會，宜有歡謠。恭惟滿座懿親，同時重客，或埴簾並奏，或鸞鳳于飛。雲臻簪笏之團欒，環擁芝蘭之間錯。曲昭眷誼，併示恩勤。勿嫌仙里之蝸蟠，將見亨衢之驥展。致政太師欣陪情話，聊集英標。莫不泉石增輝，烟霞互映。紫萸黃菊，未衰昨日之馨香；白鶴青松，共醉脩齡之光景。某等叨居樂部，幸遇華筵，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潭府今朝雅宴開，郁紛佳氣靄蓬萊。笙歌叢裏環珠履，袞繡光中薦玉杯。已喜羣仙來閬苑，更須三熟見瑤臺。料應太史占乾象，星斗森羅擁上台。《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寄居慶汪中嘉尚書年登七袞會致語

伏以年歷從心，眉壽已臻於黃髮；仕躋聽履，華資又復於青氈。疊慶事於熙辰，沸歡謠於宴席。恭惟觀使閣學尚書，孔、顏奧學，稷、契良臣。摛文錦繡裏肝腸，待物江河輻度量。自蜚英於雁塔，即擅譽於鴈行。持紫橐以處從班，久罄論思之職；擁碧幢而臨帥閫，荐揚愷悌之風。勇退急流，燕居仙里。訪老人於南極，鶴返遼東；起學士於西清，珠還合浦。是宜賀客，俱集適齋〔二〕。致政太師闔郡貴遊，同門勝侶。喜修恭於桑梓，恣樂飲於觥觴。莫不絲竹聲和，綺羅香煖。四座山頽於醉玉，兩行春媚於奇葩。某等叨預伶倫，欣逢樂事，輒陳口號，上侑芳筵：

鄮山鄞水百祥開，天佑神仙間世來。賸喜千齡纔七袞，更祈八座上三台。簫韶聲裏翻紅袖，袞繡光中酌玉杯。每閱十期成再會，方瞳丹臉永如孩。《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二〕齋：原作「齊」。按汪大猷（仲嘉）號適齋，即其齋名，此處「齊」乃「齋」之誤，據改。

宴明守林郎中致語

伏以松菊未荒，故老歸安於三徑；壺觴略具，賢侯來駐於雙旌。賓主欣臭味之均，園林暢風煙之美。恭惟判府制置煥章郎中，熙朝碩望，間世真儒。發軔道山，見羣英之避席；揚鑣星省，致同舍之依仁。把麾馳愷悌君子之風，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適膺褒札，榮鎮雄藩。方敷條教以下車，已底姦兇之落膽。一言寬大，坐回六邑之陽和；千里阜康，行紀四明之德政。會飛芝檢，趣侍楓宸。致政太師夙慕聲猷，茲披雲霧。非絲非竹，樂追共飲之歡；載笑載言，各恨相逢之晚。小遲花漏，頻倒玉山。但某等獲奉芳筵，慙無麗思，輒陳口號，上贊襟期：

春融綠野日遲遲，五馬相從燕喜時。濕翠峰前揮玉麈，香梅影底引瑤卮。適聞聖主詢黃髮，將趣文翁上赤墀。且趁好天同一醉，陶陶莫問夜何其。《鄧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宴奉使楊御藥致語

伏以隱隱星輶，擁紫霄之近侍；熒熒鳳檢，起黃髮之師臣。即綠野以逢迎，開綺筵而燕喜。宜申善頌，用洽歡謠。恭惟奉使御藥太尉德義素彰，忠嘉備慶。受三朝之毗倚，作中禁之表儀。茲奉明

綸，來駐光華之節；行歸內闕，進登峻異之班。致政太師相公夙仰賢名，欣瞻英表。西湖風月，正當景物之芳菲；北海樽罍，聊盡主賓之繾綣。得不鵲爐烟暖，龍笛聲和。舞翻回雪之輕盈，歌遏行雲之縹緲。良辰既得，沈醉何辭！某等幸預伶倫，叨居樂部，敢呈口號，上侑多歡：

神聖相承樂太平，尊賢貴老有真情。煌煌鳳翽飛丹檢，赫赫輶車下紫清。觴豆交酬當美景，笙竽合樂起新聲。客星今喜使星聚，乾象森羅徹曉明。《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寄居慶汪中嘉尚書致語

伏以畫錦而歸故鄉，已符雅志；春酒以介眉壽，更慶脩齡。輒奉歡謠，用資燕樂。恭惟致政閣學尚書德尊道妙，學富材優。自登雁塔以揚鑣，旋筮龍庭而持橐。論思獻納，屢膺睿獎之絲綸；愷悌中和，荐領帥權之戲鉞。誠而接物，惠以濟人。惟桃李之方繁，致松椿之益茂。甘泉聽履，久欣閱歲之舒長；神武掛冠，又喜及身之彊健。行見乞言而成福祿，豈唯領首以視雲礽？致政太師闔郡貴游，滿筵重客，式因誕日，同款適齋。陳北海之清樽，祝南極之洪算。莫不光凝袞繡，歡洽笙簫。一堂環擁於嬌紅，四座山頽於醉玉。某等叨居樂部，幸預伶倫，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賸喜羣仙集四明，年踰七袞慶耆英。三章快遂歸田志，八座爭看衣錦榮。笑捧一卮龜鶴壽，歡騰六樂鳳鸞鳴。舉頭莫道長安遠，會見臨廳拜老更。《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錢明守林郎中致語

伏以東鄮號今三輔，制閩方隆；南閩總昔十連，帥藩尤重。矧屬維桑之地，何殊衣錦之游。小駐行麾，薄陳祖席。恭惟判府某官疏通智略，灑落文章。聞一善言，如以石而投水；見不平事，若有物之哽喉。直氣英聲，表望於搢紳；崇論宏議，結知於旒宸。澄清攬轡，聳風采於百城；愷悌字民，暢陽和於六邑。陟書報最，延閣陞華。雖植纛建旂，寵數愈光於他鎮；而攀轅卧轍，去思彌切於吾鄉。佇奉芝封，趣歸絳闕。致政太師受塵託芘，傾蓋逢知。方戀戀以依仁，遽忽忽而言別。難留行色，西風飽十幅之帆；少叙離情，陽關釂一杯之酒。某等叨居樂部，幸奉芳筵，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聖主留神惠兆民，循良奉詔莫辭頻。纔聞五袴喧三輔，又擁雙旗鎮七閩。操袂不須成作惡，舉觴方喜上通津。日邊正擬登黃霸，會見槐庭袞繡新。《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待明州權府提刑虞察院致語

伏以攬轡外臺，方播澄清之譽；把麾輔郡，更揚愷悌之風。宜有歡謠，用資雅宴。恭惟權府某官

風姿玉立，文彩金聲。直節橫秋，挺凜凜虹蜺之氣；忠誠貫日，稱峨峨獬豸之冠。爰擁星輅，就憑熊軾。下車未久，俄騰襦袴之歌；暖席不容，行趨絲綸之召。致政太師受塵託芘，傾蓋蒙知。喜茲王佐之材，暫領民師之寄。杯盤草草，雖無多品之供；笑語雍雍，誠有通宵之樂。某等伶倫末技，樂府賤工，不揆才荒，敢呈口號：

小春纔過氣紆徐，門外旌麾正塞途。賸喜二天臨制閫，却來三徑訪耆儒。酒浮沆瀣杯中液，茗瀹檜旗碗面腴。且趁良宵拚一醉，賜環行即上亨衢。《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宴明守高大卿致語

伏以紅旆碧幢，分閫徧儀於南楚；朱幡皂蓋，部符復鎮於東鄆。既密拱於皇都，將逕躋於政地。宜伸燕喜，用洽歡謠。恭惟判府某官才揆國華，望隆人傑。晞蹤尚父，避紂而歸文王；比跡茂弘，渡江而得管仲。不因介紹，自結簡知。輟從卿寺之聯，旋領民師之任。荐陞方伯，益壯聖朝。矧我四明，實今三輔。治先教化，陽和回六邑之歡聲；威讐姦兇，風采靜七州之瀚海。行趨鳳詔，即簞龍墀。致政太師相公欣秩初筵，敬邀五馬。非絲非竹，繁音已屏於倡優；載笑載言，樂飲何妨於文字。某等幸逢清集，不揆微材，嘉與樂工，同呈口號：

東風昨夜到林塘，千騎初臨綠野堂。樂裏何煩絲竹韻，座間自有雪梅芳。民安竟夜户不閉，

海靜無波帆穩張。趁此清平同一醉，金甌已覆潁川黃。《鄧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划船致語 一

伏以神聖當陽，朝廷有道。嵩呼鼇抃，共欣睿算之穹崇；樵唱漁歌，更喜時風之快樂。宜修競渡，用洽歡謠。恭惟紫府真仙，金章貴客。口吸西江水，胸吞九夢陂。爲賞重湖，來乘綵舫。風亭月榭，莫辭草草杯盤；鳳笛龍旗，共看翩翩舟楫。波光動而珠璧碎，岸影移而錦繡開。羣玉山頽，英詞鶯囀。豈獨發揮清泚，且不辜負昇平。但某等天際鳴榔，煙中釣月。已喜膾珍得醉，更來鼓棹騰歌。不揆荒蕪，敢呈詩句：

鄧城中有水晶宮，佳景偏供漁舍翁。酒船撐開萬山綠，醉帽插破千花紅。魚龍浪捲空中雪，羅綺香生水面風。俗樂時豐君賜予，人人舉手祝蒼穹。《鄧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划船致語 二

伏以鄧有西湖，古稱洞府。蔽空花卉，四時之錦繡鮮明；極目煙波，萬頃之琉璃瑩滑。好翻桂槳，快引龍舟。喧喧畫鼓驚雷，隱隱朱旗拂電。錦標奪去，價珍萬兩黃金；玉醕傾來，光印一輪明。

月。用開宴集，以樂昇平。恭惟東道主盟，南州重客，坐環冰玉，面揖湖山。俱爲珠蘂之神僊，來作煙霞之伴侶。痛拚劇飲，爛賞良辰。但某等素習權歌，老居漁舍。覩風光之明媚，樂樽俎之雍容。不揆荒蕪，敢呈口號：

十里平湖一鑑開，羣山聳髻入粧臺。最宜縹緲蒼煙際，遙見翩翩畫槳來。簾捲玉鉤春映水，標爭繡段鼓鳴雷。莫辭醉席梅花地，報答風光是酒杯。《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四明新第上梁文

伏以四明一湖，適瀦郭內；十洲三島，俱峙水中。風月雙清，煙霞互映。波光動而珠璧碎，岸影移而錦繡張。宜有高人，得茲勝地。真隱居士蚤從龍躍，兩到鳳池。雖微赫赫之功名，每盡拳拳之忠赤。更懷止足，能避寵榮。望神武以挂冠，未容告老；即長安而賜第，猥荷眷留。瞻彼松楸，恭惟桑梓。葺揚子雲一區之宅，備丁令威千年之歸。爰舉修梁，式陳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鄮峰倒影碧江中。好是瓣香同祝處，無邊宰堵梵王宮。
兒郎偉！拋梁西，賜居千柱與雲齊。香風冉冉吹紅雨，却喜仙鄉路不迷。
兒郎偉！拋梁南，甬水迢迢色似藍。雄跨兩橋煙柳暗，粉垣深處府潭潭。
兒郎偉！拋梁北，紛郁堯雲輝五色。孤衷一點爛如星，夜夜朝朝拱璇極。

兒郎偉！拋梁上，不必曉猿驚蕙帳。山人今已買扁舟，兩處何妨任來往。
兒郎偉！拋梁下，自喜平生無問舍。暮途得屋可容安，一在皇都一鄉社。
伏願上梁之後，天清地靜，國泰民康。嘉與罷癘，同躋仁壽。及身强健，因得爲千巖萬壑之游；
適意往來，豈復憚七堰三江之遠。《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明良慶會閣上梁文

伏以天地泰通，適際明昌之運；君臣道合，載賡喜起之歌。儲兩宮藻翰宸章，建千尺龍樓鳳閣。
爰諏勝日，用舉修梁。恭惟觀使少師相公蚤以忠誠，疊膺聖眷。清途發軔，依上皇日月之明；潛邸扶
輪，契聖主風雲之會。洊居揆路，三入經帷。富藏奎壁之光華，久賴鬼神之守護。乃新層棟，將奉寶
函。莫不杞梓成材，般輸獻力。觚稜金碧，既上聳於星辰；棖桷丹青，更交輝於海嶽。宜伸善頌，以
助羣工：

兒郎偉！拋梁東，對峙森羅紫極宮。好是璇霄澄霽色，交敷瑞靄繚晴空。
兒郎偉！拋梁西，花倚莓牆柳映堤。下瞰銀濤千頃闊，仰瞻畫棟五雲齊。
兒郎偉！拋梁南，朱楹碧瓦正潭潭。只有圖書供玩好，且無珠翠侑沈酣。
兒郎偉！拋梁北，夜夜朝朝拱宸極。岿巍華闕擁祥煙，芬郁穠薰酬帝力。

兒郎偉！拋梁上，舉首蒼旻爲斗帳。雕欄匝匝走驪龍，飛旆飄飄環藥仗。

兒郎偉！拋梁下，移得天宮來里社。龍珍海藏富莊嚴，嶽鎮山君有憑藉。

伏願上梁之後，清寧奠位，遐邇鄉風。彼民此民，同享三登之樂；北內南內，俱膺萬壽之祺。一家綿忠孝之風，百世襲榮華之慶。晨昏寅奉，幽顯護持。確乎金櫃之堅牢，稱此木天之雄壯。《鄭峰真

隱漫錄》卷三九。

竹院上梁文

伏以蕭森門徑，占數畝之竹陰；灑落胸襟，愛兩椽之茅屋。爰諏穀旦，用舉虹梁。曇公長老，斷岸幽芳，空林老幹。頃將三昧手，久住四明山。棟宇一新，聲名大震。捫參歷井而言旋蜀道，汎梗飄萍而復至浙東。野鶴孤雲，誰能羈紲？好風良月，到處逍遙。選甚秦來漢來，只圖休去歇去。適逢大士，歸葺小園。剝啄扣門，道舊共談於妙理；春容掛錫，探懷更出於新篇。不居曹相之正堂，聊住謝公之別墅。爰開竹院，暫憩雲蹤。宜有長謠，用揚佳致：

兒郎偉！拋梁東，赫赫宸奎出兩宮。傑閣邃嚴藏藥笈，四圍呵護集天龍。

兒郎偉！拋梁西，萬頃銀濤漲碧堤。桃花流出真消息，黃葉何須更上蹄。

兒郎偉！拋梁南，朱楹碧瓦府潭潭。中有毗耶老居士，環列兒孫夜小參。

兒郎偉！拋梁北，儼若靈祠長廟食。恰如李愿在盤中，呵禁不祥藉神力。
兒郎偉！拋梁上，星宿森羅垂斗帳。蒲團定起夜光寒，一炷爐薰周萬象。
兒郎偉！拋梁下，山河大地皆虛假。但將四境作西方，不結白蓮清淨社。
伏願上梁之後，天清地靜，國泰民安。庖傳不空，飽香積醍醐之供；園林足樂，稔平泉鐘鼓之音。更將西竺之一乘，上祝南山之萬壽。《鄮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撒帳文

綺羅叢裏，寶蠟千枝；簫鼓聲中，金釵幾行。神女深居紫府，仙郎穩下青霄。彼人此人，好是相看冰雪；今夕何夕，將期結約松筠。未移緩步之金蓮，先啓漫空之斗帳。敢持珍果，作濺雨之明珠；少薦蕪詞，間遏雲之雅唱。

撒帳東，光生滿幄繡芙蓉。仙姿未許分明見，知在巫山第幾峰。
撒帳西，香風匝地瑞雲低。夭桃夾岸飛紅雨，始信桃源路不迷。
撒帳南，珠宮直在府潭潭。千花綽約籠西子，今夕青鸞試許驂。
撒帳北，傅粉初來人不識。紅圍綠遶護芳塵，笑揭香巾拜瑶席。
撒帳中，鴛鴦枕穩睡方濃。麝煤不斷薰金鴨，休問日高花影重。

伏願撒帳之後，鸞鳳偕老，琴瑟和鳴。恩光浮閭苑之春，美態壓瑤池之侶。畫眉粧閣，攜手雲衢。歲歲年年，同上翁姑之壽；孫孫子子，永彰門閥之榮。《鄭峰真隱漫錄》卷三九。

士大夫施食文

我此飲食，不爲商販，不爲工作，不爲農耕，不爲緇黃之受施，何所從來，何所從得？當知此乃天地、鬼神發生護助之功，君相、祖先化育卑遺之德。蓋天地不發生，鬼神不護助，則陰陽愆伏，旱澇頻仍；君相不化育，則征誅困迫，盜賊斂數，廩粟不繼；祖先不卑遺，則吾安得有此尺寸之士，又安得有吾身而食此土哉？此四者，飲食之根本，不可不知也。又況食方萌蘖，畢歲始成。耕耨乃苗，收穫乃稻，簸揚乃穀，磨礱乃米。於是臼杵去糠粃，淘汰蠲砂礫，始得以登庖；僮僕供樵蘇，婢媵勤炊煮，始得以登器。嗚呼，此食之至吾前，不知作勞者幾何人耶！是故吾之一飽，未嘗不思報天地鬼神君相祖先之功德，又未嘗不思念下人之勞苦。今舉斯心，普伸愧謝。願從今日，不限華夷，同躋豐樂，無有飢羸孱餓、菜色愁歎之人。然後以此清滌香杭之薦，敢用致告山川陵谷、城邑郊墟有祀無祀之威靈，有知無知之魂魄。冀聞斯語，享于克誠。或若飲以求前，宜雍容而就列。斟酌飽滿，求離迷津；正直聰明，永依聖道。某年月日謹告。

吾儒飲食必祭，與浮圖施食同義。然浮圖有文，世已盛行，吾儒此法，或未盡用。豈爲無文

以表出之耶？余雖以是補其遺，蓋不敢覬人之必信。後有君子從事於終食無違者，當有取於斯焉。鄭峰真隱史浩書。《施食通覽》，續藏經第二編第六套第三冊。（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二三

曾 懷

曾懷（一一〇六——一一七四），字欽道，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寓居常熟，公亮曾孫。建炎初以父任爲金壇主簿，紹興末提舉兩浙市舶。乾道中歷戶部侍郎、尚書，賜同進士出身。八年，參知政事。九年，除右丞相，封魯國公。淳熙元年罷，尋再爲右相，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其年卒，年六十九。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宋史》卷一七三、一七四，《重修琴川志》卷八，《南宋書》卷三二。

論不當備海道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航海之役，船有輕重，蓬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常聞於高麗之商，謂敵人之便惟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舍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穽。若海道亦爲之備，徒分兵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

鎮江府都茶場收趁茶鹽錢事奏

乾道元年九月

在建康、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收趁茶鹽錢，每遇次年正月四日，一全年照遞年所收，各行比較，更不通比。如有增羨去處，乞依舊格推賞。或有虧欠，取旨黜責。庶幾賞罰公明，可以懲勸。《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三〇（第六冊第五七六三頁）。

戶部拘催所添銜奏

乾道元年十一月

契勘近得旨，專委措置拘催諸路州軍并酒庫未起逐年錢物，赴左藏南庫送納。先申畫到指揮，以戶部拘催錢物所爲名〔一〕。欲乞于銜內添入「兼措置戶部拘催所」八字。《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五〇（第六冊第五七七頁）。

〔一〕催：原作「摧」，據上下文改。

乞黜責徽州和買夏稅絹受納官奏

乾道二年二月

諸路州軍起到物帛，並係應副宮禁及百司官兵等支遣，自合受納及格堪好物帛。今徽州發納乾道二年上供第四綱和買夏稅絹，左藏庫看驗得，內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匹並各輕怯，粉藥紕疏，不堪支遣軍衣等使用。顯是本州當來受納官吏與專揀攬納人戶通同作弊，有誤支遣。除已退回，令別補發，所有原受納官吏等望重賜黜責，庶爲諸路受納官之誡。《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三三（第七冊六一一六頁）。

出賣營田事奏

一 乾道二年二月

諸路沒官戶絕田產已賣到錢五百四十餘萬貫。所有營田，若便出賣，竊慮擁併。候沒官田產賣畢，申朝廷接續出賣。其見佃人買者，與減二分價錢。《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三〇（第六冊五八八八頁）。

出賣營田事奏 二 乾道二年〔一〕

江西路營田四千餘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爲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一〕此篇疑與上篇爲同一奏。

換差贍軍激賞酒庫監官奏

乾道二年三月

行在贍軍激賞十五酒庫，全藉監官悉心措置。近來多有弛慢不職，課額虧欠。乞許本所申奏，與換授嶽廟，從臣差擇，不以寄居待闕文武官抵替，及依已得旨先次權攝一季，候果可倚，正行辟差。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六（第六冊第五一四七頁）。

贍軍酒庫失陷官錢奏

乾道二年五月

行在贍軍諸酒庫，比年以來，虧欠日積。自紹興三十年前，總諸軍所欠，已數百萬貫。三十年後，截日終所欠二百餘萬貫。緣酒庫相繼增添，見今已十五所，又子庫十一所，並臨安府安撫司酒庫六所，共三十二所，互相攙奪。緣此利入之源，盡歸拍戶，以致失陷官錢。《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六（第六冊第五一四七頁）。

乞復置簽廳主管文字及幹辦官奏

乾道二年五月

近省併諸酒庫，並減監官，正欲鈐束諸處及點磨簿帳，事體繁重，乞復置簽廳主管文字一員，幹辦公事一員。《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六（第六冊第五一四七頁）。

戶部攢造版籍事奏

乾道二年六月

戶部見重行攢造版籍，要見諸路監司、州軍每年但于所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諸色窠名，

一物一件，從當職官吏候指揮到，限十日將乾道元年收支見在攢類成冊，結罪保明繳申。以後年分依此。伏望劄下諸路監司、州軍照應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五一（第六冊第五七九八頁）。

起發綱運事奏

乾道二年十月

乞下諸路州軍，將應起綱運自來年正月，十分爲率，一分會子，九分見錢。內不通水路去處，依舊起發銀兩。《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九（第六冊第五五八七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八〇頁。

乞贍軍酒庫添辟監官奏

乾道二年十一月

行在贍軍酒庫併作七庫，地里闊遠，年計浩瀚。欲望各添辟監官一員。《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七（第六冊第五一四七頁）。

乞諸郡具所起發錢料上戶部奏

乾道二年十一月

戶部掌催諸路財賦，名色不一。自來緣無版籍，無憑稽考，往往多致失陷。積弊之久，習爲故

常。被旨攢具到版籍，一物一件，皆有照據。乞自今每歲諸郡具所起發錢料名，總計實數作一項，限次年正月終申發，委逐路所隸監司覈實，限一月上之戶部，具殿最以聞，取旨賞罰。庶有司各知任責，財賦不致失陷，國用得以不乏。《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二四（第六冊第五〇〇四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九之二九（第七冊第六三四四頁）。

大行皇后支費所收到左藏庫絹粗惡事奏

乾道三年六月

得旨，大行皇后支費所收到左藏庫絹粗惡，係何處納到，行下本庫。契勘係是信州、建昌軍、袁州。除已將合干專庫科斷，別行編揀抵換外，本庫元受納官吏，亦已下太府寺根究，依條施行。更取見元起州軍年分數目，申取朝廷指揮。《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三十一（第六冊第五六九〇頁）。

乞召人承買沒官田產奏

乾道三年七月

諸路未賣沒官田產，計價錢一百四十餘萬貫。今欲乞下逐路常平司，從實估價，再限一季，召人承買，二稅與免十之三。《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三〇（第六冊第五八八八頁）。

收糴米斛奏

乾道三年七月

一、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就新倉收糴米三十萬碩。一、乾道三年委逐路轉運司糴米一百萬碩，欲於內措留六十萬碩充內外大軍歲計外，餘四十萬碩起赴行在新倉送納。一、今歲豐稔，米價低小，欲令漕臣收糴米一十五萬碩，前來行在新倉交納。一、乾道元年降本委江東轉運沈樞收糴米斛，除已糴到外，尚有見在本錢，可以糴米二萬餘碩，乞收糴赴行在新倉送納。以上共計八十七萬碩，並係新倉椿積之數。《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五（第六冊第五五三一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三四頁。

乞令兩淮和糴米斛奏

乾道三年八月

兩淮今歲豐熟，可以就便和糴。欲乞於揚州高郵軍、和州并六合、巢縣，令逐處守臣縣令措置置場，趁此秋成，依市價各和糴米三萬碩，共十五萬碩，就逐處椿管，即不得科抑減剋搔擾。所有本錢於建康、鎮江府糴常平米見在本錢支撥三十萬貫。如有不足錢數，即於淮東茶鹽司合發今年寬剩鹽本錢內湊數支撥。令逐州守臣縣令盡本收糴。《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四（第六冊第五五三八頁）。又見《宋會

要輯稿補編》第六三四頁。

乞寄椿庫物色委雜賣場提轄監官出賣奏

乾道三年十月

契勘寄椿庫香藥、疋帛初無監官，止差樞密院使臣監視出賣。緣係兼管，前後交割不明。今欲乞將本庫物色，就委雜賣場提轄監官出賣，別置曆收支。其錢依舊赴南庫送納，樞密院使臣乞更不差。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二三（第六冊第五七一〇頁）。

乞委淮東西等路常平官收糴米斛備水旱奏

乾道三年十二月

諸路常平義倉米，見在者總三百五十七萬九千餘碩，并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餘貫。除兩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椿積米並已有餘外，有淮東西、京西、夔州路雖有見管〔一〕，各不過一十萬碩。乞委逐路常平官，將見管錢於管下州軍依市價收糴，以所糴米通舊管，均撥諸州準備水旱支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三之三〇（第六冊第五七三四頁）。

〔一〕句首「有」字上疑脫「所」字。

措置倉場卸納綱運奏

乾道四年五月

奉詔措置倉場，卸納綱運。今條具，欲下諸路轉運司約束所部州軍，凡裝發米斛，磨費水脚，不以等錢，不以時給，及縱容減尅，或故小量斗面，似此犯處，並依法斷罪。仍申嚴條令，於倉場門板榜示：衆綱運到岸，若有濕潤、砂土、糠皮，自有擲颺攤曬日數，即日並不遵依條令，祇據憑專糾之口，致行用錢物計囑求免，及應卸納綱運，司農寺丞、簿亦不驗樣交量，止令公人取樣。其間行用者則免攤擲，無行用者恣縱作踐。今欲令司農寺官遇交納綱運，須遵條例，躬親監視交量，以絕其弊。有犯，從戶部覺察申罰。州郡支裝綱運，在法合用堵面印記封鎖。今欲下諸路轉運司申明條法，如卸納倉場，驗無印記綱船，申司農寺依條按治。受納綱運並係大小甲頭以上河入敖脚錢爲名邀勒錢物，及計囑專糾，欲下司農寺常切覺察，有犯送大理寺根治。倉場合干人，欲勒令司農寺常切覺察，如有曾犯徒配，改姓名冒役之人，日下勒罷，立賞許告。押綱官及兵梢少欠米斛出豁監納，往往令人代名，竊慮失陷不便。今欲日後遇有少欠監管之人，須將正身封臂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一〇（第六冊第五五八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四八之一〇（第六冊第五六二七頁）。

監司州縣限日結絕省部指揮奏

乾道四年六月

近來監司州縣承受省部看詳定奪事件，動經歲月，不爲結絕。今欲行下諸路，自指揮到日，並限一月結絕，具名件申尚書省。《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三二（第七冊第六五九三頁）。

乞金銀坑冶依舊隸轉運司奏

乾道五年二月

契勘諸路金銀坑冶，舊隸轉運司。昨緣晁公愚陳請，盡委提點司拘催。本部竊詳提點司係十一路，坑冶闊遠，何以機察？今欲依舊撥隸逐路轉運司，免致失走課入。《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〇（第四冊第三三五三頁）。

乞約束諸縣依省樣受納起發上供物帛奏

乾道五年三月

紹興府補發到乾道四年諸縣退剝絹二萬六百七匹，輕怯不應省則。本部再委太府寺官重行編揀，內稍可支遣絹一萬四千三十五匹，先次交收外，有輕怯絹六千五百七十二匹合行退回。又緣正是新陳

未接之際，切慮人戶艱於換易，重致騷擾。今欲委官估官價錢，別行措置，貼錢收買，應付支遣。仍乞下諸州軍約束諸縣，今後合起上供物帛，須管依省樣受納起發。如依前違戾，從本部按劾聞奏。紹興府尚有未補發絹數，如發看驗得再有退剥不堪之數，亦乞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三三（第七冊第六一一六頁）。

浙西等路沙田蘆場草場事奏

乾道五年七月

浙西、江東、淮東三路，有沙田、蘆場、草場等，多係有力之家占佃，包裹寬餘畝步，未曾起納租稅。累經打量，各有寬剩。乞委逐路漕臣措置，將昨來人戶自供出數，參照比近等則估紐價直，令占佃人承買。仍照逐等包額起理稅賦。《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一五（第七冊第六〇九四頁）。

省倉豐儲倉易名奏

乾道五年十一月

省倉中界已改爲豐儲倉，其舊豐儲倉却改作中界。所有專斛等，並令仍舊認數支遣，監官依舊主管本倉職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一七（第七冊第五九五七頁）。

諸路州軍交納綱運事奏

乾道五年十二月

乞下諸路監司州軍，應今後所起綱運，須依法擇應差之人管押。如欠，令交受倉庫，止據實納之數，先給鈔，其不足之數，並作未到，下元起州軍，限半月補發。《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五八八頁）。

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奏

乾道六年正月

訪聞從來委官置場，和糴米斛多是被牙僧公吏與中賣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擡價例，贏落官錢。所委官恬不省察，或糴濕惡米斛，不耐久貯，因而腐爛，失陷官物。今來已降本錢，令浙西、江東、湖北和糴。竊慮循習前弊，欲下三總領所及兩浙、江東、湖北轉運司，嚴行約束所委官究心措置，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如敢依前作弊，仰具名奏劾，重置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九（第六冊第五五三九頁）。

乞疾速修蓋敖屋奏

乾道六年正月

豐儲倉展套太醫局添造敖屋。已經相視，可以修蓋新舊敖屋八十六座，貯米一百三十萬石。乞下兩浙漕司、臨安府疾速修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一七（第七冊第五九五七頁）。

乞委官檢察括責免丁錢奏

乾道六年正月

自放行度牒，給賣過一十二萬餘道，已剃度披戴僧道數目不少。今稽考得州縣遞年所納免丁錢，比未放行度牒以前年分，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作弊，公然侵隱，或作僧道雲遊爲名不納，或當來妄供申年甲入老，規避免納之數，是致暗失財計。望行下諸路提刑司委官檢察括責，從實拘收，盡數入總制帳。每季起發，毋令依前作弊欺隱。仍開具括責到錢數，類聚一路總數，保明供申戶部驅磨。《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九四（第七冊第六二一二頁）。又見同書職官一三之三三五（第三冊第二六八一頁）。

乞印給諸州軍綱目按期起發錢物奏

乾道六年五月

諸州軍起發戶部諸色官錢及上供錢物，雖各有窠名，緣州軍往往妄於名色上有分緊慢，不爲盡數發納，或虛申綱解，致誤指擬。今欲印給綱目，遍下諸州軍，專委通判逐季開具已未起發數目。如無通判去處，即委僉判、判官。謂如春季錢物，即於四月初五日以前填寫綱目，申發戶部。如稽滯不到，從本部先劾所委官。夏秋冬季准此。歲終，却將納足、欠多州軍，每路具三兩處申奏，以爲殿最。《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五七（第七冊第六一二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五之四二（第六冊第五四二九頁）。

乞罷諸處征税奏

乾道六年五月

奉旨併省自行在至建康沿路征税多處。契勘臨安府長安閘、平江府平望、常州望亭、橫林、鎮江府呂城、丹徒鎮五處，去前後稅務，地里因密，乞行減罷。內臨安府除省額稅務外，又於羔亭子、四板橋、龍山、兒門、白塔、赤山、九里松等處置鋪，以欄稅爲名，而苛細收取，併乞先罷。《宋會要輯

稿》食貨一八之四（第六冊第五一〇九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八四頁。

乞令州縣開具逃亡產業保明申省奏

乾道六年五月

諸州郡常賦，各有定額。緣自建炎初，遭兵火處流民產稅權行倚閣。今涉三四十年，又經經界審實，決無不復業之民，亦無不耕之產。設若元業主流亡，亦必別有人戶請佃租種。往往郡縣徑自起理租稅，歸之州縣。州縣循習舊例，以逃閣爲名，申聞省部，暗失朝廷財賦，歲以數千萬計。乞令諸路州縣守令限兩日逐項開具逃亡產業坐落村鄉并畝步四至，係自何年月人戶逃亡，及今有無人戶租種管業，知、通、令、丞、簿、尉具結罪保明指實申省部，不時委官前去審實。如妄作逃亡，並以不實之罪罪之。能首舉者，與從日下起理稅賦，已前勿論。《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二七（第五冊第四九九〇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六三（第七冊第六四〇二頁）。

覈實諸路災傷奏

乾道六年六月

乞委諸路漕臣，應災傷去處，仰民戶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砧基田產數目、四至，投連狀前，委自縣官將砧基點對坐落鄉村、四至、畝步〔二〕，差官覈實檢放。如輒敢委移豐熟鄉分在災傷地分，僥倖減免，許人陳告，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没入官，以一半給告人充賞。或有豐熟去

處收割禾稻了當，却開堰圍岸，放水入田，瞞昧官司之人，亦乞依此施行。若州縣奉行滅裂，從漕臣按治，重寘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七七（第六冊第五九一二頁）。

〔二〕步：原作「部」，據文意改。

乞召客鋪算請積鹽奏

乾道六年

淮東截日客人投下資次未支鹽共二萬六千餘袋。今來若令別項給賣前項積下散鹽，竊慮侵損歲計。欲將上件積鹽盡數打袋，令行在、建康樵貨務召客鋪算請，每三十袋許買積鹽二袋。其收到積鹽鈔面錢，依已降旨赴逐處椿管。《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九六頁。

拘收典賣田宅稅奏

乾道中

人戶典賣田宅自有投稅印契日限，違限許人告，依匿稅法斷罪，追沒給賞。昨來四川立限，許人首納，拘收到錢數百萬貫，并婺州一州得錢三十餘萬貫。其他諸路州縣視爲常事，恬不加意，是致收納不盡，兼循習舊例，並不依限投稅。《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一三（第六冊第五四一四頁）。

拘催失收稅錢奏

乾道七年四月

本部近驅磨出臨安府乾道五年商稅帳，內有失收三五分稅錢并虧額錢及收少頭子錢共四十一萬二千七百餘貫。今欲分作二年，令臨安府并通判廳自乾道七年夏季爲始，另項起發〔二〕，仍專委兩浙轉運司拘催，依限發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六（第六冊第五一一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八四頁。

〔二〕另：原作「令」，據文意改。

選差催督綱運使臣奏

乾道七年六月

綱運不能如期，有誤指準。本部合差承受使臣十二員，欲於內將六員改作尚書戶部催督諸路綱運，分差往來，趕逐在路綱運，及催促諸州軍合發錢物，庶免留滯拖欠。仍從本部於見任或待闕已未到部大小使臣內，不以有無拘礙選差，理爲資任。內催納綱運別無違滯，即與減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如所催違滯，及事有不辦，亦賜責罰。若委有才力，保明再任，仍不許差官待闕。《宋會要輯

稿》食貨四四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五八八頁）。

乞委李結興修華亭堰閘奏

乾道七年七月

秀州華亭縣新涇塘合築堰置閘，以捍鹹潮，免浸民田。事繫利害，其所用工料錢五萬貫文省，乞委浙西提舉常平官李結疾速興修。《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一（第六冊第五九三四頁）。

典賣田宅等稅錢事條奏

乾道七年七月

准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典賣田宅、舟船、騾馬，合用契紙，令提舉司印給，將收到錢並充上供。仍依紹興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立限一百八十日，違限不稅者，許人陳告本部。今照得有未盡未便事件，重別條具下項：一、人戶請買契紙，若令本路提舉司印給，緣所屬州軍繁多，其間又有相去地里寫遠去處，竊慮却致留滯。今欲乞依舊令逐州通判印給，立料例以千字文爲號，每季給下屬縣，委縣丞收掌，聽人戶請買。其錢專委通判拘收交納。每季具給下契紙數目，申提刑司照會。若稍有不盡不實，官吏並以違制論，科罪，不以赦降原減。一、人戶合給牙契稅錢，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其三百二十五文充本州之數。今欲乞將本州所得錢三百二

十五文數內，存留一半充州用，其餘一半錢入總制錢帳。如敢隱漏，依上供錢斷罪。一、人戶典賣田宅、舟船、騾馬，牙稅錢若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并元出產人戶陳首，將所典買物業一半給賞，一半沒官。犯人依條施行。一、人戶投納契稅契錢，每交易一貫，納正稅錢一百文，并頭子等錢二十一文二分。訪聞州縣往往過數拘收，或攬納公人邀阻作弊。欲專委令佐覺察禁止。如有違戾，即仰根究，重作行遣。《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一四（第六冊第五四一五頁）。

乞左藏庫交受綱運盡委提轄官奏

乾道七年十月

準乾道六年七月十五日指揮，左藏庫交受綱運，專委太府寺丞簿一員，輪日監交給鈔。本部竊詳左藏庫置提轄官，正欲檢察兩事情弊，若欲更差寺官，委是繁紊。今後欲盡委提轄官，其太府寺官止合每季前詣逐庫點檢。《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三三（第六冊第五六九一頁）。

券食增支銀錢減落會子條奏

乾道八年二月

准指揮，每月券食增支錢銀，減落會子。今具下項：一、諸路州軍合發折帛錢，并寬剩折帛及折帛頭子錢，欲自今年受納日，以九分見錢，一分會子解發。內折帛錢四色，各增二分，共計增收見錢

一百七萬六百餘貫。內有截使赴外路支遣錢二十六萬餘貫，從戶部却行科撥。州軍赴行在經總制窠名會子二十六萬餘貫，對兌貼湊，赴外路應副支遣。一、臨安府合發折帛錢，欲以三分爲率，用一分見錢，二分會子解發。仍自受納日爲始。左藏西庫雜納綾紙等錢，欲自四月爲始，並全用見錢送納。一、務場每月券食錢三十萬貫，欲自十月爲始，支撥二分銀或見錢應副支遣。一、契勘自來支遣錢銀分數，增減不定，若將來見得錢數多，銀兩數少，即合將見錢增起分數支遣。一、契勘已承指揮，增起銀兩分數支遣。街市銀兩數多，銀價自是低平。照得本部已前年分遇闕少銀兩，置場收買應副。若將來見得銀兩果有闕少，只將收到綱運并酒庫等處發到錢、會，置場逐旋收買，應副支遣。今具每月減落會子四十萬貫，一歲共增支銀錢計四百八十萬餘貫。一歲錢增一百八十萬貫，已有下項：折帛增起二分錢一百八萬餘貫，臨安府折帛增起見錢二十萬餘貫，雜納綾紙等錢全用見錢一百萬餘貫。已上計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本部今將二月分爲則，又遣每歲實增錢止一百五十六萬餘貫，除已有外，實闕九萬餘貫。一歲銀增九十六萬餘兩，已有下項：歲剩四十二萬餘兩，務場券食增起二分，銀二十一萬餘兩。已上計銀六十三萬餘兩，闕少銀三十三萬餘兩。本部已申朝廷，乞將收取到綱運并諸色發到會子，除經常支用外，約一百八十萬餘貫，可以收買銀五十萬餘兩，貼湊支遣。勘會今來兌起外路折帛見錢，二分赴行在，止二十六萬餘貫。照得合起赴行在經總制錢數甚多，欲令戶部於附近州軍合起赴行在經總制錢內，分明指定，指撥錢二十六萬餘貫，却於本州軍對兌起發。《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四

郊祀禮成瑞應奏

乾道九年十一月

郊祀禮成，兼以瑞雪應時，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園丘歲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高穹降格。《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五（第三冊第二〇六七頁）。

臨平帖

懷悚息。匆匆片札叙違，方愧率略，舟至臨平，遠勤誨翰，所以慰藉甚寵。顧懷危蹤，得以善去，心匪木石，寧不知歸？更冀涵覆，以終大惠。引睇光儀，第劇依戀之至。右謹具呈觀察節使太尉宗丈。六月日，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曾懷劄子。《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首楞嚴經義海序

《大佛頂首楞嚴經》，是諸佛之法印，群生之心宗。得此印者，成正覺於十方；迷此心者，淪生死於塵劫。是以釋迦如來獨佩此最上乘之法印，而出現於世。全提直指，曲折開遮，五十年間，普印群

生心地。末後再垂洪範，重起真慈。故以阿難示遭魔燒而啓發宣明，遂有首楞嚴王無見頂法之稱。審問心見，揀辯圓通，宣勝義中，真勝義性。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現寶利於毫端。無量爲一，轉法輪於塵裏，全彰頓悟，併銷權乘，發真歸元，入如來藏。以至天魔外道，咸悟心宗。無量法門，一印印定，所謂是名無上寶印者，不虛語也。已而般刺蜜諦持此印逾海越漠，彌伽釋迦用此印譯梵成華。相國房公秉筆授而潤其文，主法璿師立科條而疏其義。自唐至宋，閱五百年，凡箋註解釋者，故不可勝數，皆此印之力也。今有閩僧咸輝上人念佛祖之囑累，慨法道之陵夷，力於禪學之餘，綜集多書，圓成大部，且以「楞嚴義海」爲題，求檀鏤板，確志流通，實有助於王化而補於宗教，以開悟後來。若非乘曩願力，安能及此！華嚴主山之神，所得法門名出現無邊大義海者，誠有在於是焉。此因姑蘇定慧長老顯公特以此經遠來相示。余三復其文，究其深旨，隨喜贊揚，乃援筆樂與叙其大略，書以授之。偉乎！義海沖深，法流彌漫，事理俱備，性相混融。惟心法之大旨，盡於茲矣！後世讀是經者，能穎脫名相，旋復根塵，翛然遊戲寶明空海，而直下取證楞嚴圓照三昧，豈非悟自本心而得此法印者歟？時皇宋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曾懷序。《虞邑遺文錄》補一。又見《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衆鈔》（續藏經第一編第二一套第五冊）。

書皇帝御賜詩後

淳熙元年秋九月壬寅，皇帝幸玉津園，行燕射之禮，皇太子、宰執、使相、侍從五品以上咸與焉。皇帝中的者再，喜動在列。天顏怡悅，賦詩以示臣等，且命賡和以進。臣等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之用文武，猶天地之運陰陽，咸適厥中，乃克有濟。故陰陽不偏，然後可以擬太和；文武兼用，然後可以隆至化。恭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治，躬持二柄，規恢大勳，斟酌運平，茂建皇極。若稽祖宗建隆、太平興國故事，昭舉盛禮，是豈籩豆弧矢云乎哉！宸章昭回，天語煥發，所以示並用久長之意，卓然與六經之義同歸，實垂世不刊之典也。臣備位宰司，千載一遇，蒙冒恩寵，不知所以報塞，惟當欽奉聖謨，傳之罔極，而請刻之石。」制曰：「可。」懷恭和二首曰：「名園佳氣藹非烟，冠佩朝宗似百川。五品並令陪燕射，四鍬端欲序賓賢。恩涵春意魚翻藻，威入秋深雁落弦。竣事更容窺典雅，宸章應陋栢梁篇。」「江山秋日冠輕烟，別苑風光勝輞川。位設虎侯恢盛典，技精楊葉校名賢。禮均湛露宣飛翠，樂奏鈞天看發弦。聖主經文兼緯武，全勝巡幸射蛟篇。」群臣詩不悉載。《咸

淳熙安志》卷一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二四

黃伯淵

黃伯淵，高宗、孝宗間人，有與湯思退、錢端禮等賀啓。

賀湯丞相啓

紹興二十七年六月

顯被絲綸，寵還機軸。節彼重瞻於巖石，炳然載仰於台符。禮絕百僚，歡傳四極。恭惟某官乾坤間氣，社稷元勳。依兩朝日月之光，慶千載雲龍之會。坐鎮雅俗，江左謂之風流；名播遠夷，天下係乎輕重。方當寧力圖於恢復，豈巖廊久輟於經綸。雖周人無以我公之歸，然謝傅當從蒼生而起。以授機破敵，固難測於謝安；而草詔指蹤，將獨決於德裕。爰制難於千里之外，將信威於兩河之間。敵已在夫目中，治可運之掌上。某欽聞顯命，喜溢卑悰。遠馳燕厦之誠，緬想鳳池之峻。變調多暇，氣序寢清。願精鼎餗之調，式副簪紳之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錢大參提玉牒監修國史啓

伏審穆宰清朝，提綱鉅典。鈞衡虛位，登庸已斷於上心；粉澤成書，述作先資於大手。載頒渙號，益聳巖瞻。竊以帝胄久而益繁，史例多而貴約。周王孫子，綿百世之本支；魯國《春秋》，著一字之褒貶。惟聖代並修于大冊，必宰臣兼總于羣賢。若趙文起以宗卿，而纂昭穆之序于祥符；如呂文靖以故相，而董筆削之權于慶曆。是昭殊眷，豈限彝章。今當軸尚闕于冢司，故提領特資于良輔。恭惟參政知院，才高命世，識遠齊天。敦大裕和，濟忠懿鼎彝之美；雄深捷健，增文禧翰墨之光。早陳契稷之猷，薦被勛華之眷。贊經綸于帝席，運開闢于機廷。匈奴之運直百年，既息邊隅之警；漢家之統接千歲，用昭簡冊之傳。果膺注倚之隆，式副總裁之重。金匱玉版，將勒成于一經；袞衣繡裳，即寵登于三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賀張徽猷啓

光奉明綸，榮陞邃閣，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業資久大，才抱柔嘉。學奧探於聖心，任重志乎天下。由明王敷德以懷遠，故智者乘時而立功。第進禁林，尚留漕運。畢誠入拜，諗裕於供軍；蕭相受

封，愛疇于給食。佇觀迅召，別聽登庸。某云云。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以上劉琳校點）

熊彥璋

熊彥璋，紹興十七年知渠州。見所撰《藉田詔跋》。

藉田詔跋

紹興十七年二月

臣竊觀漢文帝五下詔書，率以親耕勸農爲先務，至謂野不加辟，是使奉詔不勤而勸民不明。噫！若文帝者，可謂知所急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治行於上，民化於下，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苟奉承不虔，則不惟不能致之民，抑無以宣上意，將焉用彼吏矣。主上臨御，丁時艱虞，宵旰軫懷，靡遑暇逸。慨念天下之本，農事所先，申請縟儀，親載黛耜，爰灑宸翰，肆頒詔書，誕布多方。扶杖往觀者，豈特感泣，以觀德化也，莫不咸曰：「將復見太平矣。」乃者睿旨丁寧，俾有司每歲春秋舉行，委守令出郊，燕勞父老，諭以親耕勸率之意。繼又侍臣敷奏，乞勅郡邑以御筆手詔，摹刻於聽事所，如戒石之銘，俾朝夕省覽，罔敢墜失，庶有以廣聖志焉。嗚呼休哉！天語所以播告者如此，而侍臣所以對揚者又如此，然則司牧民之任，處分憂之寄者，宜如何耶！臣材謏能微，假守偏壘，實

愧無以仰副訓辭之萬一。惟所以奉承者必謹必恪，庶幾涓埃或有補也。謹拜手颺言而書於下方云。紹興十七年二月旦日，右朝奉郎、權發遣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臣熊彥璋立石。同治《渠縣志》卷四七，同治刻本。（郭齊校點）

陳 棠

陳棠（一一〇一——一一六三），字德召，號澹齋居士，常州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紹興二年進士及第。曾任衢州教授。紹興二十七年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明年知大宗正丞。三十年爲考工員外郎，三十一年爲國子司業。三十二年九月除秘書少監，十二月致仕，卒，年六十二。見《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二七、崇儒一之一〇、選舉二〇之一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〇、一八四、一九〇，《南宋館閣錄》卷七，《渭南文集》卷一五，《鴻慶居士集》卷四，《周文忠公集》卷一六四，雍正《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乞令宗學仍舊講大小經奏

紹興二十七年六月

睦親宅南班官及其子弟講解傳授，舊制具存。嚮緣創復之初，有司建請，以未能通經，乞且講《論》、《孟》，至今逾二十年，唯講此二書，周而復始，學官失於申明，無有以六經講授者。況今學校

科舉，正以經術爲先，而宗學講經，自有成法，特未舉而行之耳。欲望令有司檢會宗學法，將大小經仍舊講。《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〇（第三冊第二一六七頁）。

乞擇宗室以主十國公位典祀奏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

切觀比年以來，宗室補環衛者無幾，而朝謁之員寢闕，合襲封者不舉，而主祀之人或廢，是皆有司失於講明，甚不稱陛下惇睦之意。臣聞祖宗時近屬並留京師，參奉朝請，治平中爲最盛〔一〕。爰自時艱，環衛稀少，又分處紹興府外司者幾半。頃者宗官建言，遇朝參宗室闕員，乞於紹興府南班內選擇循守規矩之人具名以聞。既得請矣，今睦親、親賢兩宅奉朝請者不滿二十人，而在他司者未聞選擇，實之周行。凡奏告薦饗，攝行祀事，輪差猥并，以此知朝謁之員寢闕也。臣又聞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緣襲封公爵，並須傳嫡，遂難其人。後因臣僚論奏，乞選屬近行尊者各一人承襲。於是宗司擬定，將諸王之後最長宗室一名，權令主管祀事。閱時滋久，逮今十國公位典祀之人闕員甚多，楚、晉、秦、魏祭享曠然，以此知主祀之人或廢也。望詔有司，檢會前後已得指揮舉而行之，庶幾益壯宗子維城之勢。《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二七（第一冊第一四三頁）。

〔一〕盛：原作「感」，據文意改。

乞六經各置博士奏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員。今弟子員至千人，而學官每日輪經講說，甚不稱勸學崇化之意。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行修二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遞講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以上羅國威校點）

王時

王時，紹興七年提舉兩浙路市舶。二十八年任戶部員外郎。隆興初知郴州，以秦檜親黨故放罷。乾道中知無爲軍。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二、職官七一之一八、食貨六五之九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八。

乞令保正副不許科擾追呼奏

紹興二十八年六月

欲望誠飭郡縣，凡保正、副之所掌，除依條合管事務外，不得泛有科擾追呼。或不遵依，許民戶

越訴，仍仰按察官糾劾以聞，重置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三四（第六冊第五〇五五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五之九〇（第七冊第六二〇一頁）。（李文澤校點）

邵大寧

邵大寧，紹興間以右從政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

印行太平聖惠方申福建轉運司狀

紹興十七年四月

福建路轉運司：今將國子監《太平聖惠方》一部一百卷，二十六冊，計三千五百三十九板，對證內有用藥分兩及脫漏差誤，共有一萬餘字，各已修改開板，并無訛舛，於本司公使庫印行。紹興十七年四月日。

右從政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邵大寧，右從事郎、添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宋藻，右文林郎、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陳曄，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右朝散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范寅秩，右中大夫、直秘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學事馬純。《宋以前醫籍考》第九二八頁。（祝尚書校點）

張子儀

張子儀，成紀（今甘肅天水）人，俊侄。紹興七年以武節郎換右通直郎，爲軍器監丞；十三年爲右朝奉郎、太府丞；二十一年以屯田員外郎、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四、一五〇、一六二，《武林舊事》卷九。

乞新復州縣守令以戶口登耗爲陞黜之典奏〔二〕

紹興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親民之官，莫若守令；戶口登耗之責，守令之先務也。乞於新復舊州縣精選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重爲陞黜之典，仍委監司覈實，以嚴課最。《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六（第六冊第五〇一〇頁）。又見同書職官五九之二〇（第四冊第三七二七頁）、食貨六九之八〇（第七冊第六三六九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〇，《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二六。（祝尚書校點）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張子儀面對，文句與此多異，附錄於下：「淮甸、湘、濮，屢經殘破，戶口未復。望精選守令，優其祿秩，假以歲月，寬其文法，優游自盡其才。三歲考察，以戶口登耗爲陞黜之典。」

張氏

張氏（？——一二六七），孝宗父秀王趙子偁妻，封王夫人，爲孝宗生母。見《宋史》卷二四四《秀王傳》、卷三三三《孝宗本紀》一。

乞孫趙師夔等特與添差差遣奏

乾道三年四月十三日

長孫右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師夔，次孫右承務郎、前主管台州崇道觀師龍，第三孫右承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師垂，欲望特與添差差遣一次。親姪張宏乞於右選內安排。《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七（第一冊第一五〇頁）。（祝尚書校點）

張端

張端，紹興間嘗知台州寧海縣。

放生池碑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履國步艱險，痛二宮蒙塵，憫生靈塗炭，念祖宗以仁孝治天下，乃廓度量，戢干戈，同盟鄰壤，冀以迎奉二宮而息生靈之禍。十有六年秋，翠華南旋，極爲長樂。是後屢遣膚使，懇迓淵聖皇帝鑾輿，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可謂備至。明年，大臣百辟思有以發揚盛德，而伸報上之誠，以祝萬年無疆之壽，以爲子孫千億之祥，援唐肅宗遣使天下置放生池故事以聞，詔可其奏，爰命措置。蓋將示天下以好生之意，俾人知爲善物遂其性也。臣仰嘆聖恩沾被動植，古無倫比，恭與官吏士庶尋訪舊跡，皆云：昔雖未有，今上皇帝與人爲善，與物爲春，濱海之民咸被聖化，洽於其心，創而爲之，孰曰不可？垂髻戴白，衆口一辭。於是度邑治内外之地，乃得妙相寺之舊池，闢而新之，疊石而甃之，環以欄楯，周圍十丈有奇。命寺僧守之，遇天申聖節舉而行之，使含生之物圍圉洋洋，頌首莘尾，不罹罾笱網罟之患，其利博哉！臣庶以此而奉吾天子，吾天子以臣庶所奉而承顏長樂，其樂烏可已耶！況魚之爲物，非若獸之善走，鳥之高飛，網罟所至，罾笱所及，雖嫠婦亦可得之。先王爲是，川澤有禁，漁舍鰥鰓。美萬物盛多，則以「魚麗」爲王者之政；言萬物得性，則以「魚藻」思王者之德。今天下州縣率遵聖意，恩波所鍾，罔匪文王之靈沼，豈止肅宗八十二所而已！行葦忠厚，指日可致。萬壽無疆，本支百世，永保宗社以太平，茲天下臣子之公願，而感召之理，固

亦宜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天地大德，惟生之云。德配天地，與萬物爲春。何以先之？親親仁民。皇帝即祚，國步多艱。生靈塗地，二宮蒙塵。痛軫宸慮，以柔圖勳。乃戢干戈，敦好厥鄰。奉迎太母，長樂極忻。繼遣懇迓，淵皇是謹。同樂宇宙，開樂寧親。大臣百辟，誠款獲伸。放生之池，唐肅是因。伏於閣門，拜章以聞。詔可其奏，臣民率遵。恩波所鍾，徧及無垠。耐盡物性，至誠則然。於物咸若，詩書備陳。今吾天子，克光於前。俾爾含生，游泳淵淪。池也如此，江湖不言。四海歌誦，天子之仁。必得其壽，億萬斯年。本支百世，繩繩振振。大開明堂，四夷咸賓。《赤城集》卷一四。又見光緒《寧海縣志》卷二一。（祝尚書校點）

鄧 酢

鄧酢，南雄州始興（今廣東始興）人。紹興七年以進士上書陳利害，高宗以爲文理可采，令中書後省召試時務策，授官。後歷知虔州虔化縣，攝郡事，權知梅州，安撫瓊州，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所在皆有功。卒，贈奉直大夫、直祕閣。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之二一、方域一八之二、蕃夷五之四四，雍正

《廣東通志》卷三二。

處置黎人王文滿劫掠作過事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四日

瓊州臨高縣黎人王文滿劫掠作過。酢前任知瓊州日，因定南知寨劉薦借文滿銀馬香錢等不還，致結連西峒黎首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寨，虜劫劉薦男等入洞。本州已將劉薦送獄根勘，追出銀馬香錢交還。文滿後復犯省地，虜殺居民。遂遣官部土兵分頭攻殺，文滿奔走，竄伏深峒；燒蕩巢穴，斫獲賊級，生擒黎賊王用賓等；立賞收捕文滿，及將文滿田盡給軍前有功之人均分耕種訖。乞將定南知寨劉薦重賜施行。《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四四（第八冊第七七八八頁）。又見同書蕃夷五之四七（第八冊第七七九〇頁），《文獻通考》卷三三一。（祝尚書校點）

張杞

張杞，字南卿（一作南軒），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宣和六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登州牟平縣尉。靖康之變，陷金國七年，乃航海歸宋，調婺州司理參軍。紹興十七年爲宗正寺主簿，次年擢監察御史，改秘書少監。十九年爲太常少卿，使金，遂兼權吏部侍郎。紹興二十年，侍御史曹筠劾其附會李椿年，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一五八、一六〇、一六一，《南宋館閣錄》卷七，雍正《江西通志》卷

八七。

州縣吏不得令士民飾詞舉留奏

紹興十八年八月庚子

州縣之吏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考核奏聞，不得令士民飾詞妄有舉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八。

感生帝壇宜升大祀奏〔二〕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我朝火德題運，世以僖祖配之，祥符、大觀，或至親祀。中興以爲小祀，宜升爲大祀。《玉海》卷一〇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八。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文字全異，曰：「感生帝之祀，尚寓招提，祭以酒脯。望復用牲玉，升爲上祀。」

乞郊祀按嚴更警場并雅樂就貢院排辦奏

紹興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契勘每遇大禮，五使前期按嚴更警場係於尚書省，及按雅樂係於法惠寺。緣今來郊祀大禮嚴更警

場，依近降指揮，創造奏嚴鼓，一百二十四面并作，其排設所占地步稍廣，竊慮於尚書省排設窄隘，兼法惠寺亦無正廳，所有將來五使按嚴更警場并雅樂，欲乞就貢院排辦。《中興禮書》卷二八。又見同書卷四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黃 俞

黃俞，高宗時南劍州（治今福建南平）人，見《至順鎮江志》卷八。

下元水府廟記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上中下三水府，上居江州馬當，中居太平州采石，下居潤州金山。江南保大中，各加王封。至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始易去僞號，賜廟額，封王爵。下府額曰顯濟，爵曰昭信泰江王。載在祀典，國家歲時遣中使到山陳設醺筵，投金龍玉簡。元豐初，佛印禪師了元來主是山，見祠附禪林，民間祈禱病涉，又多割牲享祭，深歎其非便。以故事請于州，州請于朝廷，始度地于江之南岸、州之西津，而得寺之吉土，治廟遷神。層巒崇山，千嶂所環，腹背荆吳，襟喉江海，當水陸要津，而舟車輻輳其下，壯神之居。久而益靈，往來憧憧，禱則輒應，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是神禦災捍患、有功于國甚著，

爲惠于民甚厚，豈淫祠比哉！無何，建炎戊申，劫火所延，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二十年矣。浙西安撫大使劉公光世憫香火寂寥，即故基草創其殿，僅禦風雨而已。紹興十四年六月，以梓宮之還，無巨浪風帆之警，加封順濟英惠昭信泰江王。夫神號尊崇，而神居敝陋，固知物待時興，事需人舉。而允屬當仁，則我都統王公其人也。紹興壬戌冬，被命而來，方下車謁廟，見其棟橈不堪，上痺下陋，外無四垣，不稱明靈。因思曩時擊棹誓江，戰無不克，賴神陰相，愀然疚懷，喟然歎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爲神。人居華屋，神棲敝廬，于我安乎？」是用力謀興葺，祈乎邦伯，願輟己俸，易廟之圯墉腐瓦，革故而鼎新之。乃揆日鳩工，使藝者運思，巧者盡能，匠者度材，陶者儲精。不陋不奢，悠久是圖。衆情悅懌，翕然底績。起于秋之八月，訖于冬之十月。垣墉百堵，廟屋廡門凡四十餘間。若畫若塑，威儀隊仗，雜然並陳。爲錢一萬二千餘緡。既告停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邦人駿奔，萬目同聳。龍游長老了心來求立石，以示方來。雖去古云遠，莫知廟之所始，姑述所聞見，尤愈後世無傳焉。時則十七年丁卯黃鐘月之朔日也。銘曰：

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陰錫庶民。神司水府，血食此土。分造物權，能暘能雨。弭災一方，真皇封之。厥功益著，今帝崇之。神殿中廢，棟宇重新。誰傷斯毀，王公惟仁。度神之居，貝闕珠宮。存祠事神，古今所同。莊嚴如是，神物奔會。靈心肸鬩，福不待禴。願歸檀施，願及軍民。永護家國，永鎮江濱。聽此歌鐘，享此豆籩。酒有餘酌，香無斷焉。《至順鎮江

蔣及祖

蔣及祖，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之奇孫。紹興十年爲將作監主簿，十七年以左朝散郎知江陰軍。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七，《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四七，嘉靖《江陰縣志》卷一一。

乞開鑿五卸港橫河奏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江陰軍地廣民衆，號稱沃壤，北枕大江，潮汐之所往來。然漕河別有一派，曰五卸港。港北入大江，凡六十里。自大觀中濬治，距今填淤，積水不泄，霖潦暴至，冒沒民田，故西南諸鄉多水溢之虞。本軍舊有橫河，自建寅門至平江常熟縣，凡五十里。傍爲支渠，溉田甚廣，自政和中濬治，距今沙漲，幾爲平地。凡北江之潮，無自而入，故東南之鄉，多旱乾之患。二河之利，久不開鑿，望令官相視興修，仍令長吏以時疏導。《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四七（第五冊第四九二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一

○（第六冊第五九二八頁）。（尹波校點）

方仁和

方仁和，高宗朝人。

車駕巡幸起居表

六師雲陳，共圖敵愾之忠；萬乘天臨，親示撫循之旨。王靈敷暢，士氣歡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本親親，功超將將。思父兄之播越，軫吏士之勤勞。露沐風纏，共濟艱難之業；雷驅電掃，訖收嘉靖之勳。臣叨守藩符，但參羈勒。四方來賀，願陳《下武》之詩；二聖重歡，佇勒《中興》之頌。臣無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黃錦君校點）

周郁

周郁，紹興間人，官承節郎，黃州巡轄馬遞鋪。見《小畜集》後記。

黃州雕造小畜集後記

契勘諸路軍州間有印書籍去處。竊見王黃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所在未曾開板，今得舊本計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字。檢准紹興令：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除依上條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八冊，計四百五十二板，合用紙墨工價等項：

印書紙并副板四百四十板。

表楷碧紙一十一張，大紙八張，共錢二百六文足。

賃板椶墨錢五百文足。

裝印工食錢四百三十文足。

除印書紙外，共計錢一貫一百三十六文足。

見成出賣，每部價錢五貫文省。

右具如前。紹興十七年七月日校正。承節郎、黃州巡轄馬遞鋪周郁。紹興十七年黃州刻遞修本《小畜

集》卷末。（沈治宏校點）

沈 斐

沈斐，衢州（治今浙江衢州）人，紹興間曾任婺州州學教授。

古三墳書識語

紹興十七年五月

余家藏此《古三墳書》，而時人罕有識者，恐遂堙沒不傳於世，乃命刻於婺州學中，以與天下共之。紹興十七年歲次丁卯五月重五日，三衢沈斐書。《古三墳書》卷末，紹興十七年婺州州學刻本。又見《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沈治宏校點）

朱 柔 嘉

朱柔嘉，紹興中嘗監進奏院。乾道五年以右朝請大夫知徽州，六年二月致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四九，《新安志》卷九。

乞進奏院依舊制承事奏

紹興十七年十月

祖宗舊制，進奏院除承六部取會承發事務供報外，餘並不許侵紊。檢准大觀進奏院令，除刑部許勾喚進奏官承發非次赦降及下半年頒降條冊即時遣赴，并學士院、客省、四方館許勾喚進奏官整會文字暫赴外，即無六部許勾喚供報及直送所司斷遣條法。乞依舊制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四九（第三冊第二三九六頁）。（刁忠民校點）

吳貫之

吳貫之，南宋人，紹興間在世。

遂安縣修洞神宮記

萬年鄉舊有洞神宮，廢久矣。紹興初載，有道士倪太和自龍虎山來，寓岱嶽行宮東偏，草創數楹，卑陋偃仄，不足以奉高真，常請於郡，復洞神之名，欲增廣之。郡許請於朝，久未報。紹興十有

七年夏五月，吳興錢公來宰是邑，視事之初，祇謁祠下，立無廡，升無階，不足成禮。公退而嘆曰：星流華渚，仲萬壽之祝，雨暘不時，致請禱之誠，所不可忽也。爰庀材僦工，芟蕪棘，闢庭廡，堂宇一新，貌象畢陳。以十八年二月六日經始，三月十二日休工，蓋其經畫先定，故見於事如是之敏也。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三。（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二五

何 溥

何溥，字通遠，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紹興十二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第。歷臨安府學教授，刪定官，通判婺州，以忤秦檜罷。檜死，通判嚴州。紹興二十五年除監察御史，二十七年遷左正言，二十九年爲右司諫，除諫議大夫。在言路六年，知無不言。三十一年除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等。三十二年以疾補外，授龍圖閣學士致仕，歸卒。見《宋中興學士院題名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一七八、一八一、一八三、一八九、一九八，《宋史》卷一六〇、二四五、三八七、四七三。

陳康伯左僕射制〔二〕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門下：乾下坤上，而重卦鬯二氣之交；君明臣良，而賡歌協千載之遇。朕實圖乂，夢想得賢。永惟一德之求，共濟萬幾之會。眷茲碩輔，永迪茂勳。宜擢冠於鼎司，肆誕揚於渙號。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修三朝國史、詳定一司勅令所、上饒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陳康伯，高明而純粹，敦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四時之氣。澄不清，撓不濁，若觀水於萬頃之波；鄙夫寬，薄夫敦，想聞風於百世之下。粵從試用，休有薦揚。列侍從則論思獻納之居多，參政機則贊襄彌綸之罔缺。比儔偉望，進秩近司。和而不同，深濟鹽梅之用；忠而能力，允賴股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容，事井井以攸叙〔二〕。真當今廟廊之器，實近古社稷之臣。樽俎春容，笑談可以鎮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於僉言，咨謀裁自朕志。揆剛辰而幽贊，奉顯冊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表具瞻之峻。併加寵數，庸示眷懷。於戲！付託至重而爲之難，朕方資於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爾無怠於交修。恢宏輔世之圖，懋建格天之業。式是百辟，毘予一人。可特授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兼提舉修三朝國史、詳定一司勅令，加食實封四百戶，如故〔三〕。主者施行。《陳文正公家乘》卷一。又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陳文正公文集》卷五，同治《廣信府志》卷一一，民國《弋陽縣志》卷一六。

〔一〕據《宋宰輔編年錄》，此制爲何溥行詞。

〔二〕「心休休」二句：「而」、「以」二字原無，據右引補。

〔三〕「如故」上當脫「餘」字。

朱倬右僕射制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朕欽承聖緒，翕受賢謨。顧茲躬攬以厲精，惕若御圖之永；有能奮庸而熙載，亶茲宅揆之難。乃眷老成，久參機務，克懋經邦之略，宜登相國之聯。爰錫明綸，敷告列序。具官朱倬氣和而神邃，才大而聲宏。潛心乎六經之微，游意乎百氏之博。嘗求其學，一本以誠。行己在乎不欺，仰無屋漏之媿；事君貴乎無隱，皦如天日之臨。朕固已得之召見之初，而果符於試用之後。炳然著龜之先見，介若金石之不移。密進忠規，初不干於世譽；端居正色，期自肅於官邪。鬱爲臺諫之宗，綽有公輔之望。比繇經幄，服在政塗。若魏相觀故事而必行，若房喬持衆美而自効。適仰台躔之齊色，有嘉巖石之具瞻。是用端蒞以贊神明，涓辰而得吉兆。誕揚廷渙，對秉國成。仍疊晉於官榮，且肇開於戶賦。以昭物采，以示眷私。於戲！蕭規曹隨，所以股肱於漢室；旦師奭保，所以左右於成王。惟一德之享天心，則同寅而安海內。式孚于訓，時乃之休。《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

乞嚴令監司郡守按察貪吏奏

紹興三十五年十二月

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諫等。陛下

勵精求治，尊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謂肅矣。而臣竊怪州縣之間，貪吏爲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訶，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爲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爲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匿奸，而貪吏亦將斂而不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爲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見，故敢爲陛下言之。伏望睿慈斷以必行，實惠及民，天下幸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又見《文獻通考》卷三九。

乞御史點檢諸獄依刑部已得指揮施行奏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

伏見在京諸獄，刑察御史每季點檢，夏冬仲月刑部郎中循行督遣。而郎官所指，如遇勘鞫失實，事理妨礙，直行移送，惟御史未有明文。乞今後御史點覆察諸獄，許依刑部已得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八二（第七冊第六六一八頁）。

乞勿屢易郡守奏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欲望特詔大臣，自今郡守毋庸數易，其有治狀顯著，必俟滿秩而議甄陞。倘或少有過差，亦希下

章，以詭求效。《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三二（第四冊第三四三四頁）。

乞推行外官謁禁之令奏

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

乞推行外官謁禁之令，大要監司視臺諫，典獄視大理，自餘官概同在京百司，而職事相干者勿坐。《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一五（第七冊第六五五三頁）。

劾龔鑑奏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

右朝請大夫龔鑑淫侈貪婪，其罪略與曹泳相似，望正典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九。

乞擇大縣闕爲堂除奏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

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之闕於部，以爲堂除。臣獨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爲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百里之民不見由、求、卓、魯之政，甚可歎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縣闕爲堂除，仍借五品服，優其廩給，俟終更甄擢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〇。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六（第

四冊第三四七三頁）。

〔二〕《宋會要輯稿》原闕年份，輯者旁批作「二十五年」，誤。又該書所收文與《要錄》不同，附錄於下：「乞詔大臣擇天下大縣，收其闕以爲堂除公選。博采風績顯著之人以居其職，假之服色，優以廩給。俟其滿秩，特與甄陞；籍記姓名，以待他日之用。」

劾許大英奏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直秘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大英起自法家，深文刺骨，久任理卿，專以大臣指意爲獄，擠陷無辜，不可勝數，奉使一道，專務營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〇。

乞嚴奉使所辟官屬奏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

比歲奉使，所辟官屬多募人代行，市井狡獪之徒冒法私販，有傷事體，望重立賞告。《建炎以來繫

年要錄》卷一八〇。

乞置司看詳官員士人罪犯案卷奏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

臣恭聞祖宗朝每遇大赦，則置看詳編置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以重其事。蓋置司看詳則責任專，推類施行則事體一。日者用事之臣輒以私意禁錮士類，屢經恩宥而不敢檢舉，天下扼腕。陛下躬攬之初，痛革其弊，盪瑕滌穢，與之更新，其表表在人耳目者，固已生復故官而死加榮號矣。臣尚慮有身落幽遠而弗克上通，家坐窮空而無以自列，抱冤沈滯，籲天莫聞。願舉故事，選清切公明臣僚二人，取索諸色官員士人罪犯案卷置司看詳，其應該赦移放者一面施行，內有可疑申三省取旨，仍責限了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〇。

乞武舉科修立入官資格奏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乞武舉一科參照祖宗典故，修立入官資格。歷從戎事，免使監當。其有才略出倫，許令帥司保舉，試之陣隊，以觀其能，禦侮扞城，量加擢用。《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二八（第五冊第四五四四頁）。

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八四頁。

浙西諸郡賑濟災傷奏

紹興二十九年三月

平江、紹興府、湖州諸縣被風水已經賑濟除放，訪聞有未賑濟之前流移者，及至歸業，而官司拘于已經賑濟之文，不予除放。聞浙西諸郡例被災傷，蘇、湖爲重，而常、潤次之。其間縣分亦各不等。今蘇、湖四等以下一切蠲免，而常、潤失于申陳，止從減放。乞將常、潤被水四等以下人戶去年稅物未納者特予除放，而蘇、湖、紹興下戶不拘已未曾經賑濟，所有公私逋負一等蠲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六（第七冊第五九九四頁）。

賈和仲不宜知鼎州奏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

和仲嘗知利州，非法殺人，不可勝數。又嘗知歸州，招聚不逞，恣行殘酷。議者謂使充軍下差遣，尚慮兇橫，豈可使典邊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

乞嚴堂除奏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

今吏員猥多，吏部闕用五年而堂除，隔兩政，內之寺監丞簿學官，外之提舉市舶，皆預置代者。朝廷執事官或出於宰相之推擇，或出於侍從之論薦，除目一下，士以爲榮，豈可冗授其人，濫用其闕，而下比於州縣之職哉！若居者未遷而來者不已，臣恐兩政五年之闕因循遂用，而所謂卿監郎官與大提轉常平之屬安保不爾？望深詔大臣愛惜名器，毋輕假人，使朝廷用闕常有餘地，冗員苟去，勿復遞補，庶以示士大夫敦勸之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

劾陳誠之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玳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爲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裨益？今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爲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於大臣者哉！望將誠之鑄職罷祠，以爲具臣尸素不職之戒。《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劾沈該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徒以在州縣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厠禁嚴，連帥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汙穢之蹤，白簡可覆。陛下比因更化之初，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首冠台席，亦幾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是差除，莫先親舊，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而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道路怨咨，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二。

再劾沈該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近嘗列奏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貌大臣，未賜俞允。然臣等官以諫爲名，見惡不擊，與擊不去，皆爲失職。該頃帥東蜀，繼以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載川貨，公然販賣至荆南，爲守臣孫汝翼拘留，追納稅錢二千餘貫。未幾召用，賜對之初即復私仇，汝翼報罷，聞者莫不冤

之。況又在相位黷貨無厭，或啗其子而得刪定，或賂其壻而得良官，因緣增加，以至侍從。近觀大理寺評事八員，而寄居雪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竄逐，而猶望其代天工，熙帝載，非臣等之所知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乞追奪沈該職名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該過惡暴著，而使得被寵名以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爲者，豈聖朝所以示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乞復置鑄錢司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制官必正其名，然後責有所歸；治事必即其所，然後課無不辦。鄱陽永年、永豐兩監，當諸路鼓鑄之半，鉛錫銅鐵四面輻輳，祖宗以來置司其地，宜矣。比年有司措置無法，所得不償所費，遂請廢罷。朝廷初欲分隸漕司，而諸路隔越，不相統轄，其勢無以通融，遂議總制于版曹。訪聞拘收銅器，所在山積，類乏鉛錫，致妨鼓鑄。正使一司官吏措置檢察，朝夕不懈，猶懼乏事，況提領端坐省部，而可以責辦于數千里之遠者乎？人謂此議發于沈該而該主之，故二三年間，雖版曹亦知其非，而未敢

請。自該之罷，論者翕然以爲當復，蓋利害彰灼，不待辨而自明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又

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三（第四冊第三三五〇頁）。

乞監司郡守除命既下即日起發奏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

乞詔大臣，應監司郡守除命既下，即日起發。或以疾故丐祠祿，俟終滿方許陳乞。如或違戾，令

御史臺糾察。《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二二（第四冊第三四〇二頁）。

乞令徐度呂廣問終任奏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仰度聖意，必以百里之民，方安元吉之政，不欲遽奪其去。然度、廣問近除提刑方及數月，使果得人，則爲陛下平反庶獄，刺舉百吏，兩路受賜，所繫非輕。今遽令造朝，高不過爲郎，而使兩路失賢監司，視一邑之令反不重耶？近者朝廷屢擇郎吏以爲監司，每患才難。今既知其可用，而復不使少安厥職，兼恐來者未知如舊，重爲勞擾。望須其終更，特加召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乞改正出賣官田指揮奏

紹興三十年三月

昔祖宗出賣官田，舊法止令人戶實封投狀，限滿拆封，給與價高之人。比來建議之臣欲優卹見佃之家，許令減價二分，依舊承買，意固善矣，而復爲一說以請。見佃人戶已買田宅，既於官中低價買過，却與外人相見，轉手增價出賣，或借人錢物收買，于後增價準折。若此等類，並許陳告，即行拘沒。夫始憐其失業而爲之減價，終設爲轉賣之說而開其爭端。欲望聖慈特詔有司，將前項申請已得指揮即賜改正，明以示民。《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三二（第五冊第四八七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二五（第六冊第五八八六頁），《文獻通考》卷七。

論朝廷休務假奏

紹興三十年九月

著令：諸休務假，一歲之間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朝廷，非百司比。而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爲例不入省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六。

乞補沿海常平義倉已支米斛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臣契勘常平、義倉，所以爲水旱盜賊之備，祖宗立法，雖顆粒不得移用，其意深矣。臣訪聞沿海州軍比以裝發海州〔二〕，權宜濟急，支費略盡，有司因循不補，終恐亡以待卒。欲乞特命提舉官巡歷諸州，稽其已支之數，量其合糴之實，或將他州贏餘以濟目下窘乏，有無相補，輕重適均，庶幾新陳之交有以相接，而緩急之際不足爲憂。《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三五一（第四冊第三二九一頁）。

〔二〕句末「州」字疑當作「舟」。

劾湯思退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偷合取寵，十餘年間，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善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緣推排，遂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己者必託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繳駁推行，惟意所欲。間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

尋常差除，雖筦庫之卑，例先招致，款曲密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末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爲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爲心，賢能所在，何間疏戚。今思退動懷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謾之徒委曲傅會，陰有薦導，其言必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間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曹不得關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間疏臺諫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於一日，真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駿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彙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乞早斥逐湯思退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援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相位，顓權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爲。臺諫劾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謂朝奏暮斥，庶幾少快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即時布衣出府，免爲庶人；有他過

則乘棧車牡馬，放歸田里。今思退之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過而已，而陛下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喻，而臣等所以惶惑而未能自定也。況思退平時詭譎，動輒任數，竊恐遷延顧望，別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乞褫奪湯思退職名祠祿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臣等嘗論奏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庭既退，公論尚喧，臣等竊以爲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縷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爲處守，嘗以五百緡贈思退母之父，而得還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毆僧致死，簡諷麗水令張裡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簡雖病，且僇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居越，與思退之壻高翥遊，邦哲藉翥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其非，命翥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券而懷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張棗，會稽之詹承宗，括蒼之潘景珪輩，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鄉郡，糴俸米於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造食而折見錢，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祿，績效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養家宰相」，亦可恥矣。秘殿隆名，真祠厚祿，

非勲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寢，以絕紛紛之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可掩如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論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奏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且如今日爲選人，明日改京秩，其人則猶昔也，而差注之格乃有等差，蓋銓曹之限仕進者不得不爾。若朝廷用人乃拘其法，又何以薦舉爲哉！故臣寮所舉者才也，非官也，望詔三省於已舉之數，毋拘劇易，早與差除。行之十年，則天下縣令舉無濫授之患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

論經義詩賦合爲一科之弊奏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厄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四。

論消弭災異防守盜賊之術奏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

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在得人心，惟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九。

乞疾速措置邊備奏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繳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四。

欽宗皇帝諡議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日

伏奉敕命集議于尚書省。恭惟孝慈淵聖皇帝稟濬哲之姿，懋緝熙之學。聰明格于物理，恭儉由于天性。儲休上嗣，毓德東宮。服詩書大雅之言，躬曾閔至孝之行。進德修業，劇寒暑而不渝；視膳問安，節晨昏而唯謹。粵登寶祚，光闡聖猷。念王業之艱難，知民情之疾苦，爰施庶政，動合群心，致

謳歌獄訟之歸，有鰥寡孤獨之養。不矜不伐，克勤克儉，則大禹之孜孜也；有爲有守，匪畋匪遊，則文王之翼翼也；輕徭薄賦，愛惜民力，則文帝之寬仁也；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則宣帝之威斷也。唯是數君之盛德，固已專美於前聞。而況翕受敷施，廣大悉備，使其享國之有永，殆將超世而獨隆矣。然則遙追先烈而擬諸其形容，其在易名之典乎。謹按謚法：尊賢貴義曰恭，道德博厚曰文。若帝之尊禮賢士，崇尚經術，非恭文而何比？信義從理曰順，勤恤民隱曰德。若帝之從善如流，視民猶子，非順德而何？克己復禮曰仁，慈惠愛親曰孝。惟帝明於誠意正心之學，施於承顏養志之間，善則稱親，過不憚改，則仁孝又兼之矣。合是六德以爲謚，蔽以一言而曰欽。使顧成之廟，爲不遷之宗，以是定顯冊而昭萬世，豈特恭事節用而已哉！禮，賤不誅貴，卑不誅尊。惟天子稱天以誅之，示不敢專也。孝慈淵聖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曰欽宗。溥等謹議。《中興禮書》卷二四九。

乞撰欽宗祔廟殿名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准尚書省劄子，今來恭文順德仁孝皇帝祔廟，并日後太廟薦饗行禮，依儀，本室有酌獻之樂，其樂曲名係以原廟殿名爲樂曲之名。今欲乞朝廷差官先撰原廟殿名，仍乞令學士院依殿制撰，前期降付本寺教習。《中興禮書》卷一六。（以上黃錦君校點）

臨安府帥臣題名記

紹興十九年六月

安撫敷文湯公帥臨安之明年，暇日謂其屬吏何溥曰：「臨安爲東南一都會，登郡而府，有年于茲。異時名公鉅儒旌榮相望，流風美政播在人口，至今故老能言之。矧惟皇帝時巡，警蹕所在，呼吸四方，根柢萬寓，其事勢增重，實視古京兆。自始幸，距今凡二十年，帥臣代易，僅以十數，至問其姓名，輒不可盡得；間訪而得之，往往不能以次對。豈非題名不立之故哉？予將編列其人，勒之堅石，以植于府治之東偏，庶幾來者有考焉，子其爲我記之。」溥既承命，退而考求其故。維臨安舊爲杭州，領浙西兵馬鈐轄。宣和間改安撫使。至建炎而陞爲府，未幾鈐轄如舊。自紹興駐蹕以來，事任非曩比，故使名復立。至今凡爲帥十有六人，於是爲記。紹興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府學教授、兼權太學博士何溥記。《乾道臨安志》卷三。（此篇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二六

任 古

任古，字信孺，廣濟軍定陶（今山東定陶北）人。紹興初爲淮西安撫司屬官，累官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二十七年，宰執薦其邃於經術，明練端方，詔除監察御史。二十九年，遷殿中侍御史，爲秘書少監。請外，以直龍圖閣知洪州。紹興三十二年，遷諫議大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四、一七六、一七八、一八一、一八三、二〇〇，《南宋館閣錄》卷七。

平江水利事狀

一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

平江府常熟四縣舊有開江四指揮共二千人額，專一修治浦塘等，并置巡塘官一員。今欲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合招填一百人額，其請給等並依舊例支給施行。仍奏撥軍員使臣各二人，分管軍兵，如有塘浦堙缺，通融人工役使，逐旋修治。《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五四（第五冊第四九三二頁）。

平江水利事狀

二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

崑山縣耆宿言，所開浦四處，緣今歲積雨，東北風潮，并太湖及山水相會，有滄沒民田。兼郭澤塘一浦橫過，即非泄水去處，春間人戶圍田，自當開撩。所有小虞浦、新洋江、雇浦三處雖合開浚，見今四浦盡爲松江大水漲遏其外，發泄遲緩，是致諸浦蓄水，難以興工。欲候江水減落，岸塍出露，人戶自行開掘，亦不願支破錢米。若內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借常平官糧，寬立年限，分料送納，乞從民便。已行下本縣，令預備將來興工之具，候江水減退，即行開浚。《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五四（第五冊第四九三二頁）。又見《吳中水利通志》卷一三。

平江水利事狀

三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

臣同徐康與常熟縣官覆視五浦，今詳究得本縣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通徹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當來申請，以五千人爲率，於來歲正月入役，約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崑、承二湖及府塘一帶并被傷民田內水通注于江，然後浚治黃泗浦。三里江至十字港，工力亦不甚多。併趁農隙先畢二浦，其餘合開港浦，再俟將來農隙，當以緊漫次第興工。《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五五（第五冊第

四九三三頁）。又見《吳中水利通志》卷一三。

平江水利事狀

四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趙子瀟昨計料開浚崔浦，係決泄昆、承二湖及民田內水，南自梅里塘，距浦口，迤邐北入大江。古等身詣相視，其浦乾涸，可以行往。蓋緣浦身迂回曲折，泄水不快，是致積沙高厚，開浚工倍。欲于雉浦口別開一涇〔一〕，徑入福山大浦，通於大江，名爲丁涇〔二〕，比之崔浦〔三〕，並無回曲，不惟開浚省費〔四〕，實於泄水爲便。《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五五（第五冊第四九三三頁）。又見《吳中水利通志》卷一三。

〔一〕開：原作「有」，據《吳中水利通志》改。

〔二〕丁：原作「不」，據右引改。

〔三〕比：原作「北」，據右引改。

〔四〕省：原作「有」，據右引改。

論呂忱中除知泰州不當奏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

忱中天資陰險，所至貪墨。前此特以其父嘗薦秦檜，檜報私恩，連倖婺、信，後以告訐林機，得江東提監。逮檜之死，迹不自安，欲欺罔朝廷，以掩前過，遂按王煦常平米事，興起大獄，連逮甚衆。朝廷差官考實，並無事迹，緣此降罷。泰爲淮東望都，任匪其人，且將害及一方。《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

言福建沙田等事奏〔二〕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

福建路江海畔新出沙田，其民戶自備錢本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與尋常逃移請佃官田事體不同。本路提刑樊光遠方行申審，而戶部便令出賣。欲望少寬年限，仍乞將見今所在州縣出賣官田申嚴其法，使形勢之家不得更似日前多方占據，仍重州縣當職官吏殿最之格。《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二

二（第六冊第五八八四頁）。

〔二〕此奏原署「任右」上，按年代及其職事與「任古」吻合，「右」當爲「古」之誤。

乞正孟思恭奉使受賂之罪奏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其典刑，止罷見任。夫人之有過而不能治，在國法爲可廢；國之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爲可羞。而道路之言，以謂其弊滋久，動則窒礙。若其果然，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之心潛銷于冥冥之中，則專對於外，可以無辱命之憂。《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一之五（第一冊第二一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〇。

常熟縣社稷壇記

紹興二十四年十月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爲貴，社稷次之，臨民所重，莫先於社稷也。常熟之爲邑，亦古子男之國。於邑之西，所寄以奉社稷之祀，皆頽垣敗屋，壇壝墮圯。任古至官之初，會春祀，莫遑展俎豆之事以薦此誠，念何以報神休而答陰貺！越歲，方鳩工而治之。其所費不謀於公帑，不假之民力，亦取其有罪眚而不麗於法者命贖之，壯者獻其力，富者助其資，卒無異詞。始於今年之孟秋，報成於冬初，其壇壝垣屋爲之一新。雖無華麗，亦使邑人知社稷之重，察一官之所存焉。紹興甲戌冬十月。光

緒《常昭合志》卷一五，光緒三十年活字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杜莘老

杜莘老（一一〇七——一一六四），字起莘，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紹興十年第進士，授梁山學官，二十五年授珍州學官。歷官禮、兵部架閣，遷勅令所刪定官。二十八年主太常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遷秘書丞，權吏部員外郎。紹興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後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隆興二年卒，年五十八。見《宋史》卷三八七本傳，《梅溪後集》卷二九《杜殿院墓誌》，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狀》（《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四）。

彗見言闕失奏

紹興二十六年

彗，盤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又見《宋史》卷三八七《杜莘老傳》，《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一。

乞委長吏推行徽宗赦詔條令奏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乞徧下内外有司，重行取索自建中靖國至於宣和應干徽宗皇帝寬恤赦詔條令，專委長吏逐時推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八。

論親征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材。三、敵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詳擇重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又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又論親征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讐服，莫敢有異心。以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又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論劉炎輕議君上宜加竄責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臣聞，怨望朝廷，輕議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誅。苟有若臣，詎可置而不問乎！謹按帶御器械劉炎，無行小人，持心狡險，汙辱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惟是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語言狂怪，遂云元居實措置江淮盜賊，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就改換，今已優閑，來日當往力辭。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强之，今已多歷年所，其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乎！陛下邇者約己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人，臣愕然問之，乃云豈不漏泄禁中事矣。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翫經史，縱放宮嬪，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陛下如此。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

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所在浮言，未必非炎唱之也。臣誤蒙陛下擢用，執法殿中，務在糾正官邪，而炎乃無忌憚，遽來見臣，語言直如是之狂怪，臣若縱而不論，有負陛下。臣又恐此人於百執事之間肆言無畏，什百附和，浮言惑衆，尤不可遏矣。炎之罪大誠不容誅，臣愚伏望陛下將炎重加竄逐，以爲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請收兵選將以備不虞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今行營重兵遠行邊境，而策應之精銳又須觀時而動，諸州所謂強弓弩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上貽宵旰之慮！今東南廂、禁、土軍元額無慮十數萬人，皆爲監司守臣兵將官冗占，而諸路副將或以給使吏職富勢居之，咸不適於用。望收兵選將，責之教閱，以備他盜，假以歲月，亦可助大軍之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劾周麟之狀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臣聞挾姦罔上，人臣之不忠；避事辭難，人臣之不義。謹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背公營私，寡

廉鮮恥，十手所指，殆非一端，臣試以奉使一事言之。歲在己卯，顯仁皇后升遐，哀告鄰國，麟之實充使命，方其未行也，朝廷措置金繒，其數已定，麟之堅欲增添數目，朝廷務從大體，姑從其請。夫太母攢紵，用度浩繁，麟之乃求厚賂，何不惜國家之費乎！及其將行也，太史卜良日，三節遣行李，既已陛辭，晨出國門，行至日暮，麟之思家，遂顧小車潛歸，妻孥飲燕，次日方始出城。士論沸騰，達於天聽。宰相湯思退容隱不加詰問，及其既行而歸也，出好語欲爲己功，以邀高爵，此何理哉！其挾姦罔上，止爲身謀，不忠有如此者。逮今春金人來居於汴，朝廷議遣麟之出使，麟之奏請自擇副使，遂舉蘇曄，與之交結，各賣三節人員，皆有定價，估金入己，喜見顏間。其後使人之來，語言紛紜，麟之乃緣飾辭理，謂執政不當行，遂牢辭固避，私至掩泣，衆聞而鄙之，有「哭殺富鄭公」之誚。臣竊觀唐太宗以盧祖尚都督交州，既奉詔而託疾，帝遣杜如晦諭之曰：「匹夫不負然諾，卿既許朕矣，豈得悔！」祖尚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朝堂。今麟之既不欽承休命，至煩聖慮，別擇奉使，縱陛下寬仁，免其朝堂之戮，則貶竄其可後乎！伏望睿斷，重賜施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再劾周麟之狀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臣日者不避誅夷，上章論列樞密周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之罪，乞正典刑，雖蒙睿慈，特賜罷

免，然不加貶竄，而尚畀祠祿，物論汹汹未平。臣固知陛下聖德寬仁，曲全體貌，以尋常大臣之罷，例得奉祠，故於麟之，亦復推此恩數。奈何麟之罪大，其逆君命，便私計，非尋常之比，今若例與真祠，俾得捆載而歸，優游鄉社，是使小人得志，而遂其便私之計也。麟之剽竊小才，殊無器識，跡其舉措，市井不如。世家泰州，因用建康戶籍取解中第，乃認故相秦檜父子爲鄉人，專事阿諛，務其結託，遂從正字，遽擢西掖。其進用不正，已見於此。至若主封駁，則因書黃而潛受金瓶；在翰苑，則因草制而多求潤筆；違法而酤私醞，則取辱於平江之郡將；恃勢而占民田，則結怨於常州之富人。後省張安仁爲書史，麟之委以營私，則指使補之。軍卒葉世寧有義女，麟之取以居室，則幹辦呼之。士人有浚井而得古硯，麟之欲償以百金，得其硯而弗償也；鄉官因赴調而帶古畫，麟之欲報以差遣，得其畫而弗報也。胡蒙乃其妻父，因舊憾而久立之客次；張守乃其師資，因物故而不還其遺書。舉措如是，天下久已切齒，況違陛下之命，避免出疆，不恤國事，若投諸荒裔，始快人心。臣竊觀藝祖皇帝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扈從，懼登太行山，以墜馬辭行，止留懷州。及還京，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帝怒曰：「此人得非不肯上山者乎？人臣乃敢如此！」即日付御史案鞫，貶房州司戶。夫宥密之官，尊乎中舍之職，辭免使命，重於懷州之留，藝祖尚竄趙逢，陛下豈容貸麟之乎？伏望宸斷，將麟之宮觀寢罷，特加遠竄，仍將臣所上章疏昭示中外，以慰公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又見《宋

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論王繼先姦惡十事疏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

臣聞自古方伎之臣雖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容。今有微賤小人，粗明診視，憑恩恃寵，肆其姦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焉得不論乎！謹按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叙爲兄弟，夤緣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遇。而繼先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爲姦惡，臣愚上體聖意，未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埽除蠹弊，在臣豈容緘默，使之漏網！請爲陛下陳之。繼先於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如陶家巷寨屋、豐樂橋官地，皆被強占，起蓋房廊，收取賃直。又蒲橋之傍，有古運河，繼先因廣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迴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一也。有軍人李彥者最爲桀黠，繼先用爲提轄，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計，必強取之以爲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及李彥犯罪，臨安府斷罪入吏。魏某及董安中、劉永清等爲幹辦，強買益多，如宋念一之女榮娘，萬八娘之女勝奴、興奴之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如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家女童，妙於歌舞，又詐作御前索進，至今尚在，諸女之父母怨恨入骨，無所告訴。其罪不容誅，二也。繼先又於宅傍創一別館，專以收蓄俳人，繼先則蓄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

金盼盼，父子聚麀，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聞淵聖皇帝升遐，舉家仍復燕飲，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爲戲，名爲啞樂。其罪不容誅，三也。繼先又於湖州地名舊館別創大第，工畢之日，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垛，謂之鎮宅錢。五月間虜使之來，繼先聞其狂言，遂以修墳爲名，往視舊館，創造舟船，又買舫子二十隻般移財物，扇動居民，又於太湖洞庭山創屋，爲避寇之地。預占山寺，以盛頓御前藥材爲名，差人守把，寺僧無以存活。其罪不容誅，四也。繼先居輦轂之下，乃陰養無賴惡少共五百人，每日支與錢糧，又私置桃花甲、苦竹槍、牌棒及刀劍等，日夕教練。自聞邊報不常，又置教頭兩名，每日於後園閱習。其子守道與孫鎔及親戚輩日夕亦環甲射弓，不知謀爲何事。其罪不容誅，五也。繼先因其子悅道累爲浙西運司主管，遂籠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貨則強買之，官物可以射利則中賣之，稅物浩瀚則令監官放免之，收錢入己，遂至官課虧損。凡有兩浙路戶絕田產，繼先則爲詭名撲買。又常勒臨安府樓店務吏人，令供城內戶絕舍宅，賤價買爲房廊。又因其子安道及親戚郭思仁、張球等爲兵官，廣借廂禁軍凡數百人，在家役使。又招致待闕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護祇應，不欲以私錢給之，却結諸總管於臨安府請供給錢。內夾帶王承宣一名，每月冒請供給三百五十貫，臨安府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其罪不容誅，六也。湖州有金鼎者，財雄東南，以貲得官，遷至正使；繼先貪其賂遺，與之交結。鼎常破萬餘緡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備，獻於繼先，託求閣職，繼先受而許之，果未幾除閣門宣贊舍人，以物議不容，爲後省繳駁。又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輕，繼先受其珍珠貨賂，遂與其求囑大理寺官，因得釋放。凡州縣治大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授

金帛以賂繼先，繼先受之，關節所至，隨即解免。其罪不容誅，七也。繼先於本府及他處寺院，多令立生祠，妄自尊大。又却保庇寺僧，與囑託州縣蠲免科役。凡天下名山大刹、莊田優厚去處，繼先少受其賂，則使之住持，凡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近日擅毀南山敕賜法華院殿基，起蓋亭臺，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新舊墳塚盡令發掘，移於他處。其罪不容誅，八也。珠子行人姓任者，往年不幸，繼先遂使人收其珠鋪，珠子約共萬餘緡。其姊累次懇請，繼先不還，其姊詛之。繼先忿怒，後執捉其家使下吳一送官勘斷，誣作與伊姊私通，致令其姊編管處州。繼先又拘收其田產，略無顧忌。其罪不容誅，九也。繼先之術本自庸謬，偶有天幸，遂夤緣妄作。常恐人之軋己，稍有拔出其上者，類皆巧爲沮抑，使不得進，間有微見其所長，即多方擠陷。天下名醫皆畏避退縮，不獲自進，故凡中禁外庭，一時貴近或有疾病，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亦無可指其非者。其罪不容誅，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尤者，餘雖擢髮亦未可數。今市井之人則怨其強奪婦女，商販之民則怨其侵漁財利，鄉村之人則怨其吞併田產，至於士大夫則怨其挾持權勢，請託無厭。合是數者之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其罪惡貫盈，王法實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將王繼先編管嶺外，將本身及其子孫冒受官爵盡行褫奪。其第宅財物田產皆民之脂膏及贓污貨賂所積，乞委臨安府及諸州所屬盡行檢括，籍沒入官，以贍軍將。其強買奴婢，盡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立生祠亭臺即日毀拆。以去國家之蠹，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

請除軍債疏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

軍士負回易子錢甚夥，例以月廩取償，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二。又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請委官覈實四路常平倉米數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朝廷近將兩淮、湖廣等路常平義倉米委官覈其實數，令逐處椿管，應副不測使用。望特降指揮，令四州漕臣將諸州軍常平義倉米數差官往諸處點檢覈實，日下椿管。《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三（第八冊第五九六七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三。

乞昭雪岳飛奏劄

臣聞，燕昭築臺而羣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能破強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良由二君有激厲之術，使人樂爲用也。恭惟陛下憤虜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強敵，再清中原，復

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詎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邪？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遂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文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爲之出涕。臣願陛下思咸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効命。臣鄰盡忠於內，將士効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鄂國金佗》續編卷三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潼川府兩稅事劄子

隆興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本府所管五縣，上三等戶每年納兩稅折變物帛并和買絲綿紬絹及激賞絹。軍興後來，科折稍重，第四等戶兩稅止納正色，又更全免和買，第五等戶激賞絹皆免。以此姦豪多端作弊，詭名隱寄，分開戶籍，降就下等，積年規避，顯屬僥倖。欲將每年合俵和預買物帛先以見今上三等戶家業紐算，如有少數，於第四等頭戶處趨補均俵，足元額而止。蓋第四等頭戶與第三等人戶家業高下不甚相遠，輸送亦自無辭，即不令均及四等下戶。《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六八頁。

上和買物帛事劄子

隆興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和買物帛，據元豐法並支本錢，絹每疋八百五十文，紬每匹七百文，絲每兩六十五文，綿每兩三十五文。當時欲優恤民間，預於正月十五日以前先支。人戶於上三等均敷，候起催夏稅日送納。軍興以來，更增添激賞絹一項，當時係於省司錢內撥錢置場，依時價收買，每匹不下五貫。後來官司却於四等人戶均敷，先令送納，然後請錢，遂致州縣移易他用，無一錢及民。又州縣催理兩項物帛，除合用正色之外，將所餘分數理估，絹每匹錢引五道二分，紬每匹錢引四道半，絲每兩錢引六百四十文，綿每兩錢引半道。却不會計錢數均敷，以致上戶有力之家，攬先送納正色，下戶多納估錢；又上戶多成匹兩，下戶多是畸零，却令圓零送納，下戶委是重困。欲乞令民間組算本戶合請和買并激賞本錢數目，具鈔對納名下兩稅錢物，免致官吏移那隱陷。又乞令州縣將正色並估錢，自上及下，一概均定，內有畸零不成疋兩者〔一〕，許與別戶合鈔送納。《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六九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一〕不：原作「下」，據文意改。

言時事疏

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劫寨計。《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詳註韓文引

韓愈，唐大儒也，聞聖人而師之，自束帶立朝，即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囂囂然鳴道以爲己任。懼塞路之害熾於楊墨，故其言矯拂，與一世矛盾。舊史無卓識，亦從而詆之，直爲人不通世務，而述作紕謬之目。□當時均以爲然矣，況復望中材庸主聽納其一二乎！觀其平居抗論，俊偉橫厲，一出乎正，班之孔門，當與游夏爭衡；奈何遭唐不競，吾道寢蕪，故其文亦遂湮微，可爲慨歎者也。綿祀數百，焄蒿悽愴，有神開之，俾受姓於歐陽氏，至和、嘉祐間，復以文鳴。固嘗撫韓作於蠹簡中，正其訛舛，張而大之，至是天下學士始知斯文有師，佛老異端不排自熄。於是乎蘊而必發，窒而必通，雖時有否泰，亦厥理然耳。今文讜者尊崇山斗，力於趙德、李漢，盡搜經史百家之書，詳爲之註，考定年月，繫於其文之首。其中質疑闕，發隱秘，章分句斷，以闢面牆，俾讀之者煥然在目，而韓氏之剗

剛亦於以心通而意會。若歐可作，豈無一言以進之？莘老於是乎云。《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卷首，宋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以上楊世文校點）

彭以明

彭以明，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釋惠洪（寂音尊者）之同宗兄弟。紹興間鈔《重開尊頂法論》，以便學者。

重開尊頂法論跋語

紹興十七年正月

《華嚴經》以諸善根迴向，爲善學智地，大方便海，而大要皆願以妙辯才，爲諸衆生隨機廣演，悉令解了。蓋如來以平等慈印現世出世法無上義諦，非有超詣辯才，以祛邪解，釋妄執，使知境智歷然，則隨順無明，長眠生死，徒自障隔耳。是故菩薩於善慧地，作大法師，演說諸法，必以無量善巧之智，起四無礙大辯。而四者所示，皆種種智，轉一切法輪。由是知辯才出於智地，利益衆生，無暫捨離者，以其通悟如阿耨池流，周浹無礙，於我法中，無戲論故。寂音尊者寶覺圓明禪師，從墮地初，有冲天志，繼得法於文關西，英風四靡，智海湛然，出慧光三昧，爲翰墨自在遊戲。故其見於文

者，皆道之餘也。然以之藻飾教乘，發明要奧，璀璨飛動，如以阿僧祇寶，間錯諸地，妙莊嚴具。凡見聞者，聳然增勝，隨其根器，各有所得，豈非有所謂大辯才者乎？而滯於跡者不究所歸，往往惜其牽於儒習，則第知其吐詞奮筆〔一〕，波瀾一世而已。嗟夫！盤之走珠，珠之走盤，了無不可，而妄議其橫斜曲直，是豈真知寂音者哉？不幾墮於戲論歟？嘗觀此經注論，專以了知自心入道之門，成佛要訣，以定宗趣之立。性相洞該，頓漸悉證，詞約而達，理盡而明，非徒騁於虛文也。精研窮探，造前輩所未到，要其本際內融，而力以弘法爲己任，故見道之審，率自肺肝中流出，無往而不通也〔三〕。建炎間，寂音既逝，伯氏思禹幕旴江，喜其徒之請，佛果禪師亦以百千爲助，即鏤板於南昌，未幾火於寇兵間，二十年幾廢而僅存。高弟智俱慨然奮勵，奔走高安，再募刊行。清江掾涂元秩見之，揮金以爲之倡，而和者翕然，不數月而辦。寂音之道，厄而愈通，蔽而愈明，而俱之願力成就，所以緝嗣事，振家風，亦可謂無遺恨矣。昔竺道生解悟諸經未傳之旨，而講輩憎嫉，誣以爲邪說。生盟於衆曰：「如我所說不合經義，罪當如律。苟契佛心，願終據師子座。」於是豎石當聽徒以取決焉，而叢石首肯之。已而升座，詞音暢潤，墮塵而化。嗚呼！生之具足智證，可謂見道之審，自信而無所防者矣。寂音嘗論至此，以謂生所見者純全〔三〕，而義學相與擠去之。小智自私，無足怪者。余以是知生與寂音啐啄之機，默契於千載之下，造車合轍，固自有道耶。余於寂音，同宗兄弟也。以舊本訛缺，爲手抄作小楷，以便學者閱習。既終其經，又摭其實以識卷末云。紹興丁卯元日，雙溪彭以明謹書。

《楞嚴經合論》卷末，續藏經第一編第一八套第一冊第九五頁。又見《楞嚴經疏解蒙鈔》卷末五錄卷二。（吳洪澤校）

〔一〕則：原作「前」，據《楞嚴經疏解蒙鈔》改。

〔二〕無：原作「爲」，據右引改。

〔三〕純：原作「鈍」，據右引改。

曾 汪

曾汪，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紹興間，以左從政郎爲泉州司法參軍、權察推。乾道間知潮州，七年任廣東轉運使，淳熙二年知廣州。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五四，及所撰《康濟橋記》、《籍田碑》，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

乞少壯強盜配隸摧鋒軍奏

淳熙元年八月

本州去鄂州屯駐處隔越嶺嶠，雖差人防押，多致竄逃作過。乞止配隸摧鋒軍。《宋會要輯稿》刑法

四之五四（第七冊第六六四八頁）。

康濟橋記

金山翠嶺，俯瞰洪流，悍鰐曩時吝以爲居。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後，一害去矣。江勢蜿蜒，颺橫浪激，時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勢若微殺，往來冠履，踵躡肩摩，輕舸短楫，過者寒心，僉欲編畫鵠而虹之。幾閱星霜，未遑斯舉。適時與事會，龜謀協從，一倡而應之者如響。江面一千八百尺，中蟠石洲，廣五十尺，而長如之，復加銳焉。爲舟八十有六，亘以爲梁。昔日風波險阻之地，今化爲康莊矣。償資錢二十萬。戶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從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經之，落成於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爲之合樂，以譙賓僚。坦履之始，人胥懌云。郡守長樂曾汪書。《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籍田碑

泉州紹興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准行在禮部尚書符：「准屯田關四月八日准紹興十六年四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欲望聖慈勅命郡邑，以近降御筆籍田手詔模刻，立石於聽事所，如戒石之銘，俾朝夕省覲，罔敢墜失。庶有以廣聖志，承天庥。蒙屢省同奉聖旨，依奏牒州施行。」本州今

恭奉聖旨，模刻立石於聽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日立。左從政郎、司法參軍、權察推臣曾汪，右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余麟，右承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臣方周弼，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王鑄〔二〕，右承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習，左朝散大夫、知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閩中金石志》卷八，石刻史料新編本。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四二。（以上王曉波校點）

〔二〕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學」字及下「管」字原脫，據宋制并參下文補。

全宋文卷四四二七

胡 沂

胡沂（一一〇七——一一七四），字周伯，餘姚（今浙江餘姚）人。紹興五年登進士甲科，歷州縣，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累遷吏部員外郎，轉右司。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尋擢殿中侍御史。乾道元年爲宗正少卿，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八年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擢龍圖閣學士。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謚獻肅。見《宋史》卷三八八本傳。

呂祖謙除太學博士制

乾道五年六月

勅左從政郎呂某：首善自京師，而教化原於太學，博士員又所以駕其說以誨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它嗜好，由門蔭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籍甚，士論稱之。茲用擢爾重席上庠，爲之誦說，使夫博古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爲稱職。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替王信年滿闕。《東萊外錄》卷一，崇禎刻本。

乞令沿邊之郡屯田奏

隆興元年二月

竊謂爲今之計，求守禦之利，圖經遠之謀，莫若令沿邊之郡行屯田之策。況前歲淮上逃移之民散處阡陌，未復舊業，而頻年中原歸附之衆仰食庾廩，未知所處。因其曠土，俾之就耕，豈惟可以贍其室家，抑亦足以寬吾饋餉。然而行之亦有二說：今土膏脉動，東作方興，宜及此時，即爲措置，一也。又慮敵人乘吾農時輒加驚擾，宜於險隘之地聚兵以守，防其侵軼，二也。去年朝廷指揮諸路收買耕牛農具，州縣起發錢踵於道。今耕牛農具當已不乏，欲望亟賜行下沿邊諸路帥司，疾速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二七（第七冊第六〇五〇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之八（第五冊第四八三九頁）。

乞中武舉人分差沿邊屯駐將下差遣奏〔二〕

隆興元年三月

國家艱難以來，屢頒詔旨，數路搜揚將臣，然臣竊以爲尤未盡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蓋將有所用也。及臨軒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吏部授以樞密征商之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殆非上之求材，下之應舉之本意。欲望與大臣審度計議，取近歲應中武舉之人，量其高下，與其考任之淺深，定爲品格，分差沿邊屯駐將下準備差使。舊沿邊各有巡檢，其下士卒亦有部伍，今之資

歷深者亦可爲之乎。淮甸荆襄之間，邑各有尉，其下弓級亦習武藝，今之資歷淺者亦可爲之乎。如是，則武藝之士豈猶已中選者人人思奮，而遐方遠邑方習舉業者，亦欣然相率而應上之所求矣。《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二九（第五冊第四五四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八四頁，《宋史》卷三八八《胡沂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四。

〔二〕《宋史》及《宋史全文》載此奏文字各異，今分別附錄于後。《宋史》所載云：「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酤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宋史全文》所載云：「陛下注意將臣，定爲十等，令觀察使以上及統制官各舉所知。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授以權酤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史，歷爲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京東捉賊，或邊上任使，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請取近歲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屯駐將下準備差使等。」

四川買馬事奏

乾道六年二月

比年置監漢陽，以休養馬力，較其損斃之數，殆與前比。自四川經至行在數月，初亦不堪相

遠〔二〕，馬之受病不在今，而在乎博買之初。博買之際，皆先期繫馬於廐，絕不與食，使之甚饑，伺其明日將相視而就易也，始以糜粥豆飲乘熱飼之，馬以饑渴，自然倍食。雖得一時色澤鮮明，膚革脹飽，又從而奔驟馳騁，竭力以試之，既饑飽失宜，又勞逸過度。望行下四川茶馬司，委提舉官親行檢察，不爲估客牙僧所欺。如諸軍醫獸，亦宜籍定姓名，重立賞罰，每歲醫過病馬若干，其賞幾何；損斃多數，罰亦隨之。《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五（第八冊第七一六二頁）。

〔二〕堪：似當作「甚」。

中書門下省見管吏額減罷奏

乾道六年三月

准詔條具併省下項：中書門下省見管吏額：錄事八人，主事七人，令史一十人，書令史二十人，守當官三十人，守闕守當官一百人。欲將守闕守當官一百人內量減一十五人，通將一百人試行遣一道，內取八十五人存留爲額，其不入等一十五人，候正額有闕日從上撥入，不許保引到人攙越。見管守闕守當官一百人，將諸房事務繁簡比較，均減一十五人。如戶房二人，禮房三人，工房二人，兵房二人，檢點、知雜、催驅、開拆、承開房四人，印房、班簿、章奏、時政記房二人，外差人並不在此數。元管房分，吏房左選、吏房右選、戶房、禮房、兵房、刑上房、刑下房，並如舊。點檢房、知雜

房、催驅房、開拆房欲將點檢房爲名，以知雜、催驅、開拆三房併入。印房、班簿房、章奏房、時政記房，欲將印房爲名，以班簿、章奏、時政記三房併入。一、制敕庫房、架閣庫並如舊。檢正房見管吏額四人，欲將守闕守當官一名減罷。《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四四（第三冊第二四一九頁）。

尚書省見管諸房吏人定員奏

乾道六年三月

修具併下項：尚書省見管吏額一百六十八人，都事七人，主事六人，令史一十四人，書令史二十五人，守當官一十六人，守闕守當官一百人。欲將守闕守當官一百人內量減一十五人。通將一百人試行遣一道，內取一十五人存留爲額，其不入等一十五人，候正額有闕日，從上撥入，不許保引到人攙越。見管守闕守當官一百人，欲將諸房事務繁簡比較，均減一十五人：吏房一人，戶房三人，禮房二人，兵房二人，工房一人，點檢、寫敕、催驅在省、催驅六曹房二人，印房、開拆、內降實封、知雜房四人。見管房分，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戶房（二）、奏鈔吏案房、鈔刑房並如舊。點檢房、寫敕房、催驅在省房、催驅六曹房，欲將點檢房爲名，以寫敕、催驅在省、催驅六曹三房併入。印房、開拆房、內降實封房、知雜房欲將印房爲名，以開拆、內降、知雜三房併入。封樁戶房、攢算欲併入戶房。御史刑房、營田工房欲併入工房。制敕庫房、架閣庫並如舊。《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四五

（第三冊第二四二〇頁）。

〔二〕户房：疑是「工房」。

士人收試事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

士人訴乞收試，並以本州元得解舊籍家狀，參照年甲、舉數，的無差誤，方許保明，申發本部參照。如有不同，更不受辭。或他處請解，後歸本貫，須用當時得解的實年甲、舉數。發解年遇開榜，將得解人於解狀姓名下開具鄉貫、治經三代年甲、舉數及終場人數，同合格試卷解發赴部，憑將卷首家狀，參照修籍科舉年。僻遠州軍候發解□元，先將得解舉人、解狀及終場人數自守倅點驗保明，先附急置申部，候解發試卷參照收試。免解進士訴乞赴省，具有條限，如實有緣故，並具出限事因，州縣結罪保明，以憑勘實，即不得臨試。其申發及止執公據國學士人，本部自有貢籍，乞自今止憑貢籍年甲、舉數。并國學進士赴解，令國子監以所供家狀參照入學，舊籍一同，方許放行。《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四二（第五冊第四三一—一頁）。

進呈貢籍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

勘合已編貢籍進呈。其間亦有丁憂病疾事故，往往不曾到省赴試，及有死亡并後來改名取解過省

之人，難以盡行編入。如將來有似此未曾到省赴試之人，欲乞別立一籍，再照舊籍編入，補足照用。
《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四三（第五冊第四三一、二頁）。

乞下文思院製辦修玉牒所用梵版等物奏

乾道九年四月

本所見恭修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一朝玉牒，並今上皇帝玉牒。自誕聖後起修，已及五年，自來並用鍍金銀梵版、銷金羅紙匣袱等，乞下文思院製辦。《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二（第三冊第二八五一頁）。

乞進呈高宗朝玉牒奏

乾道九年七月

本所見修玉牒，今已恭修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一朝成書，今上皇帝自誕聖即位起修，近已得旨製造羅紙等見上繕寫，欲乞取旨，擇日進呈。《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二（第三冊第二八五一頁）。

乞續修真宗及今上皇帝玉牒奏

乾道九年十月

本所昨恭修真宗皇帝玉牒已進呈，自誕聖至景德四年；並今來修進今上皇帝玉牒，自誕聖至乾道三年，已行安奉了畢。見修纂真宗皇帝玉牒外，所有今上皇帝玉牒亦合自乾道四年以後再行接續修纂，欲依自來體例開局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二（第三冊第二八五一頁）。

修玉牒事奏

乾道九年十一月

本所依已降指揮接續修纂真宗皇帝玉牒，今上皇帝玉牒係自乾道四年起修。近年官司應報節略，乞割下六曹關報應干合屬去處，依應回申，仍月終齎承受聖旨簿，赴所點對。其回慢及所報差漏去處，即乞依紹興元年四月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三（第三冊第二八五二頁）。

與壽翁節推帖

沂頓首。奉手畢，欣承初暑起居住佳定。即得小款，他留面言。六嫂郎娘安勝。不悉。沂再拜壽翁

節推六哥。《宋人法書》第四冊。（以上劉文剛校點）

汪若容

汪若容（一一〇七——一一六一），字正夫，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紹興五年第進士，主興國軍永興簿，歷大冶令、鄱陽學官、淳安丞，知洪州。紹興三十一年除將作監丞，旋卒，年五十五。有集三十卷。見《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墓志銘》（《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下）。

朝請大夫直秘閣汪公若海行狀

公諱若海，字東叟，新安歙人。生而岐嶷，美姿挺特。年十八，游京師，入太學，連送禮部。靖康元年，北兵至，所過無堅城，朝廷下詔求知兵者，公銳然應詔。及赴有司，日未三刻，紙筆告窮，榜揭，遂居優等。時朝廷已遣耿、聶割河北地畀敵。其年冬，再至京師。公以爲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高宗皇帝以康邸聚兵相臺，公於是上書樞密曹輔，乞立康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奏淵聖，制可，俾公爲參謀，如高宗所。宰相何桌執異議，以道梗爲解，不果遣。王城失守，公述麟

爲書以獻，謂兩宮蒙塵，義不苟生，袖書抗尼雅滿，乞存趙氏。及異姓僭擬，縋城而出，觸干戈，趨山東，芒鞋短褐，謁高宗於濟州，首勸進，以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早登大寶，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訪問，錫以衣服巾履甚寵。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留居帳下。偶誤出中軍帳門，再入，則閹者以無號止之，因而腹痛，大病濱死，遂不復再進。扈從至南京。高宗皇帝登寶位，大元帥府結局推恩，改承奉郎，除江南經制使。屬覃恩，轉承事郎，除監登聞鼓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和公宣撫陝西，議未決，公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以東南之尾，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袖所見見和公，其書云云，極談終日。和公悚然，欲言於上，辟公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忤執政意，求補外，通判沅州，讒者乘間入言，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其參謀官湯東野與公有舊，得公於路，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公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設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公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張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曹成疑貳有他志，公移書責之，成怒，將殺公，公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翌日曹成遂遁。公遺李宏書，使刺曹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馬友，羣盜解散。公遂以王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是時朝廷方分遣偏師出殄餘寇，公以爲爲天下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著《平寇策》以獻。朝廷悉用公策。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

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後降，湖湘遂安。公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除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預祗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江淮失守，兵集城下，結壘滿野。時太尉劉公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於朝，無敢往者。公毅然首途，竟達在所，具述劉公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敵果大敗去。除淮北宣撫司機幕。柘皋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除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信州。秩滿，參湖北帥司議。是年閱五轉至朝請大夫，除知道州。陛辭得對，上曰：「卿許久不見，一向安在？」除直秘閣，改知江州。到官歲餘，丁司農公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公護上流，而公不幸死矣。時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一，以其月二十八日葬于漁梁山。妻碩人趙氏，皇叔、故循王士儂之女。子一人擇善，朝散郎、通判常州。孫男五人，女四人。公豁達高亮，深沉有度，自幼不羣，耻爲世俗章句學。字書行草，自爲一家。於文無所不能，探紙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者，比成章，蹈厲風發，膾炙萬口。論兵幾，策時事，決河漢，灼著龜，不足以當其豪且審也。其《麟書》引獸合事，羅百獸而尊麟，使賣國叛君者讀之色愧。其《移羣盜書》及《平寇策》，縱橫明辨，聽者悅從，比及攘定，皆如素畫。平時自許好奇偉，儻慕魯仲連，慷慨多大志，慕馬文淵。高宗嘗以片紙書公名，諭張和公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和公去國，不克召。故相秦檜忌其才，且潛邸舊，屏遠不使得用，用亦百不試一。迨檜死，乃獲再望清光。立談間亟分訓寵，且曰：「是朕起兵時主簿。」蓋以光武遇馮異之意待公也。迹其際會，使久在列近，所植立宜如何！九江之政清而惠，比其去，舉城

相與泣，呱呱不忍舍。公與人交，襟懷豁如，無貴賤悉得其歡心。調急濟乏，傾困倒廩，不憚也。郊恩延賞，首官其弟。其輕施篤義，行於家而施於人者類如此。謹撮其大概，以俟立言之君子云。《新安文獻志》卷八一。（尹波校點）

孔彥舟

孔彥舟（一一〇七——一一六一），初名彥威，字巨濟，相州林慮（今河南林縣）人。占軍籍，亡命爲盜，靖康初復應募入軍。累官東平府鈐轄、蘄黃鎮撫使。紹興二年六月叛降僞齊，從劉麟伐宋，爲行軍都統，改行營左總管。齊廢，累知淄州。從金帥宗弼攻宋，取河南，克鄭州，及攻濠州，乃爲先鋒。師還，累官工、兵部尚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金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次年卒，年五十五。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五五，《金史》卷七九本傳，《宋史新編》卷一八八。

論討李成不宜過急疏

紹興元年二月

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侵漁，以希孟嘗、春申之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圖之急，則禍結而民不安；圖之緩，則怨集而衆必離。蓋湖南見有劉忠、張用之徒環列境上，若舍近而求遠，恐

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湖南既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繳奏劉豫招誘牒狀

紹興二年四月五日

得光州并定成縣牒，用僞年號，稱彥舟母王氏有狀，稱相州人，有宅子田園親戚，兼稱母王氏要取彥舟事。伏念彥舟蒙朝廷非常之恩，萬死莫報，雖愚賤武夫，粗知忠孝不能兩立。今來劉豫意在招誘，所有光州并定成縣牒已具繳奏，乞照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五原注。

乞使臣獨當一路奏

紹興二年五月壬申

劉豫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尚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爲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

川，不問鄉導。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迤邐進兵。《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二八

劉 嶸

劉嶸，湖州歸安（今浙江湖州）人，坦之父。紹興二年爲迪功郎，上萬言書。八年登進士第，除太常寺主簿，遷博士。十四年通判建昌軍。後復入爲太常博士，歷司勳郎官、大理正，除福建提舉。見《東窗集》卷六，《海陵集》卷一九，《南宋書》卷三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五、一五二、一七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上高宗皇帝萬言書

紹興二年十月

紹興二年十月六日，右迪功郎劉嶸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睹九月四日詔書，比以星文移異，慮政事闕失，許內外臣庶直言極諫，無有所諱者。臣愚不肖，學問膚淺，智慮茅塞，恭承德音，雖欲冒昧自竭以奉明詔，深惟么麼管見，不足以裨政事之闕失，是憂是懼。雖然，豈可以不能而遂已耶！故盡其愚，惟陛下采擇焉。伏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

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意。宵旰求治，於今六年，算計見效，宜遂底績。今也不然，坐薪嘗膽，日以
外夷爲憂，邊陲無休息之期，社稷有阽危之慮。日難一日，歲甚一歲。乘輿警蹕，介在海隅，震蕩播
越，未有攸底。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
唯聖體，不可不自愛重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慎守，不敢失墜也。今也宗廟爲草萊
湮之，陵闕爲斧鉞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陛
下、陷陵寢、蹙土宇、喪生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唐肅宗之爲乎！本初嗣位，既不爲迎二帝之
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號令不行而德義不孚，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
過，人惟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惟以虜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
救危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跋履崎嶇，臣
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爲今日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
諂，而不悟其非；巡幸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死亡，蓋上天警悟於眇
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賊以小狄羶穢，薰污中原，逆天亂倫，挾立僭僞，用夷變夏，俾臣作君，
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羣心，
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巡行淮甸，按撫荆襄，拔其英豪，誓以戰伐，天下
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兵不强，於此不
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

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爲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竊憤嘆，既未能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膺簡編，討論古昔，固嘗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爲陛下畫七策，以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可講者，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在東宮，當宣和季年，頗不得安，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爲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相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遇，又爲後日之計，每因王黼譖害浸潤，則必委曲覆護，謂太子無失德，國本不可搖，上皇亦悟其言，東宮卒得不動。既而淵聖嗣極，遞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爲次相。金賊遽至城下，邦彥諧謔小人，本無遠略，遂獻和議。耿南仲附之，沮种師道不使攻擊。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各求其說之勝。欲用兵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自餘莫不以講和爲是者。國論不一，武備闕然。中州、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聖遠去，宗族盡從，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耿南仲、李邦彥懷感私恩，不爲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枝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爲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至，宜其少緩兵於我矣，何乃累年而尚未效耶？和之不可恃亦明矣。自古國之強盛如漢武帝、唐太宗，方其得志四夷，則必併吞埽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乃以謙退仁慈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腥羶禽獸之粘罕，豈有此理哉！若以爲強弱之勢不相侔，縱使向前，莫之能抗，則古昔奮臂徒步，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

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確守不變，庶幾貪夷知吾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江南，財物有限，厚賞則吾益困，少之則無以足其欲；小臣則不足遣，大臣則張邦昌、宇文虛中相繼而反我矣。深思熟慮，前計後度，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淵，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輩羞愧無所爲說，則撼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愛君，寇準之功爲幸勝。今日之論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是，苟能息絕其後，知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爲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不可復理。行在百費，惟以權貨鹽利爲無窮之源爾。養兵十萬，而兵食日費無慮七八十萬。古謂無三年之藏則國非其國，今無一年之積，招安日至，窘匱日形，此豈持久之道！故臣愚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或長沙，審擇一處，以安廟主、太后、六宮、百官，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量留兵將爲營衛，命戶部計費，調以給之。陛下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則饋餉之權，宰相宜專主之，而責成於發運使，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盡汰浮費，加以悠久，不患無財。至於宰相之職，平時則守憲章、行故事，今則不然，宜從陛下介冑馳驅，發謀制勝，莫遑寧處，協濟危難。若乃早朝晚見，從徒乘馬入政事堂，據案呼吏，翻簿判花書卯，那移闕次，安排親舊差遣而已，臣未見其有補於中興之萬一也。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

必修，誓戮大慙，不爲退計，此孝悌之實也。遣使乞和，空捐金幣，不憚辱己，僥倖萬一者，孝悌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守，義必能行，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此任將之實也。庸駑下才，本無智勇，見敵則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差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信妄誕張大之語，冀其樸實用命之功者，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選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董其部伍，申明舊制階級之法，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此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失，變色不悅，幸其無事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暗鳴，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挺小隊，皆效虜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亦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墟，土地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肅立，衛兵走而拜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躬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辰，則駕入而仗出。以此度日，而國勢日卑。彼粘罕者晝夜勵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原土地，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挾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願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憤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寡，國威陵替。往者臣常建言，乞遣發京師宿衛赴行在，又降等仗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二），抽揀禁軍貢發，

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漢高祖大敗於成皋，與數騎渡河，晨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陛下今欲於劉、韓、張、岳四人之兵有所易置^三，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舍之，夷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此苗、劉之禍率爾而作者，由此故也。臣謂今日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變革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兵既不能妄動，咸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猖獗不順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說。況陛下以報仇雪恥爲己任，仗義而行天下，凶頑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役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仗，建、汀、南劍、邵武四郡可得二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扞海等兵，盡付水軍。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人得一頃，正稅之外，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洞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凡此六條，陛下誠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維，擇人而爲之，累歲積日，必見功績。於是時而兵弗強，敵弗畏，盜弗息，然後歸之天命，無所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其五曰定根本者，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

焉？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强乎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按南渡之迹，莫過乎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强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爲勝。春秋之時，楚用是而抗衡上國，窺周問鼎。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借劉備，則失箸驚恐。六朝建立，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營中原，則先分戍漢沔。晉太祖欲代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之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魏、趙，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爲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并施、黔山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防以正軍，繚以弓手、民兵，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揖。且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爲不可者，蓋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西晉爲劉聰併吞，復立懷、愍，兩君皆遇弑殞，故元帝以瑯琊王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又因人心未忘晉室，起而立國。然傳祚十世，享國百年，强臣内叛，胡虜外逼，其得存猶綴葉露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亦勢使然也。今陛下父兄在虜中無恙，穹廬毳帳，惡黨醜類相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痛惟愁困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於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駕，日遠月忘，遂無復國之謀，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以深不曉也。今河東、河北之民，知朝廷不

復顧念，已甘心左袵。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拯之，則怨恨陛下爲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哉！於此而欲建都，臣知其必不能。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過江，廣斥堠，治盜賊，然後精選二三萬人爲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屯居室，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刀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雖巡幸往來，征伐四出，而固守不可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鼓勵，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所載夏少康、周宣、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不足信矣。陛下必謂不然也。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被虜而去者衆矣，所存亦無幾何。黃潛善、鄭慤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方梗，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聖心。故自南都至於淮陽，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豈盡出治親齊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鞏固皇圖、紹延祚命之道也。爲今之計，宜於同姓不問親疏，選擇賢才，布之内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尤出衆人之上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仇虜知趙氏之在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復得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圖，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獨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而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

故其成當時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返，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王安石所用之小人方新而近，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求君子而用之，不愛爵賞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乎？君子未多時而已無存，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也。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才，上下內外參任迭用，泰何由復，否何由傾乎？此存紀綱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也。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何；漢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劉備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亮；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非獨其禮之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意亦異。今儒道衰息，未有鉅賢碩德立乎朝廷，以收運籌指縱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三四人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種師道之役，何況古昔名將乎！而偃蹇龐然，常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望其向虜人發一矢哉？自愧無以稱職，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不避；乘時而動，又不能節制其兵。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淺鮮哉！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遇近臣以禮貌，當使南衙士氣重於此曹，天下懷才自負之人，必願立

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豈皆如臣等輩忸忸怩怩，下心低首，不能爲朝廷輕重者哉？忝奉內朝班綴之列，欲求近侍如汲黯之氣折淮南，誠未多得。敝輿羸馬，惴惴然於長戟大劍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氣。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夫祿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橐鞬戎服郊迎。本朝郎官出使，序位在轉運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軍官於簾外倒仗，聲喏而退，今見在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存紀綱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去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絕滅史學，唱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於今五十年，士以能談說相高，不復見於行事，曰：「此麤迹耳，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者，則羣議而聚，罵之以爲怪物繆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化俗，惟係上所好惡。陛下力行孝弟，則天下爲孝弟者出矣。陛下敦尚名節，則天下守名節者出矣。故今日正當賞廉白而黜貪污，崇仁義而斥奔競，旌能實而懲妄誕，貴忠厚而杜殘刻，以變風俗。苟反此道，頹弊日甚，必至顛覆而後已。至若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白黑，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戒也。靖康二年，顏博文諛佞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遜」。及爲邦昌上表請罪，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臣，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陛下宜推類而察之，以陟降多士。此存紀綱之三事也。法度者治天下

之器，號令者行法度之具，信者出號令之實。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然持守法度，固結民心，非信不可也。真宗澶淵之盟，契丹守之，百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日敗盟，舉兵取誓書還之天章閣〔四〕，天地鬼神照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教之，假手借兵，以報中國之怨爾。失信之禍，一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此存綱紀之四事也。臣稟賦愚下，無以踰人，然夙夕思之，得此七策，別爲二十條，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焉，以爲可行，則至誠惻怛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機事之來，間不容髮。往昔雖不可追，然不可謂無可追者而遂已也。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於今日乎？天豈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立春，雷震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恭惟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陛下出於危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撤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矣。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迺二月金星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日有食之，車駕復有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不競。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擁六飛。縣名柏人，高祖不宿。若遂遊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勞勩，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幽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復中興之志，威權損削，無可希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唐莊宗末年之事，可不畏哉！惟有如臣前所陳，思迎父兄，誓報仇虜，奮發強厲，有進無退，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怙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於田，枵

腹以待嘉禾之旅生，不績於麻，露體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也。又惟斯民戴宋無已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之故，雖甚塗炭，猶未瓦解，猶未冰泮。然以比來巡幸所過，觀之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空室，以避兵卒，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旱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萬一淮泗有警，虜騎羣賊俱渡大江，陛下又將深尋幽遠，則回顧州縣，復爲墟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呼號以事夷狄，則必推擇賢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今宋祚之再興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之傳，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仇人役使，荀卿所以悲而哭之，可不鑑乎？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爾，然以至誠鼓動羣盜，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而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澤死，其志不就，復爲潛善、伯彥所深嫉，故無以澤所謀達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況於陛下身爲子弟，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耰鋤鏃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爲陛下之用矣。或聞宇文虛中踵邦昌，劉豫受虜命，專制山東，若陛下親總六師，遣一介之使往諭至意，開示大義，許以茅土，資其兵力，彼之順命，猶反覆手，皆非甚難，獨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爾。夏國事宜，張浚已行措置，得其聽信，稍舒西顧之憂，則關中尚可經營，不至遽失。淮南荆襄藩蔽，接連山東，合從掣肘之患，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勢必分，力不得合。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國步，修上京之廟貌，都鞏洛之神皋，遠迓父

兄，歸安鳳闕，再修儀物，永固龍圖。陛下於此時，憂憤方已，巖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其與惕息奔走，忍恥臨危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絕哉！臣本疏外之蹤〔五〕，無所知名，誤蒙殊異。重惟職司注記，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況睹寇仇未殄，戎虜憑陵，致陛下鑾駕徬徨，百姓未知死所。臣子之義，有殞無辭，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怛於中，不能自己。戇愚抵首，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苟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所榮，微臣之至願也。伏惟陛下留神察而赦之，幸甚。《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五二、一五三。

〔一〕生：原校：「應作馳。」

〔二〕等仗：原校：「應作劄付。」

〔三〕岳：原校：「一作辛。」

〔四〕還：原校：「一作焚。」

〔五〕蹤：原作「縱」，據文意改。

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奏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

國之大事在祀〔一〕。昨自南渡草創〔二〕，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並權用奏告禮，一籩一豆，

酒脯行事。此在當日固未遑議〔三〕，今時方中興，容典寢備，禮有大於此者，雖已畢備，唯茲常祀因循未復其舊〔四〕。甚者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感生，以祖宗配，亦削去牲牢。簡神瀆禮，於是爲甚，釐而正之，其可緩邪！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所謂大祀與夫風雨、雷神、嶽鎮、海瀆、蠶農之祭不可闕者，並先次復舊，其他以次舉行。所有牲牢、禮料、登歌之類，務令如禮，無或簡略，實國家之先務。《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八〇（第一冊第六二七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〇。

〔二〕此句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三〕「渡」原作「度」，據右引改。

〔三〕「此在」句原無，據右引補。

〔四〕「其」後原衍一「其」字，徑刪。

廣昌縣儒學記

紹興十八年

建昌軍在大江之西最窮處，而廣昌介於甌閩之境，又極遠。其地本南豐之半，析以爲縣，于今十年。厥初既有學，庫陋湫隘，僅在縣獄之左，絃誦弗聞，教化弗競，日以頽敗。部使者鈞公過而閔之〔一〕，曹公聞而是之，將更諸爽塏，念莫堪付其事。先是，漕臺辟吳興承侯敷爲令〔二〕，侯至之日，則卜其地于縣之南而遷之，蓋紹興十有七年之九月也。予時自奉常禮官謫貳郡事，會行縣至其所，則

鳩工考實，既有其緒，縣之耆老與良子弟嘉侯之爲，咸願嚮學，趨以自助。蓋役不待勸，財不及民，而輪奐崇崇，一變往昔矣。侯導予略其基址，予心樂焉，乃揖承侯而告之，曰：嗟夫，子真知爲政之急先務乎！夫學所以爲政，政所以施學，其揆一也，初無差殊者。吾夫子抱聖王之道，不遇一世，卒老于行，其言無非以仁義禮樂教化爲本，俾學者潛心於精微要妙之地。及施之於有政，則必曰「使民無訟」，又曰「用我者其惟東周」，又曰「三年有成」。言至於此而盡矣。夫學之爲儒者事大矣，雖窮高遠而測深厚，有幽微難造、廣博難名，而論其爲政之效，不過期於政成無訟而已，不如是之迂且遠也。今夫十室之邑，必有文行忠信廉耻節概之士，而謂吾一鄉之秀，獨未有興於此者，是嚮之爲政者，其可謂不知急先務耶。今將唱而父兄，率而子弟，脩藏息游一寓於是，仁義禮樂教化日存諸心，而精微要妙之學，造次不違，則所謂文行忠信廉耻節概之士，將角立輩見，求自表表於世，其自尤無良不率教者，會當格其非心，耻自棄於吾道，而孰知之。治効之不難致，有如此者乎！若是，則子之政甚優爲之，以後之學子，振起於世，一洗頹俗，非侯其自哉？固予因探其志，而樂爲邑之人道此也。是役也，會凡工繕之費，爲錢一百二十萬有奇，二公捐漕臺金三十萬以助焉。落成於明年正月，殿堂、廊廡、齋舍、庖湢莫不順序。於是承侯率諸生以仲春上丁釋奠于新學。既事，邑人相與嘆息，侈侯之惠於斯人也，來請記。侯，儒生也，仁而能勇，視一邑之治若不足爲，將有大於此者。予於侯爲里人，故不溢美，而但書其實焉。正德《建昌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羅國威校點）

〔二〕鈎：疑是「勾」之誤。

〔三〕漕臺：原作「曹臺」，徑改。

全宋文卷四四二九

朱 泳

朱泳，字子游，興化軍仙遊（今福建仙遊）人。登進士第，調連江尉，以捕盜功擢知海陽縣，除福建轉運司管勾文字，卒於官。見雍正《福建通志》卷四四（按《福建通志》言泳登乾道八年進士，疑誤，因紹興中已官承議郎）。

蔡氏宗支圖跋

紹興十六年正月

泳聞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此必然之理也。昔人有三世侍中、八葉宰相，夫豈偶然之故哉，亦觀其積累者何如耳。吾鄉端明殿學士蔡公以魁奇俊偉之才，稟剛方正直之操，佐慶曆、皇祐之盛治。三諫之詩、萬安之碑，至今家傳人誦，豐功偉蹟，載在國史，炳炳烺烺，不待贅述。而其家世簪紱，著於譜系，奕葉有光，莆之望族，於公爲盛。泳與公之孫山甫幸爲姻婭，暇日過從，山甫出譜系以示焉，見其蟬聯珪組，近世莫及，益信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學士之子孫昌熾茂盛如此，非公之

餘慶而何！謹涉筆而爲之跋。紹興十六年正月，承議郎朱泳跋。乾隆《仙游縣志》卷四九，民國十九年刊本。（刁忠民校點）

魏師遜

魏師遜（一一〇八——？），字良翰，建康府溧水（今江蘇溧水）人。年四十一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除左迪功郎，爲勅令所刪修官，遷侍御史，兼侍講，再遷御史中丞。紹興二十四年，遷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年爲臣僚奏劾，自請退，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七，《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〇，《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

乞敕州縣不得令民以苗米折錢納稅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

比年遠邇豐穰，而郡縣因米值之賤，乃於輸納之時，令民以苗米折錢。捨其所有，取其所無，民必又下其值以糶，所費何止一倍？是豐年適爲之病也。望申敕州縣，仍令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二（第七冊第六三九一頁）。

乞禁稅官舞弊奏

紹興二十二年八月

欲望申敕郡縣，今後於受納二稅之時，曉諭民戶，自詣輸送，當官給鈔，銷落欠額。不得准前多方邀阻，容縱兜攬，以爲公私蠹害。如有輒敢違戾去處，令監司按劾以聞，重寘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三（第七冊第六三九二頁）。

州縣小官任滿監司郡守當即與批書奏

紹興二十三年八月

近歲州縣小官既滿，而監司郡守不與批書，多致狼狽。若謂催科未足，獄案未具，合前期督察。望敕監司郡守，既滿即與批書，如更挾私意，令御史臺案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〇（第四冊第三七二七頁）。

乞令郡守年及七十自陳宮觀奏

紹興二十三年十月

郡守之職，分民共理，委寄非輕。考之格法，如年及七十，已自有礙。今有尸素恬然，冒居而不

知去者，非唯不應格法，臣恐昏耄適爲民害。今欲令許其自陳宮觀，庶幾公私兩得其便。若猶有志在忝竊不自退省者，仍望朝廷取索職名姓名，與理作自陳宮觀。《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三〇（第四冊第三四三三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

言吳玠子祖棣及曾慥不當錄用奏

紹興二十四年六月

玠不能以身殉國，盡遣天屬，歸之北朝，雖族誅之不足以快天下，又烏可錄用其後？慥既失節，比輒肆狂妄之言，反欲盜忠名以干進，此最姦邪之大者，罪不可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

劾史才奏

紹興二十四年六月

才天資陰賊，頃受李光薦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爲國害。屢貽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爲不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〇。（以上刁忠民校點）

王 悦

王悦（？——一一六八），字習之，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孝宗即位，召對稱旨，除國子監丞兼吏部員外郎，出知衢州。乾道四年，衢州大旱，悦竭誠禱雨，致疾而卒，贈直龍圖閣。見《宋史》卷三四，《莆陽文獻傳》卷三七，同治《福建通志》卷一四八。

演山先生文集序

延平有釣潭焉，綿亘數百里，有蛟龍盤礴其下。州之北有山焉，曰演峰，氣狀清爽怪麗，有神人栖息其間。尚書端明黃公冕仲於茲宅焉，煦清冷以爲姿，藂鮮榮以爲體，鏗鉤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旁紹曲撫，橫貫勁出。竊謂演峰英偉之氣鍾乎公之身，著爲公之文，若不發不休者。公所爲文集命曰《演山》，蓋有取焉爾。公以文章鳴於世，在元豐間策試於庭，實魁多士。士之學爲文者，由是始知有公之名，然所知者止此耳。公之高文大冊，汪洋瀚漫，不知紀極。在韋布初，收拾遺藁已四十卷，嘗自爲之序，道其梗概。既而歷華要，階常伯，不倦著述，所積愈多，類而析之，爲卷凡六十焉。其淵源六經，栽培教化，要之議論一出於正而後已。其他所作，時得方外之致，飄飄然出塵物

表。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兼衆體而有之，若未易名狀。悅自卯角，竊窺其一二於竿牘中，嘗肉一臠，大嚼乎五鼎之味。紹興庚辰，與公季子同僚宗邸，遂與聞公之爲人。比復遺公所爲全集，再拜敬讀，日不足，繼之以夜，且以自釋曰：讀其書，見其人，而師事之，幸之大也。其書雖存，其人已古，若可恨也，亦可慶也。東坡先生方童稚遊鄉校，覩徂徠所爲《慶曆聖德詩》，則知敬愛范文正公，及來京師，竟以不及見爲恨。既而得公之文而爲之序，且自喜獲挂名文字間，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士之好古慕道者志意不衰如此。公生平行事當與文正相伯仲，而悅欽慕之誠竊自託於東坡。雖然，公之名固足以垂不朽，若無待文而後傳，亦無待悅之序而後顯。悅既誦公之文日久，復喜得其全於不覩之後，茲序之作，義不敢辭，故以云。左朝散郎、權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莆田王悅序。《演山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兩宋名賢小集》卷一〇四，《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兩宋樓藏書志》卷七八。（李文澤校點）

鄭耕老

鄭耕老（一一〇八——一一七二），字穀叔，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興十五年登進士，官明州教授。以通經術召，孝宗親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乾道八年卒，年六十五。見葉適《奉議鄭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卷一五），《宋元學案》卷四。

重修州學記

國朝慶曆中，詔天下皆立學。按唐貞觀詔州縣作孔子廟。四明學區暨建炎火于胡，僅存先聖祠貌，有斷碣三。考唐開元封文宣王，大和七年始立石紀所封遺製。廟經寇毀，貞元四年刺史琅邪公重建刊石，文有「追贊明王」者。大和四年修廟，六年亦誌于石。今《登科記》述天禧中李侯夷庚崇庠序，父老傳移學於州治東北，即李也。邈乎，罔究經始之日，至改作、續修，竟與貞觀、慶曆相先後。紹興七年，郡將仇公徽學憫建炎之厄，乃建門結堂，翼以齋館。蕩穢披榛，未遑宏固，更二三年，新故等敝。耕老辱典教，具聞于府，使君趙公閣學力欲興之，未及而去。越明年，直閣張公下車，復疏曲折以請。公嗜學樂儒，隨假之資，鳩匠市材惟恐後。蠹者撤，撓者易，支傾墁罅，蓋翻欄植，有儼其新，使人生敬。以乾道三年六月辛巳始事，閱月既望訖工。率諸生釋菜，奉安睟容。畢禮，歷階升堂，行揖遜，講《中庸》，申以《泮水》。士儒勸喜，芹藻生春。耕老職乃事，不敢不謹書以詔將來云。謹記。《延祐四明志》卷一三。又見《四明文獻考》，《敬止錄》卷一五，《四明圖經》卷九，成化《寧波郡志》卷六。（王曉波校點）

龍大淵

龍大淵（？——一一六八），初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知閣門事，奉使撫慰兩淮。未幾，爲宜州觀察使、兼皇城使。累被寵遇，勢焰張甚，帝與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群臣有言其害政者，皆得罪去。後遷爲江東總管，尋改浙東。乾道四年卒。見《宋史》卷四七〇《佞幸傳》。

乞以不入隊人充信使往來差使奏

乾道二年正月

恭睹兩朝每歲信使往來，雖臣僚有請和雇游手，所主適成騷擾〔一〕。欲自今委建康府御前都統制、淮西總領均差不入隊人，自揚州至盱眙軍往來差使，借家糧兩月，選差兵官鈐束。所有合批口券，令所屬椿辦錢米發赴，接送伴使副委官照券支給。《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二三（第四冊第三五四七頁）。

〔一〕主：疑當作「至」。

歲華帖

大淵竊以歲華將暮，寒威益凜，伏惟戎政多暇，神介靖共，台候動止萬福。大淵即有承顏接詞之便，預增欣躍。謹再奉手訥上詞興居，兼謝來貺。右謹具呈。十二月日，昭慶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兩淮撫諭龍大淵劄子。《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又見《宋人法書》第三冊。

古玉圖譜序

太上光堯聖帝陛下天縱好古，因嗜閱考古諸書，間嘗語臣下曰：《楚書》云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則古玩何庸嗜哉！第以致知在格物，聖經垂訓昭昭也，矧鼎彝尊壘之屬皆爲重器，已備載《博古》、《考古》諸書矣。然而器之大者可以函牛，小亦容受升斗，稍欲貯之緹囊，陳之燕几者特少；必欲出諸懷袖，便於摩挲，易於携挈者，其在古玉器乎。故內府所藏，諸種咸備，萬機之暇，間命近侍出陳玩賞。而太上聖帝陛下聖明天縱，博雅生知，雖或留神燕賞，而非溺於耽玩，援經鑑古，以符聖學。邇者倦勤遜位，高拱天宮，皇帝陛下孝同虞舜，德並唐堯，侍奉太上聖帝陛下爲家國式，以天下養，凡諸玩好可以怡悅太上聖帝陛下者，靡不訪求貢進。因爾皇帝陛下躬勞聖駕，駐蹕帟庭，

按臨之下，盡錄歷代寶玉奇器；猶爲未備，遂敕有司懸金擇訪，共得七百餘種，恭進德壽宮，以爲太上聖帝陛下燕几清玩。因敕臣大淵等次第編纂，會集丹青，圖其形類，寫其巨細，詳述而備譜之。臣聞古之君子以玉比德，涅而不淄，磨而不磷，或澤而瑩，或溫而栗，故三代至今，凡宗廟重器，朝廷大寶，咸以美玉製之。自天子以至諸侯大夫，所有執佩如珪璋環璧之類俱有取義，不特徒爲玩好而已。後世之博雅者搜求巖穴，博采山阿，不惜金帛厚殖而貨取之。間有得者，辨其質相，考其製度，或以瑕論，或以式詳。雖或荒垆淹沒，古塹棄遺，亦所不諱。遂使數千百年久閉之物，一旦重出人間，爲人傳賞不已，寶玉之顯晦，蓋亦有數存焉。臣等恭承簡命，爰集臣僚，鑑古博求，引經述論，圖其品，飾以丹青，附之譜說。雖體制之巨細，瑕玷之有無，今所並載，使開冊者便已瞭然，知爲何代何器矣。且此中諸玉，處囊無摧毀之虞，而開卷有考索之道，後之覽者亦將有契於斯否？但臣大淵等識鮮全牛，才慙半豹，謹遵詔旨，勉述燕辭，纂成《古玉圖譜》凡一百冊，恭進殿廷。伏願皇帝陛下萬機餘暇，俯賜照臨，臣等無任銜恩榮遇之至。《古玉圖譜》卷首，乾隆刻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杜與可

杜與可，涪州（治今重慶涪陵）人，南宋初在世。

石魚題名記

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戊辰春，郡守以雙魚出水，率郡寮同觀。邦人杜與可、楊彥廣、蒲德載、董夢臣繼至。因思王仲淹「時和歲豐，通受其賜」之語，固知變理陰陽、秉鈞當軸者優爲之矣，乃刻石以紀歲月焉。紹興十有八年中春望日。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二，同治九年刻本。又見《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下。（楊世文校點）

徐 璉

徐璉，紹興中監登聞鼓院，歷官太府丞、光祿寺丞。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一之五、職官二一之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

乞於景靈宮壁復摹配饗功臣繪像奏

紹興十八年二月

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一）。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是佐命配饗，與夫當時輔弼勳勞之臣，繪像於廟庭，以示不忘崇德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佐命配饗功臣（二），不過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

望詔有司尋訪，復摹於景靈宮廷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諸臣之子孫，以爲臣子之勸。《宋會要輯稿》禮一一之五（第一冊第五五七頁）。又見同書禮一一之八（第一冊第五六四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七，《輿地紀勝》卷一，《文獻通考》卷一〇三，《宋史》卷一〇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六。（吳洪澤校點）

〔一〕「自昔」至「萬世」：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輿地紀勝》補。

〔二〕「陛下」至「制而」：原無，據右引補。

韋能定

韋能定，錢塘（今浙江杭州）人，驤孫。紹興十五年知溧陽縣。乾道間累官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見《錢塘韋先生文集》卷末，《景定建康志》卷二七，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四。

錢塘韋先生集跋

乾道四年五月

先大父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携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寢遠，復有亡逸，以墮先志，謹命工鋟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能定謹題。《錢塘韋先生文集》卷末附，武林往哲遺著本。又見《愛日精廬藏

書誌》卷三〇。（吳洪澤校點）

關耆孫

關耆孫，字壽卿，嘉州（治今四川樂山）人，一云零陵（今湖南零陵）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乾道中歷官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知簡州，著作郎。乾道中出使峽中，待夔州通判陸游甚厚。六年免職，歸卧青城山。見陸游《跋關著作行記》（《渭南文集》卷二六），《南宋館閣錄》卷八，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

一。

瞿唐關行記

乾道六年七月

乾道庚寅中元日，關耆孫約李時雨、陳彥、岳建壽、宋嵩、李晉、張徽之、雍大椿飲于三峽堂。晚携餘觥，下瞿唐關，訪夔刺史舊治。客曰：「今之司關者之居是也。」遂飲于此。茂林修竹間，小亭縈紆，客曰：「此唐劉夢得故址也。」夢得遺墨，舊有石，好事者取去。飲關上高齋，誦少陵「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嘆此老具眼如此。夔江山元麤惡，惟少陵新紀處獨異，高齋其一也。高齋故基在，屋隘而陋，予惜之，方欲爲太守王君言，客陳彥、辛景賢出席，願出力董役更築之。僕

謂不可隘而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誅茅避世意也。併書以告二子云。景賢，今司瞿唐關者，是日後至之客也。《全蜀藝文志》卷六四。又見《蜀中廣記》卷二一，《名山勝概記》卷四四，《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一八，嘉慶《四川通志》卷二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

大貢院記

乾道六年

國家用唐制，以進士取士，三歲大比，士由州縣升者曰鄉貢，詔有司進退之，此貢院之始也。太宗覽進士榜，喜曰：「天下英雄盡在是矣。」當時以爲美談。余則曰，自周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失其寓，猶賴春秋、戰國之間，齊、晉、鄭、衛之君以君子多寡爲盛衰，而田文、趙勝之徒客多則彊，士雖失周之寓，然各隨其所寓而安。至秦則忌之，忌之則殺之，以爲之窖可以盡掩天下士，而不知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則秦不能掩之也。漢用秦士起，漢則先收士，于是惠、文而下有選舉之法，曰賢良，曰力田，曰孝謙，曰明經，皆其目也。漢以選舉寓士，故亦不失其寓。王莽、曹操睨先後之弱而欲襲之，則又忌士。士遇莽、操，如遇秦。然秦不能殺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于前，而莽、操亦不能殺寇恂、鄧禹、周瑜、諸葛亮之徒于後，士之未易籠絡如此。漢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謂周貴士可也，謂秦賤士，則秦豈得而賤之哉？唐因隋舊，以進士取士。其始也，得士如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裴度，則亦能爲唐彊；而其末也，如鄭朴、楊知至，則爲

唐之亡矣。取士一也，何始末之異也？余觀太宗初興，本有忌天下英雄之心，既不能用秦之殺，則欲以進士爲餌而銷之。吾取士欲以此銷士，而乃誑人曰以此取士。士不識吾心且已，識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吾將幾萬鍾、幾千駟可要而來之哉？識吾心者不來，則來者宜其爲鄭朴、楊知至之徒也。國家取士用唐制，累聖待士則非太宗之心，所以得士。上勵精求治，思欲得天下士與共大功業。今取士一塗，而貢院實爲進士取士之始，則其容略乎！夔一路十五郡，而合六郡進士試于夔。初無貢院，以破寺寓之。寺破尚可也，而夔一城惟一寺，一歲而天申、會慶兩節，郡臣子舍是，可無以東向而祝堯也？豈可又以之爲貢院，而三年一殘破之乎？夔則寓貢院于此，歷幾歲乎而不問也。歲庚寅，前侍御史王君伯庠來鎮夔，下車之明日，慨然嘆曰：「託釋氏以見臣子之尊君，貢多士以示諸侯之報國，豈細故事？而弊于前，不問于後，可乎？況今取士惟進士一塗，吾待進士試不薄，俾士亦不自薄進士，而後得士，則貢院爲郡第一事也。」下令創新之。然退而顧公帑，視民力，則敝不可仰；欲遲之，則已下令，郡進士醵立待也。于是公私之須，皆一歸于節，專力治之，凡五閱月而成。爲屋一百一十間，一毫不取于民。民但見其成，而不知其爲力也，則相與歌之，以爲君曾爲上耳目官，知國體者。君不薄進士，是欲士不自薄進士，得士而貢上也。君之爲政，可謂知其本矣。君濟南人，君之考君諱次翁，嘗參大政，事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君自立，不以公卿子弟官，而世進士科。今守一藩，能不忘本如此，視古以曲江題名爲非，以家有《文選》爲過者，何啻九牛毛耶？貢院落成，郡士屬余書，輒記其月日云。《全蜀藝文志》卷三六。又見雍正《四川通志》卷四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三〇

俞昌時

俞昌時，字惇復，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紹興前後在世。

鳳凰巖題名

紹興二十八年

三山俞昌時惇復，拉延平鄧鼎、陳□、楊光衍、鄧士元、似愷、似容，以著雍攝提之歲，九月二十有六日來遊。升高望遠，薄暮而歸。民國《平陽縣志》卷五五，民國十五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何熙志

何熙志，字忠遠，號東山先生，嘉州龍游（今四川樂山）人。紹興八年進士及第，晁公武薦爲臺屬，除御史臺檢法官。乾道七年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淳熙初爲潼川府路提刑。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

二二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首，《萬姓統譜》卷三四，《金石萃編》卷一五〇，《潼川府學泮橋記》，同治《嘉定府志》卷三四等。

條陳邊防二策

伏見川蜀邊面控扼敵境，自洮、岷至于金、洋，又自夔州路開、達至于秭歸，延袤二千餘里。自軍興至今，朝廷遣大臣宣撫川蜀，總統諸軍，非不爲重。然近者宣撫虞允文以疾不起，傍無副貳，而鄰境有欲起義歸明者夜攻秦州，此無大將，不敢輒應，爲敵人殺散。幸而邊境無事，設或敵人乘虛深入，諸將倉皇無所稟命，一有差跌，則川蜀危矣。臣切見利州路金、洋、利、閬等州皆節鎮州郡，謂宜分遣重臣作鎮，重本朝之威，壯上游之勢。伏見近年以來朝廷仄席求賢，登用義士，一時幸會，皆至宰執從官。其間或以微罪去位，或以疾病丐閑，必寵以顯職，遂其素志，身享高華，世榮美名，閑居有祠祿，人從有宣借，致政有恩數，身歿有贈謚。待士如此，亦不薄矣。其或年齒衰謝，疾病侵陵，優其俸祿，華其晚景，理固宜然，其間豈無強健可用之人？臣謂宜如川蜀，金與利、閬等州，皆可遣兩府重臣作鎮，令聽命宣撫司。或有屯軍去處，並令節制軍馬，緩急有事亦可那移應援。臣又見比年宣撫召還，新官未來，舊官已去，邊方危疑，人情恐怖。欲望陛下察臣所言，如有可采，乞賜施行。所有襄陽、兩淮、岳、鄂、江、池等州亦宜分差重臣，壯長江形勢，更乞聖旨指揮施行。又伏見

川蜀控扼蕃蠻，自西和至于夔州亦三千餘里，而當蕃蠻孔道，實沈黎爲重。自洮、岷至威、茂外境爲西蕃，自沈黎至施、黔之外爲南蠻，亦有自西域通貨且貿易皆會于沈黎者。李唐末年，西川節度之臣控制失策，合六詔爲一，使得役屬諸部。或不聽命，假以唐兵，使之殺伐，必役從而後已。是致末年蠻寇兩蜀，入自清溪關，歸由沈黎，嘉、眉、資、榮、成都、邛、蜀、黎、雅等州皆被其害。今蕃蠻部落分散，不相統屬，無唐末寇掠之勢。然臣切見侵軼之兆蓋有漸矣。始自乾道六年，茂州西蕃寇邊，州郡遣兵守禦，轉餉芻糧，蜀人驚擾，數月而後定。明年雅州碉門沙平蠻因碉門寨官失其懼心，輒長驅深入，燒碉門寨，虜掠榮經縣下諸村而去。及至制置司發兵追討，又殺傷官軍土丁二三百人，州郡不能誰何，仍與犒賞，講和息兵。去年沈黎青羌蕃部因盜鄰部馬十三疋，守臣責令償之，遂擁衆入寇，掠十餘村人丁。近雖用邛部川蠻兵討平青羌，然臣竊意邛部川蠻恃功邀賞，有輕吾蜀之意，然蕃蠻見利而動，生其貪心，蜀人不得安寢而卧自此始矣。蓋蕃蠻入寇，虜掠漢人男女，少壯者轉賣深蕃，率人得數十千，所得牛羊穀米絹帛遂以富贍。西蜀三遭蕃蠻之害，始自茂州，更相循習，連年擾邊，臣竊謂川蜀之禍未艾也。臣伏見祖宗時瀘州蠻不漏寇邊，止殺土丁官軍二百人，朝廷遂移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於瀘州置帥，安撫沿邊三州，屯東軍千人。今將百年，卒無邊患者，控制得其策也。臣伏見成都府有安撫使，兩鈐轄并第一將皆在府城，自可爲方面之重。臣謂宜移鈐轄一員并兵五百人於雅州屯駐，仍於數內分二百人屯碉門，一百人屯榮經縣。仍令本路漕司於鄰近州支移稅米充軍糧，或就逐處於衆出之際糴買應副，緩急亦可控扼沈黎，實爲長久之利。《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三。

代上馮憲書

嘗讀范曄書，見孔文舉以妙齡偉俊之賢游先達之門，宜乎以正言鯁論動悟卿相，雍容于其前。其謁李河南，乃借孔李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有通家之舊，以取一時容悅。夫自孔子至文舉蓋二十世七百年矣，使河南世系實老氏之後，則悠悠華胄固亦可笑，何足誇乎？及三復其書而得之。方漢季綱紀頽弛時，而河南獨持風義，以聲名自高，號爲一世龍門，其稱譽文舉豈獨取於戲言也哉？東漢重節義，而其相姻友者皆名閥大家，故文舉得以通家之舊爲河南所知，世契之重，其所從來遠矣。曩者太平全盛時，汝潁之門儲精孕靈，號爲奇士。朱薨甲第，列戟行馬，莫非名家；劍珮鏘鏘，冠帶峨峨，莫非聞人；家詩戶書，樵夫談王，莫非儒術。時則有馮氏、呂氏，以德行冠冕一鄉。惟先正尊祖府君、尊君中大與某之伯祖實相友善，迨今才三世耳。乃遇閣下以文章取科第，以才猷結主知，朱幡玉節，榮耀當世，門戶益大。而呂氏之後流落不偶，迨于不肖子某，不能負荷貽謀之重，賞延一官，衰冷不振。居選調二十年，蓋常丞邑巴西、任酒正，治上七書考矣。諸臺列薦，法當遷秩，文一再上，輒爲內銓沮格，亦復七年。蹉跎無成，虛老歲月。既稟性方拙，不能復吏州縣，而退居之食，又不能忘情仕進。乃蒙今制置李公辟置幕府，得五斗祿以怡孀親；又閔其登仕版二十年不得一京秩，則又爲請于朝，俾即真命；又得通用四路部使者薦章。其爲賜亦大矣。今閣下肅持繡斧，觀風右蜀，好賢樂善，

容接後進。而某得以先世之契贄見閣下，則收功借譽，方有一成，茲其時也哉！伏惟閣下鑑孔李通家之舊，念伯祖一日之契，引而進之，使汲公之業不墜於地，則某雖不肖，尚當激昂雲路，以報知遇，決不在衆人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二。

上安撫待制書

某竊嘗謂古之人聲名未立，孰不願先達之知，而有志之士亦不敢望進，非唯先達能擇士，而士亦擇所歸。何也？先達之士，固有標鑑通悟，德望隆重，天下士從而歸之，至有企龍門之游，望蘭臺之聚，餘響洛詠，慕其聲音，角巾蒲扇，倣其儀矩，和風美氣，星堂月旦，雖欲不往見，不可得也。某漢嘉書生，謏薄無似，不足冀當世知。然竊有區區志，棲貧自澹。其所學莫非孔孟之道，其平居常以孝義爲心；其入仕也，亦知廉謹勤恪，不敢越官箴焉。而韜光晦跡，切切然想望古人於千百世之表，以僥倖一旦之遇，蓋有年矣。乃伏遇閣下以英偉之才，膺眷遇之厚，遠分憂顧，出鎮南服，荐揚休命，換節坤維。方開府之初，禮賢下士，接引後進，庸蜀之人浩然想見風采。而某適備員文闈，試進士于少城之下，遂獲干典謁，慰平昔嚮慕之心，何其幸也。雖然，何以爲贄？某聞之，古之人將見君子，有齋戒卜筮之義，以《易》筮之，遇《泰》之《需》，且其繇曰：「天地交泰，方物以通。自上接下，其志攸同。雲天相遇，雨澤既豐。利見君子，往則有功。」因竊自言，君子樂挽轂士，至有倒

履迎之，下榻禮之，折簡以寫其文，拊牀以期其貴。其吹噓獎目，作成聲譽，無所不用其至。玩《易》之辭，殆天所相也。於是演所筮《易》而爲之說曰：「《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之爲物薄，而祭祀可用，拔茅而以其彙征，言君子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與之俱進也。《需》之上六「不速之客來，禮之終吉」，言君子不棄小善，雖不速之客而猶加禮，是以終享其吉也。謹錄所爲詩賦雜文篇，以爲贊見之禮，伏惟台慈幸賜觀覽。干冒威嚴，惶恐之至，不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

六

潼川府牛頭寺羅漢閣記

潼川牛頭之崗來自左綿龍尾，疊嶺連阜，曼延相屬，抵府城西，崛起如巨牛狀，《圖經》所載，以是得名。而聖賢之所窟宅，則見於《大華嚴經》，可考不誣。於是鍾梵響禁，經像攸設，爲屋千楹。而院分爲三：永福峙其首，廣化跨其脊，洞門出其左脅，金碧燦然，絢映山谷。而羅漢閣橫袤千步，碧瓦綺疏，顯隱於丹楓翠竹間，尤爲殊勝。其上設千身羅漢，大小各半，古貌梵相，凜然可畏，世所罕有。而善行方便，勸道群情，應供示現，靈響昭著。茲乃祈求豐稔，檜襪災沴，禱子求名，凡百所爲，隨願即應。蓋其躬受佛勅，色身住世，實爲世間大慈之父，無間戎華，捷若影響，況茲靈山真賢攸託哉！歲癸酉夏六月，大雨霖，二江漲溢，漂沒城郭，居民保此山，獲全者以數萬計。而水囓山

麓，甃石亂墜，閣柱既傾，巨石所支，故不得壞。道人法周來住此山，實洪水之後，院界簷廡，寸田粒粟，以爲旦暮之儲。魚鼓一鳴，千鉢雲集，周以道行信於邦人，僅能粥飯其衆，故於繕修未完也。乃者四月既望，甘露降於山顛。明日，羅漢現於閣下石壁，天光下臨，縹渺如畫，或十或五，挑包荷言，牽虎豹龍象往來不絕，閱三日而後止。遠邇睹觀，作禮歡呼，得未曾有。於是府尹直閣胡公以五千萬錢助修閣費，而壇施輻湊，相與推慳破吝，競捨所有，以供其役。未閱月，而像閣頽基得堅好如初。閣之修也，某適赴調外銓，館于是院，親見其事。周曰：「請爲我記之。」某應之曰「諾」。夫名山大川莫非洞天福地，茲山是已。智者信之，凡夫疑焉，以爲巖竇迫窄，非聖賢棲隱之地，是大不然。昔清辯擲芥投巖，待彌勒之下生；阿難運神入隙，赴迦葉之結集。由是言之，色身無礙，人自礙耳。惟大阿羅漢結習已盡，飛錫躡虛，游行變化，天宮海藏，時或至焉，況山石乎？夫以億萬阿羅漢而會于一山，不爲不足，若維摩丈室能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以一阿羅漢微塵之性而包含大千世界，不爲有餘，若楞嚴以大地山河爲性海之一物。是知法身妙用，大包小攝，圓融無礙，與虛空等，釋氏之談，於是爲至。吾儒至誠不息，而終至於配天地、覆載萬物，若合符節矣，何獨於釋氏而疑之？故併書以祛後惑。若夫數土木之工，記緡粟之用，亦細事爾，茲可得而略之。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朔，何某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五。

郊祀慶成頌

并序

臣恭惟有宋受天成命，列聖相承，當柔兆攝提格之歲，百八十有七年，三靈錫羨，萬彙蒙福，迎長大報，有事於南郊，舉盛典也。皇帝若曰：「朕撫運中天，紹隆大統，勤勞庶政，今二十年。覲東朝以敦孝治，甸南國以開鴻業，武德外定，文風內扇，年穀屢熟，時臻嘉靖，皆皇天親饗之仁，而祖宗保佑之靈也。載稽往謨，饗帝之義，具備物，講上儀，昭答景貺，毋敢不盡。乃者歲在昭陽大淵獻，始見上帝，而偃武云初，禮物未備，常惕于懷。禮官太常其爲朕議典禮，修郊祀，以稱朕意。」乃命太師、尚書左僕射臣檜總其事，分命簽書樞密院事臣若谷、資政殿學士臣燾、御史中丞臣若、刑部尚書臣三畏分司庀事。檜等奉揚明命，霄不遑寧，博考禮經，制述惟謹。至於登降獻器之儀，車輅旂常之制，六引服飾之盛，津途次舍之所，各勵攸司，罔不祇肅。輝煥整治，賁爲皇文，爰協靈辰，以次歲事。冬十月丙寅晦，誓戒百官，皇帝散齋于別殿。十有一月癸酉，百官朝服，綰結佩，班大慶殿以俟。皇帝冠通天冠，御絳紗袍，綰結佩，升座。百官再拜，侍中奏皇帝致齋于齋室。甲戌，皇帝詣景靈宮，服袞冕，朝獻聖祖，遂宿齋太廟。先是自己巳雨雪不止，中外惶惑，駕興之日，天雲開霽，臣庶大悅。乙亥行朝饗禮。既畢事，乘玉輅宿齋清城。丙夜漏下一刻，丙子御辰，南至紀節，皇帝輦詣大次，服大裘袞冕，登圓丘，揖太

清。秬鬯泔淡，苾芬咸薦，盼蠻脂契，精誠潛會。于時雲氣閭闔，列宿不見。皇帝登壇，遊氛忽開，星月澄燦，參井正中，夜色如晝，神靈光景，軒豁並露。洪鍾雅樂，相間迭作，貔貅林立，鵷鷺雲繞，樵蒸飄眇，鼓角喧闐，非煙翔壇，宸顏悅懌。天錫永命，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基可卜也。車駕言旋，爰御端門，大赦天下。四方駿奔，在朝在廟，與夫幽遠之民莫不歡抃，於戲盛哉！臣竊惟前世明王功成治定，不自矜伐，歸於璇穹，致孝祖宗，推以配帝，此盛德之事，必有文翰之臣播揚休懿，作爲歌頌，傳之無窮。漢祠甘泉，揚雄作賦；唐祀南郊，杜甫獻文；芳猷馨烈，至今炳耀。況我聖上措世雍平，事天尊祖，勲德誠孝，光明雋偉如此，與漢唐萬萬相遠，其可無文以詔于天下後世？臣不勝至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嗣服，鴻圖集慶，膺運千齡，重光九聖。登崇輔弼，留神庶政，載戢干戈，萬邦以靖。皇帝曰嘻，豈曰予功，錫羨自天，垂休祖宗。俾予一人，紹隆皇風。昭答靈貺，罔知攸從。乃命元臣，質經議禮。稽若先猷，載修郊祀。百辟駿奔，不遑寧止。侯甸雍雍，威儀濟濟。赫赫曦馭，躔于南陸，履端長至，權輿生育。卜云其吉，于何不肅。既祗既祓，左右穆穆。先甲戒路，天門晨啓，景靈太廟，覲于祖禰。有酒有醴，是饗是祀。明靈歡欣，以相天子。翌日傳蹕，往蒞于郊。選徒十萬，如熊如虓。夾輔攝提，前驅招搖。駢闐捷獵，天仗飄飄。其儀維何，麾幢千戚。彪尾威旗，髦頭罕畢。日月之旂，列宿四七。靈禽異獸，龍翔鳳逸。飛雲袷輅，有賁其儀。華輶龍煥，翠蓋蓮披。重輪疏轂，金碧威蕤。鏤章寶鉸，駕以虬螭。皇撫玉輅，辰旒翼翼。珠玉玲瓏，鸞鈴析歷。鵷鷺景從，貂蟬耀

日。星陳天運，拱于宸極。鑾輅至止，于彼青城。重闈霞布，深幕雲縈。藻絢原野，山木敷榮。不奢不儉，惟禮之程。龍山巖巖，浙江湯湯。有圓而壇，在國之陽。上帝是歆，皇祇是饗。並侑祖宗，來翱來翔。壇之周回，十有二陛。二曜衆星，暨于列次。三等森列，迄于內墻。祇若典禮，畢嚴祀事。我酒既潔，我牲既鮮。有罇有壘，于豆于籩。幣帛斯備，琮璧斯全。神之降矣，靈光曄然。皇御大次，景鍾習習。皇登于壇，雅樂秩秩。以跪以獻，載祇載栗。上帝鑑臨，饗于誠一。三獻終奠，樂闋禮殫。鼓吹隱山，升煙泰壇。還御端誠，天顏載歡。群臣稱慶，鳴珮珊珊。奕奕雕輦，旋歸華闕。鶴書翔下，鷄竿高揭。雲集千官，恩覃萬國。函夏要荒，鼓舞德澤。於皇大禮，允爲盛猷。粵自宣靖，歲幾兩周。屬時多難，禮廢不修。皇實肇禋，海宇承休。誰謂天高，曾不違人。嚴冬霽發，雨雪紛紛。皇帝登輅，千里無文。誠孝斯格，惟德是親。既覲上帝，是爲天子。天父地母，日兄月姊。子育黎庶，代天而理。父必愛子，錫以繁祉。上帝眷命，天子萬年。則百斯男，瓜瓞綿綿。上帝眷命，罔有後艱。小臣作頌，敢告史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二。（以上黃錦君校點）

安世隆

安世隆，紹興時爲知郴州趙不退門人。

勸農碑〔二〕

建炎天子即位之十九年，眷懷南畝，無以慰其勤，乃詔郡國司牧臣每歲之春奉將德意，躬行阡陌，敦勸農桑，以昭示「務農重穀，天下之本」之義。行郴郡太守玉牒趙侯暨別乘盧侯欽承制旨，夙夜惟寅，民事之宜，率古是振。當視政之明年春，南至於會勝，今年春考外西疇，得此坦山焉。於時原人舉趾，嘉種薦陳，龐眉鶴髮之叟接武來會者數十輩。於是儉相揖進於庭，對揚王之休命，言喻詳複，使人人咸知君上無一念不在斯民。蓋所以謹敦勸之方，申歸美之志，禮也。勞酒既加，撫存既備，以手加額者不約而齊曰：「孰謂二三太平遺老復睹中興聖政之行。天或假以須臾，尚冀拭目以見東都之會。雖然，今日之事，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敢不竭力耕田，以供五民之職？」已而賓既醉止，事協禮成，秣馬巾車，還轅趣戒。幕下諸公相與升階而請曰：「昔人或爲山林之遊，或爲園囿之賞，且得託文琬琰，以歆艷來世。今使君此行，王命也，禮文之舉，政典也，抗迹前聞，實懼有闕。況巖石甚良，可磨可鐫，僚佐多賢，其文可述，敢告職事。」侯曰：「諾。」遂命門人綴緝其語，書以代記。時統元紹興，龍集戊辰，月應夾鐘，莫餘三莢也。同官會者九人：進士曹宗度，門人安世隆，華亭柳大成，新巡轄李景超，新辰沅巡轄曹漢，新平陽令安世忠，前判官萬億，新桂陽監押趙不桎，郴縣尉張瑜，權郴縣丞梁俊，郴縣令孔浩然，推官彭瀾，判官李弇，教授鄧深，監押趙悅，右承議郎、

通判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坑冶事務、賜緋魚袋盧迥，右朝奉郎、權知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提點坑冶事務、借紫金魚袋趙不退。嘉慶《郴州總志》卷三六，光緒十九年活字本。

（尹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宋知郴州軍〔州〕趙不退命門人安世隆記。」

宋 藻

宋藻，字去華，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興初，上《中興十君論》，補授右迪功郎，注廬陵尉。八年，以漕薦擢進士。十四年爲邵武軍教授，尋差福建轉運司幹官，復爲英州教授。歷知益陽縣、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湖北京西招討司機宜、知江陰軍。乾道初授左朝奉郎、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忤當路，罷歸。卒，年八十有二，贈太中大夫。著《群經滯穗》八卷、《宋去華集》。見《宋去華集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〇、一五一，《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一五、職官七一之二四，《莆陽比事》卷四、五，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八。

乞以兵分屯淮郡奏

孝宗時

江上諸屯，祖宗所無，乞用藝祖命李漢超輩守邊郡策，令諸戎帥各以其兵分屯淮郡，以寬東南民力。
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八《宋藻傳》。

法祖師古論

祖宗創法立制，以貽後人，正望其變而通之，以盡利耳。若視漏弗填，忽傾弗支，豈幹蠱之道乎！任子之法，當仁廟而損其數；遷秩之令，在英廟則增其年。陝西保捷之兵，至皇祐簡汰，而但留五萬；河北監牧之司，至熙寧盡廢，而但存沙苑。考諸信史，可按而知。經曰：「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信非社稷之臣莫克任也。《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一七。

春秋御夷狄論

會戎爲非，追戎亦非。《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蓋譏其戎不可會而戎之會也。又書云：「追戎

于濟西。」蓋譏其遇侵而無備，逮去而後追也。《群書考索》別集卷二二。

周御夷狄論

嚴尤以周爲得中策，劉貺以周爲得上策。周之盛時，列荒服於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獒，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貺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屈周而居中，其後人不詳也。彼其意以爲先王之於夷狄，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涇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征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宣王之不窮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脩政刑，嚴武備，使其爲寇不能，爲臣不得，爲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貺乎！《群書考索》別集卷二二。（以上尹波校點）

汪彦中

汪彦中，績溪（今安徽績溪）人。紹興八年第進士。紹興末爲教授。嘗知饒州。見《新安志》卷八，隆慶《儀真縣志》卷五，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五四。

講經臺記

紹興二十一年正月

潛山勝概甲天下，峰巒聳秀，巖谷幽邃，真瑤臺金闕，高真降集之所也。仙跡聖境，照輝古今，而龍堂院乃太上老君化身降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之所。闡揚道奧，啓迪天下後世，以佑商邦，事載于《道藏》。經曰：自古立殿堂聖像，世所瞻禮。南則有真源宮，司命大帝所都，以彰聖宋也；北則天祚宮，飛龍泉井，司真洞天也。說經之殿，介于其中。寢歷歲久，更以兵革，頽毀湮沒。李公朝散奉命來守是邦，愷悌循良，蜚聲遠邇，且志誠正直，通乎神明。因朝拜真源、天祚，道經臺下，父老來告曰：「此乃湯王時太上老君說《長生經》之殿。」公聞其言，遂登故基，睥睨規模，自輸奉金光大之。建殿堂菴宇，命工塑像。忽夜夢三人神告於廷曰：「吾乃正神，當正其位之所嚮。」翌日，果匠者捧像來獻，默契所夢，公益加崇奉，專精祀事。以正月初三日集道衆迎皈于殿，設醮奉安，選真源宮戒行道士董師先以奉香火。邦之賢士大夫、鄉耆父老，咸瞻禮于殿下以慶，觀數千年之真跡一旦發新之，決非偶然，屬彥中記其事。彥中嘗觀熙寧間太常卿吳公審禮《題真源宮詩》云「錫則授經湯武帝，上靈垂佑宋朝隆」之句。仰惟方今聖君賢相，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光輔中興萬世丕丕之基，茲非天佑遠邁有商，而託賢太守李公發新盛事，以昭示於無窮乎！紹興辛未上元日題。民國《潛

山縣志》卷三〇，民國九年鉛印本。又見《天柱山志》第三三五頁。（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三一

莫 將

莫將（？——一一四六），字少虛，洪州（治今江西南昌）人。紹興七年以右朝散郎通判利州，七年代還，行太府寺丞，轉司農寺。八年十二月以上書力附和議，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次年擢司農卿，充金國使臣伴送使。以奉使宣力，特除集英殿修撰、京畿都轉運使。又遷工部侍郎，除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尋遷尚書兼侍讀。十二年，以敷文閣學士知明州，十四年知福州，次年移廣州。十六年卒，特賜端明殿學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六、一二四、一二五、一三三、一三四、一四三、一四七、一五二、一五三、一五五，《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一四。

論時事疏

紹興七年閏十月

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爲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

不免，陛下姑俟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六。

論和議疏

紹興八年十二月

臣竊見近者金使來聘，且許交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爲詐己，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純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臆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墮其初心。臣聞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相共吞滅者皆夷狄耳。苻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蓋時爲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達孝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驗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冗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休惕之勞，顧不可乎？今關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乏，公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驚擾之習爲阜民，歸遷徙之勞爲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顧不可

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喻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卑辭而益幣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敵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卑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實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臣於此多有說焉。使獲奉清閑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

請集議梓宮安奉事奏

紹興十二年六月三日

禮部太常寺狀：勘會見迎護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并大行皇后梓宮將來到行在，於龍德宮安奉之後，未審依國朝故事修奉陵寢，唯復依昨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禮例修奉攢宮？實緣事大體重，伏望朝廷詳酌取旨，依昨議徽宗皇帝神主祔廟例集議施行。《中興禮書》卷二四三。

乞權修徽宗攢宮奏

紹興十二年六月

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建炎以來繫

論職田免行錢奏

紹興十二年七月

諸路職田一年凡八萬四千餘石，未足以助經費，而于國家制祿養廉之意實有所傷。免行錢即無毫髮加賦于鄉村百姓，亦非創行事件。除江、浙、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湖北僻遠沿邊州軍內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

上徽宗徽號奏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臣等依准指揮，於今月十四日赴尚書省集議，加上徽宗皇帝徽號曰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皇帝。《中興禮書》卷一一二。

乞陞棗陽爲軍劄子

紹興十二年

隨州與唐州接界，欲陞棗陽爲軍。將襄陽府東鄰唐州地界，北抵光化軍界，東西割五里屬棗陽

軍。其淮水之南有唐州桐柏鎮，欲撥隸本軍。《輿地紀勝》卷八八。

郊祀車輅儀仗奏

紹興十三年正月

按《周禮》〔二〕：「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輅：鈎，樊纓九就，建太旂以賓。」鄭氏注曰：「以賓，謂以會賓客。」又按《晉輿服志》曰：「金輅，建大旗九旒，以會萬國之賓。」本朝文德殿視朝及大慶殿冊命，用黃麾仗二千三百六十五人，陳腰輿、小輿于東西朵殿。今檢點降到圖冊，內又有紫宸殿黃麾角仗排設、儀仗法物等，用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又照孫綬所進圖冊，內黃麾仗係用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并有御輦院左右金吾仗等。《宋會要輯稿》輿服一之二二（第二冊第一七五二頁）。

〔二〕周禮：原作「周輅」。按下文出《周禮·春官·巾車》，據改。

請福建四川募游手備寇盜奏〔二〕

紹興十五年

汀、漳、泉、建四州，與廣東、江西接壤。比年寇盜剽劫居民，土豪備私錢，集社戶，防捍有

勞，有司不爲上聞推恩，破家無所依歸，勢必從賊。官軍不習山嶮，且瘴癘侵加，不能窮追，管屬良民悉轉爲盜。請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無歸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効用爲名，足可備用，實永久利。《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此奏文字不同，錄於下：「漳、泉、汀、建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游手輩從賊，熟識小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疫，難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

乞禁占明州寺院申禮部狀

紹興十四年

竊見本州延慶寺，係傳天台教法。至道二年創爲十方，寺宇宏壯，學徒奔湊，傳演不絕。真宗皇帝嘗遣使至寺，命僧知禮修治懺法，太子少保趙抃作知禮行業記，具載其事。昨經兵火之後，此寺幸存，數年以來，盡爲見任官及寄居官拘占指射，作住止處，便爲己物，轉相貿易，不容僧徒居止。佛像毀壞，雜穢侵擾，不成福田。及在州廣慧院、報恩寺，舊係禪林，在州城下，唯有禪刹兩處，係熏修祝聖之地。從來開啓禱散聖節道場，並在廣慧院，自經兵火焚毀，後來雖得數間小屋，亦被拘占，僧徒不敢營造。將自到任，擘畫屋宇，盡將兩寺寄居之家遷出，責令本寺修葺殿宇，鳩工聚材，憑藉

衆力，漸已成就。僧徒日興禪教，仰贊皇圖，祝延聖壽。除報恩寺已有聖旨指揮不許拘占外，所有延慶寺、廣慧院，伏望鈞慈特爲敷奏，專降指揮，不許諸人指占居住，庶幾古跡名藍，不致墮壞，永爲福田。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六。

隱德堂記

紹興十四年八月

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世者，不俟招而來，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也；非氣也，識也。故識非學之所可致，亦非氣之所能使。其始稟之於天，淳涵靜默，燭萬物之理而不昧，平居固已凌厲清浮，俯仰宇宙，視一世富貴顯榮若將浼我，凡隨所遭而暫遇之，豈復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皆傅皇太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手樂身於宣帝之時；而龔勝、薛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居之世。管寧抱道懷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蓴羹酣飲謝事，欲求吏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相去遼邈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真、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學、邁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絕人遠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詩賦無留意，帝愛其才。忤高力士，謫其詩激楊貴妃，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傲江湖間終其身。季真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爲贊賜之。肅宗爲太子，遷賓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爲道士，還鄉里，詔

賜剡州以居。初，二子爲帝所知，時李林甫爲相，羅鉗吉網（一），毒滿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綯，季真風流文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凰翔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鵬已游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絕人遠甚者也。季真於長安一見太白，呼爲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二），亦曰：「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三），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予爲謫仙人，蓋實錄爾。」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窈冥者矣。世稱中州清淑之氣所窮，則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積鬱，其間當生魁奇才識之民。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鄞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爲州，與嵊、姚、嚴、婺並總于越；八年，廢鄞爲鄞縣。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鄞置明州，取四明山爲名。實並東海真淑氣，蜿蟺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真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真爲鄉人。予爲明州一年，得湖上葑地爲堂，以太白所稱季真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真之像於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霞觴，而想其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己亥年嘗遇季真，授以至訣，言季真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徧於人聽。則季真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許宣平每往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季真不時來還此間耶！紹興十四年八月日記。《延祐四明志》卷八。又見嘉靖《寧波府志》卷一九。

（以上楊世文校點）

〔一〕吉：疑當作「結」。

〔二〕昭：原作「招」，據《李太白文集》卷二六《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改。

〔三〕素：原脫，據右引補。

王次張

王次張（一一〇八——一一八一），字漢老，濟南長清（今山東長清）人，寓會稽。以父恩補承務郎。中刑法科，歷浙東及湖南提刑司檢法官，辟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通判宜州、肇慶府。知全州，以計破叛卒，遷湖南轉運判官，移湖北。後徙江西轉運判官，奉祠。淳熙八年以疾卒，年七十四。見韓元吉《中奉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王公墓誌銘》（《南澗甲乙稿》卷二二）。

龍隱巖題名

紹興二十二年七月

濟南王次張漢老、紫洲黃齊義卿、莆陽林宗弼朝輔、饒陽朱懋勉仲、小集秦園，乘興來游。紹興

壬申中元次日。《粵西金石略》卷七。又見《桂林石刻》上第一五二頁。（李文澤校點）

王 瓘

王瓘，字瑩夫，臨川（今屬江西撫州）人，王安禮曾孫，平生不以仕宦爲意，文筆甚高。晚年學釋禪，居諸暨，年六十，跣足而化。見《夷堅支景》卷三。

入定贊

大士法身，猶如虛空，寧有動靜，可以形容。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袈裟蒙頭，現此定相。定上人者，三昧密圓，毫端所向，奇觀炯然。我贊一言，如風過水，二俱無情，偶然成理。《夷堅支景》卷三，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標點本。

水月贊

一月當空，影涵衆水，至人應物，亦復如此。億萬維生，其欲不同，我毋汝心，感而遂通。其感伊何，元汝精明，不堪不搖，所能皆成。汝陰高人，得大自在，毫端高明，普周妙界。百千妙義，不

假言宣，稽首十方，妙相現前。《夷堅支景》卷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巫 伋

巫伋（？——一一七三），字思庸，句容（今江蘇句容）人，巫必之子。中紹興八年進士第。以宣教郎權勅令所刪定官。歷監察御史、右正言、右諫議大夫、直學士院。二十年，除簽書樞密院事。次年權參知政事，充出使金國祈請使。二十二年罷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致仕。乾道九年卒。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六、職官七八之四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〇、一五二、一五六、一五八、一六〇、一六二、一六三，《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宋史》卷三〇、二二三，弘治《句容縣志》卷六，《金陵詩徵》卷七。

州縣民輸納常賦事奏

紹興十七年二月

縣州有民間輸納常賦而不給以朱鈔者，或已給却不行用，勒令再納者。欲望行下郡邑，自今如有循習前弊，並仰人戶越訴，仍令所部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三〇（第五冊第四九

七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四（第七冊第六三九一頁）。

乞令州縣編次前後所降指揮奏

紹興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近年州縣間上下苟且，凡命令之下視爲具文。欲望申敕州縣，將前後所降指揮編次成冊，置之廳事，守令常切遵依。如少有違戾，即仰監司覺察按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五六（第四冊第三四〇〇頁）。

劾鄭剛中四罪疏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騶導擬於乘輿，賄賂溢于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告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既被召命，不即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

乞嚴戒監司帥臣與州郡守倅相告論奏

紹興十九年三月

近者監司帥臣與列郡守倅有因失歡遂相告論者。望申嚴戒諭，自今並先次罷黜，然後付有司理辨曲直，庶幾崇推遜之風，銷刻薄之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九。

諫院題名記

紹興十九年四月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以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其選輕也。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因重焉。由諫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爲之率，其下有補闕、拾遺，皆爲定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中詔更遺、補爲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愈重矣。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謹擇。爰自建炎初載迄於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於壁間，久之遷次日月漫不可考。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鐫石，置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己，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咸淳臨安志》卷五。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賓

王賓，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紹興五年登進士第。嘗爲州學教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趙公塘記

紹興十五年，四明趙侯敦臨來令樂清。當政事委靡之後，倉庫窘匱之餘，悉以嚴治，民始憚之。於是躬曉夕之勤而獄訟無滯，革奸蠹之弊而財賦有羨。未幾，民翕然稱焉。侯實志於民而喜勤事者也。茲邑素陋，市井蕭條，官寺頽圯，左顧右盼，戚戚不自安，乃盡心其間。一舉而獄訟新，再而學校新，三而館舍新，以至橋梁道路無不繕治。意其事銳民勞，嘗以言抵之，且詢諸來者，則曰一錢不以取民，而皆出於公帑，財市於山澤，售傭於遊惰，不日而成，民無謗讟。旋開縣界兩溪（二），群山環繞，雨暴至則水無所泄，溢流於市廛，公私患之。熙寧庚辰，令管君滂始於東溪爲石塘以障之，導水自塘南入于海。越十有八年，民無水患。逮元祐丁卯，塘壞，令湯君又因舊葺之。越二十年又壞，及今不葺者四十年矣。顧茲事未易辦，異時霖雨，一邑盡洿池，上下相視而莫克有爲。侯來之明年六月，乃修築之。凡長一百五十丈，廣一丈五尺，高稱之，爲工五千，費財百萬，益壯固於舊。耆老或以言，舊塘當縣左臂，所捍才三之一，若東自溪橋而上至望來橋，西循溪曲而南至迎恩橋，剪棘除穢，增庫培薄，俾皆爲塘，則闔境均無患矣。侯曰：「唯。」遂因餘力亟成之。合東西四百丈，規模而工倍，且爲通衢其上，以便往來。塘之將成也，偶風雨連日不休，俗謂之風癡，有以制水，故得泛溢。民皆嘆息嘖嘖，德侯之惠，因榜其新曰趙公塘云。夫利害近在目前，歷許久而不治，伊誰之

咎？嗚呼！縣令寄百里休戚，其責實重，正當興利除害，寧忍坐視邪？然貪墨者勢有所不敢，巽懦者材有所不至。間有屬意於其間者，或日力不暇給。蓋按察之煩絡繹於道路，文移之峻急速於星火，方且拱手下氣，奉承惟謹；甚至下更走卒，持半紙檄直前，亦頡頏作氣，勢不可禦。以故爲令者率皆拮拘無憊，其於革弊起廢，立事建功，豈不憂憂乎難哉！侯能自立，賢矣。昔子賤在單父，上或不察，至亂其政而數責其善，於是請二史與俱，使書而掣其肘，因以動悟之。子產爲鄭，與忠儉而斃泰侈，一年民欲殺之，三年民欲其不死。今古雖殊，人情大不相遠。信夫，爲善者人未必知，而愛惡反覆，尤世途之常也，要當自信而力行之。孟子曰「強爲善而已矣」，趙侯有焉。賓昔與侯同舍且同年也，敢書而不辭。永樂《樂清縣志》卷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六一，乾隆《溫州府志》卷一二。（李文澤校點）

〔一〕開：疑當作「聞」。

丁婁明

丁婁明，字如晦，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紹興八年進士。紹興十八年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歷官太常博士、著作佐郎，試秘書少監，權工部侍郎。御史湯鵬舉劾奏其附會秦檜，以女適檜之侄烜，故擢清要之職，放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孝宗立，以婁明嘗爲潛邸學官，擢左朝請大夫、秘閣修撰，依舊官。

觀差遣。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七之九一、職官三六之五一、職官七〇之四三、職官七一之一三、選舉二〇之一一、選舉三四之一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〇、一六二、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七一，《宋史》卷一一四，《南宋館閣錄》卷七。

乞令有司討論舉行永祐陵祭禮奏

紹興十九年十月

陵廟之祭，月有薦新，品物甘滋，各因其時，著在令典。方今宗廟久已遵奉，唯是永祐諸陵闕而未講，望令有司討論舉行。《宋會要輯稿》禮一七之九一（第一冊第七三二頁）。

看詳進呈中興聖統禮儀事件奏

紹興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已降指揮，首進《今上皇帝中興聖統》，所有往回儀衛，下太常寺修定。本寺今契勘自來未有似此盛禮，今參酌比附進呈玉牒禮例，修定合用儀衛并合行事件下項：

- 一、今來所行典禮，乞于進書前一日，設幄權行安奉，仍許提舉官率編修玉牒所官屬宿衛。
- 一、合用細仗二百人并援衛親從官一百人，擡擎綵結殿子、腰輿輦官，裝著儀注全。教坊、鈞容直各一百人作樂，乞下所屬差撥，前一日就本所更互排立，并至日往回迎奉。

一、乞依在京進呈并奉安玉牒禮例，進書日乞令宰執、使相、侍從、臺諫、禮官并南班宗室及玉牒所官往回騎導，提舉官往回騎從。本所提舉諸司官并承受官、主管諸司官往來照管。仍乞從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告報，引揖祇應。《中興禮書》卷二一六。

乞令監司歲具縣令之政績優異者以聞奏

紹興二十一年三月

邇來諸路監司間有以縣令之貪殘者按劾以聞，尋罷黜矣，未見有以政績優異敷奏於朝者。望申飭監司，詳加考察，歲具殿最以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

乞嚴令州郡不得額外誅求奏

紹興二十三年十月

州郡稅額自祖宗以來取之有制，而吏弗遵守，乃於額外誅求，以助公帑。望詔有司，凡諸州於額外收稅及增置專欄非理搜檢者，長吏而下悉置典憲，仍委監司案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

乞下淮南轉運司支破打凍牽挽人犒設錢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被旨差充接伴使副，陛辭日令措置淮南打凍牽挽人兵，毋令所失，已具奏聞。如遇河凍，乞將打凍及牽挽人逐日分作三番輪替。如遇交番，即預先犒設酒肉蒸糊，令飽暖方得上船。乞下淮南轉運司，每遇河凍年分，即於係省錢內支破三百貫，充應上項使用。浙西路亦乞依此。《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五一（第四冊第三〇九七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四三二

孫朝隱

孫朝隱，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紹興中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永慶院記

紹興十八年

自武擔循城而西，林樾秀美，景物清潤，有冢岌然峙于城隅者，前蜀王君光圖之墓也。傍有永寧佛宮，枕墓之顏，則王氏追崇掃灑之地也。本朝崇寧二年，始革爲十方，錫名永慶，以棲雲水之侶。更涉五世，棟宇隳廢，臺殿傾圯。時有比丘，法號道寧，慧力梵行，人天歸敬，遂率一方長者，鳩材僦工，革而新之。廢址頽垣，忽聳凌雲之棟；金繩寶界，坐侵星月之光。起於紹興乙丑之春，成於丙寅之夏，遂爲西郊淨坊之勝。方王氏之興也，改廳堂爲宮殿，以墳墓爲陵寢，而此佛刹，因之以興。曾未數年，而狐兔已棲於楸松之下矣。聖宋龍興，削平僭僞，紺祠琳宇，因而不改，遂使祥雲佛日，輝映遠近。至於寧公不憚興作之勤，化出宮殿樓觀於摧殘瓦礫之中，厨堂廊廡，煥然一新，自非爲佛

棟梁，以垂裕後世爲心，誰至是哉！跡其巧力，當夫天地無窮也。後之安禪選佛於其間者，可不念諸！紹興十八年記。《成都文類》卷四〇。（祝尚書校點）

蒲積中

蒲積中，字致和，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紹興進士。編《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存）。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古今歲時雜詠自序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俱在選中，幾爲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己之流，逢時感慨，發爲詞章，直造風雅，藩閫端不在古人下。予因隙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鑱板，以海其傳。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紹興丁卯仲冬日，眉山蒲積中致和序。《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楊世文校點）

蔣 城

蔣城，廣都（今四川雙流東南）人。紹興間在世。

碧巖題名

紹興十八年九月

廣都蔣城、吳大年，古郫李椿、秦亭、權師雄，大梁趙恂，閬中馮時，同谷米居約，以紹興十八年九月十有四日訪古菖蒲澗，觀唐人武功子石刻，置酒碧巖溪，効柳子序飲。損其籌爲一題，各以投之，或洄，或止，或沉者，皆賞，惟直前無坻滯則免。坐客率三四飲，笑歌諧嬉，終日乃罷。《金石苑》。（尹波校點）

沈立芳

沈立芳，紹興間人。

重修學宮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根於人心。鄭人廢鄉校不能奪其所有，魯人修泮宮不能增其所無，蓋不亡者亘古今也。奈何情啓性流而心隨以茅塞，斯有待於上之教，故學校因之以立，四代以來莫之敢廢也。國家以懿文垂憲，庠序遍於幅員。今天子登用耆傑，以一德開中興。干戈包虎皮矣，乃群天下之俊教養於成均，風動四方，靡不興勵。由是吏二千石關意吾道者，率以此先。真爲州，據江淮之會，建炎兵火，而學不存。已而復建於城南，雖堂皇廊廡，若廩廩偃爨，列置備具，而殿室庠下。先聖、十哲與七十從祀之像顧因仍弗設，春秋釋奠徒植版位，無以揭虔妥靈。士有惰容，神不顧享，甚不稱聖主右文之意。紹興戊辰，丹陽洪侯興祖來殿是邦，理紛龐，膏枯竭，民父母之。期年政成，乃經工庀材，撤廟宇之舊而新之。奉先聖其中，群弟子之像環侍森列，皆儼然有生氣。俎豆在堂，交戟在門，物采煥如也。落成日，肅賓主介僎飲酒於序。三揖之儀，四面之坐，盥洗揚觶，莫敢踰禮。又延先生講《易》《書》，學官生徒以次辨論，音吐鴻暢，深入理窟。提舉官率群僚坐聽，悅耳洽心，莫不充足。儒風之盛，覃及淮濱，實自侯啓之。嗟夫，道者天下之至公，不可私而有也。侯之懷印拜州也，以己所有，欲人之能，而不示以言說，獨綴意於學校，是欲使遊於斯者，蚤夜覃思，反身踐形，而明月寶璐人人服之以爲冠冕，佩之以爲珩璜也。侯之所期於人，豈不大哉！州人欲伐石書美，以永其

傳，且歌曰：

南江北淮中儀真，曲阿洪侯駕朱輪。扶蠹擊強如有神，千里謳謠易輦呻。條桑沃若田畇畇，絲我穀我賦調均。含哺鼓腹熙臺春，黌宮邃殿丹牖新。琅璫風動鑑穹旻，肄三教五率以身。使我子弟皆秀民，春木之芑援乎鶉。武陵蜀郡誰敢倫，願持佳政言楓宸，來采我詩有道人。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卷一六，光緒十六年刻本。（沈治宏校點）

沈 介

沈介，字德和，德清（今浙江德清）人。紹興八年第進士，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歷官敕令所刪定官、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吏部郎中，兼權秘書少監，出知興國軍、台州。召爲秘書少監，權吏部侍郎。紹興三十年除中書舍人、吏部侍郎。三十二年知永州，改平江，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隆興初知鄂州。加權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制置使。乾道中再知平江，移知信州。以左中奉大夫致仕。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一七五，《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四〇、兵五之二六，《南宋館閣錄》卷七、八，《宋史翼》卷一二。

乞刊定守貳縣令罪名奏

紹興十七年三月

陛下勤恤民隱，於郡邑近民之吏尤所注意。守貳縣令以民事抵罪者，不復任以親民。聖恩宏覆，天下幸甚。臣愚竊謂郡邑之吏朝夕奉行，莫非民事，一有註誤，無復自新。而又元降指揮罪無定名，有司承用者不爲之區別，凡涉民訟，一切坐之。其於輕重之差，公私之辨，類或未盡。欲望詔加刊定。凡侵漁百姓以抵贓私者，蔽以前令；其或雖緣民事，罪止公坐，則自如常律。庶幾仰稱陛下愛民慎罰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

望詔大臣恪守成法奏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

間者柄臣好惡自己，因事變更祖宗法令。望詔大臣恪守成法，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俾有司條上，悉加夷考，稍戾祖宗之法者勿復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沈全係親弟難以命詞奏

紹興三十年五月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爲右朝奉郎、提轄建康府榷貨務沈譚等收趁歲增茶鹽錢各推賞事。緣數內監官、右從政郎沈全係介親弟，委是妨嫌，難以命詞。《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一九（第三冊第二四

〇七頁）

論備敵之策封事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臣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爲急。臣敢首言其失，而條具所以備之之策。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失於恃而敗於忽者也；不慮其有患，慮其忽於有恃者也。恃安則忘其危，恃無患則忘其備，而忽生焉。觀事之可疑，曰未爲然也，聞人有言，曰其過慮也，其肯思患而預防哉？事至而圖之，將何及矣！朝廷弭兵和戎二十八年。曷者敵有可疑之釁，天下舉憂之，而朝廷失於恃。非特天下憂之，在朝之官、有位之士，秉鈞樞，執綱憲，與夫左右侍從之臣，舉皆憂之。退朝而族談，平居而竊議，扼腕忿怒，仰屋太息。及乎進而有言，則又皆容悅之說，而忘其所奮怒太息矣。自古强者制弱，曷敵之與我和也，將愛我耶？抑亦力之有所未至耶？揆情而言，固無愛我之理，則亦力有所未至耳。邇者規摹

舉措，日異而月不同。陛下觀之，豈能晏然而無所爲乎？或者謂曰：「誓約至堅，幣帛至厚，可以格姦心。」過矣！昔日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由古已然。又況慮大事者不計其小利，豈歲幣之云乎？則又云：「彼方肆虐，民孰爲用？旱蝗日起，兵孰爲動？」亦過矣！《傳》曰：「吳方無道，必棄疾於人，猶足患衛。」已事之驗也。又況城汴之役，執事者不止數十百萬人，而謂民不爲用，兵不敢動，豈其善料者哉？此臣所以妄論今日之失於恃也。臣願陛下勿恃和之可久，勿恃兵之不動，戒如敵至，無忽於備，而後可爲也。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欲備敵，將有所不可能。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三者之說歸於一，然後敵可備。征固力所未能，和亦理難必恃，亦守而已。廟堂之上，縉紳之間，同乎守之說。而臣謂國論未定者，蓋有守之之說，而不見守之具也。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焦然以爲憂也，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忻然忘其憂矣。國論如此，猶未定乎！且陛下委重而待理者，不過二三大臣。朝夕所陳，固可見三者之策，其定已乎？無乃泛然而無所主乎？大臣之論如此，陛下雖欲有爲，誰與共之？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爲一定之論，必專爲守，無復異論，而後守之具可言也。所以爲守之具，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爲要可以宿兵？將孰爲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陣，糧謹於儲，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吳、蜀備禦之計孰可循？南北戰守之形孰可用？此論一定，斷然勿移，旬歲之間，守具備矣。何謂威令不行？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威不立而欲立事，雖聖不能也。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

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命取劉寶軍二吏以爲黃魚垛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敢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却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廷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爲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謂大臣當審己而不當遠嫌。大臣遠嫌，則小人必乘其間矣。臣伏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爲令，無專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氣，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以信、越、英布之倫，至固陵而始分之以地，慮其貴而驕也；以淮陰之能，已破趙則奪其軍，易置其將，慮其大而專也。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才，豈可同年而語？而實處三公、權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掎軍士之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寶貨珍異叢於前矣，於是爲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貨，爲之游談以久其權，曲意以覆其愆，巧言以溢其美。慮忠良之臣進說而問己，則内外合辭，倡爲一說，曰彼之握兵將爲桓溫與？若專權而久，將如祿山之類。古豈無其人耶？劉向日數稱燕，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言，正是類矣。士大夫平昔號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倡言於朝者。蓋其陰謀固結，牢不可破，必敗而後已，陛下所宜深察也。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供，自然畏威聽命，安敢慢乎？或曰：「結其心於平時，所以冀其用。迎而折之，非策也。」臣曰不然。厚其祿，寵其官，而臨之以恩，所以結其心也，非爲縱閹宦之臣以爲囊

橐，而珍異之獻以悅耳目，剝軍廩爲賈人也。唐肅宗在靈武，勢單力微甚矣，李勉劾背闕之將，而朝廷以尊。況在今日，而士大夫罔敢正論諸將，豈理也哉！臣願陛下斷而行之。若曰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或滿千，小則數百，使訓練既成，才之能否，將不可掩。一旦有警，大將守正以當敵，小校制奇以立功。考之國史，訓兵之事，祖宗未嘗不親也。其幸後苑，幸玉津園，幸金明池講武臺，幸便殿，或曰出習戰也，或曰出校獵也，或曰閱戰士也。又往往引之內庭，親授陣法，故能作五季之衰，爲大宋之盛。陛下以馬上再造中興之功，自通和後，訓兵之政漸弛，而諸將專其任矣。今之諸將，豈有長慮深計，國爾忘家者耶？運土木以爲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賈，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行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機之外，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爲事。在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才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試之以藝，責以月日而訓諭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其精習者厚其予，其怠惰者嚴其誅。聖心留神而人自勵，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況守備哉。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勢？臣伏讀國史，澶淵之役，虜盟而退，常有輕中國之心。當時大臣攄爲長策，建立北京。雖未始遷都，而虜挫氣矣。邇者，敵人驅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穹廬之徙蓋將有日。《傳》曰「城虎牢以備鄭」，此敵計也。觀其舉措甚異，萬一南下巢吾汴都，其距長淮不遠千里，胡行如鬼，一二日而至也，則吾又安得高枕而卧哉？縱彼未動，吾能無慮乎？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

其氣。仁宗建北京之策可舉行焉。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亟下明詔，修宮室，治百司，將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或曰：「虜強而恃虛聲，促之戰也。」臣曰不然。《傳》曰「城濮之敗」，謂楚不能師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理則然也。魏文征孫權，責權質子。徐盛請爲疑城，植以葦蕭，建以假樓，諸將謂無益，而權獨用焉。卒之退魏者，疑城也。不意而爲疑城足以走敵，先事而建都邑，而曰虛聲者，惑也。則又曰：「都邑之城，宮庭之度，百司之葺，勞民費財，在今胡可？」臣曰不然。陛下儉德，冠乎古昔。宮室粗備而已，百司苟全而已，都邑不必城也，增陴而已。又曰：「天子之都，城守不固，可乎？」臣曰不然。《傳》曰：「今吳是懼，而郢是城，守已卑矣。」敵方覲然有吞噬之心，而吾恃城以爲固，豈策也哉？敵之來，從越江而前，戰有進而無却也。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魏無知薦陳平也，高祖疑而問焉，無知曰：「臣所進者，才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何益於勝敗之數？臣進嘉謀之士，顧足以利國家爾。」卒之出計而成漢業者，陳平也。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敦固廉耻，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一事之愆，終身自墮，彬彬濟濟，美矣，顧於今日之用似未適也。而議論之士狃於素習，猶執前說，錄微瑕而不顧可用，以一眚而論人終身。用之太狹，而責人太過，誰與共功名哉？臣所謂用者，非器用也，置得其地而勿遺才爾。朝廷之上，儒學之官，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器識兩茂，不可以膺其選。若理財穀也，治郡縣也，臨邊鄙也，校軍旅也，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十步之地，必有茂草，孰謂今日而無其人乎？或曰：「朝廷隆禮義以範天

下之人，猶或違令。今而棄瑕，是誘之爲過也。且罪戾之人一聞此聲，羣起觀望，何以待之？」臣曰不然。棄瑕而用，責其功也，非尊寵也。才可用而貰其過，責其後效，直不棄之耳。負罪而無其才者，敢幾之乎？臣願陛下與大臣議而責以求才，與臺諫言而諭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哉？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如將不畏威，兵不習戰，敵人不懼，實才不進，則橫尸伏質，臣實任之。雖然，圖之不可以不亟，爲之不可以不力也。及今而圖之，恨其晚耳；疾而爲之，懼不力爾。若曰玩歲愒日以幸目前之利者，非臣所願聞也。深念祖宗二百年社稷垂業於陛下者，望尊安之也。東西二百州生靈屬心於陛下者，望生全之也。所望尊安者，今有阽危之憂；望生全者，今有塗炭之慮。憂心醉於羣臣，危言駭於田里，而朝野情狀曾不必聞於旒宸之前。陛下聖明，曾不思此，胡爲而至是哉？誠能斥去邪佞，却導諛之說，息弛嗜好，作自強之志，去素餐之臣，則士思赴功名，誅慢令之將，則人思效智勇，無偷一時之苟安，幸敵人之不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社稷之危，庶可安乎！生民之命，庶可續乎！然臣尚有慮焉。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斷而毀於疑者。斷者（一），非謂臨事而斷於一時，謂其言不可搖，不可久而變也。疑者，非謂決擇而有所疑，謂聞忠言而用之，姦人得以計而惑也；謂其見事功之未成，久則漸而閒矣。誠能立斷如初斷之時，棄疑如決疑之日，則無慮矣。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趙充國曰：「明主可爲忠言。」臣雖至陋，亦豈敢以宣帝事吾君，而自處充國之下，以背孟子之訓哉！《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六。

〔一〕「斷者」二字原無，據文意補。

乞蠲四川征歛之尤甚者奏

隆興元年

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支。欲望因錢引之換界，究失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蠲四川征歛之尤甚者。輔以度牒稱提之，則歲可減百萬之歛。乞委臣措置，然後條具其合蠲之實，瑣科奏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四。

鄧城置榷場奏

乾道元年二月

今於鄧城鎮修置榷場，欲依舊令總領官司、漕臣提領措置。依例支降本錢五萬貫於湖南總領所支撥，令用博易物色匹帛香藥之類，從朝廷支降，付場博易。其餘合行事件，並依盱眙軍體例施行。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四〇（第六冊第五四八六頁）。

乞令柳州桂陽軍依舊更戍奏

本路柳州、桂陽軍，昨因李金作過之後，蒙朝廷調發鄂州大軍一千人分成二郡，續令畢戍一年。緣今來戍期將畢，欲令依舊更戍。《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六（第七冊第六八五二頁）。

賀陳殿院啓

伏審肅膺宸綍，榮陟憲臺，除目傳聞，僉言交慶。恭惟某官懿文華國，盛德表時。才應物之無窮，學造理之至妙。亨衢特立，峻節自持。執法殿中，典書柱下。繩愆糾繆，開治世之忠言；激濁揚清，起懦夫之立志。行圖績用，對揚休嘉。某久庇德輝，早聯桂籍。側聞成命，莫展慶儀。雖深懼忤之私，第切傾依之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李戶侍啓

趨承天詔，還貳地官。雖佐王五教之敷，人由求舊；而去國期年之久，命則維新。宿望來歸，輿

情胥悅。恭惟某官學根經術，政號吏師。勤勞有爲而忠不辭難，酬酢萬變而事無遺慮。布宣寬大，仲山久擅於將明；操制羸虛，劉晏蓋知於取予。屬時底治，爲國遠圖。顧世業壞爲并兼，未能復古；然仁政必以經界，宜以御今。將令阡陌之餘，坐獲井田之利。逮茲再舉，遂都一新。考均土於周官，既符令典；法富民於漢相，即慶成功。某遠總轉輸，欣聞渙汗。車煩馬殆，莫收外府之饒；貫朽粟陳，徒仰大農之盛。依歸之始，叙詠奚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以上沈治宏校點）